〔伊朗〕志费尼 著

世界征服者史

〔据波伊勒英译本翻译〕

译者 何高济　校订者 翁独健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伊朗〕志费尼 著

世界征服者史

（上 册）

〔据波伊勒英译本翻译〕

译者 何高济　　校订者 翁独健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呼和浩特



〔伊 朗〕 志费尼

世界征服者史

（上 册）

（据波伊勒英文本翻译）

译者：何高济 校订者：翁独健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625 字数：334千 插页：8
1980年5月第一版 198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500册
統一书号：11089·34 每册：1.75元

《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序

十三至十四世纪蒙古族的兴起与强盛时期的历史，在波斯文方面最重要的史料是志费尼书、瓦萨甫书和拉施特书。在这三部史书中，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占有突出的地位，它成书最早，所记述的史实大部分是著者亲见亲闻的，因此它是最原始的，也可以说是最有价值的史料。

阿老丁·阿塔蔑力克·志费尼，公元一二二六年出生于波斯的志费因省。他的祖辈历仕塞勒术克朝和花剌子模朝，相继任"撒希伯底万"（财政大臣）的职位，因此，"撒希伯底万"差不多成了他家族的代号。他的父亲巴哈丁在蒙古统治时期，实际也担任呼罗珊、祃桚答而的"撒希伯底万"。志费尼本人在二十岁前已开始为蒙古政府服务，不久成为蒙古人派驻乌浒水以西诸省长官阿儿浑的秘书。阿儿浑几次入朝哈剌和林几乎都携带志费尼同行。正是在他们

第三次哈剌和林之行中，志费尼应友人之请，开始撰写这部巨著《世界征服者史》。

志费尼生活的时代，距他撰述的史实，十分接近。很多材料是他在旅途中所采集到的，其中包括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传说，读起来仍给人一种栩栩如生的感觉。成吉思汗西征的过程，志费尼是第一个予以完整、详尽报导的史家，也是这方面的权威。例如，他记布哈拉遭到蒙古兵的洗劫后一个幸存的逃生者，当他被问及布哈拉的情况时，回答说："他们到来，他们破坏，他们焚烧，他们杀戮，他们劫掠，然后他们离去。"简短的几句话，反映了当时战争的残酷破坏和人们的恐惧心理。

《世界征服者史》所叙述的年代，起自成吉思汗，止于旭烈兀平阿杀辛人的阿剌模忒诸堡。全部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的内容包括蒙古前三汗，成吉思汗、窝阔台汗和贵由汗时期的历史；第二部分实际是中亚和波斯史，其中包括花剌子模的兴亡、哈剌契丹诸汗，以及那些地方的蒙古统治者，如成帖木耳、阔儿吉思、阿儿浑、舍里甫丁，等等；第三部分内容庞杂，它

从拖雷开始，以较大的篇幅谈到蒙哥的登基及其统治初期的史实。鉴于志费尼随阿儿浑的第三次哈剌和林之行是去朝贺蒙哥即位，而且他们在哈剌和林滞留了整整一年半，这部分应当是最有价值的，比《元史》的记载要详尽许多。然后是旭烈兀西征，阿剌模忒诸堡的攻陷，被伊斯兰教视为异端的亦思马因人，即阿杀辛人在亚非的统治。第三部分没有完成，按原书的计划，它只是第二大卷的一部分。志费尼活到公元一二八三年，而且长期担任报达长官的职位，但他再也没有写下去了，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世界征服者史》长期只有钞本传世，由于米尔咱·穆罕默德·可疾维尼的辛勤校勘，一九一二年、一九一六年、一九三七年，先后出齐了全书三卷的波斯文排印集校本。过了二十多年，一九五八年才出来了波伊勒根据这个集校本的英译本。六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何高济同志已着手这部巨著的汉译工作。计划第一步先将英译本转译为汉文，然后第二步再根据波斯文本进行研究、考释和重译。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工作被迫停

顿达十余年之久，现在只完成了第一步工作。自洪钧《元史译文证补》问世（1897年）后，我国治蒙元史者已经知道有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这部波斯文史料，但一直没有可能读到原书。现在这个译本的出版，可以初步弥补了这个缺陷。我们殷切地希望这个译本的出现，将成为我们今后有计划地进行对波斯文史料的翻译、研究和校注的开端。

翁独健

一九八〇年四月于北京

前　　言

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是研究蒙古历史的一部重要著作。他的三卷波斯文本，由米尔咱·穆罕默德·可疾维尼校勘，分别刊行于1912年、1916年和1937年，收在吉伯丛书中。波伊勒的英译本就是根据这个权威的波斯文本翻译的。

尽管《世界征服者史》早已为学术界公认为具有第一手的史料价值，而且为多桑和巴尔托德这样的著名学者所引用，它长期来没有一个欧洲文字的译本，因此波伊勒是第一个把全书用一种欧洲语言介绍给广大读者的人。据波伊勒自己的叙述，他最早接触到志费尼书是在1938年秋，而到1958年英译本问世，其间足足有二十年。从译文本身看，也从译者所加的注释看，英译者在这部著作上确实花费了巨大的劳动，致使这部因辞藻过于华丽而难以卒读的史书能够为欧洲读者所接受，同时给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便利条件。我们看到英译本问世后，立即受到重视，有人甚至评论它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部译著。

波伊勒是波斯语专家，而他在史学范围内的专长是十三世纪的波斯史和蒙古史。他的翻译，没有满足于依样画葫芦，也就是说，没有满足于机械地把可疾维尼

校勘的波斯文本译为英文。在翻译过程中，波伊勒对志费尼书及有关的史实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订正了可疾维尼编本中的一些错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举几个例子就能说明这点。

志费尼最早记录了成吉思汗西征后分封他的四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第三子和他的继承人窝阔台的封地，据原波斯文的记载（第Ⅰ卷第31页）是在AYMYL和QWNAQ地区。前一地名无疑地就是《元史》中叶密立（Emil）的对音，今新疆的额敏河流域，在元代也是一城名。后一地名QWNAQ，波伊勒据伯希和的意见把它订正为QWBAQ，即Qobaq，额敏河以东一条河名，清代文献中的霍博克河或和博克河，发源于和博克赛里山。据《元史》《太宗本纪》，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自霍博之地来会丧"，可以证实志费尼的Qonaq为Qobaq之误，而窝阔台系从他的分地去赴丧。

这类订正还可举出若干。察合台的一个孙子Yesün-Toqa，在原书（第Ⅰ卷。第205页）中讹为YSNBWQH，即Yesün-Buqa，其残名保存在《元史》卷三《宪宗本纪》的〔也〕孙脱〔花〕中。他因反对蒙哥登基，据志费尼说先跟脑忽和失烈门囚在一起，后来又给充军。又如西辽在八剌撒浑兴建的城市Quz-Baligh、Ghuz-Baligh，即虎司八里（虎司斡耳朵），在原书中

均误为Qur-Baligh（第 I 卷，第43页），Ghur-Baligh（第II卷，第 87 页）。显然，这些订正对阅读原著是有帮助的。

波伊勒指出如下一个事实：为避免提到一些蒙古宗王的真名，志费尼常使用他们死后的称号。最明显的是窝阔台，他在《世界征服者史》中又叫做 Qa'an。Qa'an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称号，突厥人的可汗。《元朝秘史》中汉译为合罕，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均有此尊称。但当志费尼单独使用它时，那就是特指窝阔台了。这必定是窝阔台死后在社会上流行的称呼，因为我国的历史文献中有许多例证。1276 年龙门神禹庙蒙汉文令旨碑中曾提到“成吉思皇帝匣罕皇帝圣旨里”，这里的匣罕，正如冯承钧的注释说，即太宗窝阔台。另两块碑，即1296年和1297年河南安阳白龙王庙圣旨碑，又写作哈罕皇帝。此外，刘秉忠在和林的上书中两次出现合罕皇帝之名，也指的是窝阔台（《元史》卷一百五十七《刘秉忠》）。王恽的《秋涧大全集》卷八十七，更明确地把窝阔台称为“太宗合罕皇帝。”

拖雷在志费尼书中有时被称作Uulgh-Noyan。波伊勒指出，突厥语的Ulugh训为大，Ulugh-Noyan 义为大那颜，它的蒙语同义词是 Yeke-Noyan，这是拖雷死后的称呼。据《元史》《祭祀志》，睿宗（拖雷）题曰“太上皇也可那颜”，也可那颜当即 Yeke-Noyan 的音

译。王国维据此证实《圣武亲征录》中的“四太子也可那颜”七字连读，指拖雷而言，非为两人。可见拖雷死后常被称为大那颜。他的寡妻，唆鲁禾帖尼，在志费尼书中写作Sorqotani Beki，省称Beki，义为后妃。查《元史》《顺帝本纪》，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载：“至元元年（1335年）三月，中书省臣言，甘肃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别吉太后于内，请定祭祀，从之。”别吉显然就是Beki的对音，唆鲁禾帖尼死后的称号。

但是，波伊勒的考订并不都是正确的，值得商榷的地方也不少。在这方面我们仅举一两个例子。

在《合罕言行录》一章中，志费尼极力颂扬窝阔台的乐施好善。除去那些浮夸之辞和不实之处外，这章内包含了窝阔台统治时期的一些重要史实。其中有如下一个有趣的事件。志费尼说，在契丹国有个叫做ṬAYM'W的城市，该城的居民上书称，他们欠了八百巴里失的债，请求下诏给债主，缓期归还。窝阔台说，如果叫债主缓期，那债主要受到损失，如果置之不理，那人民又要倾家荡产，因此，好心的窝阔台吩咐从国库中偿付。诏令一下，欠债的和收债的都前去国库领取现金。这个故事，我们从《元史》中找得到若干条类似的例证，例如，《太宗本纪》曾载录公元1240年窝阔台“以官民贷回鹘金偿官者岁加倍，名羊羔息，其害为甚，诏以官物代还，凡七万六千锭。”

志费尼提到的城名ṬAYM'W，波伊勒把它订正为ṬAYNFW，即 Tayanfu，山西的太原府。这个订正是缺乏根据的。志费尼书的各个抄本在著录这个地名时均保留了鼻音M，拉施特的《史集》同。维尔荷夫斯基俄译拉施特书把这个地名转写为Tai-min-fu，至少拉施特书的一个抄本实作此形（维尔荷夫斯基译拉施特书，第52页注㊼）。志费尼书的一个抄本（D本）作ṬA NMΓW，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Taminfu的讹误。从这些线索看，志费尼所说的这个城市，不是山西的太原府，而应为河北的大名府，志费尼和拉施特均无错误。按《元史》卷一百五十二《王珍传》载："岁庚子（1240年），入见太宗，……珍言于帝曰：'大名困赋调，贷借西域贾人银八十铤，及逋粮五万斛，若复徵之，民无生者矣。'诏官偿所借银，复尽蠲其逋粮。"这里说的官偿所借银，和志费尼的记述颇有相同之处，但志费尼的记述更为生动和详细。大概在窝阔台统治时期，确实有过由政府偿还大名府百姓欠债的事。

贵由登上宝座后，派遣两名将官去攻打契丹蛮子国，其一是速不台，另一名，原波斯文作J̌ΓAN（第I卷，第211页），波伊勒把它读作 jahan，蒙语的"象"。此人当即蒙古初期著名的大将，《元史》中的察罕。据《元史》《察罕传》，定宗（贵由）即位，"命（察

罕）拓江淮地”，与志费尼的记载吻合。考虑到汉语对这个人名的转写，伯劳舍把它读作 ČΓAN 即 chaghan“白”，是更为正确的。拉施特和《元史》对察罕的生平，所述极为近似，二者所依据的应为同一史源。

上述例子说明。波伊勒未能广泛地参考和利用《元史》之类的汉文史料。尽管他在这方面作出了努力，并曾就教于一些学者。对于《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等波斯史书的考订和研究，汉文史料始终具有头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蒙哥的异母兄弟拨绰，他母亲名字在拉施特书中为一空白，但据《元史》《牙忽都传》，“拨绰之母曰马一实，乃马真氏”，可以知道他的母亲是个乃蛮人，足以补拉施特书之缺。不仅在史实的订正方面，就连志费尼和拉施特所述的蒙古风俗习惯等，都能用《黑鞑事略》、《蒙达备录》等书来作对比研究。在这个领域内，前人虽已作了不少工作，总的说来还大有探索的余地。从这个角度说，波伊勒的翻译和考释显得不足和逊色。

中国学者是经过洪钧的介绍才知道志费尼的。洪钧给志费尼作的简短介绍，现在已无多大的意义，而且包含了一些明显的错误，为后人盲目地承袭下来。志费尼的父亲，名叫 Baha-ad-Dīn，按《元史》的译音是宝合丁，但洪钧把他考证为《元史》《宪宗本纪》中辅佐阿儿浑管治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事的法合鲁

丁。法合鲁丁也是个常见的回教人名，其对音为Fakhr-ad-Din，在志费尼书中另有其人，不是志费尼之父。尽管这样，读者仍能从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中间接地得知志费尼书的一些内容，作为开拓者，他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

继洪钧之后，冯承钧翻译出版了多桑的《蒙古史》。多桑书中大量引用志费尼的话，使读者能够更多地接触到他的著作。但是，多桑只能根据巴黎图书馆当时保存的一个无足道的抄本，进行工作，因此有很大的局限性，一些重要的内容仍不能为中国读者所知。六十年代初，翁独健先生提出翻译志费尼书的计划，由我来具体作这项工作，因种种原因，特别是“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工作时断时续，任务一直未能完成。近年来，在翁先生的关怀和指导下，这项工作终于得以继续进行。现在，我们根据波伊勒的英译本，把《世界征服者史》译为中文，使我国读者得窥这部波斯文史书的全貌。至于根据原波斯文本作进一步的考订和研究，则有待今后努力。

在译名方面，我们主要采用《元史》的译音，兼采《元朝秘史》。原则是尽量做到名从主人。如一些人名、地名，等等，在《元史》、《元朝秘史》及其他史料中没有著录，或者没有考证出来，那就采用洪钧、冯承钧等的译法，或自行翻译。为便于查阅英译

本，我们在这个汉译本的左页边上，标出英译本的原页数。在注释中及索引中提到的“见……页”，指的是英译本的原页数，并非指汉译本的页数，这点是需要说明的。

中 译 者

于北京1980.2.1。

英译者序

一、作者生平

阿老丁·阿塔蔑里克·志费尼非常可能诞生于1226年。这是西利亚史学家达哈比提出的时间①，并且它与志费尼自己的说法相一致：当他开始撰写他的史书，也就是当他在1252年5月和1253年9月之中居住在哈剌和林期间，他是二十七岁。如志费尼的名字所表明，他的家族和呼罗珊的志费因县有关系。这个县，今天叫做扎哈台，位于你沙不儿西北，在哈尔达和扎哈台群山之间的一个盆地中；首镇在当时是阿萨德发，后来此地的重要性下降，但仍然在大型地图上找得到。著名地理学家、志费尼的同时代人牙忽惕，把他曾访问过的阿萨德发描写为一个繁荣的小城，有清真寺和一个市集；城门外有一所供商人住宿的大客栈。就在这里，志费尼的高祖巴哈丁迎候了花剌子模沙帖乞失，当时后者在向波斯最后一个塞勒术克王算端脱黑鲁勒开战中，途经于此。这里也是著名的兄弟俩，伊儿汗的丞相苫思丁和蒙古侵略史家阿老丁，诞生之地②。

他们出身的家族是波斯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志费尼一家子在塞勒术克和花剌子模沙统治下都身居高

位；同时他们自称是剌必阿之子法即勒的后裔，他继巴密赛族人之后为哈仑拉施特服务，而且他又依次把他的系谱追溯到第三个哈里发斡思蛮的一个自由民。他们是那样经常任撒希伯底万，即财政大臣的官职，以致该头衔已变成一种家族的别名，志费尼之兄苫思丁有这个称号，他实际担任此职，尽管他也是旭烈兀，还有旭烈兀之子和第一个继承人阿八哈的大丞相，志费尼本人亦有此称号，他实则是八吉打的长官。

志费尼的祖辈中，前已提及的他的高祖巴哈丁，有个舅父穆塔哲伯丁·巴的阿，是塞勒术克算端桑扎儿的书记和宠臣。在志费尼书中叙述说，他怎样进行调解以挽救诗人瓦特瓦特的命，诗人因他的诗句得罪了算端桑扎儿。作者的祖父苫思丁·穆罕默德在不幸的摩诃末花剌子模沙手下，当后者从巴里黑逃往你沙不儿时，他跟随着他。临死前花剌子模沙任命他为撒希伯底万，并且摩诃末之子，鲁莽的冒险家扎兰丁，批准他任该职，在摩诃末死后他又为扎兰丁服务。他死于今东土耳其凡湖岸边的阿黑剌忒前，时值他的主子围攻该城，据史家伊本额梯儿，围城是从1229年8月12日延续到1230年3月18日。扎兰丁的秘书和传记作者讷萨怖是苫思丁的遗嘱执行人。按照死者的愿望，他把他的遗骸运回他的故乡志费因，而他的财产，通过可靠的中间人，被交给了他的后人③。

这后一情况表明，他的儿子巴哈丁，即志费尼之父，不可能随他在阿黑剌忒，而事实上我们完全不知道巴哈丁的活动和踪迹，迄至他父亲死后大约两年，我们才得知他出现在呼罗珊的你沙不儿。他当时约摸四十岁。看来他可能靠志费因的家产平静地生活。志费因距你沙不儿不远，是它的一个属县。

在入侵时期惨遭破坏的呼罗珊，现在处在一片混乱中。该省尚未完全降服，仍不时发生反抗蒙古人的行动。乱上加乱，当时刚死的扎兰丁有两个将官，经常袭击你沙不儿，杀戮蒙古官吏。1232—1233年，成帖木儿，新任命的呼罗珊和祃桚答而的长官，派出一个叫做怯勒孛剌的将官，指令去驱逐或消灭这些武装。听说他到来，巴哈丁和你沙不儿的一些首脑人物，逃往徒思，在那里，他们企求一个塔术丁·法里扎尼的庇护，后者在废城中占有一座堡垒。同时候，怯勒孛剌赶走了敌人，获悉逃亡者在徒思。他派人向法里扎尼索还他们，而法里扎尼不管他所作的保证，马上把他们交给怯勒孛剌，“以为”，志费尼说，“他会把他们处死”。倘若这是他的期望，那他落了空。怯勒孛剌极礼遇地接待他们；同时巴哈丁被蒙古人录用。成帖木儿立即任他为撒希伯底万，1235—1236年，他陪同成帖木儿的副手、畏吾突厥人阔儿吉思入朝大汗窝阔台——成吉思汗之子和第一个继承人。窝阔台很礼敬地接待

他：赐给他一面牌子，即马可波罗所说的“权力牌符”，及一道札儿里黑，即圣旨，批准他作为“诸地的撒希伯底万”的任命。

辞朝返回恰好和成帖木儿之死同时，于是阔儿吉思又被召回蒙古去上报形势。他是个聪明的有雄心的人，故此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发展他自己的事业。他对志费尼的父亲——明显地他跟他的关系很好，说：“幸福象一只鸟。没有人知道它将降落在哪个枝头。我决心作出努力去找到天命确实注定的、天道循环所需要的东西。”他获得这样的成功，以此他作为这些西部领土的实际长官，从哈剌和林返回。

1239年，他再次到蒙古本土，回答对他的一些指控；当他不在时，巴哈丁代行他的职务。他又一次胜利返回，巴哈丁准备盛筵为他洗尘。在1241年，第三次赴哈剌和林，他在路上得到大汗逝世的消息，并回到呼罗珊。但因旅途中得罪了察合台王室的一名官员，他不久后就被逮捕，并被押送到今新疆伊宁附近的阿力麻里，那是察合台的孙子和继承人合剌旭烈的驻地，奉后者之命，他被野蛮地处死。

巴哈丁的情况没有因他保护人的垮台而受到影响。他的职位为阔儿吉思的继承人异密阿儿浑所批准，由于帝国摄政者、窝阔台的寡妻脱列哥那皇后的诏旨，阿儿浑这时受命管辖从乌浒水到法儿思、不仅包括呼

罗珊和祃椤答而，也包括谷儿只、亚美尼亚、小亚细亚及上美索不达米亚部分地方的疆域。在一次巡视的过程中，阿儿浑抵达阿哲儿拜占的帖必力思，这时他被召去出席忽邻勒塔，即诸王大会，此次会上窝阔台之子贵由被选作大汗当他的继承人（1246年）；于是当他离开期间，志费尼的父亲撒希伯底万代他管理所有这些领土。当他满载新汗所赐的荣誉返回时，巴哈丁远至祃椤答而的阿模里去欢迎他，在那里，他准备了盛大的宴会迎他归来，一如七年前他在同样场合欢迎他的前任阔儿吉思。

在阿儿浑能够继续他到阿哲儿拜占的旅行前，他得到消息说蒙古首都有反对他的阴谋；因此他决定立即返回那里。在这次旅行中，他不仅由巴哈丁，也按他的明确愿望，由志费尼本人所陪同，那时志费尼约廿二岁。一行人抵达答剌速，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这时得到贵由的死讯，于是听从蒙古大将宴只吉带的劝告，阿儿浑回到呼罗珊，为宴只吉带统率的军队准备粮饷。1249年晚夏，他再向东行，最后到达斡兀立海迷失后的斡耳朵，作为贵由的寡妇，帝国的摄政权被授与她。他的案子得到充分审查，他的敌人失败了，阿儿浑自己完全昭雪清楚，在返回的旅行中，他们一行人（其中有志费尼）在也速的斡耳朵停留了一两个月，后者现在统辖察合台的封地。就在这里，今伊宁附

近，仅在十年前，阿儿浑的前任阔儿吉思过早地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一行人在1250年晚夏或初秋到达阿力麻里；他们离开时已是冬天，道路被雪封锁，他们仍然速行，很快就返回呼罗珊的马鲁。

阿儿浑没有在波斯久留。在1251年8月或9月，为参加推选新汗的大忽邻勒塔，他再度东行。这次旅行他也由志费尼陪同。他尚未到答剌速就得到消息说蒙哥已被推选。时值隆冬，大雪使旅行几乎成为不可能。然而他急行，终于到达畏兀儿古都别失八里，此地相当于今天的济木萨，在新疆古城西北不远。阿儿浑从这里送使信把他的到来通知新汗，但一行人迄至1252年5月2日才抵达蒙古宫廷，即在蒙哥登基后已将近一年了。

阿儿浑向汗报告西方诸地的经济状况，作为随后的讨论结果，蒙哥在税收制度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审议延长了很久，以致到1253年8月或9月阿儿浑才离开④。正是在蒙古都城的这次长期逗留中，一些朋友劝志费尼编写一部蒙古征服的历史。当一行人动身返回时，蒙哥给他一道札儿里黑和一面牌子，批准他的父亲任撒希伯底万之职。

巴哈丁现在六十岁了，在给蒙古人服劳二十年后，他想退休回家，但这没有做到。这时在实施财政改革，因此巴哈丁，和一个叫做乃麻台的蒙古人一起

被派去接管波斯的伊剌克——即中波斯，和耶兹德的政事。他已抵达亦思法杭县，这时他害了病，并且死了。

波斯经历那么多的乱世而获得她的生存，多半要归功于像巴哈丁那样的行政官。朝代有兴有亡，但始终找得到这样的官吏：他们因和新政权合作，在国家的政府中维持一种连续性，使它不致完全崩溃和瓦解。在花剌子模沙统治下，在花剌子模沙以前的塞勒术克王统治下，或者也在更早的王朝统治下，他的祖先的传统，在一个过渡时期，由巴哈丁保持下来，他死后又由他的儿子们在一个新朝代，即波斯的蒙古伊儿汗朝的统治下，继续下去。

该朝代的创建者、大汗之弟旭烈兀王子，这时正率领一支大军西征，他的第一个目的是消灭阿剌模忒的亦思马因人，即阿杀辛人。1255年10月，他在后来因跛者帖木儿的出生地而知名的、撒麻耳干以南的碣石，和阿儿浑相会。阿儿浑再度成为宫廷中陷害的对象，并在旭烈兀的鼓励下，他现在赴哈剌和林跟他的控告者对质。西方诸地的行政权，他交给他的儿子克烈灭里，一个异密阿合马，以及志费尼，隶属于旭烈兀。从那以后，志费尼一直为旭烈兀及其子孙服务，到死为止。

一个事件发生了，它说明这个蒙古征服者对他之

重视。有个扎马剌丁，他是阴谋害阿儿浑的一党，把一份他要在大汗面前控告的官员名单交给旭烈兀。旭烈兀马上回答说，这些是阿儿浑自己权限内的事。这时，看到名单上志费尼的名字，他补充说："倘若控告他，那就当着我的面说吧，以此这事可以在此时此地得到审查，作出决定。"于是扎马剌丁撤回他的指控，狼狈退出。

大军已渡过乌浒水，正经过呼罗珊，在那里，他们途经哈不珊城（今库强），"它自从蒙古军首次入侵迄至该年，已经荒芜破坏，它的建筑物凄凉，哈纳特无水，除礼拜五清真寺的墙外，没有仍然站立的墙。""发现国主对兴复废址的兴味和乐趣，"志费尼促使他注意哈不珊的情况。"他听了我的话，颁发一道札儿里黑，叫修整哈纳特，重建屋舍，设立市场，减轻民瘼，许他们在城中重聚。所有重建的费用，他从国库开支，故此一毫不取于民。"

最后，在1256年晚秋，蒙古人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在可疾云东北阿剌模忒（"鹰巢"）中亦思马因的诸堡。可畏的哈散萨巴的最后一个软弱继承人鲁坤丁，曾拖延时间，希望冬雪会帮助他，使围攻不能进行；但气候反常地温暖，于是，在11月中，他决定投降。为此目的，他请求得到一份免他不死的札儿里黑，这是由志费尼起草，他必定也参加了实际谈判。撰写法忒

纳美，即胜利宣言，公布最后击败和消灭阿杀辛人者，也正是志费尼。他还说，得到旭烈兀的允许，他检查了著名的阿剌模忒图书馆，从中他挑选了很多"珍本"，同时把那些"叙述他们邪说异端、既无传统根据又乏理智支持"的书籍，付诸一炬。然而，在后一类书中，他幸运地保存了一本哈散萨巴的自传，在他的史书第三卷中，他从中大量予以引用。

完成了对阿剌模忒的平毁，旭烈兀转向他的第二个目的：征服八吉打和推翻阿拔斯哈里发朝。"鞑靼的大王"旭烈兀，怎样攻克报达（八吉打），并把哈里发饿死在"一座满是金银财宝的塔中"，可从马可波罗书中读到。事实上，倒霉的哈里发可能被包在一张毡子里，用棍子给打死的，这是蒙古人处决自己宗王的作法。然而，马可波罗对旭烈兀和哈里发初见面的说法和著名波斯哲学家纳速鲁丁·徒昔的记载，非常吻合，后者曾为阿杀辛人服务，他现在随旭烈兀到八吉打。

志费尼也曾陪同这个征服者，并在一年后即在1259年，旭烈兀任命他为哈里发曾直接拥有的所有疆域，即八吉打本城、阿剌伯伊剌克即下美索不达米亚、胡济斯坦的长官。旭烈兀死于1265年，但在他儿子阿八哈统治下，志费尼保留了他的职位，尽管名义上是蒙古人速浑察的副职。二十年来，他一直治理这个大省，其

间做了大量工作去改善农民的命运。他从幼发拉底河畔的安八儿开一条运河到苦法和圣城奈杰夫，在它的河岸建立一百五十个村子；据有点夸大的说法，他把该邦恢复到比在哈里发治下它所享有的更大的繁荣。

志费尼本人，还有他的身兼大丞相和撒希伯底万二职的兄长苫思丁，都不是没有政敌的，而在他们长期任职中，有几次将使他们遭遇毁灭的攻击。然而，这类阴谋没有让兄弟俩受到什么伤害，迄至阿八哈统治后期，有个麦术督木勒克，原系志费尼兄弟的手下，成功地首先打动了阿八哈之子阿儿浑，然后打动了阿八哈本人，并对苫思丁进行了老一套的攻击：与蒙古人最可怕的敌人、埃及玛麦鲁克算端勾结，以及从国库侵吞大量款项。苫思丁得以打消伊儿汗的怀疑，同时，发现他没有受到打击，麦术督木勒克现在转而盯住他的弟弟。他使阿八哈相信，志费尼在他任八吉打的长官期间，曾贪污了二百五十万的那的巨款，这笔钱就埋在他家里。

1281年10月，阿八哈在上美索不达米亚狩猎，想赴他在八吉打的冬季驻地；志费尼被派先去安排膳宿。他刚一走，麦术督木勒克就重复旧的控告，于是伊儿汗马上派他的几个异密去追志费尼，调查这事。他们在塔克里特赶上了他，把阿八哈的命令告诉他。“我认识到”，志费尼说，“事态是严重的，一些持偏见的

人所说的话，已深深打动了国王的心，对这些“余款”的要求，只不过是他们企图向我要钱的借口，这笔钱，他们自以为就放在我家的水槽里。简短说，我陪检查官从塔克里特到八吉打，在那里，我把我家里和库里的一切，金银财宝、器皿和衣物，一句话，我继承的或得来的所有东西，都给了他们。”⑤他这时写了一份保证书，说是今后在他家里那怕找到一个的儿海姆，他就应负责和受惩。

得知他的处境，在伊儿汗身边的他的兄长苫思丁，马上赶往八吉打，从他自己和子女的家里，把他们所能找到的一切金银器皿集中起来，并从贵人那里尽他所能借来财宝，把这笔财富统统奉献给现正进向八吉打的阿八哈，希望使他缓和下来。这毫无用场。志费尼被囚在他的家里，同时蒙古官员搜寻据认为他埋藏起来的金钱，拷打他的奴仆，挖掘他的子女和亲人的坟墓。一无所得，他们便把志费尼转移到哈思儿·木桑纳去过囚犯的悲惨生活，而他们则转去向阿八哈报告。然而，一些蒙古宗王和后妃，包括阿八哈的宠妃，替志费尼求情，于是在最后，1281年12月17日，伊儿汗被劝下令释放他。

这个攻击失败后，麦术督木勒克现在告发志费尼和埃及的玛麦鲁克保持书信往来，于是在1282年3月，他从八吉打到哈马丹，由伊儿汗的检查官护送，去回

答他的控告人的这个攻击。4月1日，一行人刚通过哈马丹附近的阿撒达巴德山口，阿八哈的一些廷臣就迎着他们，带来好消息说，伊儿汗，最终相信志费尼无罪，已恢复对他的宠信，解除了监官对他的看守。然而，抵达哈马丹时，志费尼获悉阿八哈刚死去；在变化的形势下，决定把他拘囚。这次囚禁为时不长，因为很快传来消息说，阿八哈之弟台古觧儿，一个伊斯兰信徒，也以穆斯林名字阿合马著称（他是马可波罗的阿合马算端），已登上宝座，而且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释放志费尼。

新君主当时在亚美尼亚。志费尼到那里去见他，后又陪他出席在凡湖东北、东幼发拉底河源附近的阿剌塔黑牧地举行的忽邻勒塔。这里，新长官被派到他们的各个省份去；志费尼又得到他过去担任的八吉打长官职务。台古觧儿得知麦术督木勒克及其同伙的活动，下令作调查。麦术督木勒克被判有罪，并被处死，但在判决能够执行前，他被一群穆斯林和蒙古人抓住，受到私刑，他们扑向他，“甚至在他们竞相接近他时相互受伤，把他撕裂成碎片，乃至炙而食其肉。”

在两篇文章中，志费尼叙述了反对他本人和他兄长的各种阴谋，这段关于他自己获胜及其敌人失败的话，是第二篇文章的结尾。他自己的末日现在也即将来临。在新君主和他的侄儿阿儿浑之间爆发了公开的

对抗；因为志费尼一家子很得到他叔父的欢心，也因他相信苫思丁毒死其父阿八哈的广泛传说，阿儿浑决定把他们毁掉。到八吉打后，他翻出志费尼侵吞公款的旧案，并开始逮捕他的代理人，对他们施加酷刑。其中一人新近刚死，他叫把他的尸体挖出来，抛在大道上。得悉这个暴行，据一种说法，志费尼害了剧烈的头痛，因之他很快就死了。然而，据达哈比，他之死是由于从马上摔下来。不管原因是什么，他在1283年3月5日死于木干或阿兰，享年五十七岁，并被葬于帖必力思。他的死总之不会拖很久的。次年，阿儿浑废黜和继承了他的叔父，他下令把苫思丁和他的四个儿子处死，志费尼一家人就全被消灭了。

二、他的著作

《世界征服者史》是1252年或1253年在哈剌和林开始撰写的；而志费尼在1260年仍在撰写它，这时他刚受命为八吉打的长官。在那年或其后不久，他必定放弃了继续撰写他的史书的念头，因为没有那个日期以后的事件。至于撰写他的大部分史书所处的环境，我们有志费尼自己的证明。在评述蒙古人征服呼罗珊时，他用下面的话来谈他自己：

即使有那种无事务缠身，能将终生献给调查研究，专致于记录史实的人，他仍不能在一个长时期内做到对个别县份的叙述。这远非本作者的能力所能及，他尽管有此嗜爱，却没有片刻从事研究的时间，除了在长途跋涉中，当旅队休息时，他抓住一两个钟头，写下这些史实！（第Ⅰ卷，第118页，第i册，第152页）。

这些情况在书中留下了它们的痕迹。日期有时省略了，或者不准确，而作者偶然自相矛盾。这些缺点在一部未校订的书中是可以理解的；在一部证明是永未完成的书中，缺点更可以理解。

在一个早期抄本（B本）中，谈阿儿浑的一章内有相当于原文七、八行的空白（第II卷，第262页；第ii册，第152页），而在谈蒙哥诸大臣的一章末尾，有一个更长的空白（超过一页）（第III卷，第89页）。穆罕默德·可疾维尼指出，这些空白可能是作者留下来供以后增补的，这永远没有做到。也提到一些不存在的篇章：第I卷中是谈也里陷落的一章（第I卷，第118页；第i册，第151页），第III卷至少有五章——一章是谈迦儿宾的书记镇海（第III卷，第58页；第ii册，第158），一章是谈遣使给路易九世的蒙古统将宴只吉带（第III卷，第62页；第ii册，第590页），另一章是谈往朝蒙哥的各个使节（第III卷，第82页；第ii册，第602页）⑥。第III卷证明未完成。在原文的划分中，它形成该书的

第二卷。至少在三个抄本中原文仍是这样划分的，其中一个（E本）是以作者同时的一个抄本为根据；而我们有志费尼本人在他的第III卷序言中对这个划分的证明，他在那里概括“前卷”中的内容时，列举在原文第I卷和第II卷中所载录的史实，这在大多数抄本和在刻印本中均能找到。按原文的这种划分，第二卷比第一卷要少得多，但它们很可以篇幅相同，倘若以上提到的五章实际写了出来，又倘若志费尼如大家所期望那样，以对旭烈兀西征的高潮、八吉打的攻陷及阿拔斯哈里发朝的复灭的叙述，来结束他的著作；上述事件后志费尼又多活了大约二七年。“也许”，如可疾维尼所说，“八吉打行政的实职……使他没有余暇去继续他的巨著”。⑦

引用巴尔托德的话，他的著作“尚未得到它应有的估价，”⑧而至少在西方，志费尼被后来的拉施特所压倒，拉施特的庞大著作，“一部中世纪时，在亚洲和欧洲单个人不能完成的巨大历史百科全书，”⑨大部分很早就有了欧洲文字的翻译。拉施特能够利用志费尼看不到的蒙古材料；他对成吉思汗早年的叙述，比这位较早的史家的叙述，要完整得多，详尽得多。另一方面，志费尼则更接近他叙述的事件，他关于入侵的大部分描写，必定根据目击者的报道。至于在入侵和旭烈兀西征之间的波斯史，他能够依赖他父亲的追忆

和他本人的回想；而到最后，如我们所看到，他自己变成了事件的参加者。有意义的是，拉施特在谈这个时期的历史中，经常满足于几乎逐字逐句地追随他的前辈。志费尼更有两次访问东亚的方便。他对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大部分报道，必定是在蒙古宗王的宫廷中，以及他到那里去的旅途中，所搜集到的；同时他的日期的准确性，不仅拿拉施特，也拿诸如迦儿宾、卢不鲁克、马可波罗等西方旅行家，以及拿中国和蒙古史料，相比较，可以得到证明。

《世界征服者史》一下子成了叙述蒙古入侵的权威著作，乃至为同时期的和后来的阿剌伯、波斯史家自由地利用。在波科克的把儿赫不烈思书拉丁译文中（牛津，1663年），志费尼书的部分内容也为西方学者间接地得知。然而，直至十九世纪多桑《蒙古史》（1824年第一版，1834—5年第二版）问世，他的作品才为欧洲人直接使用；多桑书至今仍提供了有关整个蒙古时期的最好的，肯定也是最易读的概述。不幸的是，多桑不得不使用一个无足道的抄本，当时保存在皇家图书馆（今国立图书馆）中唯一的一个本子，该馆后来获得了可疾维尼编本所依据的一些优良抄本。多桑以后，巴尔托德，在他的《突厥斯坦》中，是唯一广泛利用志费尼原书的史家，但因仅仅关注那些成为实际入侵的事件，他没有涉及在成吉思汗继承人统治下帝

国的历史。在他的著作的英文本中，他能够参看可疾维尼不朽的波斯文本头两卷，但到1937年第III卷的刊行，整个志费尼书才甚至为东方学者所接触到。现在，在一部英译本中，把他介绍给更广大的读者。

译文中不可避免地有许多损失。不像后来的拉施特——他的语言极其简朴，志费尼是那种已成为传统波斯散文体的大师。它是一种使用修辞家所知的所有修辞技巧的文体。凡有可能时，就加进双关语，而这些不仅是我们所理解的双关语，而且是仅供观看的、叫做可视双关语的东西：两个字在形状上相同，尽管在发音上也许完全两样。文中杂有来自阿剌伯和波斯诗人的引句，有作者自己写的诗，也有引自《古兰经》的章句，同时诸章在开始、结尾或者插在中间，有对人类愿望落空和对命运残酷这类题目的感叹。然而，志费尼是个有鉴赏力的人；他使他的修辞有所节制，并且能够在情况需要时，用极朴素的和最简明的语言来讲述他的故事。在这点上他不同于他的崇拜者和续撰者瓦撒夫，后者被说成是“文体雕琢过甚，以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10] 布朗说：“我们能够更容易地原谅这位作者，倘若他的史书作为它所处理的这个时期（1257—1328）的原始材料说，不那么有价值的话；但事实上它之重要一如它之难读。”[11] 在志费尼中，另一方面，常有个把观点甚至隐藏在看来仅为修饰的话中。例

如，引用民族史诗《沙赫纳美》即《列王纪》，他能够发泄那种不能公开说出的情绪。

三、他的观点

伊本额梯儿，在他谈蒙古入侵的前言中——他就是入侵的同时代人，表示说他多年来回避提起那个可怖到难以形诸笔墨的事件。他坚称，那是自古以来落到人类头上的最大灾难。⑫实际上为蒙古人服务的志费尼，很难指望对这种感情发生共鸣，而事实上他说了很多恭维他主子的话，甚至力图证明入侵是实现天意。另一方面，他是个虔诚的和正统的回教徒，所以他的真实感情不能在本质上不同于伊本额梯儿的感情。再者，拿志费尼的情况说，跟花剌子模沙的王室又有着传统的关系——如我们所看到，他的祖父曾陪同摩诃末从巴里黑逃到你沙不儿，并且终生为摩诃末之子扎兰丁服务——因此他很难在回顾过去时对该王朝的复灭不感到惋惜。确实，尽管没有伊本额梯儿所享有的言论自由，志费尼并不苦心地掩盖他喜欢穆斯林的过去，不喜欢蒙古人的今天。

关于入侵本身，他自然不能发表意见，但是那么多陷落城市遭到的总屠杀，连同所有兼带的暴行，始

终如实地记录下来。也正是志费尼讲述了成吉思汗在不花剌清真寺中的著名故事(第I卷，第80—1页；第i册，第103—4页)。关于入侵的后果，他常常直言不讳。他两次提到征服者把他的家乡，一度繁荣的呼罗珊省，蹂躏到绝望的荒凉境地(第I卷，第75页，第II卷，第269页；第i册，第96—7页，第ii册，第533页)。他也提到对学术研究的灾难后果，并在这时对新一代的官吏，大社会变动的产儿，发动猛烈的攻击(第I卷，第4—5页；第i册，第68页)。他用了整整一章(第II卷，第262—82页；第ii册，第525—46页)，来谈这类人当中的一个，花剌子模的舍里甫丁，其中把他抹得漆黑，用最粗鲁的辱骂来攻击他。挑夫之子舍里甫丁曾随成帖木儿从花剌子模到呼罗珊，其时"没有一个有名望的书记"愿作这次旅行，因为"它目的是蹂躏一个穆斯林国家。"他是靠他的突厥语知识发迹的(第II卷，第268页；第ii册，第532页)。另一个官吏得到他的任命，因为他能够书写畏吾儿字的蒙语，如志费尼讽刺地补充说，这"在当今是博学多识的根本"(第II卷，第260页；第ii册，第523页)。

倘若不管一两句诋毁的话⑬，那么蒙古人本身从未遭到公开的攻击，但是，在各种对他们耽溺于酗酒的讽谕中，也许有一种讥刺的味儿，因此就是反对的意思。例如，让窝阔台对他酗酒提出辩解。他说，那是

因为“由惨痛离别引起的哀伤打击。”他因此为减轻那种哀伤而喝酒（第III卷，第4页；第ii册，第550页）。他所说的“惨痛离别”是指他的弟弟拖雷之死，据志费尼说，拖雷是狂饮致死的（第III卷，第4页；第ii册，第549页）。

但是志费尼的真实感情最清楚地表现在他对失败的花剌子模沙的态度上。摩诃末不时受到批评。他的征伐被说成是替蒙古人入侵铺平道路（第I卷，第52页；第i册，第70页）。特别是他对哈剌契丹所进行的战役，是不顾警告说，这支民族形成穆斯林和“凶猛敌人”之间的一道“长城”，因之应当和平相处（第II卷，第79和89页，第i册，第347、357页）。扫清了蒙古入侵途中的一切障碍后，他因下令处死成吉思汗的使者而使那场入侵变得不可避免（第I卷，第61页；第i册，第79页）。当风暴最后爆发时，他恐慌起来，决定分散他的兵力，逃亡以求生；而他的儿子则发表一篇讲话，其中他强烈反对这种策略的软弱性，并自愿亲自率军去抵挡入侵者（第II卷，第127页；第ii册，第397页）。摩诃末，总而言之，被谴责为不必要地招惹蒙古的入侵，而且被谴责为沮丧地不能抗拒它。志费尼的态度实际是一个失望的同党态度；同时只有一个同党才能写道，因摩诃末之死，伊斯兰肝肠寸断，就连石头都流下血泪（第II卷，第117页；第ii册，第387页）。

对摩诃末之子扎兰丁，志费尼的态度是毫无保留地赞美。他在处处都被说成是一个有巨大勇力的人物。在战争爆发前和术赤的遭遇中，他把他险几被俘的父亲救了出来，同时志费尼从《沙赫纳美》中引用一首附诗来发泄他的情绪（第I卷，第51-2页；第i册，第69页）。当他在向蒙古人作最后一次攻击后跃入申河（印度河）时，赞美之辞就出自成吉思汗本人之口（第I卷，第107页；第i册，第134-5页）。而且志费尼再引用《沙赫纳美》，把扎兰丁比作伊朗人的神话英雄鲁思坦。这些引句当然不是偶然的；用这种方法志费尼能够把花剌子模沙说成是伊朗，把蒙古说成是世敌都兰。⑭

但并不是每个讽谕都含有敌意。有一些志费尼极力赞扬蒙古人的章节；而一般来说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诚意。举例说，清楚的是，他真正崇拜成吉思汗的军事天才，他说，连亚历山大本人都甘愿给成吉思汗当学生（第I卷，第16-17页；第i册，第24页）。他热情地详述蒙古军的效能，它的耐力和它的优良纪律；而且他拿它这些方面跟伊斯兰军相比较，对后者极为不利（第I卷，第21-3页；第i册，第29-31页）。他称赞蒙古宗王之间存在的融恰精神，这里再拿他们的作风和穆斯林们的作风相对照（第I卷，第30-2页，第III卷，第68页；第i册，第41-3页，第ii册，第594页）。他也

因他们的不拘礼节和避免俗套而称颂他们（第I卷，第19页；第i册，第26—7页）。尽管他有强烈的回教偏见，他明显地表示赞同他们对宗教信仰的容忍（第I卷，第18—19页；第i册，第26页）。而最后他大谈他们之庇护穆斯林。

在《合罕言行录》一章中，有几件轶事[15]都是谈愉快和好心的窝阔台对贫困回教徒表示的仁爱。关于窝阔台之侄蒙哥——《世界征服者史》就是在他统治时期开始撰写的，据说"在所有宗教团体中他最尊崇礼遇伊斯兰百姓，他把最多的掩舍物赏给他们，给予他们最大的特权"（第III卷，第79页）。同时志费尼时时用很难跟描写穆斯林君王的词句相区别的话来议论他（第I卷，第85页，195页；第i册，第109、239页）。他甚至在提到他处死一群特别要阴谋杀害别失八里穆斯林居民的畏吾儿贵族时，给他加上独有的回教尊号迦集，即"对异端的胜利者"（第III卷，第61页；第ii册，第589页）。蒙哥的母亲唆鲁禾黑帖尼皇后，也不仅因她的正直、行政才能，而且因她对伊斯兰的保护，受到赞美：尽管是个基督徒，她要恩施给穆斯林牧师，并曾捐赠一大笔钱给不花剌的马的剌撒即神学院作基金（第III卷，第8—9页；第ii册，第552—3页）。

然而，记录蒙古入侵者的优良品质是不够的，作

为给他们服务的一名官员，志费尼必须证明入侵本身是正当的。他把蒙古人说成是神意的工具，来做到这点。

他把入侵比成是前代民族因不敬神而受到的惩罚，并为这个类比找论证，援引一条回教的哈迪特，即圣传：穆斯林的毁灭是由刀兵所致（第I卷，第12页；第i册，第17页）。另一条哈迪特提到上帝派遣向恶人报仇的骑兵；而把这些骑兵论证为蒙古人是再容易不过了（第I卷，第17页；第i册，第24页）。为把这点说透彻，征服者本人在向不花剌百姓的一篇讲话中，宣称他是上帝之鞭（第I卷，第81页；第i册，第105页）。

蒙古人的这个神授使命特别表现在他们对伊斯兰敌人的摧毁中。因此，正是上帝派他们去追击哈剌契丹的乃蛮君主屈出律，后者曾把一个穆斯林教师钉死在他的马的刺撒门上（第I卷，第55页；第i册，第73页）；而可失哈耳的百姓，当蒙古人赶走了他们的迫害者和恢复信仰自由时，发觉“这支民族的存在乃是天主的一种慈恩，神意的一种恩赐”（第I卷，第50页；第i册，第67页）。上帝的旨意也显现在旭烈兀之攻克阿剌模忒的亦思马因城堡上，志费尼把它比作开伯尔的征服，也就是穆圣之在默底那附近的开伯尔击败并消灭他的犹太敌人（第III卷，第138页；第ii册，第638页）。

但他们的使命不仅是消极的；他们的征服实际起到扩大伊斯兰疆域的作用。因有手艺而未遭到自己同类市民的命运的工匠，转移到东亚的新家，商人们麇集在哈剌和林的新都，这就使穆斯林群众进入回教从未渗透过的地区（第I卷，第9页，第i册，第13—14页）。

屠杀甚至都是神赐的一种恩福；因为，从他们死的方式，被屠的百万人取得资格，享有回教殉难者的权利（第I卷，第10页；第i册，第15页）。但在这里至少我们可以怀疑志费尼的真心，并且共有多桑在议论"那些表明蒙古人进行屠杀乃是为穆斯林之福的事件"时所表的愤慨。

我们怎样来调和这些表面的矛盾呢？一方面，直率地谈蒙古的暴行，叹息学术的绝灭，对征服者们稍加掩饰地批评，以及公开崇拜被他们打败的敌人；另一方面，赞扬蒙古制度和蒙古君王，并证明入侵是神授的行动。然而，这些矛盾仅仅是外表的，志费尼的同情心确实在被推翻的王朝一边；他是在几乎完全被蒙古人消灭的波斯-阿剌伯文化传统中受教养的；而在这些条件下，他很难全心全意支持新的政权。但旧制度一去不复返；兴复无望；因此有必要达到某种妥协。没有因此掩盖这幅图景的黑暗面，志费尼说出了他所能

如实地称赞蒙古人的话。他赞扬他们的军事和社会美德，正确地把穆斯林的失败归之于缺乏这些优点。他夸奖他们消灭反穆斯林的力量，诸如信佛教的哈剌契丹人和异端的亦思马因人。他强调一些蒙古人(而要注意的是，在这方面他仅谈到个别的人)对回教所采取的支持态度。同时最后，他极力证明蒙古的入侵在回教圣传中已经预示，并且因此是神意的证明。这些神学的理由并不总使人信服，但其目的显然在于让著者和他的读者顺从那不可避免的事。总之，志费尼是一个在蒙古传统前成长的穆斯林，极力要使他自己适应新环境，但处处都暴露出他的教养的偏爱和成见。

---

① 有关志费尼生平的大部分材料来自《世界征服者史》本身，辅以穆罕默德·可疾维尼在他对波斯文本的序言中收集的史料。

② 韩达剌在他的《努扎特-忽鲁卜》地理部分(雷斯特朗治译，第169页)中，仅提到苫思丁，但倒剌沙在池的《诗人传》(布朗编，第105页)中说阿萨德发是两兄弟的出生地。

③ 见奥达斯译讷萨怖书，第324-5页(原文第195页)。奥达斯多少错误地把苫思丁·穆罕默德的称号(sahib-divan)译为"内阁首长。"

④ 但见ii册，第598页，及注155。

⑤ 布朗的译文。见可疾维尼本的英文序言，第xxxix-xl页。

⑥ 为避免与英译本两卷相混淆，在英译中三卷波斯文被称为'部"。(中译文同英译文)

⑦ 见可疾维尼波斯文本第I卷的英文序言，第lxiii-lxiv页。

⑧ 巴尔托德，《蒙古入侵时的突厥斯坦》，第40页。

⑨ 同上，第46页。

⑩ 罗斯，《波斯人》，第128页。

⑪ 《波斯文学史》，第III卷，第68页。

⑫ 整段的译文见布朗，《波斯文学史》，第II卷，第427-8页。

⑬ 第II卷，第133页（第ii册，第403页）（“魑魅魔鬼”）和第275页（第539页）（“不信宗教者”）；第III卷，第141页（第ii册，（第640页）（“他们的（亦思马因人的）莫剌纳……变成了杂种贱奴”。

⑭ 参看第II卷，第136页和139页（第ii册，第406、409页），在那里，用这种方法，成吉思汗被比作阿甫剌西牙卜，同见第I卷，第73页（第i册，第95页），那里引用《沙赫纳美》来说明帖木儿灭里吹嘘他对“都兰军”的胜利。

⑮ 见第I卷，第161、163、179页，等（第i册，第204、206、223等页）。

转写法说明

在一部首先供一般读者阅读的翻译作品中，我把东方词的拚法加以简化：省掉习惯用来表示准确波斯语或阿刺伯语拚法的发音符号。基于同一理由，我采用了诸如“vizier”、“cadi”、“emir”等英语化形式，不拚作wazīr(vazīr)、qāḍī(qāẓī)和amīr。伊斯兰圣书拚作Koran，不拚作Qu'rān，而接受它的默示的回教创始人拚作Mohammed，不作Muhammad，Muhammad之形则保留来称呼所有其他同名的人。

另一方面，为专家的方便，大家常希望表达阿刺伯字书中正确的语汇拚法（特别是人名）。在波斯和阿刺伯词汇的情况下，这个目的是这样来达到：在索引中严格地按照基本上是皇家亚洲学会承认的音译体系来拚写它们。同一体系也用于译文中常见于圆括号内的词汇。它还用于足注中，尽管不那么严格地一致。在正文本身，已经说过，发音符号被略掉。也采用Khorazm、Khoja、Khaf等拚法以代替更正确的Khwārazm、Khwāja和Khwāf。

有时候，例如在讨论波斯原文中错讹拚法时，不

用阿剌伯字书是困难的。作为那种字书的代替，我采用了异于别的音译体系的大写字母，其中 alif 总写成 A，wāw写成W，yā写成 Y；Ā仅表示 alif mamdūda；而J̌、Č、X、Ž、Š和Г分别相当于 j、ch、kh、zh、sh和gh。发音点的脱漏从两方面表现出来。当失去一个点或几个点，使阿剌伯字母等同于另一个同形的字母时，那就写出该另一个字母的相同罗马字。由此QRDWAN 表示QŽDWAN（Qizhduvān），zhā上面失去三个点使它变成了rā。然而，当同形状的字母都不是没有点时，错讹的拚法就用斜写来表示，斜写字母或者是所要表示的同等罗马字母，或者是按所需形状随意选择的其他任何字母。一两个例子将把这种斜写法解释清楚。在 S*Y*ALAN（代替SYALAN，即Siyālān）中yā下面失掉两个点，它就能同样读成任何其他同形的字母。在 K*N*ḤK（代替KNJ̌K，即 Kenchek）中，nūn 失掉上面的点，因此有同样的含糊。（jīm—这里相当于 chīm —下面的点也失掉了，但这是用Ḥ，即相应的无点字母，来表示。）一个更复杂的例子是*YYQ*A*Q*。这里*YY*（或*BB*，等等）实际是Š的错讹，第一个*Q*完全能够同样写成 *F*，最后的*Q*是N的错讹，而整个字是ŠQAN即 Shuqān 的讹误！

同样的体系用来表示突厥和蒙古词的阿剌伯语拚法。当它们首次在正文中出现时，在足注中就是这样做的。波斯-阿剌伯字母当然不能充分表示所有突厥

语和蒙古语的母音，尽管通过使用硬软子音以及使用alif,wāw和yā作为主要手段，它能够表达某些近似的发音概念。按照这些指示，我把正文中、足注中和索引中所有的突厥语和蒙古语词，尽可能地依照这两种语言的语音规则，拚写出来。然而突厥语的ä和e(é)之间没有作出区别，二者均用e表示。同样地，在正文中i和ï的区别被略去了，尽管注释和索引中二者的区别始终予以遵守，不仅突厥词汇如此，蒙古词汇也相同，当阿剌伯语的拚法表示古老发音仍然存在时。

在引用远东史料中，蒙古词我是根据已故伯希和教授的体系来拚写，仅作微小改变，汉语我则采用翟理斯的转写法。

亚美尼亚字母译写如下：

a b g d e z ē ə t'zh i l kh ts k h dz gh ch m

y n sh o ch'p j ṙ s v t r ts' w p' k' ō f。

原文中的阿剌伯成语和引句，译文中用斜写字母排印。（在英译本中，引用的波斯诗句用正写字母排印，但阿剌伯诗句则用斜写字母，以示区别。对于史学研究说，这些诗句并没有多大的参考价值，因此，中译文本中虽然把诗句全部译出以保持全书的完整性，但无需把阿剌伯诗句斜排。所以，无论波斯诗句和阿剌伯诗句或引句，都用正体字母。——中译者注）。

英译者注释中引用的书目

Abbott, J. Sind: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Unhappy Valley, Oxford. 1924.

阿波特：《印度河：对这条不幸河谷的重释》牛津，1924。

'Abdallah b. Muhammad b. Kiya: W. Hinz, ed., Die Resālä-ye Falakiyyä des 'Abdollah ibn Kiyā al-Māzandarānī, Wiesbaden, 1952.

阿不都刺·本·穆罕默德·本·乞雅：欣兹编；阿不都刺·伊本·穆罕默德·伊本·乞雅·祃椤答而尼撰《列萨勒耶菲列克雅》（天文学短论）维斯巴顿，1952。

Allen, W. E. D., A History of the Georgian People, London, 1932.

阿伦：《格鲁吉亚人民史》，伦敦，1932。

Arberry, A. J. See Omar Khayyam and Sa'di.

阿伯利：见乌马儿·哈牙木和萨迪。

Atalay, B. See Kashghari.

阿塔雷：见可失哈利。

Baihaqi, Abul-Fazl: Ghani and Fayyaz, ed., Ta'rikh-i-Baihaqi. Tehran, 1324/1945-6.

拜哈吉·阿布勒-法即勒：加尼和法雅兹编；《塔里黑-亦-拜哈吉》（拜哈吉的历史）德黑兰，1324/1945-6。

Barhebraeus: E. A. Wallis Budge, ed. and tr., The Chronography of Gregory Abû'l Faraj, the Hebrew Physician, commonly known as Bar Hebraeus, 2 vols., Oxford and London, 1932; A. Salihani, ed. Ta'rikh mukhtaṣar ad-duwal, Beirut, 1890.

把儿赫不烈思：瓦莱斯·布吉编译；希伯莱医生格利哥里·阿不勒·法剌治，即通称为把儿赫不烈思的《年代纪》，2卷，牛津和伦敦，1932；萨里哈尼编，《塔里黑·穆合塔撒儿·杜瓦尔》（王朝史略）贝鲁特，1890。

Barthold, W, Histoire des Turcs d'Asie Centrale, Paris, 1945.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GMS, New Series, V) London, 1928.

巴尔托德：《中亚突厥史》，巴黎，1945。

——《蒙古入侵时的突厥斯坦》，（吉伯纪念丛书，新编，卷V），伦敦，1928。

Benedetto, L. F. See Marco Polo.

别奈代脱：见马可波罗。

Berezin, I. N. See Rashid-ad-Din.

贝烈津：见拉施特。

Biruni: R. Ramsay Wright, ed. and tr., The Book of Instruction in the Elements of the Art of Astrology by Abu'l-Rayḥān Muḥammad ibn Aḥmad al-Bīrūnī, London, 1934.

比鲁尼：拉姆塞·赖特编译；阿布勒剌亦罕·穆罕默德·伊本·

阿合马·比鲁尼撰《占星术原理说明书》，伦敦，1934。

Blochet, E. See Rashid-ad-Din.
伯劳舍：见拉施特。

Bowen, H., 'The sar-gudhasht-i sayyidnā, the "Tale of the Three School-fellows" and the wasaya of the Niẓām al-Mulk', JRAS, 1931。
波文：《撒尔古扎昔特亦·赛亦德纳，"三个同学的故事"及尼咱木木勒克的瓦撒雅（遗嘱）》皇家亚洲学报，1931。

Boyle, J. A., 'Ibn al-Ṭiqṭaqā and the Ta'rīkh-i-Jahān-Gushāy of Juvaynī', BSOAS, XIV/I (1952).
——'Iru and Maru in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HJAS, 17 (1954).
——'On the Titles Given in Juvainī to Certain Mongolian Princes', HJAS, 19, (1956).
波伊勒:《伊本·帖黑塔哈和志费尼的塔里黑-亦-扎罕古沙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学报，XIV/I (1952)。
——《元朝秘史中的亦鲁和马鲁》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7，(1954)。
——《志费尼书中一些蒙古宗王的称号》，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1956)。

Bretschneider, E., 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2 vols., London, 1888.
白莱脱胥乃德：《据东亚史料的中世纪研究》2卷，伦敦，1888.

Brockelmann, C. See Kashghari.

布罗克尔曼：见可失哈利。

Browne, E. G., A Literary History of Persia, 4 vols., London, 1902 and 1906, and Cambridge, 1920 and 1924.

——A Year amongst the Persians(3rd ed.), Cambridge 1950.

布朗：《波斯文学史》，4卷，伦敦，1902和1906，剑桥，1920和1924。

——《波斯一年》，（第三版），剑桥，1950。

Carpini: C. R. Beazley, ed. in The Texts and Versions of John de Plano Carpini and William de Rubruquis, London, 1900; A. van den Wyngaert, ed. in Sinica Franciscana I, Quaracchi, 1929; W. W. Rockhill, tr. in The Journal of William of Rubruck to 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 London, 1900.

迦儿宾：俾兹利编，载入《迦儿宾和卢不鲁克的原文和译文》，伦敦，1900；文该尔特编，载于《中国圣方济各会》第I卷，卡拉奇，1929；柔克义译，见于《卢不鲁克世界东部行纪》，伦敦，1900。

Cleaves, F. W., 'The Historicity of the Balǰuna Covenant', HJAS, 18 (1955).

——'The Mongolian Documents in the Musée de Téhéran', HJAS, 16 (1953).

——'The Mongolian Names and Terms in the Hirstory of

the Nation of the Archers by Grigor of Akanc',' HJAS, 12 (1949) .

——Review of E. Haenisch, Die Geheime Geschichte der Mongolen, HJAS, 12 (1949)

——See also Mostaert and Cleaves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柯立福：《班朱尼誓约的史实性》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8(1955)。

——《德黑兰博物馆的蒙古文书》，同上，16(1953)。

——《阿康克的格利哥尔撰"射手民族"中的蒙古人名和术语》，同上，12(1949)。

——《评海涅士译元朝秘史》，同上，12（1949）。

——同见田清波和柯立福，以及《元朝秘史》。

Corbin, H. See Nasir-i-Khusrau.

科尔宾：见纳昔儿-亦-忽思老。

Cordier, H., Ser Marco Polo: Notes and Addenda to Sir Henry Yule's Edition, London, 1920.

戈尔迭：《玉尔编译马可波罗游记的注释和补遗》，伦敦，1920。

Curzon, Lord, Persia and the Persian Question, 2 vols, London, 1892.

寇松：《波斯和波斯问题》，2卷，伦敦，1892。

Daulatshah: E.G.Browne, ed, The Tadhkhirátu'sh-shu-'ará, London, 1901.

倒剌沙：布朗编，《塔特希剌图·苏阿剌》（诗人传），伦敦，1901。

Defrémery, M. C., 'Documents sur l'histoire des Ismaéliens ou Batiniens de la Perse, plus connus sous le nom d'Assassins', JA, 1860, I.

——'Essai sur l'histoire des Ismaéliens ou Batiniens de la Perse, plus connus sous le nom d'Assassins', JA, 1856, II.

德弗列梅利：《波斯的亦思马因人即巴特尼人——通称阿杀辛人——的历史文献》亚洲杂志，1860，I。

——《论波斯的亦思马因人即巴特尼人——通称阿杀辛人》，亚洲杂志，1860，II。

Eghbal, A. See Tha'alibi.

埃格巴尔：见赛阿利比。

Elias, N. See Muhammad Haidar.

艾利斯：见穆罕默德·海达尔。

Elliot, Sir H. M. E., and Dowson, J., The History of India as told by its own Historians., 8 vols., London, 1867-77.

艾略特和道孙：《印度史家叙述的印度史》，8卷，伦敦，1867-77。

Encyclopaedia of Islam, 4 vols., Leiden, 1913-36.

《伊斯兰百科全书》，4卷，来顿，1913-36。

Firdausi; T. Macan, ed., The Shah Nameh; an heroic poem, 4 vols., Calcutta, 1829; J. Mohl, ed. and tr., Le Livre des Rois, 7 vols., Paris, 1838-78;

J. A, Vullers, ed., Firdusii Liber Regum qui inscribitur Schahname, 3 vols., Leiden, 1877-84.
菲尔道西：麦康编，《沙赫纳美：一部英雄史诗》，4卷，加尔各答，1829；摩尔编译，《列王纪》，7卷，巴黎，1838-78；发勒斯编，《菲尔道西的列王纪——沙赫纳美》3卷，来顿，1877-84。

Franke, O.,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5 vols., Berlin, 1930-52.
佛朗克：《中华帝国史》，5卷，柏林，1930-52。

Frazer, Sir J. G., The Golden Bough (3rd ed.) 12 vols., London, 1911-15.
佛累瑟：《金色树枝》（第三版），12卷，伦敦，1911-15。

Gabain, A. von, Alttürkische Grammatik (2nd ed.), Berlin, 1950.
加巴因：《古突厥语语法》（第二版），柏林，1950。

Gibb, Sir H. A. R., and Bowen, H., Islamic Society and the West, vol. I, Part I, London, 1950.
吉伯和波文：《伊斯兰社会和西方》卷I，第一部，伦敦，1950。

Gibbon, E.,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ed. Bury), 7 vols., 1900.
吉朋：《罗马帝国的衰亡》（柏利编）7卷，1900。

Grigor of Akner: R. P. Blake and R. N. Frye, ed. and tr.,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 of the Archers

(The Mongols) by Grigor of Akanc'',HJAS,12,1949.
阿克纳的格利哥尔：布列克和佛列依编译，《阿康克的格利哥尔撰射手（蒙古人）民族史》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2(1949)。

Grφnbech, K., Komanisches Wörterbuch, Copenhagen, 1942.
格罗别赫：《库蛮语汇》，哥本哈根，1942。

Grousset, R., Le Conquérant du Monde, Paris, 1944.
——L'Empire der Steppes, Paris, 1939.
——L' Empire Mongol, Paris, 1941.
——Historie de l' Arménie des origines à 1071, Paris, 1947.
格鲁赛：《世界的征服者》巴黎，1944。
——《草原帝国》巴黎，1939。
——《蒙古帝国》巴黎，1941。
——《从古代到1071年的亚美尼亚史》，巴黎，1947。

Haenisch, E., 'Die letzten Feldzüge Cinggis Han's und sein Tod nach der ostasiatischen Überlieferung', Asia Major, IX (1933) 。
——See also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海涅士：《成吉思汗最后之远征及其死——据东亚史料的说法》，大亚洲杂志，IX (1933) 。

——又见《元朝秘史》。

Haig, Sir W., Turks and Afghans (Vol.III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Cambridge, 1928.
海格：《突厥人和阿富汗人》(剑桥印度史第III卷)，剑桥，1928。

Hambis, L., La Haute-Asie, Paris, 1953

——See also the shêng-wu ch'in-chêng lu and the Yüan shih.

昂比斯：《亚洲高原》，巴黎，1953.

——同见《圣武亲征录》和《元史》。

Hamdallah: G.le Strange, tr., 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Qulūb composed by Ḥamd-Allāh Mustawfī of Qazwīn in 740 (1340) (GMS, Old Series, XXIII/2), London, 1919.

——J.Stephenson, ed. and tr., The Zoological Section of the Nuzhatu-l-Qulūb of Ḥamdullāh al-Mustaufī al-Qazwīnī, London, 1928.

韩达剌：雷斯特朗治译，可疾云人韩达剌·穆思托非在740年（1340年）撰的《努扎特忽鲁卜（心之愉快）的地理部分》（吉伯丛书，旧编，XXIII/2），伦敦，1919。

——司提芬孙编译，韩达剌撰《努扎特忽鲁卜的动物部分》，伦敦，1928。

Hamilton, J. R., Les Ouighours à l'époque des Cinq Dynasties d'après les documents chinois, Paris, 1955.

哈密顿：《中国史料中五代的回鹘》，巴黎，1955。

Hinz, W., 'Ein orientalisches Handelsunternehmen im 15 Jahrhundert', Die Welt des Orients, 1949.

——See also 'Abdallah b. Muhammad b. Kiya.

欣兹：《十五世纪的一笔东方交易》，东方世界，1949。

——同见阿不都刺·本·穆罕默德·本·乞雅。

Hodgson, M. G. S., The Order of Assassins, The Hague, 1955.
荷治松：《阿杀辛教派》，海牙，1955。

Holdich, Sir T., The Gates of India, London, 1910.
荷尔迪什：《印度的大门》，伦敦，1910。

Houtsma, M. T., Ein türkisch-arabisches Glossar, Leiden, 1894.
豪茨马：《突厥阿刺伯语汇》，来顿，1894。

Houtum-Schindler, A., Eastern Persian Irak, London, 1897.
豪图姆-辛德勒：《东波斯的伊刺克》，伦敦，1897。

Howorth, Sir H. 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4 vols., London, 1876-1927.
霍渥斯：《蒙古史》四卷，伦敦，1876-1927。

Ḥudūd al-'Ālam, an anonymous Persian treatise on geograph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with Commentary by V. Minorsky (GMS, New Series, XI), London, 1937.
《霍杜德·阿兰》（天下的疆界）一篇佚名波斯作者论地理的论文，米诺尔斯基译为英文并加注释（吉伯丛书，新编，XI，），伦敦，1937。

Hung, W., 'Three of Ch'ien Ta-hsin's Poems on Yüan History', HJAS, 19 (1956).

洪煨莲：《钱大昕咏元史诗三首》，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 (1956)。

Ibn-al-Athir: C. J. Tornberg, ed., Ibn-el-Athiri Chronicon, quod perfectissimum inscribitur, 14vols, Leiden, 1851-76.

伊本额梯儿：托恩柏格编，伊本额梯儿的《全史》，十四卷，莱顿，1851-76。

Ibn-al-Balkhi: G. le Strange and R. A. Nicholson, ed., The Fársnáma of Ibnu'l-Balkhi (GMS. New Series, I) London, 1921.

伊本巴里希：雷斯特朗治和尼科尔松编，伊本巴里希的《法儿思纳美》（吉伯丛书，新编，I），伦敦，1921。

Ibn-Isfandiyar: E. G. Browne, tr., An Abridged Translation of the History of Ṭabaristán compiled about A. H. 613 (A. D. 1216) by Muḥammad b. al-Ḥasan b. Isfandiyár (GMS, Old Series, II), London, 1905.

伊本亦思梵的牙：布朗译，穆罕默德·本·哈散·本·亦思梵的牙在回历613年（公元1216年）编纂的《塔拔里斯坦史》节译本（吉伯丛书，旧编，II），伦敦，1905。

Imperial Gazeteer of India, 26vols., Oxford, 1907-9.

《皇家印度地名辞典》，二十六卷，牛津，1907-9。

Ivanow, W., Studies in Early Persian Ismailism, Leiden,

1948.

——See also the Kalām-i-Pir.

伊凡诺夫：《早期波斯亦思马因教研究》，宋顿，1948。

——同见《卡拉美皮尔》。

Juvaini: Mirza Muhammad Qazvini, ed., The Ta'ríkh-i-Jahán-Gushá of 'Alá'u'd-Din 'Aṭâ-Malik-i-Juwayni, 3 vols., (GMS. Old Series, XVI/1、2、3), London, 1912, 1916 and 1937; Sir E. D. Ross ed., Ta'rīkh-i-Jahān-Gushāy of Juwayni, volume III (facsimile of a MS.), London, 1931, Fraser 154 and Ouseley Add. 44 (MSS. in the Bodleian).

志费尼：米尔咱·穆罕默德·可疾维尼编，阿老丁·阿塔蔑里克志费尼的《塔里黑扎罕古沙》（世界征服者史），三卷，（吉伯丛书，旧编，XVI/1、2、3）伦敦，1912、1916和1937；罗斯编，志费尼的《塔里黑扎罕古沙》，第III卷（一种抄本的复制本）伦敦，1931；佛累瑟154和乌斯利增补本44（波德莱图书馆藏抄本），（可疾维尼把他依据的不同抄本用阿剌伯字母的顺序来表示，在英译本注释中则用按顺序排列的罗马大写字母来代表，如A代表可疾维尼的alib抄本，C代表他的jīm抄本，G代表他的zain抄本，等等。可疾维尼的三卷编本——英译中称为"部"，在注释中用大写罗马数字表示。中译本同英译本。）。

Juzjani: W. Nassau Lees, ed., The Tabaqat-i Nasiri, Calcutta, 1864; H. G. Raverty, tr., The Tabaḳāt-i-Nāsirī, London, 1881.

朱思扎尼：纳骚李士编，《塔巴合特-依-纳昔里》，加尔各答，1864；拉维特译《塔巴合特-依-纳昔里》，伦敦，1881。

Kalām-i-Pīr: W. Ivanow, ed. and tr., Kalami Pir, Bombay, 1935.

《卡拉美皮尔》：伊凡诺夫编译，《卡拉美皮尔》（老人的话），孟买，1935。

Kashghari: B. Atalay, tr., Divanü Lûgat-it-Türk Tercümesi, 3 vols., Ankara, 1939-41; C. Brockelmann, tr., Mitteltürkischer Wortschatz nach Maḥmūd al-Kāšγarīs Dīvān Luγāt at-Turk, Budapest and Leipzig, 1928。

可失哈利：阿塔雷译，《突厥语汇》，三卷，安卡拉，1939-41；布洛克尔曼译，《可失哈利的中世纪突厥语汇》，布达佩斯和来比锡，1928

Khaqani: A. ʻAbdorrasuli, ed., Dīvān, Tehran, 1316/1937-8.

哈卡尼：阿卜多拉苏利编，《诗集》，德黑兰，1316/1937-8。

Khetagurov, L. A.: See Rashid-ad-Din.

赫塔吉诺夫：见拉施特。

Kirakos of Gandzak: Kirakosi Vardapeti Gandzakets'woy Hamarāt Patmut'iwn, Venice, 1865.

刚德赛克的乞剌可思：乞剌可思的《亚美尼亚人民史》，威尼斯，1865。

Koran: J. M. Rodwell, tr., The Koran(Everyman's Library), London, 1909.

《古兰经》：罗德韦尔译，《古兰经》(人人丛书本)，伦敦，1909。
Krause, F. E. A. See the Yüan shih
柯劳斯：见《元史》。

Lambton, Ann K. S., Islamic Society in Persia (Inaugural Lecture), London, 1954.
朗布通：《波斯的伊斯兰社会》（就职的讲义）伦敦，1954

Lane-Poole, S., A History of Egypt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1901.
——The Mohammadan Dynasties, London, 1894
兰浦尔：《中世纪埃及史》，伦敦，1901。
——《回教王朝》，伦敦，1894。

Le Strange, G., The Lands of the Eastern Caliphate, Cambridge, 1909.
雷斯特朗治：《东哈里发的国土》，剑桥，1905。

Levy, R., 'The Account of the Isma'ili doctrines in the Jami' al-Tawarikh of Rashid al-Din Fadlallah', JRAS, 1930.
列维：《拉施特的"扎米塔瓦里黑"中对亦思马因教义的解说》，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930。

Lewis, B., The Origins of Ismā'īlism, Cambridge, 1940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Heresy in the History of Islam', Studia Islamica, I(1953)
路易士：《亦思马因教的起源》，剑桥，1940。
——《对伊斯兰教史中异教含义的几点意见》，伊斯兰研究，

I (1953) 。

Li Chih-ch'ang: A. Waley, tr.,The Travels of an Alchemist, London, 1931.

李志常：韦利译，《长春真人西游记》，伦敦，1931。

Marquart (Markwart), J., 'Ǧuwayni's Bericht über die Bekehrung der Uighuren', SPAW, 1912

——über das Volkstum der Komanen in Bang-Marquart, Osttürkische Dialektstudien, Berlrin, 1914

——Wehrot und Arang, Leiden, 1938.

马迦特：《志费尼对畏吾儿人转变的叙述》，普鲁士科学院会报，1912。

——班额和马迦特中的《库蛮族源考》，东突厥方言研究，柏林，1914。

——《妫绪和阿朗》，来顿，1938。

Martin, H. D.,'The Mongol wars with Hsi Hsia (1205-27) ', JRAS, 1942.

——The Rise of Chingis Khan and his Conquest of North China, Baltimore, 1950.

马丁：蒙古与西夏之战(1205-27)》，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942。

——《成吉思汗之兴起及其征服中国北方》巴尔提摩尔，1950。

Marvazi: V.Minorsky,ed.and tr., Sharaf al-Zamān Ṭāhir Marvazi on China,the Turks and India,London, 1942.

马卫集：米诺尔斯基编译，《马卫集论中国、突厥和印度》，伦敦，1942。

Mas'udi: Maçoudi: Les Prairies d'Or; texte et traduction par C. Barbier de Meynard et Pavet de Courteille, 9 vols., Paris, 1861-77.

马戍地：《马戍地：黄金牧地》，巴比耳和帕弗特编译，九卷，巴黎，1861-77.

Minorsky, V., 'Caucasica III: The Alān Capital *Magas and the Mongol Campaigns', BSOAS, XIV/2(1952).

——'A Civil and Military Review in Fars in 881/1474', BSOS, X (1940-2).

——'A Soyūrghāl of Qāsim b. Jahāngīr Aq-Qoyunlu', BSOS, IX (1937-9).

——Studies in Caucasian History, London, 1953.

——'Transcaucasica', JA, 1930, II.

——'The Turkish Dialect of the Khalaj', BSOS, X (1940-2).

——See also the Ḥudūd al-'Ālam, Marvazi, Minovi and Minorsky and Vernadsky.

米诺尔斯基：《高加索III：阿兰首都蔑怯思和蒙古战役》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学报，XIV/2 (1952)。

——《881/1474年法儿思的一次民政和军事检阅》，东方研究院学报，X (1940-2)。

——《哈辛·本·扎罕吉尔·阿黑-火欲鲁的唆玉尔迦耳（御赐执照）》，东方研究院学报，IX (1937-9)

——《高加索史研究》，伦敦，1953。

——《外高加索》，亚洲杂志，1930，II。

——《哈剌赤的突厥方言》，东方研究院学报X (1940-2)。

——同见《霍杜德》，马卫集，米诺维和米诺尔斯基及维纳斯基。

Minovi, M., and Minorsky, V., 'Naṣīr al-Din Ṭūsī on Finance,' BSOS, X (1940-2).

米诺维和米诺尔斯基：《纳速鲁丁·徒昔论财政》，东方研究院学报，X (1940-2)。

Mostaert, A., 'Sur quelques passages de l'Histoire secrete des Mongols', HJAS, 13 (1950).

田清波：《说元朝秘史中的几节》，哈佛亚洲杂志，13(1950)。

Mostaert, A., and Cleaves, F. W., 'Trois documents mongols des Archives secrèts vaticanes,' HJAS, 15 (1952).

田清波和柯立福：《梵蒂岗秘密档案所的三份蒙文文件》，哈佛亚洲杂志，15 (1952) 。

Muhammad Haidar: N. Elias, ed., and E. D. Ross, tr., The Tarikh-i-Rashidi of Mirza Muhammad Haidar, Dughlát, London, 1895.

穆罕默德·海达尔：艾利斯编，罗斯译，杜格拉特族人米尔咱·穆罕默德·海达尔的《塔里黑-亦-拉施底》（中亚蒙兀史），伦敦，1895。

Nasawi: O. Houdas, ed., and tr., Histoire du Sultan Djela ed-Din Mankobirti, 2 vols., Paris, 1891-5.

纳萨怖：奥达斯编译，《算端扎兰丁传》，二卷，巴黎，1891-5。

Nasir-i-Khusrau: M. Minovi, ed., Dīvān, Tehran, 1304-

7/1925-8.

——H. Corbin and M. Mo'in, ed., Kitâb-e Jâmi'al-Hikmatain, Tehran and Paris, 1953.

纳昔儿-亦-忽思老：米诺维编，《底万》（诗集），德黑兰，1304-7/1925-8。

——科尔宾和莫恩编，《乞他卜-扎米希克马太因》（两种智慧之书），德黑兰和巴黎，1953。

Nicholson, R. A., 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Arabs, London, 1907.

尼科尔松：《阿剌伯文学史》，伦敦，1907。

Odoric, Frair: A. van den Wyngaert, ed. in Sinica Franciscana I, Quaracchi, 1929; Sir H. Yule, tr. in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II. London, 1913.

鄂多力克：文该尔特编，见于《中国的圣方济各会》第I卷，卡拉奇，1929，玉尔译，载入《中国以及通往中国去的道路》，第II卷，伦敦，1913。

D'Ohsson, C., Histoire des Mongols depuis Tchinguiz-Khan jusqu'à Timour Bey ou Tamerlan(2nd.ed.) 4 vols., The Hague and Amsterdam, 1834-5.

多桑：《蒙古史》（第二版），四卷，海牙和阿姆斯特丹，1834-5。

Oman, Sir C., 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Middle Ages (2nd. ed.), 2 vols., London, 1924.

俄曼：《中世纪战争艺术史》（第二版），二卷，伦敦，1924。

Omar Khayyam: A. J. Arberry, ed. and tr., The Rubā'īyāt of Omar Khayyām, London, 1949; E.H. Whinfield. ed. and tr., The Quatrains of Omar Khayyám, London, 1883.

乌马儿·哈牙木：阿伯利编译，《乌马儿·哈牙木的四行诗》，伦敦，1949，惠恩菲尔德编译，《乌马儿·哈牙木的四行诗》，伦敦，1883.

Pelliot, P., 'Ā propos des Comans', JA, 1920, I.

——'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é', 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 XXIII(1922-3), XXIV (1924) and XXVIII (1931-2). (The references are to the page numbers of the tirage-à-pa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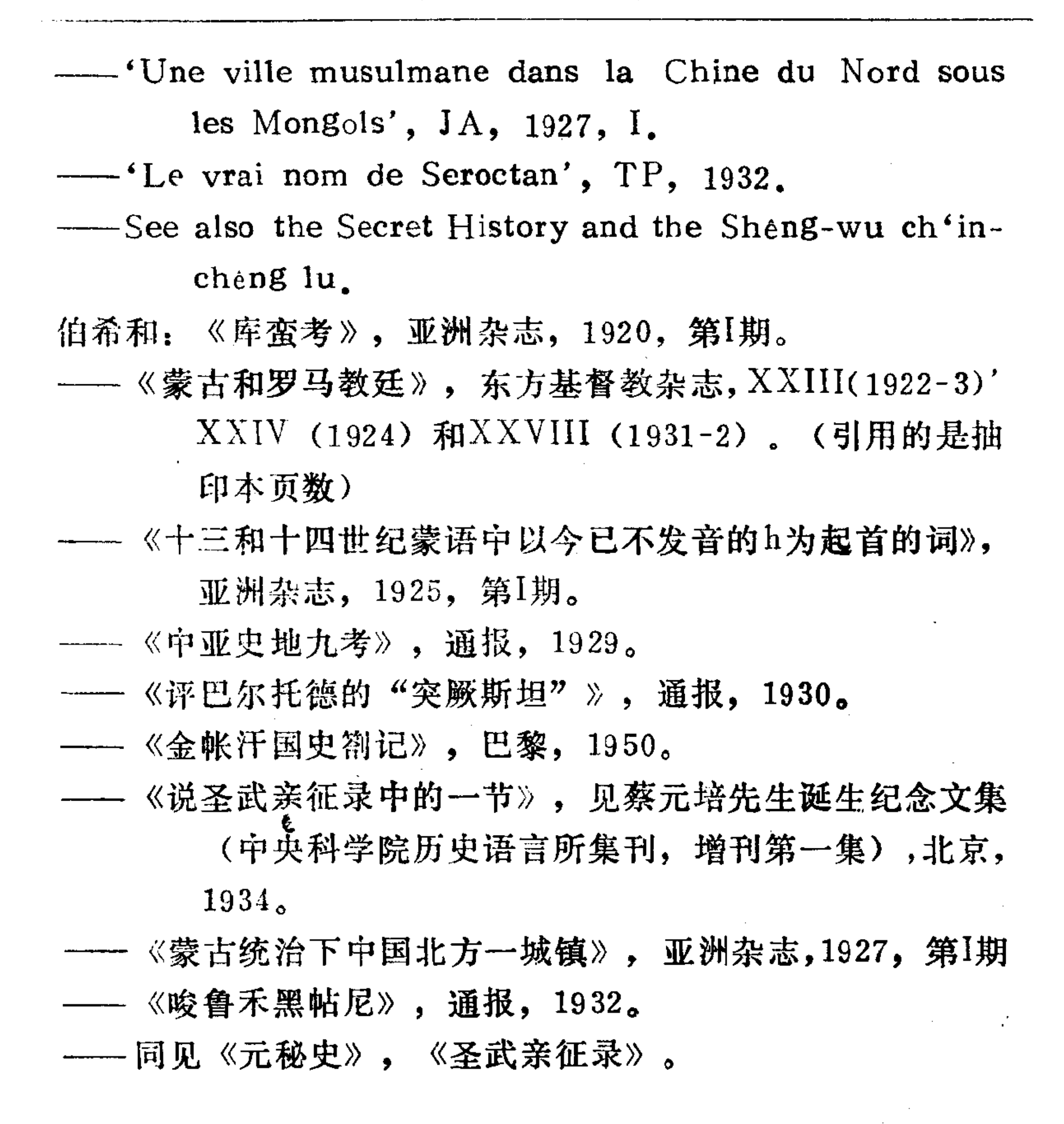
——'Les mots a h initiale, aujourd'hui amuie, dans le mongol des XIIIᵉ et XIVᵉ siècles', JA, 1925, I.

——'Neuf notes sur des questions d'Asie Centrale', TP, 1929.

——'Notes sur le "Turkestan" de M. W. Barthold', TP, 1930.

——Notes sur l'histoire de la Horde d'Or, Paris, 1950.

——'Sur un passage du Cheng-wou ts'in-tcheng lou', Ts'ai Yuan P'ei Anniversary Volume (Supplementary Volume I of th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of Academia Sinica), Peking, 1934.



——'Une ville musulmane dans la Chine du Nord sous les Mongols', JA, 1927, I.

——'Le vrai nom de Seroctan', TP, 1932.

——See also the Secret History and the Shêng-wu ch'in-chêng lu.

伯希和：《库蛮考》，亚洲杂志，1920，第I期。

——《蒙古和罗马教廷》，东方基督教杂志，XXIII(1922-3)' XXIV（1924）和XXVIII（1931-2）。（引用的是抽印本页数）

——《十三和十四世纪蒙语中以今已不发音的h为起首的词》，亚洲杂志，1925，第I期。

——《中亚史地九考》，通报，1929。

——《评巴尔托德的"突厥斯坦"》，通报，1930。

——《金帐汗国史劄记》，巴黎，1950。

——《说圣武亲征录中的一节》，见蔡元培先生诞生纪念文集（中央科学院历史语言所集刊，增刊第一集），北京，1934。

——《蒙古统治下中国北方一城镇》，亚洲杂志，1927，第I期

——《唆鲁禾黑帖尼》，通报，1932。

——同见《元秘史》，《圣武亲征录》。

Polo, Marco: L. F. Benedetto, tr.,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London, 1931; Sir H. Yule, tr.,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3rd. ed.), 2 vols., 1903.

马可波罗：别奈代脱译，《马可波罗游记》，伦敦，1931；玉尔译，《马可波罗书》（第三版），二卷，1903。

Prescott, W. H.,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Mexico (ed. Kirk), London, 1889.
普累斯科特：《墨西哥征服史》（刻尔克编），伦敦，1889。

Quatremère, E. See Rashid-ad-Din.
卡特麦尔：见拉施特。

Rabino, H. L., Mázandarán and Astarábád (GMS, New Series, VII), London, 1928.
拉比诺：《祃桚答而和阿斯特拉巴德》（吉伯丛书，新编，第VII卷），伦敦，1928。

Radloff, W., 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St. Petersburg, 1895.
——Das Kudaktu Bilig, Theil I, St. Petersburg, 1891.
拉德洛夫：《蒙古古突厥碑文》，圣彼得堡，1895。
——《福乐智慧导言》，圣彼得堡，1891。

Radloff, W., and Malov, S. E., Uighurische Sprachdenkmäler, Leningrad, 1928.
拉德洛夫和马洛夫：《畏吾儿文献》，列宁格勒，1928。

Rashid-ad-Din; I. N. Berezin, ed. and tr., 'Sbornik letopisei', VOIAO, V (1858), VII (1861), XIII (1868) and XV (1888); E. Blochet, ed., Djami et-Tévarikh (GMS, Old Series XVIII), London, 1912; A. A. Khetagurov, tr., Sbornik letopisei, I, 1, Moscow 1952; E. Quatremère, ed and tr., Histoire des Mongols de la Perse,

Paris, 1836; O. I. Smirnova, tr., Sbornik letopisei, I. 2. Moscow, 1952; Add. 7628 (British Museum MS).

拉施特丁：贝烈津编译，《史集》，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集，V（1858），VII（1861），XIII（1868）和XV（1888）；伯劳舍编，《扎米塔瓦里黑》（吉伯丛书，旧编，第XVIII），伦敦，1912；赫塔吉诺夫译，《史集》，第I卷，第1册，莫斯科，1952；卡特麦尔编译，《波斯蒙古史》，巴黎，1836；斯米尔诺娃译，《史集》，第I卷，第2册，莫斯科，1952；增补7628（英国博物馆抄本）。

Ravandi, Muhammad Iqbal, ed., The Ráḥat-uṣ-Ṣudúr wa Āyat-us-Surúr (GMS, New Series, II), London, 1921.

拉凡提：穆罕默德·埃格巴尔编，《拉哈特苏都儿·瓦·阿雅特-苏鲁儿》（悦目快心集）（吉伯丛书，新编，第II集），伦敦，1921。

Raverty, H. G. See Juzjani.

拉维特：见朱思扎尼。

Robertson, D. S., 'A Forgotten Persian Poet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JRAS, 1951.

罗伯特孙：《十三世纪一个被遗忘的波斯诗人》，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951。

Rockhill, W. W. See Rubruck

柔克义：见卢不鲁克。

Ross, Sir E. D., The Persians, Oxford, 1931.
——See also Juvaini and Muhammad Haidar.
罗斯：《波斯人》，牛津，1931。
——同见志费尼和穆罕默德·海达尔。

Rubruck: W. W. Rockhill, tr., 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 to 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 London, 1900; A. van den Wyngaert, ed, in Sinica Franciscana I, Quaracchi, 1929.
卢不鲁克：柔克义译，《卢不鲁克世界东部行纪》，伦敦，1900；文该尔特编，载入《中国的圣方济各会》第I卷，卡拉奇，1929。

Sa'di: A. J. Arberry. tr., Kings and Beggars, London, 1945; Muhammad 'Ali Furughi, ed., Būstān-i-Sa'dī, Tehran, 1316/1937-8.
萨迪：阿伯利译，《国王和乞丐》，伦敦，1945；穆罕默德·阿里·孚卢基编，《布斯坦-亦-萨迪》（萨迪的果树园集），德黑兰，1316/1937-8。

Schlegel, G., 'Die chinesische Inschrift auf dem uighurischen Denkmal in Kara Balgassun',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Helsingfors, 1896.
史莱格：《黑城子回鹘碑上的汉文铭文》，芬-乌学会集刊，赫尔辛基，1896。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F. W. Cleaves, tr.,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Volume I (Transla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57; E.

Haenisch, tr., Die Geheime Geschichte der Mongolen (2nd. ed), Leipzig, 1948; P. Pelliot, ed. and tr., Histoire secrète des Mongols, Paris, 1949.

《元朝秘史》：柯立福译，《元朝秘史》卷Ⅰ（译文），剑桥，麻萨诸塞，1957；海涅士译，《元朝秘史》（第二版），来比锡，1948；伯希和编译，《元朝秘史》，巴黎，1949。

Shahnama. See Firdausi.

《沙赫纳美》：见菲尔道西。

Shêng wu ch'in-chêng lu: P. Pelliot and L. Hambis, ed. and tr., Histoire des campagnes de Gengis Khan, Leiden, 1951.

《圣武亲征录》：伯希和、昂比斯编译，《圣武亲征录》，来顿，1651。

Smirnova, O. I. See Rashid-ad-Din.

斯米尔诺娃：见拉施特。

Spuler, B., Die Mongolen in Iran (2nd. ed.), Berlin, 1955.

——Die Goldene Horde, Leipzig, 1943.

斯柏勒：《伊朗的蒙古人》（第二版），柏林，1955。

——《金帐汗国》，来比锡，1943。

Stark, Freya, The Valleys of the Assassins and Other Persian Travels, London, 1934.

斯塔克：《阿杀辛人的山谷及其他波斯行纪》，伦敦，1934。

Tha'alibi: A. Eghbal, ed., Tatimmatul-Yatimah, 2 vols., Tehran, 1934.

赛阿利比：埃格巴尔编，《塔特马都尔-雅特马黑》（珠儿集补篇），德黑兰，1934。

Turner, Samuel, Siberia: a Record of Travel, Climbing and Exploration, London, 1908.

武纳：《西伯利亚：旅行，攀登和探险记》，伦敦，1908。

Vardan: Vardanay Vardapeti Hawak'umn Patmut'ean, Venice, 1862.

瓦尔丹·《世界通史》，威尼斯，1862。

Vaṣṣaf: J·von Hammer-Purgstall, ed, and tr., Geschichte Wassaf's, Vienna, 1856; Kitāb-i-musṭatāb-i-Vaṣṣāf (lithographed ed.), Bombay, 1269/1852-3.

瓦撒夫：哈模尔-柏格斯塔尔编译，《瓦撒夫史书》，维也纳，1856，《乞他卜-亦-穆思特塔卜-亦-瓦撒夫》（石印本），孟买，1269/1852-3。

Vernadsky, G., Ancient Russia, New Haven, 1943.

——'Juwaini's Version of Chingis Khan's yasa', Annales de l'Institut Kondakov, XI (1939).

——The Mongols and Russia, New Haven, 1953.

——O sostave velikoi yasï Chingis khana, Brussels, 1939, (Contains a translation by Professor Minorsky of Juvaini's chapter on the yasas of Chingiz-Khan).

维纳斯基：《古代俄罗斯》，纽黑文，1943。

——《志费尼对成吉思汗札撒的叙述》，康达可夫学院年刊，XI（1939）。
——《蒙古人和俄罗斯》，纽黑文，1953。
——《成吉思汗大札撒的内容》，布鲁塞尔，1939。（包括米诺尔斯基教授对志费尼论成吉思汗札撒一章的译文）

Vladimirtsov, B., Gengis-Khan, Paris, 1948.
——Le régime sociae des Mongols, Paris, 1948.
弗拉基米尔索夫：《成吉思汗》，巴黎，1948。
——《蒙古社会制度》，巴黎，1948。

Waley, A. See Li chih-ch'ang.
韦利：见李志常。

Whinfield. E. H. See Omar Khayyam.
惠恩菲尔德：见乌马儿·哈牙木 。

Wittfogel, K. A., and Fêng, Chia-shê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Philadelphia, 1949.
魏特夫和冯家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费城，1949。

Wolff, O., Geschichte der Mongolen oder Tataren, Breslau, 1872.

沃尔夫：《蒙古即鞑靼史》，布累斯劳，1872。

Wood, J., A Persona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to the Sources of the River Oxus, London, 1841.
伍德：《乌浒河源亲历记》，伦敦，1841。

Wright, R. Ramsay. See Biruni.
赖特：见比鲁尼。

Wyngaert, A. van den. See Carpini, Odoric and Rubruck.
文该尔特：见迦儿宾，鄂多力克和卢不鲁克。

Yaqut: F. Wüstenfeld, ed.; Mu'gam al buldān, 6 vols., Leipzig, 1866-72.
牙忽锡：乌斯坦菲尔德编，《穆扎麻布尔丹》（地理词典），六卷，来比锡，1866-72。

Yüan shih: L Hambis, ed. and tr., Le chapitre CVII du Yuan che, Leiden, 1945; Le chaptre CVIII du Yuan che, Leiden, 1954; F. E. A. Krause, tr., Cingis Han, Heidelberg, 1922. (The translations supplied by Professor Cleaves are from the Po-na-pen editin of the text).
《元史》：昂比斯编译，《元史第CVII章》，来顿，1945；《元史第CVIII章》，来顿，1954；柯劳斯译，《成吉思汗传》，海得堡，1922.（柯立福教授提供的译文系据百衲本）。

Yule, Sir H.,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ed. Cordier), 4 vols., London, 1915-16.
——See also Odoric and polo
玉尔：《中国和通往中国的道路》（戈尔迭编），四卷，伦敦，1915-16。
——又见鄂多力克、马可波罗。

Zambaur, E. de, Manuel de généalogie et de chronologie pour l'histoire de l'Islam, 2 vols., Hanover, 1927.

赞保尔：《伊斯兰历史的年纪和世系表》，二卷，哈诺威，1927。

缩 写 表

Campagnes: Histoire des campagnes de Gengis Khan.
《亲征录》:《圣武亲征录》。

Horde d'Or: Notes sur l'histoire de la Horde d'Or.
《金帐汗国》:《金帐汗国史劄记》。

M. Q.: Muhammad Qazvini.
穆.可.: 穆罕默德·可疾维尼。

V. M.: Vladimir Minorsky.
弗.米.: 弗拉基米尔·米诺尔斯基。

JUVAINI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据 J.A.BOYLE 英译本译出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58)
UNESCO COLLECTION OF REPRESENTATIVE WORKS PERSIAN SERIES

(本书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名著集成》《波斯丛书》中。按教科文组织和德黑兰大学的协定出版。根据教科文组织的规定，英译本由米诺尔斯基教授校订。)

责 任 编 辑：王挺栋
封面装帧设计：刘嵩柏

目　　录

（上　册）

第　一　部

第 二 部

附录：

第 一 部

〔颂 词〕 3

奉大仁大慈真主之名

感谢和赞美人们崇敬的、必然存在的真主；感谢和赞美人们向之顶礼膜拜、其实体赐与智慧和仁爱之光的真主。他是创造者，他的唯一性的证明表现在被创造物的每一个细胞中；他是保护者，语言和物质的多样化，目的是为感谢他的神妙莫测的创作；他是施与者，而在他的席桌上，因他的神力，一神教徒和异教徒犹如一人；他是造物主，已知的他天赋的发明，仅仅是他力量完善的一个传说；他是伟大的，为赞美他的无穷恩德，嗓子嘹亮的夜莺唱出千支歌儿；他是慷慨的，四月的丰足雨水不过是他的博爱大海中的一滴；他是宽恕者，他的仁慈的和风是一切情人忍受的源泉；他是复仇者，黝黯的闪光刀剑是他的严厉刑具；他是外延的，智士的聪慧也惊叹他的至善至美的宏大；他是内涵的，想象力和理解力也达不到他那荣光的真正认识；他是唯一的，那些在真理之谷中行走的人，那些匆匆

越过情欲荒原的人，同样寻求他；他是永生的，真理的爱好者和崇拜偶像的浪子，同样敬爱他——

异教徒和伊斯兰在这条路上走着，
说："他是唯一的，他没有伴侣"。

惟愿真主的褒扬之福施降给创造园中的花朵、智士瞳孔之光，诸先知的封印、选民穆罕默德——这种恩福是：有了它，正教的芬香送至神圣情人的鼻中，因它的馥郁，崇高的圣灵，4 和如意园中的居民，一致把祝祷的礼品撒在他那纯洁和高尚的灵魂上！

又愿饰以洁白珍珠和真理宝石、与日夜并存的褒奖，施与他子民中的精选，及他的教规的追随者——即他的朋友和家人，他们是正义苍天中的星宿，掷向罪恶魔鬼的石头！

〔绪　言〕

650/1252-3年，命运对我仁慈，福神露出笑容，因此我有幸亲吻天下的皇帝、大地和当代的统帅、和平及安宁的天惠源泉，众汗之汗蒙哥[1]可汗（Mengü Qa'an）的宫门——愿战胜国敌、教仇的凯歌捷报系于他的旌旗，愿他的威凛身影庇护全人类！——同时候，我目睹万物因之重获新生和荣盛的正义效果，犹如嫩枝幼苗因春云施雨而颜开；在那里，我实践了真主的旨意——"指望真主慈惠之效，彼如何使大地死后复甦。"[2]明智之目览此正义而变得高尚，真理之耳则有如下之呼声为饰：

情人哟，心儿的攫取者再重现。

抛弃你的心吧，因为那颗甜蜜的心已经出现了。

奴失儿汪③(Nushirvan)的公道故事由此湮没无闻，法里敦④(Faridun)的智慧传说相形见绌。他的大度柔和如北风，熏香 5 全世界，他的圣恩如太阳之普照整个人类。他的闪光宝刀掀起疾风，把火种投入贱敌的庄稼中，他宵廷的臣属和奴仆把他帐殿的宝座高举到与昴星一般齐；敌人畏惧他的凛烈、凶猛，服下致命之毒，他的严厉、威风的手掌，使叛乱者失明。

当我如此这般朝见了高大庄肃、令名王们唇裂额折的皇上后，我的几个忠实的朋友和好心的同胞——跋涉去见堂堂圣上易如在家休息，提出建议说，为使这位青春鼎盛、深谋远虑的青年，当今的主宰，他的伟大业绩和光辉活动，能传诸永世，垂之不朽，我应当撰写一部史书，同时，为保存他统治时期的编年和史实，我应当编纂一部实录，庶几把凯撒(Caesars)的颂诗一笔勾消，把库萨和⑤(Chosroes)的传闻完全抹煞。

文艺面上的光辉灿烂，学者的显赫昌盛，归功于该技艺的奖掖者，该行业的保护人，这本来瞒不过贤人俊杰及智士能人——

愿我知道，我可否找到一位褒奖不离身的人
作为伴侣！
那末为我心中的东西和他心中的东西，我会哀伤，
他也会哀伤，我们彼此都确实知道他的同胞的哀伤。

但是，因为天命无常，冥冥苍穹的影响，轮回的运转，沧桑的变迁，求学的书院已灭迹，学术研究院已消失；学者一流的人物为事变所糟踏，被虚幻无常的天数和噩运所蹂躏；他们遭受种种变化莫测的灾难祸害的袭击；而且蒙受流离和灭亡，他们暴露在白刃之下；于是，他们藏于大地的幕后。

一切学术今天必须求之于地底，
因为学者都在大地的腹中。

然而，在从前，当学术王国的项链及其索取者串在一根弦上——

当欢乐犹新，青春犹盛，
而且在时运变化中人们无视于汝时——

世上最有学识者和最优秀的亚当的子孙，会致力于让美好的回忆永存，使崇高的风尚不朽。因为对于有见识的人，他们熟计事物的结局和后果，一件众所周知的和充分确立的事是：英名长存才是生命不朽的原因，

英雄的遗芳是他的第二生命。⑥
当一位英雄遭到死亡时，若无颂扬，
看来他可能永不出世。⑦

正因如此，阿剌伯和波斯的卓越诗人和多才作家，把当代帝王及同期俊杰的事迹编述在诗歌和散文中，而且为他们撰写史

书。不过，在今天，总的就大地面上说，个别的就呼罗珊(Khorasan)一地说（呼罗珊是幸福博爱的发祥地，奇货珍品的市场，饱学之士的源泉，才艺之辈的枢纽，天才的春宅，智士的牧场，能人的坦途，名师的酒席——穆圣的巩珠倾落的箴言中有一条谈这个题目的圣传："知识是一棵根长在默伽(Mecca)果结在呼罗珊的树"）——今天，我要说，大地已被剥夺了那些身披科学衣袍，那些佩戴学识及文字珍宝的人作点缀；他们仅 7 余下确实称得上是这样的人："彼辈取代前人，而彼等中止祈祷，耽溺于自身之嗜欲。"⑧

那些人离开了，在他们保护下生活愉快，
我则留在像癞子皮肤的后人当中。⑨

我父撒希伯底万巴哈丁·穆罕默德·本·穆罕默德·志费尼 (Baha-ad-Din Muhammad b. Muhammad al-Juvaini)——愿美德的巨木在他的长眠地上保持青葱，愿高洁之目继续垂顾于他！——有首咏此事的合西答 (qasida)，下面是头两行：

怜悯我，正义和真理的痕迹已消失，
高尚品德的基础将崩溃。
我们被这样的后人所折磨：
他们愚昧地用梳子来梳脚后跟，
用毛巾来擦梳子。

他们视撒谎和欺骗为金玉良言，视种种淫行和诽谤为武勇和力量。

故此很多人把它当作职业，

但我的信仰和职位不容许我那样干。[10]

他们把畏吾儿(Uighur)语言和文书当作知识及学问的顶峰。个个披罪恶衣袍的市井闲汉都成了异密(emir)；个个佣工成了廷臣，个个无赖成了丞相，个个倒霉鬼成了书记；个个……[11]成了穆思托非(mustaufi)，个个败家子成了御史；个个歹徒成了司库官，个个乡巴佬成了国之宰辅；个个马夫成了尊贵的显赫的侯王，个个铺毡人成了要人；个个凶徒成了显贵，个个无名小卒成了赫赫名人，个个贱货成了首领，个个叛逆成了强大君主，个个奴仆成了有学问的学者；个个驼夫因有大量财富而变得高雅，个个看门人因得天之助而生活安逸。

那些远古传下来的人，

8　其门弟不能与出身草莽者相匹敌。[12]

贵人甘愿受惩，因哀痛而尽情悲泣。

当这些无知之徒登上席位的那天，

学识的基础就整个崩溃。

我们对现世进行谴责时，

我们多渴望赞美古时啊！[13]

他们把胡说八道和打人耳光看成是出自他们本性的仁慈，因为“真主封闭了他们的心窍，”[14]他们把谩骂和蠢行看成是发自

一片善心。这个时代，这仁爱和侠义的荒年，罪恶和愚昧的集日，善人为苦痛所折磨，坏人和恶人却牢牢立身；为实践高尚的行为，有德之士在灾难的罗网中受摧残，罪犯和蠢货则得到他们垂涎的财富；自由人是乞丐，好施者是游民；贵人腰无分文，显要者微不足道；才智之士受危难，遵法守纪者是祸害的牺牲品，贤人是缧绁中的囚犯，良人为灾难所打击，大人物被迫向贱人低头，智士是皂隶手中的俘虏。

我见到这个抬举每个贱人、
贬低高操之士的时代；
犹如把粒粒珍珠淹没，
但让腐尸在它上面漂浮的大海；
或如使有份量之物下沉，
但使一切轻微东西上升的天平。

由此可见，能人智士要攀登极峰，探索幽微，需付出何等之劳力。俗话说得好，“人们似其年龄，犹胜于似其父母”，当我风华正茂，本应立德修业的时光，我却对那些魔鬼般的同侪友辈言听计从，二十岁前，我供职于底万（Divan)，在处世任职中忽视了求取知识，更没有听信我父（愿真主增添他的寿数，置墙将他与灾祸隔开！）的告诫，这告诫是淳朴者的珠宝、智者的典范： 9

我的小儿子，努力求得知识，
赶紧采摘你希望的果实。

难道你不曾看见，棋盘上的卒子，
倘若在征途中发奋图强，
怎样变成一个皇后吗？
我们的著名前辈已替我们建立
光荣的巍峨大厦：
如我们不用自己的劳动去巩固它，
大厦必将崩溃。

然而

好心者发出劝告，
但只有走运人才会接受。

既然到现在，有了辨识力，年轻人的暴躁受到约束；年岁日增，少年的鲁莽也受抑制，情况已到如此程度，以致

我已二十有七，
晓事明理不再胡为，

那末，悔叹荒废求学辰光，是无谓的，犹如惋惜虚度光阴之无益。

哀哉，岁月如此忽忽逝去，
而珍贵若我灵魂的今生
即将度过三十秋！

欢乐今何在？倘有欢乐，
那也是婚礼后百杯换一饼！

尽管如此，因为我曾几次访问河中[15]（Transoxiana）和突厥斯坦[16]（Turkestan），迄至摩秦[17]（Machin）和遥远中国的边 10 境，这是帝国宝座之所在，成吉思汗[18]（Chingiz-Khan）子孙的族居地，也是他们帝国项链当中那颗珠子，并曾观察到一些事件，听诚实可信的人谈起往事；又因为我发现不得不照友人的建议办事，那干脆就是命令，所以，我没法拒绝，只得去完成好友的嘱咐。因此我把确实无疑的东西付诸笔墨，名全书为《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19]

大地空旷，我是个没有信徒的首领；
不幸的是，我在领导中是独自一人。[20]

有学识的和忠厚的读者——愿邪恶的目光离开他们的荣耀门庭，愿圣洁、高尚的大厦用他们的身子筑成！——最好出自善意，用宽容包涵的衣裙来掩盖我在语言文字方面的缺点错误，因为，十年来我涉足异域，放弃了求学，学问书面上已是“蜘蛛结网”，其印象已在思想的篇章中淡亡—— 11

犹如写在水面的文字；

同时，最好他们不要对人人难免的错误指手划脚，“因为骏马都要失蹄。”

如你发现我的文体、写法、
技巧或修词不合规格，

别问我的看法：

我的舞步确实符合时代的节拍。

又如我任意地作了夸大和缩小的描写，那让读者们领会下面诗句的意思："当途遇无聊事物时，他们庄严一掠而过；"㉑原因在于，讲这些故事，描述和勾画大事的轮廓，目的有二，即得到宗教、世俗方面的好处。

先谈宗教方面的好处。倘若有位公平持中、心地纯善、明察秋毫的读者，不以怨恨和忌刻的目光来看待这些故事，这种目光导至错误，发生罪恶弊端，其根源在于品质低劣和天性卑贱；又倘若他不以谦躬和顺从的态度来观察，这种态度对过失宽容，把糟粕当精华——

知足的目光无视一切缺点，

怨刻的目光则产生毛病——；㉒

而倘若他如一个持中庸之道者，诚实和中肯地来观察这些事——"因为事物以中为佳"——

如我满足于承担爱情的重负，

而又从中获释，那我一无所得，

一无所失——

12 再倘若他体会这些用不同文体〔？〕撰写的故事，那末，他眼前的疑虑帷幕和惶惑屏障将消失，他的思想和心胸将豁然开朗：出现在这浮沉世界上的一切善恶、祸福，都听命于一位强大圣哲

的旨意，依赖于一个专制君主的意志，他的品行是智慧的规范，是美德、正义的标准；当善人遭殃，恶人得势，发生国破民散的事时，从中也寓有警世箴言。全能真主说：“虽则于汝有害，汝亦喜爱某物。”[23]同时，师长撒纳依[24](Sana'i)说：

在这有来有往，一切命里注定的世界中
希望和恐惧任择其一，
圣哲未曾创造空虚之物。

再有哈马丹(Hamadan)的巴底[25](Badi')在一篇文章中称：“不得违抗真主之意，不得与真主在其土地上比赛人数：‘因为大地属于真主：主将它赐给主喜爱的奴仆继承。’”[26]

任何奥秘之物都是汪洋大海，无人有那种学识或聪慧，敢于投身进去：谁能飞越那天际呢？何等之智力或想象力能穿过那深渊呢？

我来自何处？
王国奥秘的信息来自何处？
除真主外无人得知此秘密。
你的灵魂也不知这个隐秘，
因为你无法穿透这层帷幕。

然而，用理性或传统所能达到的，能够想像和理解的所有事物，均属于两类：首先，预言的奇迹般应验，其次，神学。六 13 百多年前有条圣传说：“大地分与我，其东方和西方出现在我面

前，而我的百姓的家园将四达与我之地，”六百年后一支异军的出现，使这条圣传应验，还有比这更大的奇迹吗？——阳光的充足，固不比水生湿，火生热更奇怪，可是黑暗能产生光线就极其神妙莫测了。

> 我们要活到幻术使我们在午夜
> 看见曙光时才死去。

因此之故，伊斯兰的旗帜举得更高，正教的烛光更加明亮；回教的太阳投影于那样一些国家：它们未嗅到伊斯兰的芬芳，未曾听到塔克必儿(takbir)和阿赞(azan)的声音而陶醉，其土地仅为刺惕(al-Lat)和乌扎[27](al-'Uzza)的崇拜者用脏足践踏过；但在今天，许多真主的信徒已朝那边迈步，抵达极遥远的东方国家，定居下来，在那里成家，以致多不胜数。部分人是在河中和呼罗珊[28]被征服时充当军中的工匠和看兽人给驱赶去的；很多来自遥远西方，来自两伊刺克[29]（Iraqs），来自西利亚(Syria)及其他伊斯兰国家的人，是为生意买卖而跋涉，访问了每个地区和每座城镇，获得了声望，观看了奇景，并且在那些地方抛弃旅杖，决定在那里择居；由此安家落户，修建邸宅和14 城堡，在偶像庙宇对面兴建伊斯兰寺院，并创办学校，其中学者讲述课程，求学者由此受教：这犹如圣传说“求学尤当在中国”，指的正是这个时代和生活在这个时代的那些人。

多神教徒的子女呢，有的落入穆斯林手中服贱役，取得伊斯兰的尊号，另一些，当真理阳光感化那种本质“坚若顽石，犹或胜之”[30]的铁石心肠时，也获得归信正教之荣，此系阳光

的本能，它出现在山岩上，使光泽珍宝显露无遗。因正教的子民有天赐吉兆，无论何处纵目四望，都在真主的徒众中发现巨镇，在黑暗中见到光明；但是，偶像教徒中的苦行派（他们自己的语言中把苦行派称为脱因㉛(toyin)则认为，当穆斯林移居，塔克必儿和爱合马惕(iqamat)（愿真主使之继续和永存！）举行之前，偶像常跟他们交谈——“恶魔确实指使其徒（与汝谈论）”㉜——但因穆斯林的不祥出现，偶像生他们的气，不再发一言——“真主封闭他们的嘴。”这必然如此，因为“真理一到，邪说完蛋；确实，邪说必完。”㉝真理威力之光所及之地，异端邪教的愚暗犹如迷雾，抵挡不住旭日东升，一扫而光。

> 真理威力的晨曦开始放光芒，
> 魔鬼便四处逃跑。
> 人们来到一个每时每刻
> 都毫无困难地看到情人的地方。

至于那些达到殉教等级的人——在荣耀的天庭中，殉教是继预言品位后最高尚、完美的等级，因为“锋刃是罪恶的涤除者，”闪光的军刀解脱了他们因安逸、享乐生活而背上的包袱，压上的重担，使他们身轻而份量加重——“勿谓为捍卫真主而牺牲之人为己死；否，彼等与其主一起。”㉞　15

> 你流的血是光荣的，
> 你受害之心则是你的赞美者。

至于那些有天赋的残存者，他们接受前车之鉴。

再谈人世方面的好处。凡熟读本书的撰述（它们既无夸大之迹，亦无撒谎之嫌：然既本书所述对人们说如此之清楚明白，不致发生误解，哪有弄虚作假的余地？——

这些故事，对智士说，
多半要到世界末日才过时）

而且从书中找到有关蒙古军强大，老天容许他们横行的寓意，这样的读者，我看，会把真主的“勿自寻死路”[35]的告诫，作为他的座右铭。蒙古人的札撒(yasa)和法令是，向他们纳款投诚者，一律免遭他们凶残的暴虐和凌辱。再说，他们不反对宗教信仰——怎说得上反对呢？——宁可说他们奖励宗教信仰；穆罕默德（愿他得到和平！）的名言为此说之证明：“确实，真主将通过一支未曾走运的民族来维护宗教。”他们免除了各16 教中有学识者的各种临时赋税('avārīẓāt)和差发(mu'an)的科扰；后者供公众使用的宗教基金、捐赠，及他们的农民耕夫，也被蠲除赋役；谁都不可以开罪于他们，特别不得冒犯回教的伊祃木(imams)，如今更是这样，因为在蒙哥可汗皇帝统治下，成吉思汗族(urugh)内几位宗王，即他的子孙，已把伊斯兰的尊号和世俗权力合而为一；他们的扈从和部曲，骑士和奴仆，许多人已把正数的光灿珍宝作为装饰，其人数不可胜计。鉴于上述，既然时代的斑马[36]在他们的驾驭下驯服，人们就需遵循理智，按照真主的告诫行事：“若彼等赞同和平，汝等亦

需若此；”[37]屈膝投降；停止反抗，如沙利阿特（Shari'at）之主说，“容忍突厥人，只要他们容忍你，因为他们天赋与可怕的威力；”置生命财产于安全的堡垒和妥善的地方——“因为真主指引所喜爱者入正途。”[38]

既然在各个时代和世纪，人类因拥有财富、金钱、宝藏，骄奢淫逸，不可一世，拒绝执行真主（荣哉真主之权，巍哉真主之令！）的训诫，并且因其诱惑，刺激，放手作恶——“确实，人类为自己的钱财而变得骄狂”[39]——那末，作为对各族的警告和处分，针对他们的反叛活动，按他们亵渎神明的程度，天降给惩罚，同时，作为对天资颖悟者的鉴戒，按他们的罪孽情况，灾祸就袭击他们。于是，诺亚(Noah)（愿他得到和平！）时代发生洪水之灾；赛母待[40]（Thamud)时代，阿代人（'Ad)受惩处；各族也遭到灾异、毒兽、瘟疫等形形色色的刑 17 罚，这些都载入《吉撒思》[41](Qisas)一书中。当诸先知的封印（即穆罕默德，义为最后一个先知，犹如封印——中译者注）（愿替他作最崇高的虔诚祈祷！）统治时，他请求伟大、光荣的真主允许他的本族免遭种种惩罚和灾害，而这些，因各族忤逆，真主降诸他们之身——对他的族人说，此恩是他们其他美德的源泉——但刀兵之罚并不如此，他为免遭刀兵的祈祷没有得到采纳的证明，没有射中许诺之的。博学的扎那刺[42]（Jara-llah)，在他的注释书《迦失沙夫》（Kashshaf)中，解释牲畜篇的诗句：“曰：其乃真主有力自汝之上降罚于汝，”[43]就引用真主之先知（穆罕默德——中译者注）（愿主赐福给他，赐他和平！）的话：“我请求真主勿自上或自足下降罚于吾族。真主答应我的请求。同时，我要求真主勿在他们当中使他们毁

灭，主却拒绝了我。格别列(Gabriel) 告诉我：我的民族要亡于刀兵。”从理性观点看，必然的和重要的是：倘若作为直接威胁的刀兵，其危险中止，人类又满足于来世中许诺的东西，那末天下将要大乱；那些被“权力约束”的[44]黎庶要胡作非[18]为；贵人要陷在罪恶的渊薮和灾难的罗网中；而且，“吾人遣降铁器，其于人类之利弊皆寓其中，”[45]此话的某些好处要化为子虚乌有，因为，若无铁器，由“吾人颁降典籍和天平”[45]而敞开的正义大门，将要关闭，封锁，人间的秩序要突然混乱。由此清楚无误，疑团全消：太初所注定的一切，都为的是真主（荣哉主之权力，博大哉主之统治！）的奴仆们的利益。自从真主的先知出使全人类以来，过了六百多年，这时候，财富充溢，贪欲泛滥，造成叛乱反侧：“确实，真主将不改变他赐给人类之物，除非人类改变自己的作法。”[46]圣经中毫不含糊地说：“若居民为正直者，其主并非要毁其城镇。”[47]魔鬼的耳语使他们离开公正之道和正义之途。

异端出现，魔鬼的耳语夺去信仰。
爱情产生，情妇的风骚夺去理智。
不知道结局的人哪，表示公道吧：
人类能在比这更可怜的环境中
度过一生吗？

“例外者是那些乐施好善的人，但他们实在寥寥无几。”[48]

蠢人犯下多少罪行，

> 惩罚怎样降诸无辜者！[49]
> 抱怨命运毫无用场，
> 我们的遭遇是罪有应得。

真主（圣哉主名！）的愿望是：这些人应从迷梦中醒来——“人在梦中，死时方醒”——而且应从酣醉中苏醒，以作为对他们子孙后代的殷鉴；回教的奇迹应达其高潮而应验，其中一 19 些已见于上述；再者，真主应选定一人，使其资质中包容各种才能、胆略、冷酷、仇报，再以值得赞颂的品德使之趋于均衡状态；犹如良医把斯甘摩尼（旋花科植物，用来制造泻药——中译者注）作为泻药以疗恶疾，再适当投以调理药物，使肌体不致全离本元，大大改变，然后按情况除病；最伟大的天医熟知他的奴仆的脾性和体质，知道药物的用法，他是按时顺性去投药。“确实，真主无所不知。”[50]

---

① 这是此名的突厥语形，也为迦儿宾(Mengu)和卢不鲁克(Mangu)所采用。拉施特总是用蒙语形式，Möngke。这后一形式有规律地出现在E本中(写作(MWNKKA),以代替原文的Mengü(MNKW)。然而，原文在有一处地方（第Ⅰ卷，第157页）作Möngke（写作MWNKKA），在另一处（第Ⅰ卷,第195页）作混合形式MWNKW。möng 和mengü都是形容词，义为“长生的。”

② 《古兰经》，第xxx章，第49节。

③ 奴失儿汪(Nūshīrvān)，即忽思老一世（Khusrau I），撒珊朝(Sassanian)的国王（531—578），在波斯文学中始终以正义的化身而出现。

④　法里敦（Farīdūn），实际是印度-伊朗的神话人物，在民族史诗中，他是暴君扎哈克（Ẓaḥḥāk）（答哈克（Dahāk）的杀害者，前阿契米尼朝（Achaemenid）的创建者。

⑤　也就是波斯的撒珊朝（229—652）。它推翻安息朝（Parthians），后来自己又被阿剌伯人推翻。

⑥　木塔纳比（Mutanabbi）。（穆.可.）

⑦　叶兹德·哈里忒（Yazid al-Harithi），《哈马沙》（坚贞集）（Hamāsa）中一诗人。（穆.可.）

⑧　《古兰经》，第xix章。第60节。

⑨　拉比德·本·剌比阿·阿迷里（Labid b. Rabī'a al-Amīrī）。（穆.可.）

⑩　贝忒·本·忽来特（Ba'ith b. Huraith），《哈马沙》中一诗人。（穆.可.）

⑪　原文作mustadfi，"使自己温暖者"：也许带有如像"发抖的可怜虫"之类的意思。

⑫　阿模尔·本·忽德海勒·阿必的（'Amr b. al-Hudhail al-'Abdī），《哈马沙》中一诗人。（穆.可.）

⑬　引自阿布勒-阿剌·马阿里（Abul-'Ala al-Ma'arri）的一首合西答。（穆.可.）

⑭　《古兰经》，第xvi章，第110节。

⑮　阿剌伯语的Mā warā-an-nahr，译义为"河外之地。"河中大致相当于后来的俄罗斯突厥斯坦（自然不包括乌浒水（Oxus）以西的领域，即土库曼斯坦），也就是说，包括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南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的一部分土地。

⑯　突厥斯坦（Turkestan Turkistān），"突厥人的土地，"指河中以东突厥和蒙古的地方。

⑰　摩秦（Māchīn），中国南部，也称作蛮子（Manzī），马可波罗的Manji。

⑱　ČNGZ XAN。蒙古部长铁木真（Temüjin）采用的称号。见

后，第35页。据拉姆斯特德(Ramstedt)和伯希和，它的意思是“四海之汗”，即“普天下的君王”，因为chingiz是突厥语tengiz(tängiz)“海”的腭化形式。见伯希和，《蒙古和罗马教廷》，第〔23〕页。如伯希和指出，伊本巴都塔(Ibn-Battuta)实际是用Tengiz-Khan的形式（前引书同页，注⑨）。这个名字的通常英文拼法（Genghis khan）和法文拼法（Gengis-Khan），看来都是根据伏尔泰（Voltaire）所开的先例。见吉朋，第VII卷，第3页，注④。它归根到底是根据阿剌伯文中这个名字的拼法。迦儿宾的Cyngis和卢不克的Chingis，表示出蒙古本地的读音，即Chinggis。

⑲ 这个名字，不仅《世界征服使者史》，看来是本书的全名。否则难以理解为什么作者在攻陷阿剌模忒时（见后，第ii册，第631页）撰写的法忒纳美(“胜利宣言”——中译者注)中提到《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

⑳ 引自《哈马沙》中一名无名作者的诗。（穆.可.）

㉑ 《古兰经》，第XXV章，第72节。

㉒ 阿不答剌·本·穆阿维牙·本·阿不答剌·本·扎法儿·本·阿不-塔里伯(‘Abdallah b. Mu‘awiya b. ‘Abdallah b. Ja‘far b. Abu Talib）的一行诗，其中他谴责他的朋友忽辛·本·阿不答剌·本·乌伯都剌·本·阿八思（Husain b. ‘Abdallah b. ‘Ubaidallah b. Abbas）见于《乞他卜阿迦尼》(Kitāb-al-Aghānī)，(诗歌集成），第XI卷，第76页。

㉓ 《古兰经》，第ii章，第213节。

㉔ 享盛名于十二世纪前半期的著名神秘诗人。

㉕ 巴底阿扎蛮(Badi‘-az-Zaman）（死于1007年），他是阿剌伯作家，并且是一种新文体马哈麻(maqāma）的创造者。马哈麻是用韵文来描写歹徒故事。

㉖ 《古兰经》，第vii章，第125节。

㉗ 古代阿剌伯人崇拜的两个女神名。

㉘ 呼罗珊在当时比今天的东北波斯省要大得多。它的四座大城，

巴里黑、马鲁、也里、你沙不儿（见后，第151页），仅最后一座仍在波斯境内。马鲁（马雷（Marī））在土库曼斯坦境内，巴里黑和也里在阿富汗境。

㉙ 即阿剌伯伊剌克（Arab 'Irūq）——下美索不达米亚（Lower Mesopotamia），及波斯伊剌克（Persian 'Irāq）——中波斯。

㉚ 《古兰经》，第ii章，第69节。

㉛ 指佛教的和尚，卢不鲁克的Tuini。突厥语 toyïn 是汉语"道人"的借词。

㉜ 《古兰经》，第vi章，第121节。

㉝ 同上，第xvii章，第83节。

㉞ 同上，第iii章，第163节。

㉟ 同上，第ii章，第191节。

㊱ 指世界。

㊲ 《古兰经》，第viii章，第63节。

㊳ 同上，第ii章，第209节。

㊴ 同上，第xcvi章，第6—7节。

㊵ 这显然是扈代(Hūd)之误，扈代是一个先知的名字，他被遣去警告阿剌伯的阿代人('Ād)。（《古兰经》，第lxxxvii章，第63节。）赛母待（Thamūd）是另一支民族的名字，先知沙里哈（Sālih）被遣往他们那里去。（同上，第71节。）

㊶ 这就是赛阿剌比（Tha'labi）的《吉撒思按比雅》（Qiṣaṣ-al-Anbiyā），义为"先知的故事。"

㊷ 即扎马黑沙里（Zamakhshari），他的著作《迦失沙夫》（Kashshāf）是《古兰经》的最知名的注释书。

㊸《古兰经》，第vi章，第65节。

㊹ 指著名的哈迪特（hadith）（回教始祖穆罕默德的圣传——中译者注）："受权力约束者比受古兰经约束者要多。"（穆.可.）

㊺ 《古兰经》，第lvii章，第25节。

㊻ 同上，第xiii章，第12节。

㊼ 同上，第xi章，第119节。

㊽ 同上，第xxxviii章，第23节。

㊾ 木塔纳比。（穆.可.）

㊿ 《古兰经》第xxxv章，第28节。

〔I〕

成吉思汗兴起前蒙古人的情况

吉祥的凤凰①(humā) 如想棲息于某个人家的屋顶，象徵恶运的猫头鹰如想光顾另一家的门槛，虽然这两户人家的处境很不相同，一户在幸运的顶峰，一户则在败落的深渊，然而，赤手空拳，家境贫乏，都阻挡不住走运人达到他的目的——

> 谁命里注定要交好运气，
> 运气会不寻自来——②

同时候，万贯家财，无数资产，也不能使倒运人失去那怕是他手里的东西。“老天不帮忙，努力成泡影。”人的心计无法把他来庇护；但“该他兴旺，他就兴旺发达，该他失败，他就一败涂地。”因为，倘若手腕权柄、金钱财富足以成事，那末权力和帝国决不会从一个王朝转移到另一个王朝；而一旦他们背时倒运的时刻来临，无论耍手段、搞顽抗，或者施展阴谋诡计，一概帮不了他们的忙；即使甲兵雄厚，防御坚强，照样无济于事。这一点，蒙古人的情况可作为显而易见的例证。大家不妨想想，在他们击响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那面巨鼓前，他们处于怎样的境地；而今天，兴旺之水是怎样在他们的意愿河道中畅流，祸害的军队是怎样袭击敌人和反抗者的城镇、驿站、

后者本身就是强大的库萨和、著名的帝王。不妨再想想，老天怎样向这支民族表示慈爱，天下又怎样被他们搅得天翻地覆：囚叛成了王公，王公反成了囚徒。“此事主所易为。”③

在奴隶头上戴顶漂亮的王冠把他打扮；
但在自由人脚下锁根丢脸的链子使他难堪。

鞑靼人④的家乡，他们的起源和发祥地，是一个广大的盆地，其疆域在广袤方面要走七、八个月的路程。东与契丹⑤(Khitai)地接壤，西与畏吾儿⑥国相连，北与吉利吉思⑦(Qi-rqiz)和薛灵哥⑧(Selengei)河分界，南与唐兀⑨(Tangut)和土番(Tibetans)为首邻。 21

成吉思汗出现前，他们没有首领或君王。每一部落或两部落分散生活；彼此没有联合起来，其中时时发生战斗和冲突。他们有些人把抢劫、暴行、淫猥和酒色(fisq va fujūr)看成豪勇和高尚的行为。契丹汗经常向他们强徵硬索财物。他们穿的是狗皮和鼠皮，吃的是这些动物的肉和其他死去的东西。他们的酒是马奶，甜食是一种形状似松的树木所结的果实，他们称之为忽速黑⑩(qusuq)，在当地，除这种树外，其他结果的树不能生长；它〔甚至〕长在一些山上，由于气候极冷，那里找不到别的东西。他们当中大异密的标志是：他的马蹬是铁制的；从而人们可以想像他们的其他奢侈品是什么样了。他们过着这种贫穷、困苦、不幸的日子，直到成吉思汗的大旗高举，他们才从艰苦转为富强，从地狱入天堂，从不毛的沙漠进入欢乐的宫殿，变长期的苦恼为恬静的愉快。他们穿的是绫罗绸 22

缎，吃的是“彼等喜爱之山珍海味，彼等选择之果品。”[11]饮的是“麝香所封之（醇酒）。”[12]所以情况成了这种：眼前的世界正是蒙古人的乐园；因为，西方运来的货物统统送交给他们，在遥远的东方包扎起来的物品一律在他们家中拆卸；行囊和钱袋从他们的库藏中装得满满的，而且他们的日常服饰都镶以宝石，刺以金镂；在他们居住地的市场上，宝石和织品如此之贱，以致把它们送回原产地或产矿，它们反倒能以两倍以上的价格出售，而携带织品到他们的居住地，则有似把香菜子送至起儿漫(Kerman)作礼物，或似把水运到瓮蛮（Oman）作献纳[13]。此外，他们人人都占有土地，处处都指派有耕夫；他们的粮食，同样地，丰足富余，他们的饮料犹如乌浒水般奔流。

23 经过这种日益幸运的显赫局面，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威风凛凛的庇护下，蒙古人的境遇已从赤贫如洗变成丰衣足食。至于别的部落，他们的事情也得到妥善安排，他们的命运也牢牢确定。凡是〔从前〕购置不起一张棉絮床的人，今天可以一次跟他们做三、五万金巴里失[14]（balish）或银巴里失的生意。现在，巴里失值五十个金的或银的密思合勒（misqal)，约等于七十五个鲁克尼[15](rukni)的那(dinar)，其金位为三分之二。

愿全能真主赐给他的子孙，特别是最贤明、公正的君主蒙哥可汗，长命百岁，以求幸福的生活；愿主奖励他慈祥地待人！

---

① 凤凰（humā），一种象徵吉兆的鸟，而实际是髭鹰（hammergeyer）。

② 奥菲（‘Aufi）在《扎瓦米-希卡雅特》（Jawāmi‘-al-Hi-

kāyāt）（综合传奇）一书中，识为这首诗的作者是灭里沙（Malik-Shah）手下一个书记木扎法儿·哈马只（Muzaffar Khamaj）。（穆．可．）

③　《古兰经》第iv章，第34、167节；第xxxiii章，第19、20节。

④波斯语Tatar。这个名称在志费尼书中（如同在伊本-额梯儿书和讷萨怖书中的阿剌伯同义词Tatar）一般总用来指蒙古人，从不用来指原在蒙古本部东南的塔塔儿部。塔塔儿一名的广泛使用，是由于塔塔儿在十二世纪占有重要地位。见弗拉基米尔索夫，《成吉思汗》，第10—11页。在欧洲，这个词和地狱一词联系起来，巴黎的马太（Matthew）（柔克义，第xv页）说，"无数的鞑靼军队……像魔鬼般从地狱涌出，所以他们被恰当地叫做地狱的人（Tartari Tartarians）"、而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在给英国的亨利二世（HenryII）的一封信中（同前书，第xix页），表示愿望说，"鞑靼人最终将被赶下他们的地狱里去。"

⑤　马可波罗的Cathay，指中国北部。

⑥　较早的时候，畏吾突厥人曾统治蒙古本土，但到这时，他们已被吉利吉思逐出，定居在塔里木以北的许多绿州中。见格鲁赛，《草原帝国》，第172—8页。

⑦　即：吉利吉思突厥人，那时他们居住在上叶尼塞河（Upper Yenisei）地区。

⑧　SLNKAY。色楞格河（Selenga）。

⑨　唐兀是一支西藏系的人种，他们曾在中国西北建立过国家。有关唐兀被成吉思汗所灭情况，见格鲁赛的《世界的征服者》，第233—6页。

⑩　QSWQ，我认为它就是可失哈利的qusuq。可失哈利的阿剌伯同义词是jillauz，布罗克尔曼和阿塔雷译作"榛子"；事实上，如亨宁教授（Professor Henning）在1954年10月14日的信中向我指出的那样，jillauz仅仅是波斯词Chilghūza"松子"、"食用松果"的阿剌伯语化形式。忽速黑树在第VII章中再次提及，那里把它描写为"一种形状似松的树，叶子在冬天像丝柏的叶子，果实不论形状和味道都像松子。"其实，如马迦特在《志费尼对畏兀儿人转变的叙述》中第490页所指出，它就是西伯利亚杉（Pinus cembra）。据劳敦（Loudon），《不列

颗果木志》，第IV卷，第2274页及以下诸页，这种树有两类，一是Sibirica，“一种在勒拿河（Lena）以东未见的高大树木”，另一是pygmaea，“遍长在极其荒芜，从而寸草不生的岩石山上。”曼彻斯特大学植物系的霍瓦尔斯博士（Dr.W.O.HOwarth）一上引材料即蒙他供给——在1954年2月17日的来信中说：第二类仅仅是第一类“因受生长环境影响而变矮小”的一种形式。至于松子，今天是俄国人喜爱的食品。忒纳的《西伯利亚》，第89—90页，对这类果品在外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大量消费，作了有趣的叙述，他往下说，这种果品“是从托姆斯克（Tomsk）州和马里印斯克（Mariinsk）州北部，以及库兹涅茨克（Kuznetsk）各县的山地采集到的，托姆斯克是主要购销市场。好年头可收五千到六千吨，批发价格每百磅十先令到十五先令。森林区收获季节大约始于8月10日，终于9月中旬。采摘办法是上树摘取，或摇树使落，但同时，在遥远的地方，百年大树被一些贪心的采集者无情砍伐。旺季时一户一天多可收到一千磅。”忒纳自然谈到本世纪转变时的情况。

⑪　《古兰经》，第lvi章，第21、20节。（按本书顺序）

⑫　同上，第lxxxiii章，第5、6节。

⑬　意思是多此一举。

⑭　一种金锭或银锭。它是卢不鲁克的 iascot；如伯希和所指出（《金帐汗国史札记》，第8页，《通报》，1930年，第190—2页，1936年，第80页），iascot是*iastoc即yastuq——这种锭子的突厥名——的误读。yastuq和波斯词balish，译义都是“垫子”。据卢不鲁克，（柔克义，第156页）一个iascot为“重十马克的银块”；他好像不知道金巴里失。

⑮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叫鲁克那丁（Rukn-ad-Din）的国王所铸造。

〔II〕

成吉思汗制定的律令
和他兴起后颁布的札撒①

全能真主使成吉思汗才智出众，使他思想之敏捷、权力之无限为世上诸王之冠；所以，史书虽然记载古代伟大的库萨和的实施，以及法老(Pharaohs)、凯撒的法令律文，成吉思汗却是凭自已的脑子创造出来，既没有劳神去查阅文献，也没有费 24 力去遵循传统；而有关征服他国的方略，消灭敌军、擢升部属等措施，也全是他自已领悟的结果，才智的结晶。说实话，倘若那善于运筹帷幄、料敌如神的亚历山大活在成吉思汗时代，他会在使计用策方面当成吉思汗的学生，而且，在攻略城地的种种妙策中，他会发现，最好莫如盲目地跟成吉思汗走。关于这些，未有比下述例证更清楚明白的了：面临人多势大的对手，兵强马壮的敌人——个个都是现时的天子②(faghfur)，当代的库萨和，成吉思汗却是单枪匹马杀出，兵既无多，武器又缺，征服和削平了从东至西的海内雄长；谁个胆敢反对他，他就执行他颁布的札撒和法令，把此人连同他的部属、子女、党羽、军队、国家和土地，统统毁灭干净。留给我们的一条真主的圣传说："那些人系我之骑兵，通过他们，我将向反抗我者

复仇，”无庸置疑，这番话指的正是成吉思汗的骑兵和他的百姓。事实果真如此：当大地因生物繁多成为汪洋大海，当各国的帝王、贵人因骄狂虚荣，达到“虚荣是我袍，骄狂是我裳”的顶点，这时，真主就按上述的诺言，赐给成吉思汗强大的力量和成功的统治——“主之权力实为巨大”；③再者，当世上多半的城镇、国家，因财富、权势和地位而自负，向他进行抵[25]抗，拒绝纳款（从突厥斯坦境到遥远西利亚的伊斯兰国家尤其如此），这时，凡抗拒他的帝王、君主、城镇长官，成吉思汗统统予以消灭，连他的家人、部下、族属和百姓亦无豁免；因此，毫不夸张说，原有十万人口的地方，所余的活人不足一百；可以例举不同城市的命运，以作此说的证明，这将在有关的地方谈到。

依据自己的想法，他给每个场合制定一条法令，给每个情况制定一条律文；而对每种罪行，他也制定一条刑罚。因为鞑靼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便下令蒙古儿童习写畏吾文，并把有关的札撒和律令记在卷秩上。这些卷秩，称为“札撒大典”，保存在为首宗王的库藏中。每逢新汗登基，大军调动，或诸王会集〔共商〕国事和朝政，他们就把这些卷秩拿出来，仿照上面的话行事，并根据其中规定的方式去部署军队，毁灭州郡、城镇。

成吉思汗统治初期，当蒙古各部归并于他的时候，他废除了那些蒙古各族一直奉行、在他们当中得到承认的陋俗；然后他制定从理性观点看值得称赞的法规。这些法规，很多是符合沙利阿特的。

成吉思汗在遣往四方召谕各族归降的使信中，从来不施加

威胁、恐吓，这倒是古代暴君的手法，他们经常拿他们广阔的领土、大量的甲兵粮草来吓唬他们的敌人；相反地，蒙古人最严重的警告是："如你们不屈服，也不投降，我们怎知道如何呢？古老的天神，他知道。"③倘若大家细想这话的含义，　26
〔那末他们将发现〕这就是信赖真主者的话——全能真主曾说，"倚赖于主者，主给予充足援助"⑤——因而这种人必然随心所欲，如愿以偿，得其所哉。

因为不信宗教，不崇奉教义，所以，他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不如说，他尊敬的是各教中有学识的、虔诚的人，认识到这样做是通往真主宫廷的途径。他一面优礼相待穆斯林，一面极为敬重基督教徒和偶像教徒。他的子孙中，好些已各按所好，选择一种宗教：有皈依伊斯兰教的，有归奉基督教的，有崇拜偶像的，也有仍然恪守父辈、祖先的旧法，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但最后一类现在只是少数。他们虽然选择一种宗教，但大多不露任何宗教狂热，不违背成吉思汗的札撒，也就是说，对各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

他们有一种可称赞的作风是：不讲究礼仪，不追求衔头，毫不高高在上，难以接近；有钱有势的人对此是习以为常的。他们当中登上汗位者，接受一个附加称号，即汗或可汗，此外〔在公文中〕不写别的称号；而对其他诸子及新汗的弟兄，无论当面或背后，一概呼以诞生时所取的名字；这种作法既适用　27
于庶民，也适用于贵人。与此相同，他们在书信往复中只写简单的名字，不区别算端和黎庶；同时只写手边事情的要点，避免一切多余的称呼和俗套。

成吉思汗极其重视狩猎，他常说，行猎是军队将官的正当

职司，从中得到教益和训练是士兵和军人应尽的义务，〔他们应当学习〕猎人如何追赶猎物，如何猎取它，怎样摆开阵势，怎样视人数多寡进行围捕。因为，蒙古人想要行猎时，总是先派探子去探看有什么野兽可猎，数量多寡。当他们不打仗时，他们老那么热衷于狩猎，并且鼓励他们的军队从事这一活动：这不单为的是猎取野兽，也为的是习惯狩猎锻炼，熟悉弓马和吃苦耐劳。每逢汗要进行大猎⑦（一般在冬季初举行），他就传下诏旨，命驻扎在他大本营四周和斡耳朵附近的军队作好行猎准备，按照指令从每十人中选派几骑，把武器及其他适用于所去猎场的器用等物分发下去。军队的右翼、左翼和中路，排好队形，由大异密率领；他们则携带后妃(khavātīn)、嫔妾、粮食、饮料等，一起出发。他们花一、两个月或三个月的时间，形成一个猎圈，缓慢地、逐步地驱赶着前面的野兽，小心翼翼，唯恐有一头野兽逃出圈子。如果出乎意料有一头破阵而出，那末要对出事原因作仔细的调查，千夫长、百夫长和十夫长要因此受杖，有时甚至被处极刑。如果（举个例说）有士兵没有按照路线（蒙古人称之为捏儿格(nerge)）行走，或前或后错走一步，就要给他严厉的惩罚，决不宽恕。在这两、三个月中，他们日夜如此驱赶着野兽，好像赶一群绵羊，然后捎信给汗，向他报告猎物的情况，其数之多寡，已赶至何处，从何地将野兽惊起，等等。最后，猎圈收缩到直径仅两、三帕列散(parasang)时，他们把绳索连结起来，在上面复以毛毡；军队围着圈子停下来，肩并肩而立。这时候，圈子中充满各种兽类的哀嚎和骚乱，还有形形色色猛兽的咆哮和喧嚣，全都感到这是"野兽麇集"时的大劫。狮子跟野驴昵近，鬣狗与狐狸友

好，豺狼同野兔亲善。猎圈再收缩到野兽已不能跑动，汗便带领几骑首先驰入；当他猎厌后，他们在捏儿格中央的高地下马，观看诸王同样进入猎圈，继他们之后，按顺序进入的是那颜、将官和士兵。几天时间如此过去；最后，除了几头伤残的游荡的野兽外，没有别的猎物了，这时，老头和白髯翁卑恭地走近汗，为他的幸福祈祷，替余下的野兽乞命，请求让它们到有水草的地方去。于是他们把猎获的兽全集中一起，如果清点各种动物实际不可能，他们只点点猛兽和野驴便作罢。

有个朋友叙述说，合罕⑨(Qa'an)统治时期，一个冬天，他们照此方式行猎，合罕为观看猎景，坐在一座小山头上；各类野兽就面朝他的御座，从山脚往上发出哀嚎和悲泣声，象请愿者祈求公道。合罕下诏把它们统统释放，不许伤害它们。　29

合罕本人曾命令在契丹地和他的冬季驻地之间，用木头和泥土筑一堵墙，墙上开有门；这样，大批的野兽可以从远方进入墙内，他们则照前法猎取。察合台(Chaghatai)在阿力麻里⑩(Almaligh)和忽牙思⑪(Quyas)地区完全照此建造一座猎场。

现在，战争以及战争中的杀戮、清点死者和饶恕残存者，正是按这种方式进行的，确实，每个细节都是吻合的，因为战场上剩下的仅仅是些肢体破碎的可怜虫。

至于他们的军队组织，从亚当时代迄至成吉思汗子孙统治天下大部地方的今天，历史上未曾有过，文献中也未曾记录过，任何王朝的帝王拥有象鞑靼军这样的军队：如此坚韧不拔，对饱暖知恩图报，在顺逆环境中服从其将官；这既不是指望俸禄和采邑，也不是期待军饷和晋级。组织军队的最好方法确实莫过于此；因为狮子只要不饿，根本不去猎取、袭击野　30

兽。有句波斯格言说，“吃得太饱的狗不猎野兽，”还有句说：“饿着你的狗，它才跟你走。”

整个世界上，有什么军队能够跟蒙古军相匹敌呢？战争时期，当冲锋陷阵时，他们象受过训练的野兽，去追逐猎物，但在太平无事的日子里，他们又象是绵羊，生产乳汁、羊毛和其他许多有用之物。在艰难困苦的境地中，他们毫不抱怨倾轧。他们是农夫式的军队，负担各类赋役(mu'an)，缴纳分摊给的一切东西，无论是忽卜绰儿[12](qupchur)、杂税(‘avāriẓāt)、行旅费用(ikhrājāt)，还是供给驿站[13](yam)，马匹(ulagh)和粮食（‘ulūfāt)，从无怨言。他们也是服军役的农夫，战争中不管老少贵贱都成为武士、弓手和枪手，按形式所需向前杀敌。无论何时，只要抗敌和平叛的任务一下来，他们便徵发需用的种种东西，从十八般武器一直到旗帜、针钉、绳索、马匹及驴、驼等负载的动物；人人必须按所属的十户或百户供应摊派给他的那一份。检阅的那天，他们要摆出军备，如果稍有缺损，负责人要受严惩。那怕在他们实际投入战斗，还要想方设法向他们徵收各种赋税，而他们在家时所担负的劳役，落到他们的妻子和家人身上。因此，倘若有强制劳动(bīgār)，某人应负担一份，而他本人又不在，那他的妻子要亲自去，代他履行义务。

31

军队的检阅和召集[15]，如此有计划，以致他们废除了花名册(daftar-i-‘arẓ)，用不着官吏和文书。因为，他们把全部人马编成十人一小队，派其中一人为其余九人之长；又从每十个十夫长中任命一人为“百夫长”，这一百人均归他指挥。每千人和每万人的情况相同，万人之上置一长官，称为“土绵[16]

(tümen)长”。按照这种组织，每逢情况紧迫，需要人或物，他们就交给土绵长办理，土绵长再交给手下的千夫长，如此降至十夫长。其中有一种真正平等的精神，每人的劳动都和他人一般多，无有差别，因为不管钱财和势力。如果要突然召集士兵，就传下命令，叫若干千人在当天或当晚的某个时刻到某地集合。“他们将丝毫不延误（他们约定的时间），但也不提前。”⑰总之，他们不早到或晚到片刻。他们的服从和恭顺，达到如此地步：一个统帅十万人马的将军，离汗的距离在日出和日没之间，犯了些过错，汗只需派一名骑兵，按规定的方式处罚他，如要他的头，就割下他的头，如要金子，就从他身上取走金子。

这和别的帝王有多大的差别啊。别的帝王，一旦他们拿钱买的奴隶在自己的马厩里有了十匹马，他得留心跟他谈话，更不用说让他统帅一支军队，或者他发了财，掌了权了；到那时，他们不能撤掉他，他多半还要真刀真枪起兵造反呢！每逢 32 这些帝王准备进攻敌人，或者自己遭到敌人进攻，他们都要花上成年累月的时间去装备一支军队，要耗费一座满满的金库去开军饷和置封邑。他们发了军饷和津贴，士兵人数成千成万增加，但到打仗那天，他们的队伍到处是一笔糊涂帐，结果没有一个人出现在战场上⑱。有次，一个牧羊人给唤去报告工作。司帐人问：“还有多少羊？”牧人问：“在哪里？”“在帐簿上。牧人答道：“这正是我要问的原因：羊一只也没有了。”这适用于比喻他们的军队。士兵的每个将官为增加部下的饷银，宣称说：“我有若干人马，”但到查阅时，他们却用相互顶替之法冒充全部兵员。

另一条札撒是：人们只能留在指定的百户、千户或十户内，不得转移到另一单位去，也不得到别的地方寻求庇护。违反此令，迁移者要当着军士被处死，收容者也要受严惩。因此，谁都不得庇护谁；如果（举个例说），长官是位宗王，那他决不会让一个最普通的人在他的队伍中避难，以免破坏这条札撒。所以没有人能够随意改换他的长官或首领，别的长官也不能引诱他离开。

33　再者，军中发现月儿般的少女，她们就被集中一处，从十户送到百户，每人均作一番不同的选择，递至土绵长，土绵长也亲自挑选，把选中的少女献给汗或诸王。汗和诸王再作一番挑选，那些堪充下陈和容色艳丽的，他们说："依常规留住"，⑲对其余的，则说："善意遣去之。"⑲他们遣选中的少女去侍候嫔妃，直到他们想把少女赐人，或者想自己跟她们同寝为止。⑳

还有，他们的领土日广，重要事件时有发生，因此了解敌人的活动变得重要起来，而且把货物从西方运到东方，或从远东运到西方，也是必需的。为此，他们在国土上遍设驿站，给每所驿站的费用和供应作好安排，配给驿站一定数量的人和兽，以及食物、饮料等必需品。这一切，他们都交给土绵分摊，每两土绵供应一所驿站。如此一来，他们按户籍分摊，徵索，使臣用不着为获得新骑乘而长途迂回，另一方面，农夫、军队免遭不时的干扰。尤有甚者，使臣有严厉的指令，命他爱惜马匹，等等；一一叙述这些事会耽误我们太久。驿站每年要经过检查，有所缺损，必须由农民补偿。㉑。

自从各国、各族由他们统治以来，他们依照自己习惯的方

34　式，建立户口制度，把每人都编入十户、百户和千户；并要求

兵役和驿站设备，以及由此而来的费用及刍秣供应——这还不包括普通的赋税；除此之外，他们还徵索忽卜绰儿税。

他们有一种风俗是，倘若一个官吏或一个农民死了，那他们对死者的遗产，无论多寡，概不置啄，其他任何人也不得插手这笔财物。如他没有子嗣，财产就传给他的徒弟或奴隶。死者的财产决不归入国库，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吉利的。

当旭烈兀[22](Hülegü)任命我为八吉打(Baghdad)〔长官〕时，那个地方普遍实行遗产税；我取消了这种税收制，废除了曾在秃思塔儿[23](Tustar)和巴牙忒[24](Bayat)等州徵收的苛捐。

还有好多札撒，把每一条都记下来，会耽误我们过多的时间；因此我们仅限于上述就够了。

---

① 这一章已由米诺尔斯基教授译为俄文。见维纳斯基，《成吉思汗大札撒的内容》，布鲁塞尔，1939。维纳斯基教授还有一篇英译文，载《康达可夫学院年刊》，1939，第xi期，第37—45页。

② 马可波罗的Facfur，中国皇帝的称号，波斯文译义（意思是“上天之子”）。

③ 《古兰经》，第lxx章，第12节。

④ 参看贵由（Güyük）致因那曾四世（Innocent IV)书的结尾：“如果你们不那样做，我们怎知如何办？天神知道。”（伯希和《蒙古与罗马教廷》，第〔16〕页。）并参看拜住（Baichu）致教皇书：“……若是你们不如此，我们不知如何办，那普临天下的神则知道。”《同上书，第〔128〕页）。

⑤ 《古兰经》，第lxv章，第3节。

⑥ 即王子。义为“儿子”的波斯词pisar，如同突厥词oghul和蒙古词köbe'ün，有“王子”的含义。关于这种用法，见穆.可.编的志费尼书，第II卷，第ix页，同见伯希和，前引书，第〔168〕页。

⑦ 卢不鲁克谈这些狩猎说："他们要打猎时，便聚集一大群人，包围住他们已知有兽的地区，相互逐渐靠拢，直到把野兽团团困在当中，象围在墙内，然后他们发矢射兽。"（柔克义，第71页。）并参看高僧鄂多力克对"汗的大狩猎"的描述，见玉尔：《中国以及通往中国去的道路》，第II卷，第234—6页。

⑧ 《古兰经》，第lxxxi章，第5节。

⑨ 这就是窝阔台（Ögedei,Ögetei），成吉思汗的第三子（英译者误为第二子，兹改正——中译者注）及第一个继承人。见我的论文《志费尼书中一些蒙古宗王的称号》，第152页，其中我指出合罕是窝阔台死后的称号。

⑩ 阿力麻里（Almalïgh，Almalïq），"苹果园"，位于谢米烈契耶（Semirechye），伊犁河谷中，今伊宁附近。在这里，"契丹或鞑靼的传教区，鞑靼的中央帝国的阿力麻里（Armalec）城，"圣方济各（Franciscan）殉教士于1339或1340年遇难。见玉尔，前引书，第III卷，第31—2页，同见文该尔特，第510—11页。

⑪ 原文读作QNAS和QWNAS，应读作QYAS和QWYAS。拼作Quyash也有抄本为依据，但可失哈利把Quyas"城镇"（qaṣaba）和义为"太阳"的quyash区别开来。据可失哈利，忽牙思在巴尔昔罕（Barskhan）以东（可失哈利，第I卷，第393页），大小开肯河（Greater and Lesser Keiken）从其地流入伊犁河（第III卷，第175页）。伯希和，《金帐汗国史札记》，第185页，注②，认为它可能是卢不鲁克的额乞乌思（Equius），"一座优美的城市，……其中居住有操波斯语的撒剌逊人（Saracens）"（柔克义，第139页），但巴尔托德《突厥史》，第76页，和米诺尔斯基，《霍杜德》，第277页，以为额乞乌思就是可失哈利的亦乞-乌古思（Iki-ögüz）。

⑫ 忽卜绰儿原来相当于阿剌伯语marā'ī"草原赋课，"后来指一般不规则的赋税。见米诺尔斯基，《纳速鲁丁·徒昔论财政》，第783-4页。

⑬ 卢不鲁克作iam，但他认为这个词指的是管理驿站的官吏；马

可波罗作yanb。

⑭ 突厥语义为“驿马。”

⑮ 参看马可波罗的叙述，见别奈代脱，第86—7页。

⑯ 突厥语义为“万”。

⑰ 《古兰经》，第vii章，第32节。

⑱ 直译为：“……他们的队伍从头到尾都是 ḥashv，但没有一人在战场上成为bāriz。”ḥashv和bāriz是会计方面的两个名词，前者指记入帐簿右手（即第一）栏的物品项目，后者指记入左手栏内的现金总数。这里的意思似乎说，登记在簿上的 ḥashv的价值，和 bāriz 不同，容易发生变动，多半在最后变成现金，即变成 bāriz 时，大大贬值。关于这两个名词，见阿不都剌·本·穆罕默德·本·乞雅撰《列萨勒耶-菲列克雅》，第 28 页，同见欣兹，《十五世纪东方的一笔贸易》，第 315 页。

⑲ 《古兰经》，第ii章，第229节。

⑳ 忽必烈治下的这种措施，见别奈代脱，第114—116页。参看俾兹利编迦儿宾，第121页：“……而且，他〔皇帝〕常常在鞑靼领土内四出徵选少女，那些他有意留下的，他就留下，其余的则赐给臣子。”

㉑ 这个制度在中国的实施，见别奈代脱，第152—7页。

㉒ HWLAKW。志费尼的拚法多半代表此名的突厥语读音。蒙语读音(Hüle'ü)以马可波罗的Alau为代表，亚美尼亚史家的Hulawu或Hōlawu，朱思扎尼的HLAW。

㉓ 今胡济斯坦（Khuzistan）的休斯塔尔（Shustar）。

㉔ 胡济斯坦最西边的县（克尔哈（Kerkha）以北）。（弗.米.）

〔III〕

成吉思汗的兴起，世界众帝王的国土落入其手的开端——一个简要[①]纪事

蒙古部落和氏族是很多的，但是，在今天，以高贵和伟大
35 而最闻名，并且凌驾于其他各部之上的是乞颜[②]（Qiyat)族，
成吉思汗的祖辈是这个族的族长，从此族传下来的后裔。

成吉思汗使用铁木真[③]（Temüjin）之名，迄至按照天意“嗟尔发迹”[④]，他变成世上各国的主宰。那些时候，克烈（Kereit））和撒乞阿惕[⑤]（*Saqiyat）部首领汪罕[⑥]（Ong-Khan），在兵力和地位上胜过别的部落，论武器装备及人马比
36 各部强大。同时，那些日子里，蒙古各部尚未联合，彼此不相统属。成吉思汗从童年成长，他变得象猛袭的一头咆哮的狮子，像刺杀的一把犀利的宝刀。征服他的敌人时，他之凛烈和凶猛，犹如酖毒之狠，挫折一切富贵君王的傲气时，他的严峻，泼辣，尽天命之职司。成吉思汗和汪罕领地相邻，疆域接壤，有机会他便去拜访汪罕，因此他们之间产生友情。汪罕见他足智多谋、英武高尚，赞赏他的胆识、勇力，尽力来奖掖和推崇他。他的身份和地位日益提高，后来所有政事都依赖他，汪罕的军马和部属也受他指挥。汪罕的儿子及兄弟，还有他的廷臣及亲信，对成吉思汗享有的高位和恩宠，心怀忌妒，所以，他

们在机缘安排的途中，撒下罗网，设置圈套，诋毁他的声名。在背后闲谈中，他们吹嘘他的能力和长处，一再捏造谎言说人心都归向他。装做好心肠的人，他们把这些话说来说去，连汪罕也对他生了疑心，怕他有异谋；他心里害怕成吉思汗的英勇无敌。既然不能进攻成吉思汗，不能与他公开决裂，汪罕打算用阴谋诡计把他除掉，以背信弃义的手段阻止真主护翼他的秘图得以实现。故此，他们商量妥当，在天刚破晓，当睡眼朦胧，大家因寝息而疏忽的时候，汪罕的军队就向成吉思汗及其部属发动夜袭，以此除去对他们的威胁。他们为这次袭击作好一切准备，正要把阴谋付诸实行，但是，因成吉思汗命星警觉，福星保佑，汪罕手下两个年轻人，一个叫乞失力⑦（Kishlik），一 37
一个叫把带（Bada），逃奔成吉思汗，把汪罕等的歹毒心肠和背信行径告诉他。他马上送走家人和部下，并把营帐挪走⑧。在预定的破晓时刻，敌人杀入营盘，发现是座空营。他们究竟是返回去，还是立刻追击，这里说法⑨虽然不一，结果总是：汪罕率大军追赶他，而成吉思汗身边只有很少的人马。〔那个地区〕有一股泉水，他们称之为班朱尼⑩（Baljuna），两军在此交锋，展开激战。⑪最后，成吉思汗和他的小股人马打败了汪罕及他的大军，虏掠无数战利品。此战的日期是599/1202—3年⑫，所有参战的人⑬，不论贵贱，上起诸王，下至奴隶、张幕者、马夫，突厥人、大食人和印度人，都名载史册。那两个青年，成吉思汗封他们为答剌罕（tarkhan）。答剌罕是这 38
样的人：他们免纳徵课，享有每次战役的卤获物，无论何时，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不经许可或同意进入御前。成吉思汗还把军队、奴隶、及无数的服饰、马匹和牲口赐给他们。并传

诏称：不管他们犯多大的罪，都不得召他们审讯；这条诏令也有效到他们的第九代子孙。现在，这两人有很多后人，他们在各国都受尊敬，在帝王宫廷中极得宠荣。其他参加此战的人，均得到高位，连搭帐幕的、赶骆驼的，也身居显职；一些人成为当今的的侯王，另一些人擢升至国之宰臣，名闻全世。

成吉思汗的军队增强后，为了不让汪罕重整旗鼓，他派兵追击他。他们屡次交锋，成吉思汗屡胜，汪罕屡败。结局是，汪罕的全家和扈从，连他的妻女，完全落入成吉思汗之手，汪罕本人也被杀。

当成吉思汗事业鼎盛，福星高照时，他也派遣使臣召谕其他诸部；纳款投诚的诸部，如斡亦剌⑭（Oirat）和弘吉剌⑮（Q-onqurat），都被收纳为他的部属和麾下，得到另眼相待；但对那些顽固不化和反抗者，他用灾害之鞭和毁灭之刃把他们杀得七魂出窍，直到各部成了清一色，听命于他为止。接着他制定新的律令，奠定法治基础；他们的陈规陋俗，如盗窃奸淫，他一概予以废除；其中一些已在前一章谈到。

39

我从可靠的蒙古人那里听说，这时出现了一个人，他在那带地区流行的严寒中，常赤身露体走进荒野和深山，回来称："天神跟我谈过话，他说：'我已把整个地面赐给铁木真及其子孙，名他为成吉思汗，教他如此这般实施仁政。'"他们叫此人为帖卜-腾格理⑯（Teb-Tengri），他说什么，成吉思汗就办什么。这样，他也强大起来；因为他身边有大群信徒，他产生当权的欲望。有天，在酒宴上，他和一个宗王争吵⑰，那个宗王就在宴会中央把他狠狠摔在地上，以致他再没有爬起来。

简短说，当这些地方的骚乱平息，各部都成为他的军队，

这时，他遣使契丹，随后又亲征，杀了契丹皇帝阿勒坛汗[18]（Altun-Khan）），征服契丹。他还逐步征服其他国土，这将在后面分别叙述。

---

①这章确实是个简述，没有提到他早年的变化，他跟札木合（Jamuqa）的敌对，他对塔塔儿、篾里乞（Merkit）和乃蛮（Naiman）的战役。有关他侵入西方前的生涯，见《元秘史》、斯米尔诺娃译拉施特，弗拉基米尔索夫的《成吉思汗》、格鲁赛的《世界的征服者》。

②乞颜（Qïyat, Kiyat），实际是蒙古孛儿只斤（Borjigin）族的分枝。

③原文作TMRJ̌YN，由此得到Temürjin，但据B本和C本，应读如TMWJ̌YN。这两种形式都是可能的，但铁木真（Temüjin）之形出现较早，而且是《元秘史》、《元史》、《圣武亲征录》中采用的形式。此名的词原是temür“铁”、意指“铁匠”。由此可解释为什么卢不鲁克把成吉思汗说成实际上是铁匠（柔克义，第114页，249页）。据《元秘史》、汉文史科、拉施特，成吉思汗出世时，他的父亲俘回一个塔塔儿部长，叫铁木真兀格，并以此名称其子。

④《古兰经》，第ii章，第111节。

⑤刊行的原文作SAQYZ，即Saqïz。穆.可.转引伯劳舍的一个注，意思说，撒乞思和乃蛮相当，因为突厥语 saqiz 和蒙语 naiman 都是“八”。如伯希和指出（《亲征录》，第220页）此说有两个根本缺点。第一，突厥语的“八”，不是 saqïz，而是 sekiz；第二，汪罕决非乃蛮部长，反倒是乃蛮人的死敌，常跟他们打仗。伯希和提出，诸抄本中的SAQYR（孟买版瓦撒夫书第558页亦作此形，本书之SAQYZ是由编者所订正），应读如此处采用之形式，即SAQYT这个形式和拉施特在克烈诸部中提到的SAQYAT，即Saqïyat，相符合（贝烈津，第v卷，第95页，第VII卷，第122页；赫塔吉诺夫，第128页）。此名在贝烈津的译文中被省略（第VII卷，第122页），多半因为它仅见于他的一个抄本，其后为一空白。在赫塔吉诺夫中，诸部排列的顺序不同，Saqïyat（他写作

Sakait)排在Qonqiyat之后，非如贝烈津把它排在Jirgin之后，空白处是一短句："他们也是一支部落。"

⑥卢不鲁克的unc，马可波罗的unc kan，后者认为他就是长老约翰（Prester John）。实际上，汪是中国称号"王"的蒙语读音，这是金国授给他的封号，以褒奖他参与一次共同对塔塔儿的战役。见格鲁赛，前引书，第117-20页。他的真名是脱里（Toghrïl）（蒙语读作脱斡里勒To'oril）。有关他早期的活动，见《元秘史》，第177节、格鲁赛，前引书，第116-17页。他的人民，克烈部人，或为突厥血统，是聂思脱里基督徒；他们住在杭爱、肯特二山间的鄂尔浑、图拉河沿岸。

⑦原文作KLK，如穆.可.指出，这必定是KSLK或KŠLK的讹误。此名在拉施特中写作 Qïshlïq（QYŠLYQ）、《元秘史》中作乞失里黑（Kishliq）。乞失力在成吉思汗西征后的回师途中，仍跟随他。见韦利，《长春真人西游记》，第118页。

⑧意思是："移动很短一个距离"，因为从上下文看，显然他们并没有把营帐带走。

⑨志费尼的这条史料令人感兴趣。无论是《元秘史》，还是拉施特，均未提到汪罕攻击成吉思汗空营之事。

⑩从史料看，不清楚班朱尼是河名还是湖名。伯希和，《亲征录》，第45-7页，很详细地讨论了它的地点，并得出结论说，它应当沿克鲁伦河下游去寻找。但可参看洪煨莲，《钱大昕咏元史诗三首》，第20—24页，注④。

⑪没有别的史料提到班朱尼之战。这可能指合剌合勒只惕额列惕（Qalqaljit-Elet）的战役，成吉思汗在此地取得"实为失败的皮洛士（Pyrrhus）之捷"（伯希和，前引书，第46页）（皮洛士为埃皮鲁斯王，他在一次对罗马人的战役中，虽然打胜，但损失极重，皮洛士之捷就因此指得不偿失的胜仗——中译者注）。见《元秘史》，第170—171节，斯米尔诺娃，第124—6页，格鲁赛，前引书，第157—60页。

⑫据《元史》为1203年（见柯劳斯，第21页）。

⑬指所有随成吉思汗参加班朱尼之战的人。见斯米尔诺娃，第126

页，格鲁赛，前引书，第171—2页。《元秘史》没有记载众人“饮班朱尼河水”的事，其真实性令人怀疑，但这里可参看柯立福，《班朱尼誓约的史实性》。

⑭贝加尔湖西岸一支森林部落。

⑮QNQWRAT。拉施特的Qonqïrat，及《元秘史》的翁吉剌惕(-Onggirat）。成吉思汗的长妻孛儿台（Börte）出身于这支居住在蒙古最东边的部落。志费尼对此名的拼法是有意思的。伯希和(《亲征录》，第406—7页）称：“Kunkurat之形为霍渥斯，第Ⅰ卷，第703页，及第II卷第14页所正确采用，在艾利斯和罗斯的《塔里黑-亦-拉施底》第16页中，作为一例出现；它并非没有根据，没有出处。”事实上，它来源于志费尼采用的形式，此形多半又可解释为一个假设的语原：突厥语qonghur“褐色的”、“栗色的”，以及at，“马”。

⑯原文作BT TNKRY，应读作 TB TNKRY。帖卜腾格理的意思是“极神圣的”，实则为一种称号。这个珊蛮（shaman）的真名是阔阔出（（Kökchü）。见格鲁赛，前引书，第225—8页。

⑰据《元秘史》，第245节，他是成吉思汗的幼弟，帖木格-斡惕赤斤（Temüg-Otchigin）（志费尼的斡赤斤Otegin）。他和帖卜腾格理在成吉思汗面前角力了一阵，然后都领命而出，帖木格在门口布置了三个人，他们拿住帖卜腾格理，拖到一旁，折断他的脊骨。同见格鲁赛，前引书，第229—32页。

⑱指金国皇帝，突厥语altun和汉语的“金”一样，都义为“黄金”。马可波罗的金王。金是满州北部女真（Jürchen）族长采用的朝代号，女真人在公元1123年把契丹（辽）朝赶出中国北部。其实没有一个金帝是被成吉思汗杀死的，这里多半指窝阔占统治下金朝最后一个皇帝在1234年的自尽。见后，第195页，同见格鲁赛，《蒙古帝国》，第292页。

〔IV〕

成吉思汗的诸子

40 成吉思汗的妻妾生有很多子女。他的长妻是也旭真别吉①（Yesünjin Beki）。当时，按照蒙古人的风俗，同父诸子的地位是与他们生母的地位相一致，因此长妻所出的子女，享有较大的优待和特权。成吉思汗的长妻生了四个儿子，他们拼着性命去建立丰功伟绩，犹如帝国宝座的四根台柱，汗国宫廷的四根栋梁。成吉思汗替他们各自选择了一项特殊的职务。他命长子术赤②（Tushi）掌狩猎，这是蒙古人的重要游乐，很受他们的重视。次子察合台③掌札撒和法律，既管它的实施，又管对那些犯法者的惩处。窝阔台④他选择来负责〔一切需要〕智力、谋略的事，治理朝政。他提拔拖雷⑤（Toli）负责军队的组织和指挥，及兵马的装备。当汪罕被解决，蒙古各部或出于自愿，或出于被迫，都听命于他，服从他的指挥，这时，他便把蒙古、乃蛮⑥各部和各族，连同所有军队，全分给这四个儿子；其余诸子及他的兄弟、族人，他也各赐与一部分军队。从此以后，他习以为常地敦促着去巩固诸子、诸兄弟之间的和睦大厦，增强他们之间的友爱基础；并且时时不间断地在他的诸子、诸弟、族人的心胸中撒下团结的种子，在他们的脑海里绘出同舟共济的图画。而且，他拿譬喻去加牢那座大厦，充实那些基础。有天⑦，他把儿子们召来，从箭袋里抽出一支箭，折

为两段。接着，他抽出两支箭，也折为两段。他越加越多，最后箭多到大力士都折不断了。然后，他对儿子们说："你们也这样。一支脆弱的箭，当它成倍地增加，得到别的箭的支援，那怕大力士也折不断它，对它束手无策。因此，只要你们弟兄相互帮助，彼此坚决支援，你们的敌人再强大，也战不胜你们。但是，如果你们当中没有一个领袖，让其余的弟兄、儿子、朋友和同伴服其决策，听其指挥，那末，你们的情况又会像多头蛇那样了。一个夜晚，天气酷寒，几个头为了御寒，都想爬进洞去。但一个头进去，别的头就反对它；这样，它们全冻死 42 了。另外一条只有一个头和一条长尾巴的蛇，它爬进洞里，给尾巴和肢体找好安顿之地，从而抗住严寒而获全。"他举了许多这样的譬喻，想让他们在思想中坚信他的告诫；故此，他们后来始终遵守这个原则；虽然形式上权力和帝国归于一人，即归于被推举为汗的人，然而实际上所有儿子、孙子、叔伯，都分享权力和财富；一个证明是：天下之王蒙哥可汗在第二次忽邻勒塔（quriltai）上，把他的整个国土都分封给他的族人、子女、兄弟和姐妹了。

成吉思汗时期，国土变得十分广阔，他就赐给每人一份驻地，他们称之为禹儿惕（yurt）。于是，他把契丹境内的土地分给他的兄弟斡赤斤那颜[8]（Otegin Noyan）及几个孙子。从海押立[9]（Qayaligh）和花剌子模[10]（Khorazm）地区，伸延到撒哈辛[11]（Saqsin）及不里阿耳[12]（Bulghar）的边境、向那个方向尽鞑靼马蹄所及之地，他赐与长子术赤。察合台受封的领域，从畏吾儿地起，至撒麻耳干（Samarqand）和不花剌 43（Bokhara）止，他的居住地在阿力麻境内的忽牙思。皇太子

窝阔台的都城，当其父统治时期，是他在叶密立[13]（Emil）和霍博[14]（Qobaq）地区的禹儿惕；但是，他登基后，把都城迁回他们在契丹和畏吾儿地之间的本土，并把自己的其他封地赐给他的儿子贵由[15]（Güyük）：有关他各个驻地的情况，将分别予以著录。[16]拖雷的领地与之邻近，这个地方确实是他们帝国的中心，犹如园中心一样。

我们讲述的仅仅是微不足道的部分史实。成吉思汗的子孙超过万人，他们各有自己的职位（maqām）、禹儿惕、军队和装备。悉数著录是不可能的，我们谈这些的目的，在于说明他们之间的融洽一致，拿此与别的国王的事相比较，看看弟兄如何相残杀，子如何谋害其父，迄至他们注定被击败，被征服、权势土崩瓦解为止。全能真主说："毋自争阋，致使汝辈气馁，遭受失败。"[17]但成吉思汗子孙中继他为汗者，依靠相互协助和支持，征服全世界，彻底消灭他们的敌人。眼下，这些故事和史实的作用在于：智者无需亲身经历之苦而受教，因研读这些记载而获益。 44

---

①她的名字实为孛儿台。志费尼多半把她跟旭烈兀的妻子、其继承人阿八哈的母亲也旭真弄混了。

②TWŠY。朱思扎尼的拼法相同：讷萨怖作 DWŠY。迦儿宾的Tossuc, Tosuccan。这个名字的读音不确定，或可读作 Toshi, Töshi 也可读作 Tüshi。它明显地是蒙语 Jochi, Jöchi 或 Jüchi 的突厥语形。伯希和，《金帐汗国》，第10—27页，很详尽讨论了这个名字，但对其读音和意义没有得到明确结论。

③J̌ΓTAY。《元秘史》作察阿歹(Cha'adai)：迦儿宾作 Chiaa-day 等等。

④AWKTAY。他在《元朝秘史》中叫做斡歌歹（Ögödei，ökö-dei)。伯希和，《亲征录》，第10页，指出这个名字可能从兀格(Üke)——铁木真兀格的第二部分派生而来。——铁木真兀格是成吉思汗因以得名的塔塔儿俘虏之名。见前，第35页注③。迦儿宾作Occoday。

⑤TWLY。此名的一般形式是Tolui。拉施特称，拖雷死后，义为“镜子”的toli一词被视为禁忌，由此，志费尼的拼法是有意义的。见我的文章，《志费尼书中一些蒙古宗王的称号》，第147页。

⑥伯希和认为，居住在杭爱山以西的乃蛮人，实际是蒙古化的突厥人，由此，这里是个有意义的区分。见格鲁赛，《蒙古帝国》，第30页；同见昂比斯，《亚州高原》，第58、59页。

⑦这个轶事在后面，第ii册，第593—4页又简短地重述一遍，穆.可.在那里注释说，这是个非常古老的故事，塔巴里（Tabari）指的是著名倭马亚朝（Umayyad）将军穆哈剌卜（Muhallab）。它是伊索的农民及其好吵架的儿子们的寓言，因而实际上还要古老得多。但是没有理由认为志费尼引用蒙古史料以外的其他材料，因为这个故事在《元秘史》中同样找得到，不过《元秘史》（第19—20节）所说的不是成吉思汗本人，而是他的神话般的女祖先阿阑豁阿（Aolan Qo'a）。

⑧即帖木格斡惕赤斤。ot-tigin(蒙语为ot-chigin)是从突厥语ot“火”,tigin“主”而来，义为“火（炉）之主”。“这是承继父亲禹儿惕的幼子的称号。见弗拉基米尔索夫，《蒙古社会制度》，第60页。

⑨海押立（Qayaligh，Qayaliq），卢不鲁克的Cailac，在今科帕耳（Kopal）以西不远。

⑩波斯语Khwārazm。古代的科剌兹米亚（Chorasmia)、后来的基发（Khiva）汗国。花剌子模绿州今天一半归入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一半在土库曼斯坦（塔沙乌兹州（Tashauz Oblast)。

⑪撒哈辛是伏尔加河上一城镇和地区。伯希和，《金帐汗国》，第165—74页，详细讨论了该城的位置。他同意（前引书，第169页）马迦特的意见，说此城位于从不里阿耳沿河而下四十天路程之地，也就是在

伏尔加河下游。

⑫指伏尔加不里阿耳人之地，这里并非实指不里阿耳城，此城的遗址距博尔加斯哥耶(Bolgarskoye)村不远，“位于斯帕斯克(Spassk)县，在喀山（Kazan）以南一百十五公里，伏尔加河左岸七公里。”(米诺尔斯基，《霍杜德》，第461页）。

⑬AYMYL。叶密立是河名，在楚呼楚克（Chuguchak）之南，流入阿拉湖（Ala Kul）。蒙古统治时期，它也是叶密立流域一城名（迦儿宾的Omyl）。

⑭原文作QWNAQ，应据伯希和读作QWBAQ（《蒙古和罗马教廷》，第〔206〕—〔207〕页）。伯希和在前引书中谈霍博说：“犹如叶密立尚保留在叶密立河（额敏河—中译者注）之名中，霍博今天仍然是叶密立河以东一条河的名字（德人地图作“Chobuq”)。(清人地图作霍博克或和博克—中译者注）贵由的封地主要由这两河流域构成。”

⑮KYWK。鉴于迦儿宾作Cuyuc，卢不鲁克作Keuchan，因此，对志费尼说，作Küyük之形也许更为可取。Güyük是地道的蒙语形式，至少是《元秘史》采用的形式。

⑯见第XXXIII章。

⑰《古兰经》，第viii章，第43节。

〔V〕

畏吾儿地的征服和亦都护的归顺

畏吾儿突厥人称他们的首领为亦都护（idi-qut），义为“幸福之主”①。当时的亦都护是个叫巴而术（Barchuq）的人。当哈剌契丹②（Qara-Khitai）〔的皇帝〕征服河中及突厥斯坦那年的春季，巴而术也落入臣服的圈套，不得不缴纳贡品。哈剌契丹的皇帝把一名沙黑纳③（shahna）派给他，其名叫少监④（Shaukem）。这个少监，当他在职位上站稳了，就 45
开始作威作福，对亦都护和他的将官百般凌辱，撕毁他们的荣誉面纱；因而他成为贵族和平民共同憎恨的对象。成吉思汗征服契丹，他凯旋的信息传遍四方，这时，亦都护下令把少监围困在他们称为哈剌火者⑤（Kara-Khoja）城⑥的一所房屋中，把房子推倒压在他头上。然后，为宣布他背叛哈剌契丹，归顺征服世界的皇帝成吉思汗，亦都护派忽底阿勒密失哈牙⑦（Qut-Almish-Qaya）、乌马儿斡兀立⑧（'Umar Oghul）、塔儿伯⑨（Tarbai）去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对这几个使臣极为优礼相待，但表示要亦都护亲自入朝。亦都护很快服从此令，在他入朝后，亲眼看见原先对他许的愿都兑现，然后满 46
载荣誉从宫廷归去。当大军讨伐屈出律⑩（Küchlüq）时，亦都护奉命率领武士从畏吾儿地出师。遵从此令，他率三百士兵往见成吉思汗，助他一臂之力。此战归来后，亦都护获允拥有

族人、家属及奴仆作扈从。后来，成吉思汗亲征算端摩诃末（Muhammad）的国土，亦都护再次奉命带兵出征。察合台和窝阔台两王领旨围攻讹答剌[11]（Otrar）他也跟随他们。讹答剌陷落后，朵儿伯[12]（Törbei）、牙撒兀儿[13]（Yasa'ur）和葛答黑[14]（Ghadaq）率师征镬沙[15]（Vakhash）及那带地方；他又随师前往。最后，当御旗返回老营，成吉思汗再出兵唐兀
47 时，亦都护同样奉旨带领人马从别失八里[16]（Besh-Baligh）出师与成吉思汗会合。

为表彰这些值得称赞的劳迹，成吉思汗对他恩宠备至，把自己的一女嫁给他。因成吉思汗之死，此女没有嫁成；故此亦都护返回别失八里。合罕登上帝位，遵照其父遗命，把阿勒屯别吉[17]（Altun Beki）配给他；他尚未抵达宫廷，阿勒屯别吉就死了。过了些时候，合罕又将阿剌真别吉[18]（Alaḍin Beki）下嫁与他，但在把她送给亦都护之前，亦都护已不在人世。后
48 来，他的儿子怯失迈失[19]（Kesmes）入朝，成为亦都护，与阿剌真别吉成婚。不久，亦都护怯失迈失也归西；他的兄弟萨仑的[20]（Salindi）奉皇后脱列哥那[21]（Töregene）之命，继承他的位子，号亦都护。萨仑的在位子上坐得很稳固，极受敬重；“但成功的赐与者是真主。”

---

①志费尼明显地把这个名称的第一部分跟idi“主”、“主人”弄混了，idi，举例说，出现在复合名字Ulush-Idi中（见第XIII章），意思是“兀鲁思的主人。”“幸福之主”应为*qut-idi。实际上，义为“神圣陛下”的ïdi-qut（比较《元秘史》，第238节的亦都兀惕（Idu'ut）），乃是畏吾儿人从早期的拔悉密（Basmil）那里借用的称号。

见巴尔托德，《突厥史》，第37页。

②译义为黑契丹，迦儿宾的“Karakitai sive nigri kitay”（文该尔特，第88页）。哈剌契丹是契丹的一支，契丹朝被女真推翻后，他们向西迁徙（见前，第39页，注⑱），并在东突厥斯坦建立一个帝国。有关他们的历史，见后，第354—61页。同见格鲁赛，《草原帝国》，第219—22页，以及魏特夫和冯：《中国社会史：辽》，第619—73页。

③志费尼把阿剌伯波斯语沙黑纳（shahna）当作突厥语八思哈（basqaq）和蒙古语达鲁花（darugha），达鲁花赤（darughachi）的同义语使用，指征服者委派在被征服地方、特别负责徵收贡赋的代表。亚美尼亚史家格利哥尔（第310页和312页）在同样意义上使用这个词。

④ŠAWKM。“少监”实为中国的官号。少监和“监国”（chien-kuo）都是相当于沙黑纳、八思哈等的哈剌契丹称号（见前注），但监国显然比少监的职位更高。见魏特夫和冯，前引书，第666页。据汉文史料，《高昌偰氏家传》，这个沙黑纳的结局略有不同。少监被围时避兵于楼，于是一个叫仳俚伽（Bilge）的人，进攻哈剌契丹少监的策划人，随他登楼，斩掉他的头，掷于地上。见魏特夫和冯，前引书，同页，同见田清波和柯立福，《梵蒂岗秘密档案所的三份蒙文文件》，第488页。汉文史料和拉施特（斯米尔诺娃译，第152页）都说这件事发生于公元1209年。

⑤QRAXWAJ̌H。高昌（Qocho、，即哈剌火者—马可波罗的Carachoco，较早时称作“中国城”（Chinanch-Kath）—在中国新疆省吐鲁番以东约四十五公里。其遗址仍叫做“亦都护城”（Ǐdïqut-Shehri）。见米诺尔斯基，《霍杜德》，第271页。

⑥dīh。这个词一般的意义是“村落”，但是，请参看下面第133页，那里，这个词被用来译突厥词balīgh“城镇”。

⑦QTALMŠ QYA（原文作QTA，应读作QYA）。忽底阿勒密失，义为“得到幸福（显贵）者”。义为“岩石”的qaya，如伯希和，《金帐汗国》，第70页注①所指出，常构成专有名词的第二部分。

⑧即乌马儿王子。见前，第26页，注⑥。从名字看，他必定是名回

教徒。

⑨ TARBAY。《元秘史》，第238节作答儿伯（Darbai），并称他是由阿惕乞剌黑（At-Kiraq）（或阿勒不亦鲁黑（Al-Buiruq））所陪同。在拉施特中（贝烈津译，第XV卷，第15—16页，斯米尔诺娃译，第152页），他也叫做Darbai，（拼作DRBAY，贝烈津和斯米尔诺娃均读作 Durbai。）随同他的人叫阿勒卜-兀奴克（Alp-ünük）（?）或阿勒卜-兀秃克（Alp-ütük）（?），此人多半是《元秘史》中的阿勒-不亦鲁黑。然而，拉施特把答儿伯及其同伴说成是成吉思汗本人的使者，不是亦都护的使者。他们出使的结果是，亦都护派他自己的使者入朝，他们的名字是：孛古失亦失·爱古赤（Bügüsh-Ish Aighuchi）（斯米尔诺娃用 Bargush代替Bügüsh），阿勒斤-帖木儿（Alghïn-Temür）。另一处，即谈畏吾儿的一章（贝烈津译，第VII章，第164页，赫塔吉诺夫译，第148页）拉施特开列亦都护使者名，与志费尼同，但贝烈津把塔儿伯讹为塔塔里（Tatari）（TATARY），赫塔吉诺夫讹为塔塔儿（Tatar），后者又把忽底阿勒密失哈牙改为迦勒密失迦答（Kalmish-Kata）。

⑩ KWČLK。关于乃蛮人屈出律的遭遇，见后第VIII章。

⑪讹答剌—早期的法剌卜（Fārāb）—的遗址在锡尔河（Syr Darya）右岸，近阿雷斯（Arïs）河口。在这摩诃末花剌子模沙帝国的东部边境，成吉思汗的使者遭到杀害（见后，第79—80页）；也就在这里，帖木儿（Tamerlane）（即跛者帖木儿—中译者注）在公元1405年死于进攻中国的途中。

⑫ TRBAY，D本作TWRTAY，也就是TWRBAY。如穆.可.在其索引中指出，此人当为朵儿伯·朵黑申（Törbei Toqshin），他被遣渡过申河（Indus）去追击算端扎阑丁（Jala-ad-Din）。见后，第XXIV章。

⑬原文作YSTWR，据E本，第I卷，第92页，读作YS'WR。

⑭ ΓDAQ。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417页，将此人与出师别纳客忒（Banakat）的阿剌黑（Alaq）弄混了。见我的论文，《元朝秘

史中的亦鲁和马鲁》，第409页，注㉝。我在此文中提出，他可能是主儿勤部的合答黑把阿秃儿（Qadaq Ba'atur）（《元秘史》，第170和185节）。在拉施特相应的一段中，贝烈津（第 VII 卷，第 164 页）和B本、E本相同，均作'LAF，贝烈津把它译为“出征用的粮秣。”在赫塔吉诺夫的所有抄本中，出现同样的讹误：他读作‘allāf，译为“〔军用〕牲口的饲料供给者。”此外，替拉德洛夫翻译这段文字的茹可夫斯基（V.A. Zhukovsky），认为‘LAF必定表示一个专门名词。见赫塔吉诺夫译本，第148页，注⑥。把儿赫不烈思作ΓLAQ的形式。

⑮镬沙是乌浒水，即阿母河（Amu Darya）右岸的支流，在塔吉克斯坦境内。镬沙也是镬沙河岸一个县的名字。

⑯译义是“五城”，由突厥语 besh“五”，和 balïgh （更好作 balïq）“城”而来。别失八里在新疆古城（Guchen）西北不远。

⑰即：阿勒屯公主。《元秘史》，第238节的阿勒-阿勒屯（Al-Altun），拉施特称她为阿勒坛别吉（Altan Beki）（赫塔吉诺夫译，第149页）、也立阿勒惕（El-Altï）或亦立阿勒惕（Il-Altï）（斯米尔诺娃译，第73页附表），《元史》卷122，列传卷9，“巴而术阿而的斤传”，称她为也立安敦（El-Aldun）、卷109、表卷4“诸公主表”，称她为也立可敦（El-Qodun），如昂比斯指出（见他编译之《元史》，第CVIII章，第133页），在后一情况下，qadun（即 qatun“公主”）可能系修史者用以代替 altun。供给我上述《元史》材料的哈佛大学教授柯立福，在 1955 年 8 月 2 日的来信中说，没有任何地方表明这个公主未曾真正与巴而术成婚。卢不鲁克知道她和畏吾儿王订婚或结婚：“这些畏吾儿人（Iugurs）一向住在最早投诚成吉思汗的城市内，因此成吉思汗把己女下嫁给他们的国王。”（柔克义，第149。）这段既有志费尼，又有远东史料为根据的记载，遭到卢不鲁克书诸编者的非议。“高僧威廉在这点上似乎失之于误传，因为我没有找到任何史料可说明成吉思汗把女嫁给畏吾儿王。”（柔克义，第149页，注①。）“成吉思汗之女下嫁的是篾里乞王，非畏吾儿王，见多桑，《蒙古史》，第I卷第419页。”（文该尔特，第233页，注②。）

⑱即阿剌真公主。原文第2行作 ALAJ̌Y，第4行作 ALAJ̌YN。这个名字似为 ala，“杂色的”之阴性形式。这个公主或许是窝阔台之女：没有任何材料提到她是成吉思汗之女。柯立福教授在前注引用过的信中说：“《元史》根本没有提到她代替已死的阿勒屯别吉下嫁与亦都护的事。”

⑲原文第4行作 KSMAYN，据C本读作 KSMAS。这个名字的意思好像是“不砍伐者”。

⑳SALNDY。

㉑窝阔台的寡妻，帝国的摄政者。见后，第XXXIV章。

〔VI〕

畏吾儿历史的续篇

虽然这一章应放在蒙哥可汗即位那章之后，但是，照这部历史总的安排看，把它插在这里更觉合适些，所以最好还是遵守这一顺序。

当世界帝国已属诸普天下的皇帝蒙哥可汗，这时，因一些人谋逆，引起了倾轧① 。这些人派一个畏吾儿的偶像教徒，国之大臣，八剌必闍赤②（Bala Bitikchi）去找亦都护③（“物以类聚”）。八剌必闍赤用许多诺言和无数诱饵来撺掇亦都护；他就中提出，畏吾儿人应把别失八里及其邻近的穆斯林杀光，抢劫他们的财产，虏掠他们的子女，而且应装备一支五万人的军队，以备不时之需。暗地参加这些阴谋活动的畏吾儿贵族有：仳理伽忽底④（Bilge Quti）、孛勒迷失-不花⑤（Bolmish-Buqa)、撒浑⑥（Saqun)、爱的怯赤⑦（Idkech)。他们商定，在一个礼拜五，当人们正在进行祈祷的时刻，他们便从清真寺四周的埋伏中举兵，把人们的命送掉，粉碎伊斯兰军队。

49

他们要把真主点燃的荣光吹灭，

他们要把真主赏赐的恩宠勾消。

为实现这个阴谋，完成这个计划，亦都护以朝见海迷失(Ghaimish)，忽察(Khoja)和脑忽⑧(Naqu)为名，把他的营盘扎在郊外；畏吾儿军也集合起来。这时，仳理伽忽底有个奴隶，名叫帖格迷失⑨(Tegmish)，在一个晚上偷听到他们的阴谋计划。他把听到的话隐瞒住，直到一个礼拜后，因为在市场中跟一个穆斯林争吵，他才嚷道："你现在尽管蛮干好啦，横竖你不过只有三天的活命啦。"恰好那时候，朝廷的忠实大臣、身居显要的官员、异密赛甫丁(Saif-ad-Din)在别失八里，穆斯林们把这话向他报告。他把帖格迷失找来，问他在口角时说的那句莫明其妙的话是什么意思。帖格迷失就他所知泄露了事情的真相，和那些心怀不满者的阴谋诡计。碰巧这两天传来当今皇上登基的消息，谋逆者的活动显然要加以改变。亦都护因此迫于环境，放弃叛变的念头，动身赴朝。赛甫丁派一名使者把他叫回来；他和他的部属回去谒见赛甫丁，当面跟帖格迷失对质，帖格迷失毫不翻供，再说出他们聚会的确切时间和地点，及参加者的姓名。他们惶恐失措，丧魂落魄。因为对他们说，别无他法可行，他们就抵赖这件事，宣称对此一无所知。在亦都护及其同谋者这方面又吵又闹了半天后，他们立下文字保证书，表明自己无罪，帖格迷失也立下保状以证明所说为真。别的畏吾儿贵族照样立下文字证书，其内容为：如他们当中有人知道这事，但隐瞒不言，如有任何阴谋给察觉和揭穿出来，那末，这个人就是同谋犯，他的生命和财产将被剥夺。于是，帖格迷失起身说："看来这事不能在别失八里裁决了。让我们到天下的皇帝的宫廷去，好在大札儿忽⑩(yarghu)上把这事辩论个水落石出，调查得一清二楚。"

因此，帖格迷失被遣和使者先行，向朝廷报告这件事。他领命停下来等候亦都护和他的随从。他等了个时间，但亦都护没有露面。帖格迷失这时把八剌必阇赤弄到札儿忽上。八剌不承认罪状，因此，按他们的习惯，他给剥得精光，挨了一顿鼓槌，最后他才招供出他们谋叛世界皇帝蒙哥可汗的真相，一如帖格迷失所言。于是他被送走，但给拘留。为押送亦都护前来，帖格迷失和使臣忙哥孛剌[11]（Mengü-Bolad）一起给遣送回去。亦都护听说使臣到来，赶在他们抵达前从另一条路前往朝廷。帖格迷失在别失八里逞威作福，当地每个〔爱惜他们生命的〕畏吾儿人都向他行贿，替他干各种差使，然后，他也继亦都护之后回廷。 51

忙哥撒儿[12]那颜（Mengeser Noyan）跟着审问此案。亦都护否认有罪，因此严刑拷打。他们狠命拧他的双手，使他精疲力竭扑倒在地。接着又用木枷紧箍他的前额。狱卒松了枷，以此屁股（mouẓe'-i-izār）上结实地挨了十七下以示惩处。亦都护仍然坚不承认，不肯招供。他们让他跟孛勒迷失·不花[13]对质，后者说："除了讲实话，别的法子对你没有好处。"但亦都护仍坚持前错，不说出他们之间讲过的话。八剌必阇赤也给带进来。他当着亦都护的面，把他们之间的话从头到尾说了一遍。亦都护大吃一惊，问："你是八剌吗？"[14]既然他的名字是八剌，他回答说："是的。"随此，亦都护也招认了，因此给他松了刑，把他送往不远的地方。仳理伽忽底受到种种刑罚，也说出实话，承认有罪，剩下来两、三个人，分别受到拷问；他们吃够鞑靼粗暴鞭笞之苦头后，吐露实言，讲出心里隐藏的东西。然后，他们都被押进来相互见面，在不戴手铐脚

镣的条件下，被盘问他们订立谋逆盟约的过程。“彼等曰：‘此固真实者？’彼辈曰：‘唯，指余主为誓。’主曰：‘然则汝辈因不愿归信而尝此谴罚。’”⑮

从这般人身上取得口供，上呈普天下的皇帝作最后裁决，52 皇帝下诏称，派使者把亦都护及其同伙押回别失八里。在一个礼拜五，也就是他们打算进攻正教徒的那天，老百姓，有一神教徒，也有偶像教徒，都被传到郊外，于是执行伟大天子的诏令。亦都护的兄弟斡根赤⑯（Ögench）亲手把他斩首；他的两个同犯，仳理伽忽底和爱的怯赤被锯为两半。如此一来，在这个国家中，那群邪恶异端的奸谋诡计，及其肮脏信仰，给涤荡无遗。”于是众浡戾之徒被剪除殆尽。一切赞美悉归真主——那普世之主！”⑰全能真主的恩典使信徒们兴高彩烈，把偶像教徒践踏在地。

真理发光，刀剑出鞘，
慎防林中狮子，慎防！⑱

八剌必闍赤原来是海迷失的官吏。当谋逆者受审，而且因此受刑时，就在这个密谋泄露前，他已给囚禁起来，失去活命的希望。现在，他跟别的一些人给押到郊外，剥光衣服等候正法。但是，别吉⑲因为生病，病势严重，为她的长寿而施慈恩，就赦免那天本当处死的人。故八剌也刀下逃生。

53 看！对战士说，战场是那么狭窄，
但枪下逃生仍有可能！

因为大赦令先到，这次他才留下一条命。但是，他的妻妾子女、奴仆牲畜，他的动产和不动产，全给没收和瓜分。按蒙古人的风俗，一个该当死刑的犯人，如果遇赦活命，那就送他去打仗，理由是：若他注定该死，他会死于战场。否则他们派他出使不那么肯定会送他回来的外国。再不然，他们把他送往气候恶劣的热带地方。因此，埃及和西利亚气候炎热，他们便遣八剌出使那些地方。

撒浑在阴谋中牵连不深，他和拔都（Batu）的宫廷又有些关系，因之只在屁股上挨了一百单十下结实的棍子，就无事了。

至于引起人们注意这次阴谋的帖格迷失，他很受恩宠。全能真主又赐给他伊斯兰的尊号。

此次骚乱风暴平息后，斡根赤动身入朝。他受命继承其兄的位子，取得亦都护之号。

这些事发生在650/1252-3年。

---

① 有关反对蒙哥的阴谋，见后。

② 也就是八剌书记（bitikchi，bitigchi）。

③ 他显然是萨仑的。见前。

④ 原文作BYLKAFTY，读作BYLKAQTY。比较Bilge Qut的称号，这个称号是授给杀死哈剌契丹少监的仳俚伽的。见田清波和柯立福：《梵蒂冈秘密档案所的三份蒙文文件》，第488页，同见上文，第85页，注④。柯立福教授在1956年2月6日的信中告诉我说，这个称号的汉文写法（仳俚伽忽底），和Bilge Quti的对音也极吻合。至于quti

（译义为“他的运气”，用作“殿下”或“陛下”之意），其用法见拉德洛夫，《畏吾儿文献》，第146页。

⑤　原文作TWKMYŠ BWQA，读作BWLMYŠ BWQA。此名的第一部分，A本作BWLMYŠ，D本作BWLMS，E本作BWLMYŠ。Bulmïsh、Bolmïsh用作人名，见拉德洛夫，前引书同页。

⑥　SAQWN。显然为可失哈利（第Ⅰ卷，第403页）的Saghun，授与哈剌鲁突厥人的称号。

⑦　AYDKAJ̌。拼法不确定，E本作ANDKAJ̌。

⑧　指斡兀立海迷失（Oghul Ghaimish）皇后及其两子。斡兀立海迷失是贵由的寡妻、帝国的摄政者（关于她，见后第XXXVII章）。

⑨　TKMYŠ。这个名字，多半跟摩诃末花剌子模沙的父亲名Tekish，Tegish，来自同一语根。参看伯希和昂比斯，《亲征录》，第91页。

⑩　突厥语义为“法庭”。

⑪　原文作MNKFWLAD，B本作MNKWFWLAD，但是，我宁愿分别根据C本和D本的MNKWBWLAẒ、MNKWBWLAT（第II卷，第247-50页），读作MNKWBWLAD。bolad、bolat是波斯语pūlād、fūlād“钢”的突厥语形式。

⑫　MNKSAR。关于忙哥撒儿，见后，第II册，第578-81页，同见伯希和昂比斯，前引书，第368-9页。

⑬　这儿，此名的第一部分，原文作TKMŠ，A本作BKMŠ，D本作BWKMŠ，E本作BKMYŠ。

⑭　此处有个双关语，因为bala的阿剌伯语义为“灾难”。

⑮　《古兰经》，第xlvi章，第33节。

⑯　AWKNJ̌。柯立福教授在前引信中告诉我说，《元史》《亦都护巴而术传》（卷122，列传卷9）称，亦都护死后，次子玉古伦赤（ügürünchi）继位，玉古伦赤显为志费尼之斡根赤。传中没有提到长子（或如志费尼说，有两个较长的儿子：怯失迈失和萨仑的）。

⑰　《古兰经》，第vi章，第45节。

⑱　阿不塔马木（Abu-Tammam）的一首赞美阿拔斯朝（‘Abba-

sid）哈里发木塔辛（Mu'tasim）的合西答的头两行。（穆.可.）

⑲即唆鲁禾黑帖尼别吉(Sorqoqtani Beki)，拖雷的寡妻，蒙哥、忽必烈和旭烈兀之母，关于她，见后第108-9页，注㉛。

〔VII〕

亦都护和畏吾儿地的起源——据他们自己的说法①

在写下他们的历史后，我们再记录一些载诸他们史书中有关他们宗教信仰的事；我们把这些提供出来，系作为异闻传说，不作为真实信史。

54　畏吾儿人认为他们世代繁衍，始于斡儿寒②（Orqon）河畔，该河发源于他们称为哈剌和林③（Qara-Qorum）的山中；合罕近日所建之城池即因此山得名。有三十条河发源于哈剌和林山；每条河的岸边居住着一个不同的部族；畏吾儿人则在斡儿寒河岸形成两支。当他们人数增多时，他们仿效别的部落，从众人当中推选一人为首领，向他表示臣服。这样一直过了五百年，才出现不可汗④（Buqu Khan）。现在，有人说不可汗就是阿甫剌昔牙卜⑤（Afrasiyab）；哈剌和林附近的山旁有口废井和一方巨石，这口井据说是皮任⑥（Bizhan）井。

斡儿寒河岸尚有一座城池和一座宫殿的遗址，城名是斡耳朵八里⑦(Ordu-Baligh)，虽然它今天叫做卯危八里⑧(Ma'u-Baligh)。宫殿废墟外，对着大门，有些刻着文字的石头，我们亲眼得见。合罕在位时，曾将这些石头移起，发现一口井，

55　井内有块刻有铭文的大石碑⑨。有诏教所有人都去译读碑文，

但无一人能译读它。于是从契丹召来些叫做：……⑩的人：刻在石上的原来是他们的文字，［这就是上面所写的：］

当时，哈剌和林有两条河，一名秃忽剌⑪（Tughla），一名薛灵哥，汇流于合木阑术⑫（Qamlanchu）之地；两河间长出两棵紧靠的树；其中一棵，他们称为忽速黑⑬，形状似松（nāzh），树叶在冬天似柏，果实的外形和滋味都与松仁（chilghūza）相同；另一棵他们称为脱思⑭（toz）。两树中间冒出个大丘，有条光线⑮自天空降落其上；丘陵日益增大。眼见这个奇迹，畏吾儿各族满怀惊异；他们敬畏而又卑躬地接近丘陵：他们听见歌唱般美妙悦耳的声音。每天晚上都有道光线照射在那座丘陵三十步周围的地方，最后，宛若孕妇分娩， 56 丘陵裂开一扇门，中有五间像营帐一样分开的内室，室内各坐着一个男孩，嘴上挂着一根供给所需哺乳的管子；帐篷上则铺有一张银网。部落的首领们来观看这椿怪事，畏惧地顶礼膜拜。当风吹拂到孩子身上，他们变得强壮起来，开始走动。终于，他们走出石室，被交给乳姆照管，同时，人们举行种种崇拜的典礼。他们断了奶，能够说话，马上就询问他们的父母，人们把这两棵树指给他们看。他们走近树，像孝子对待父母一样跪拜；对生长这两棵树的土地，也表示恭敬和尊敬。这时，两棵树突然出声："品德高贵的好孩子们，常来此地走动，克尽为子之道。愿你们长命百岁，名垂千古！"⑯当地各部落纷纷来观看这五个孩子，犹如对王子一样尊敬他们。大家离开的时候，给孩子各取一名：长子叫孙忽儿的斤(Sonqur-Tegin)，次子叫火秃儿的斤（Qotur-Tegin），三子叫脱克勒的斤（Tükel-Tegin），四子叫斡儿的斤（Or-Tegin），五子叫不可的

斤（Buqu-Tegin）。[17]

考虑到这些奇迹，大家一致同意，必须从五子中推选一人当他们的首领和君王；因为，他们说，这五子是全能真主赏赐的。他们发现，不可汗品貌秀美，才智出众，胜过别的诸子，57 而且，他通晓各族的语言文字。因此，他们一致举他为汗；于是他们会集一起，举行盛会，把他拥上汗位。此后，他打开公正的地毯，收起暴虐的卷席；而且他有很多扈从、家臣、部属和奴仆。全能真主赐给他三只尽知各国语言的乌鸦[18]（zāgh）他在哪儿有事要办，乌鸦就飞往哪儿去侦察，把消息带回。

不久，有个晚上，他在房里入睡，一个少女的身影从烟孔中下来，惊醒了他；但他因害怕，仍然装做睡觉。第二天晚上，她又来了；第三天晚上，听从他的宰相的劝告，他起身随少女到达一座称为阿黑塔格[19]（Aq-Tagh）的山上，两人在那里一直谈到天亮。他每天晚上都到那儿去，一连七年六个月又二十二天，并且他们相互交谈。最后一夜，少女跟他诀别，对他说："从东至西的土地将归你统治。可勒勉努力去完成此业绩，善治百姓。"

因此，他调集兵马，派孙忽儿的斤率三十万精兵征蒙古和吉利吉思；火秃儿率十万装备相当的人马征唐兀；又派脱克勒的斤率十万人伐土番；他率三十万人亲征契丹，留一个兄长替他看守本土。各路人马从征伐中凯旋归来，带回的战利品不计其数；他们还从四方俘获了很多人回到斡儿寒河畔的老家，建58 造斡耳朵八里城；于是整个东方都在他们的统治之下。

这时，不可汗梦见一个身穿白衣，手持白杖的老人；[20]老人给他一块状如松果的碧玉，说："如你能保住这块玉石，那

普天下将在你的令旗的庇护下。”他的丞相也做了个相同的梦。次日晨，他们开始整治军马；然后他便向西方各国进军。当他抵达突厥斯坦边境时，他发现一片水草茂盛的美好平原。他本人在此驻留，兴建八剌撒浑（Balasaqun）城，现在，该城叫虎思八里[21]（Quz-Baligh）；同时派他的军队出征四方。十二年时间内，他们征服了所有的国土，没有留下一个反抗者和不服者。他们最后抵达一个地方，看见长着动物肢体的人，他们知道再往前走就没有人烟了。因此他们带着各国的帝王班师，到那里献给不可汗。不可汗按照各自的身份优礼相待；只有印度国王除外，因为他面目可憎，不可汗不许他入见。他放他们各返本土，向他们徵收贡赋。接着，因他的征途中障碍已扫清，他决定从虎思八里回师；返回他原来的驻地。 59

畏吾儿人崇拜偶像，[22]原因在于那时候他们会巫术，行使巫术的人，他们称之为珊蛮[23]（qam）。时至今日，仍然有蒙古人为兀卜纳[24]（ubna）所制约，胡言乱语，自称有通报万事的鬼神附体。我们曾向一些人打听珊蛮的情况，他们说：“我们听说，鬼神从烟孔进入他们的营幕，跟他们交谈。可能妖精和他们某些人亲近，并且和他们有来往。就在他们用一种妖术（az manfaẕ-i-birāz）满足他们的天生欲念时，他们的魔力达其最强程度。”总之，我们说的这些人被称为珊蛮。蒙古人尚无知识文化的时候，他们自古以来就相信这些珊蛮的话；即使如今，蒙古宗王依然听从他们的嘱咐和祝祷，尚若他们要干某件事，非得这些法师表示同意，否则他们不作出决定。[25]他们用同样的方法治病。

当时契丹的宗教是偶像教。不可汗派一名使者给〔该国

的〕汗，召请脱因[28]去见他。他们来到后，不可汗命他们跟珊

60 蛮辩论，哪方驳倒对方，畏吾儿便归信哪方的宗教。脱因诵读一段他们的〔圣书〕《那木》[27]（nom）。《那木》包括他们的神学理论，其中有些无稽之谈和传说；但是，其中也找得到与诸先知的法规、教义相吻合的优良训诫，如教人不要为非作歹，以德报怨，勿伤害野兽，等等。他们的教规、教条五花八门；最典型的是轮回说。他们称，今天的人类，几千年前即已存在，那些乐施好善，虔诚礼拜者，他们的灵魂按其品行分为一定的等级，或为帝王、或为诸侯、或为农夫、或为乞丐；另外，那些从事冶游（fisq）、淫乱（fujūr）、谋杀、谗谮、伤害同类者，他们的灵魂被贬抑为爬虫、野兽及其他动物；因此他们终归恶有恶报。不过，那时候〔到处〕都愚昧无知之极，"他们宣扬的是他们做不到的事。"

脱因读完几篇《那木》，珊蛮哑口无言。所以，畏吾儿人采用偶像教为他们的宗教，其他部落大多仿效他们的榜样。谁都比不过东方偶像教徒之执迷不悟，谁都比不过他们之敌视伊斯兰。

至于不可汗，他幸福地活到他去世的时候。我们记录的这些迷信事，仅仅是许多传说中的几个，可以讲述的百分之一。我们谈这些，目的是暴露畏吾儿人的愚昧无知。

有个朋友对我说，他读过本书，上面写道：有人在这两树之间的空地上，做好一个洞，把自己的孩子放进去，在其中点上蜡烛。然后，他领人去看这椿怪事，向洞子礼拜，教别人也如此做。他这样欺骗他们，迄至他挖开土地，取出他的孩子。

61 不可汗死后，他的一子继承他。

畏吾儿各部和各族，每逢传来马嘶声、犬吠声、牛鸣声、骆驼吼叫声、野兽咆哮声、羊群咩咩声、鸟雀喊喳声、婴儿呜咽声，都从中听见一种“喝起、喝起！”㉘（köch、köch）的呼喊，因此，他们便从他们驻扎之地挪动。不管他们停留在何地，都听到“喝起，喝起！”的呼喊。最后，他们来到后来兴建别失八里的平原，那呼喊才平息下来。他们在该处定居，筑成五个城镇，称之为别失八里㉙；这五城逐渐发展为一条长而宽的镇区。从此后，他们的子孙当上帝王，并且他们称自己的君王为亦都护。而那株代表他们家族的树（那株该咀咒的树）㉚，被移附在他们住宅的墙上。

---

① 这章已由多桑译成法文（多桑，第I卷，页429-35页），由塞勒曼（Salemann）译为德文（载拉德洛夫，《福乐智慧导言》，第xli-xlix页）。

② ARQWN。即鄂尔浑河。

③译义为“黑岩石”，由突厥语qara“黑”及qorum“岩石”而来。

④ 马迦特，《志费尼对畏吾儿人转变的叙述》，第486-7页，认为不可（Buqu）是一个历史人物，也就是合剌八剌哈孙（Qara-Balgh-asun）碑文中提到的汗（见后，第54-5页，注⑨），在他统治时期，摩尼教传入畏吾儿。另外，伯希和，《突厥斯坦评注》，第22页，认为Buqu是志费尼对Bügü的拼写形式，“多少带有传说性的第一个畏吾儿汗之名。”

⑤ 阿甫剌昔牙卜是民族史诗中的人物，他在诗中是都兰（Tūran）的国王，而且是伊朗的世敌。他和他的族人，最早可代表与琐罗阿士忒（Zoroaster）教为敌的伊朗部落，在史诗最后在菲尔道西的《沙赫纳美》中定形时，又被看成是近期的敌人：突厥人。

⑥ 皮任，伊朗英雄，被阿甫剌昔牙卜囚在井中。

⑦ 即古畏吾儿都城，合剌八剌哈孙。

⑧ 即"歹城"，由蒙语ma'u"歹"，和突厥语 baligh 或 baliq "城"而来。

⑨ 这多半是著名的三种文字碑（汉文、突厥文和粟特文），系颂扬畏吾儿君王移地健英义建功毗伽（Ai tengride qut bulmish alp bilge）可汗的。见格鲁赛，《草原帝国》，第174页。又，关于汉文的译文，见拉德洛夫，《蒙古的古突厥碑文》，第286-91页，史莱格，《黑城子回鹘碑上的汉文铭文》。然而，此碑虽然相当详细谈到畏吾儿因从中国召来教士，而改宗摩尼教的事，却丝毫没有提及不可的神异出世或他的屡次征伐（这一点，马迦特已予以指出，见前引书，第497页）。有可能的是，黑城子碑铭就是前面提到的"刻有铭文铭石头"？有关俄人发现石碑的经过（原碑破为六块），见拉德洛夫，前引书，第283页。

⑩ 所有抄本均为一空白，仅C本作QAMAĀN，J本和K本（穆.可.编这部分时未曾利用）作 QAMAN，即 qams，shamans（见后，第59页，注㉓）；但这不像是正确的。

⑪ TWΓLA。图拉河。

⑫ QMLANǏW。马迦特，《库蛮族源考》，第59-60页，认为合木阑术纯粹是神话般的地点。他指出，根本就没有图拉河和色楞格河合流之处，前者是鄂尔浑河的支流。可失哈利，第III卷，第242页，把合木阑术仅看作是"亦乞-乌吉思附近一小镇的名字"。

⑬ 即西伯利亚杉。见前，第21页，注⑩。

⑭ 即桦树，原文作TWR，据E本读作TWZ。

⑮"这条降落树上，使树受孕，并长五瘿的奇异光线，实际是摩尼教的。"（马迦特，《志费尼对畏吾儿人转变的叙述》，第490页。）

⑯ 参看拉施特对不可汗（Būgū khan）的叙述（见前，第54页，注④）："（他）是古代一个伟大的君王，受到畏吾儿和〔其他〕很多部落的敬重，他们说他是一棵树生的。"（赫塔吉诺夫译，第139页。）马可波罗也知道这个传说，他说："他们〔指畏吾儿人〕称，最早统治

他们的国王，不是人生的，而是树浆在树皮上所结的，叫做esca’的一个树瘿所生。（别奈代脱，第73页。）《元史》的记载（与志费尼的记载很接近），见白莱脱胥乃德，第I卷，第247页。（《元文类》卷二十六虞集《高昌王世勋碑》作“卜古可罕”，但据志费尼的拚写，不可似应为Buqu的对音“可”字不接下读，即不读作可罕——中译者注。）

⑰ 古突厥语tegin（tigin），义为“君主”、“诸侯”。而脱克勒（Tükel），我是据D本读作TWKAL，不取原文之TWKAK。

⑱ 这个波斯词义不清，今天指鹊和穴鸟。

⑲ 译义为“白山”，由突厥语aq“白”和tag、tagh“山”而来。或者就是摄政者弥南（Menander）所说的Ektag(=Aq-tag)，指天山而言。在此山的“一个盆地”中，西突厥君王伊室点密（Istemi）（552-75）接见了术思丁二世（Justin II）的使臣者马曲思（Zemarchus）。见玉尔，《中国以及通往中国去的道路》，第I卷，第209页，格鲁赛，《草原帝国》，第129页。

⑳ 原文如此。它系根据E本，读作shakhṣī pir rā。穆．可．采用的一切别的抄本，A本除外，均作shakhṣī hazār rā或shakkṣī hazār，“一千人”。有错误的A本似乎也作hazār rā，波德莱图书馆收藏的J本和K本相同，穆．可．编这部分时没有参考这两个本子。J本还作‘aṣāhā，“（复数）手杖，”而非本文之‘aṣā，“（单数）手杖。”在诸抄本中，显为复数主语所用的动词，却是单数形式，仅两个抄本除外，即C本和D本，它们作复数形式。从而，整个一段话也许应翻译为：“这时不可在梦里看见约一千人，都身穿白衣，手杖白杖，等等。”塞勒曼和马迦特正是如此理解的，但塞勒曼译文中以‘iṣābahā“头巾”，代替‘aṣāhā，所以这一千人被描写为“戴白头巾，”而不是“持白手杖。”马迦特，前引文，第480页解释这段说：“这一千人显然是摩尼教徒，如他们的服装所…证明…。”（摩尼教徒常穿白衣——中译者注）

㉑ 八剌撒浑（Balasaqun，Balasaghun）（BLASAQWN）的确切位置不知道：它在楚河（Chu）流域某处。见巴尔托德，《突厥史》，第64-5页。至于虎思八里之名（原文作QR BALYГ，我读作QZ

BALYΓ)，应注意的是，据可失哈利，八剌撒浑也叫做虎思兀鲁思(Q_uz-Ulush)（第I卷，第62页，ulush和baliq“城”同义）或虎思斡耳朵（Quz-Ordu）（第I卷，第124页）。〔据斯米尔诺娃，第182页，注③，八剌撒浑的遗址在托克马克（Tokmak）西南二十四公里〕。

㉒ but-parasti。这里指佛教：but“偶像”,是从佛陀(Buddha)而来。见马迦特，前引书第489页。

㉓qam是个突厥词。卢不鲁克把它跟khan和qa,an弄混了：“所有占卜者都叫做cham，从而他们所有的王公也叫cham，因为他们是靠巫术统治人民的。”（柔克义，第108页。）

㉔ 阿剌伯语为“病人的渴望。”

㉕ 参看卢不鲁克的叙述：“他们〔占卜者〕对于一切事情都要预卜吉凶；所以，没有占卜者的允许，他们决不召集军队，进行战争，而且（蒙古人）早该转回匈牙利，可是占卜者却不许。”（柔克义，第240页。）

㉖见前，第14页，注㉛。

㉗ 佛教的dharma。见马迦特，前引书同页。nom是希腊语的νόμος，经粟特语传入畏吾语和蒙语：现在它的一般意义在蒙语中是书。

㉘ 义为“走，走！”

㉙别失八里译义为“五城”，见前，第47页，注⑯。

㉚ 比较“古兰经之被诅咒的树”，（《古兰经》，第xvii章，第62节），即折黑幕（az-Zaqqūm）之树。“此树系从狱底生长者，其果实如魔鬼之头颅然；瞧！该诅咒者必食此，以饱其腹。”（同上，第xxxvii章，第62-4节。）

〔VIII〕

屈出律和脱黑脱罕①

成吉思汗打败汪罕，后者之子② 及另外一些拥有大量部下的人却得为逃脱。他奔往别失八里，从那里抵达苦叉（Kucha），在苦叉山里东游西荡，既无粮食又乏给养，而跟随他的那些人已作鸟兽散③ 现在，有人说，菊儿汗④ （gür-khan） 的一队士兵俘获了他，带他去见他们的主子；但据另一说法，他是自愿去的⑤ 反正不管怎样，他有段时间侍候菊儿汗。 62

当算端⑥ 开始背叛菊儿汗，东方诸侯也造反，寻求成吉思汗庇护，在他卵翼下免遭菊儿汗残害，这时，屈出律对菊儿汗说："我的人很多；他们遍布叶密立地区、海押立、别失八里；人人都在欺侮他们。如我获得允许，我可以把他们召集起来，靠这些人之力就能支援和加强菊儿汗。我决不能背离菊儿汗指定的方向，那怕竭尽全力也要完成他的任何命令，决不掉头不顾。用这番伪善的阿谀奉承，他使菊儿汗落入虚荣的陷阱。当菊儿汗赠他许多礼物，封他为屈出律汗的时候，他象强弩所发之矢一样飞驰而去。他兴起的消息传遍四方。哈剌契丹军中跟他有些关系的人都去投他；于是，他侵入叶密立和海押立地区。同样是⑦ 篾乞里部之长、震于成吉思汗猛袭威名而逃走的脱黑脱罕，也和屈出律结成同盟。而且屈出律的族人从各方 63

去聚集在他身旁。因此他袭击诸地，劫掠这些地方，攻打一处又一处；就这样他有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他的麾下和士卒大大增强。然后，转向菊儿汗，他蹂躏和抢劫他的国土，时进时退。当听到算端征服的消息时，他接二连三遣使见他，怂恿他从西边进攻菊儿汗，而他自己从东边进攻；以此两面夹攻，他们可以消灭菊儿汗。倘若算端首先征服和获胜，那末整个菊儿汗的国土，远至阿力麻里和可失哈耳，都归他所有；反之，倘若屈出律占了先手，夺取了哈剌契丹，那末所有的土地，至费纳客忒[8] (Fanakat) 河，将归他所有。如此议妥，按此条件立约后，他们遣军从两面进攻哈剌契丹。屈出律占先；菊儿汗的军队在不远的地方被击败，他遂劫掠讹迹邗[9] (Özkend)城内菊儿汗的宝藏，又从讹迹邗转攻八剌撒浑。菊儿汗在此扎营；他们战于真兀赤[10] (*Chinuch) 境内，屈出律败北，他的士兵大半被俘。他返回自己的国土，着手重整兵力。后来，听说菊儿汗与算端交战后已班师，而且暴敛百姓，他的队伍也四散回家；屈出律就像云中的闪电一样向他突袭，突出不意地把他俘获，夺取他的国土和军队。他取了他们的一个少女为妻。乃蛮人原本大多是基督徒，但这个少女劝屈出律随她皈依偶像教，放弃他的基督教[11]。

64

65

你用偶像般的面孔把我变成你的崇拜者，
迷住了我，而从前你却给我带来烦恼。
难怪天火焚毁我的肝脏，
因为崇拜偶像者该当火劫。

他在哈剌契丹的国土上得到巩固后，屡次跟阿力麻里的斡匝儿汗[12]（Ozar Khan）交锋。最后，他突然把斡匝儿汗擒获于他的猎场上，并将他杀害。

可失哈耳和忽炭（Khotan）的君王曾起兵造反，可失哈耳汗之被菊儿汗所俘囚。屈出律把他从狱中释放，送他回可失哈耳，但是，当地的贵族阴谋害他，就在他将入城时，把他刺杀在城门。因此，每逢收获季节，屈出律便派兵去毁坏他们的庄稼，用火把庄稼烧光。三、四年来，他们都收不到庄稼，发生大饥馑，百姓为饥饿所困；这时他们服从他的命令。他率领军士上可失哈耳，凡有主子的人户，他都派一名士兵居住，因此他们全都跟居民共聚一堂，同住一屋。处处看得见奸淫烧杀；而且异端的偶像教徒随意大肆胡作非为，谁都阻止不住他们。

屈出律由此进兵忽炭，攻占了该地；接着他强迫该地居民放弃回教，要他们从下面二者中任择其一：要么信奉基督教或偶像教，要么穿上契丹人的袍子。既然改奉他教是不可能的，迫于无奈，他们穿上契丹人的服装。全能真主曾说："若非出自本意，且非行恶者，是为被胁迫之人——确实，汝主至恕至慈。"[13]穆真（muezzin）的祈祷召唤，一神教徒和信士的礼拜，都被中断，学院被封闭和堕毁。有天，在忽炭，屈出律把大伊祃木们赶到郊外，跟他们辩论宗教的事。他们当中的一个、忽炭的伊祃木阿老丁·穆罕默德（'Ala-ad-Din Muhammad）大胆跟他辩论：在遭受酷刑后，他被钉死在他的道院门上，此事下面将述及[14]。如此一来，穆斯林的事业陷入悲惨的境地，甚至它给全毁了，无休止的苦难和恶孽笼罩着主的奴仆；他们发出那幸而应验的了的祷告，说：

66

主啊！当法老变得狂妄，
因拥有财富而不可一世时，
仁爱的主，全知的主，你大发慈悲，
把他投入海中直到他淹死。
那么这个在我看来一意孤行的家伙，
为什么不倒运呢？
尽管老天可以把它的意志加于一切人。
难道你不能把他逮住吗？
逮住他吧，国家才将得自由。

这好像是祈祷之矢射中采纳之的，因为，当成吉思汗进兵算端的州邑时，他派一队那颜[16]去消灭屈出律这个败类，清除他那叛乱的恶果。屈出律当时在可失哈耳，可失哈耳人叙述如下："他们抵达后尚未交锋，他就转身图逃，而且逃之夭夭。67 蒙古军一支接一支到来，除屈出律外不向我们要什么东西，允许念塔克必儿和阿赞，并且派一名使者在城内宣布，人人均可信仰自己的宗教，遵守自己的教规。我们方明白，蒙古人的存在正是真正的一种慈悲，神恩的一种仁爱。"

屈出律逃走时，住在城中穆斯林家的所有他的士卒，如水银泻地般霎那间给消灭殆净。接着蒙古军追击屈出律；他逃到哪儿，蒙古人就追到哪儿。这样，他们把他追得像条疯狗似的，直到他逃到巴达哈伤（Badakhshan）边境，进入叫做答剌-亦-迭剌集[17]（Darra-yi-*Dirazi）的河谷。当他走近撒里黑绰 68 般[18]（*Sarigh-Chopan）的时候，他走错了路（他应当往右走），进入一个没有出路的山谷。一些巴达哈伤猎人正在附近山中打猎。他们看见屈出律及他的随从、便向他们走去；同时

蒙古人从另一面赶上来。因为山谷崎岖不平，行走困难，蒙古人跟猎人达成协议。蒙古人说："这些人是屈出律和他的部下，从我们掌中逃脱。如果你们捉住屈出律，把他交给我们，那末我们不向你们要别的东西。"猎人因此包围屈出律及其部下，把他俘获，交给了蒙古人。后者割下他的头，随身将头带走了，巴达哈伤人得到无数的珠宝、金钱作为战利品，这样满载而归。

由此应当说，谁要是践踏回教的信仰和法规，谁就决不会成功，反之，谁要是赞助它，那怕它不是自己的宗教，谁就会日益兴旺发迹。

倘若真主点燃一只蜡烛，
吹它的人只有烧掉自己的须胡。

全能真主曾说："在彼辈之前，吾人究曾殒灭若干代人？吾人未置汝辈之时，已置彼辈于世，吾人自天降淫雨于彼辈，使洪流泛滥于彼辈之足下；吾人更按其罪愆，聚而歼之，于是创生他族以继彼辈。"⑲

因此，可失哈耳和忽炭地区，直至算端统治的一片土地，都归于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

至于脱黑脱罕⑳，他在屈出律得势时已离开他，到了谦谦州㉑（Qam-Kemchik）地区。成吉思汗派长子术赤率大军沿他逃走之途去消灭他：术赤清除了他这祸害，使他荡然无存。　69

他们班师时，被算端尾随上了；尽管他们不去挑战，算端却不能抑制自己，而一头栽进那谬误和幻觉的荒原。既然他不接受警告，他们便准备战斗。双方都进行攻击，两军的右翼各自击败其对手。其余的蒙古军为这个胜利所鼓舞；他们攻击算端亲

自坐守的中路；算端因此险儿被俘，这时，扎兰丁（Jalal-ad-Din）打退了进攻者，把他从那危境中救出。

> 一头凶猛的狮子，在其父面前奋战，
> 有比这更高尚的吗？㉒

战斗整整持续了一天，直杀到晚祷时刻，此时，因为金乌消失，地面黑如恶人的面孔，地脊暗若井底。

> 昨天夜晚，当大地潜伏等待光明之马时，
> 我看见黑暗中整个世界，
> 象一间孤寂的小屋，
> 人们确实可以说，它是一座阁楼，
> 昂首九天之上。

于是他们鸣金收兵，各返已营安歇。蒙古军接着回师㉓。他们回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则考验了他们的勇力，摸清了算端的兵力强弱，同时也看到，他们之间已无尚未除去的障碍，已无能进行抗拒的敌人，这时，他动员他的军队，进攻算端。

70

算端呢，当他荡平世上的凶恶敌人时，他算得是成吉思汗的开路先锋（yezek）。因为，他虽然没有实现对菊儿汗的最后打击，他却动摇了他的统治基础；而且是头一个进攻他的人；也正是算端，消灭了其他诸汗和诸王。但是，凡事都有一定的限度，有始必有终，其延缓或耽误是难以想像的。“时候一到，秃笔枯竭。”

---

①TWQTΓAN（E本作TWQṬΓAN，第II卷，第101页）。此名无疑地是篾里乞部长的名字：《元秘史》的脱黑脱阿别乞（Toqto'a B-eki）、拉施特的脱黑塔（Toqta）。伯希和，《金帐汗国》，第67—71

页，讨论了该名的语原，并得出结论说，它和帖木儿的敌手脱黑塔迷失（Toqtamïsh）的名字一样，来自蒙古—突厥语动词 toqta、toqto，“停住”，“定住”。然而，志费尼所作这名字的形式，似乎已被操突厥语的人加以改变，赋予它一个完全不同的含义：“吃饱的鹰”，从toq“吃饱的”及toghan“鹰”而来。伯希和，上引书，第68页，提到《元史》中出现的类似名字：脱不花（Toq-Buqa）、脱帖木儿（Toq-Temür）。至于称作该名的人是谁，志费尼却把脱黑脱阿别乞和他的一个儿子（火都（Qodu）或忽勒脱罕（Qul-Toqhan））弄混了；在本章中，脱黑脱罕有时指父亲，有时指儿子。

②志费尼的错误已由穆.可.所指出。屈出律不是克烈君主汪罕的儿子，而是乃蛮王太不花(Tai-Buqa)，即塔阳罕（Tayang-Khan）的儿子。当他的父亲（于1204年）战死后，他逃奔其叔不亦鲁黑（Buiruq），不亦鲁黑死，又与篾里乞的脱黑脱阿合流。1208年(或据《元秘史》为1205年)，他们在也儿的石（Irtish）河上游遭到惨败。脱黑脱阿被杀，屈出律逃奔菊儿汗。见《元秘史》，第198节，柯劳斯，第28—9页，斯米尔诺娃，第151—2页，第180页、第254页。

③这些情节不见于拉施特，拉施特仅称屈出律从别失八里逃往苦叉。（斯米尔诺娃译，第186页。）

④gür-khan是哈剌契丹王的称号。对志费尼说，kür-khan 的拼法也许是可取的。比较卢不鲁克的Coirchan（文该尔 特，第205页）。在《元秘史》中，古儿罕（gür-khan）也是成吉思汗的对手扎木合采用的称号（第141节），汪罕的叔父也叫古儿罕，他因汪罕杀害自己的兄弟，所以把汪罕废黜（第66—7节）。据志费尼（第II卷，第86页；第1册，第54页），这个称号的含义是“众汗之汗”。《元秘史》中，gür总译成汉语的“普”。见伯希和-昂比斯，《亲征录》，第248页。另外，巴尔托德，《突厥史》，第97页，注①，认为这个称号的头半部分是古突厥语的 kür 或kül。据可失哈利，kür义为“勇敢的"、“英雄的”。kül，加巴因认为仅 为一专门名词（Kül Tegin、Kül Chor），伯希和（《中亚史地丛考》，第210页）则以为含义是“光荣的。” 所以，gür-khan或kür

khan是普天下的、英雄的和光荣的汗。

⑤一个有趣的史料。拉施特（斯米尔诺娃译 第180页）对屈出律初见菊儿汗的描写如下："他们说，当屈出律到达菊儿汗的斡耳朵时，他称他的一名随从为屈出律，而在进见菊儿汗时，他自己装成一个马夫，坐在门口。菊儿别速（Gürbesü）〔菊儿汗之妻〕出外，看见屈出律，说：'为什么你们不把他带进来？'他们带他进宫，菊儿汗的异密们则被触怒，菊儿别速是菊儿汗的长妻，她有个女儿，叫做弘忽（Qunqu），她爱上了屈出律。三天后，她嫁给了他。她非常专横，不许给她戴上顾姑（boghtaq）。她声称，她不愿戴顾姑，而愿像契丹妇女戴上尼克舍（nikse）。"柯立福教授（我引用的是1955年10月31日的信）认为弘忽就是中国的称号"皇后"，他指出，尼克舍（不列颠博物馆抄本东方部7628，500a作MYLSH，即milse——这段话不见于贝烈津本）可能系金，或女真词汇。至于叫做顾姑（boghtaq、boghtagh）的头饰，见后，第262页，注②。

⑥即算端摩诃末·花剌子模沙。

⑦前面已错误地把屈出律说成是克烈人，这里又暗指他是个篾里乞人！篾里乞（篾乞里（Mekrit）是此名的不常见的拚法）是一支森林部落，居住在色楞格河下流、贝加尔湖南岸。至于脱黑脱罕究竟是谁，见前，第61页，注①。看来这里可能指的是脱黑脱阿别乞本人，而这段话真正说的是他和屈出律在也儿的石河上的早期联合。见前，第61页，注②。没有别的史料提到屈出律在谢米烈契耶称雄后曾与篾里乞人结成过联盟。

⑧费纳客忒（或作别纳客忒（Banākat））位于锡尔河右岸，近安格廉（Angren、Āhangarān）河口，但"费纳客忒河"这里可能指锡尔河本身。

⑨此处大概指锡尔河畔速格纳黑（Suqnaq）和毡的（Jand）两地之间的讹迹邗（见后，第87页），但决非指拔汗那（Farghana）的讹迹邗今（吉尔吉斯的乌兹根（Uzkend））。

⑩原文作ḤYYNWḤ，其拚法极不确定，但这个名字的第二部分可能系突厥语的uch，义为"角"、"边"。译成"附近"（dar kanār-i）的成语一般义为"在……河岸"，所以*Chinuch可能为一条河，但它也可指"在……的边上"，这种情况下，*Chinuch可能为一地区或山岭。

⑪ 据前面第62页注⑤所引拉施特的一段文字，使屈出律改信佛教的是弘忽——菊儿汗和菊儿别速之女。在另一处，拉施特又把屈出律的改教归因于他的另一妻子，她被说成是“……部族的少女，他们多数是……，”第一个空白出现在贝烈津本(第XV卷第60页)和斯米尔诺娃本（第182页）中，而后面的子句却不见于斯米尔诺娃本。

⑫ 关于斡匝儿(AWZAR)见后，第75页据扎马剌·哈儿石(Jamal al-)Qarshi）说，他的名字叫布匝儿(Buzar)。见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401页，伯希和，《金帐汗国》，第185页。

⑬ 《古兰经》，第vi章，第146节

⑭ 见第IX章。

⑮ 引自阿合马·本·阿不别克儿·客帖卜(Ahmadb. Abū-Bakr Kātib)的一首诗，诗中他讽刺撒曼朝的阿不-阿不答剌·宰哈尼（Abū-‘Abdallah al-Jaihāni）。(穆.可.)

⑯ 据《元秘史》(第202和237节）和拉施特(斯米尔诺娃译，第183页；赫塔吉诺夫译，第194页）奉命追击屈出律的是名将哲别（Jebe)（志费尼作Jeme)。

⑰ 原文作WṚARNY(D本代之以WRAZY)，读作DRAZY，即迭剌集（*Dirāzi）河谷。见下注。

⑱ 据米尔咱·海达尔的这段文字(艾利斯-罗斯编译，第292页)，原文之SRXǰWYAN（E本作SRXČWPAN)，应读作SRČΓWPAN，米尔咱·海达尔作 Sarigh Chupán (SRYΓČWPAN）并以Darázukhán代替原文之WRARNY（见前注)。米尔咱·海达尔在别处尚提到（前引书，第353—4页）Sárigh Chupán (SARYČΓWPAN)，并补充说：“巴达哈伤人称〔巴达哈伤和瓦罕（Wakhan）之间〕的边境为答剌祖罕（Darázukhán)。可失哈耳人称之为撒里黑绰般（Sárigh Chupán).”关于答剌祖罕，艾利斯解释说（前引书，第354页，注①)：“我认为所讨论的地名是Darazi-i-Wakhán或即Daraz-Wakhan，它指的是喷赤(Panjah)河上游的狭长河谷，今天往往称作撒里黑绰般或萨尔哈德(Sarhap.”然而，志费尼的答剌-亦-迭剌集和撒里黑绰般，

似乎不是一地，后者也许是沿前者的某一地点，可能系萨尔哈德（Sarh-add）县。上喷赤河谷（萨尔哈德河，即阿卜·亦·瓦罕（Āb-i-Vakhān））是马可波罗从西方到可失哈耳可能走的两条道路之一。见玉尔，《马可波罗》，第I卷，第175页；同见戈尔迭，《马可波罗注释和补遗》，第38、39页。另一条更往北的道路，是沿着发源于维多利亚湖（Lake Victoria）的帕米尔河谷，在伍德发现它之后，长期被认为是乌浒水的河源；也可能屈出律从可失哈耳逃走，走的是这条路。据《元秘史》，第237节，屈出律是在撒里黑忽纳（Sarigh Qol），（段译作撒里黑崑（Sariq-Qun），"黄崖"，但请参看伯希和《突厥斯坦评注》，第55页）被擒的。相同的地名见于拉施特（斯米尔诺娃译第179、183页），它通常被认为是西喀什噶尔地方的萨雷科耳（Sarikol）山脉。但要注意的是拉施特与志费尼一致说，屈出律是在"巴达哈伤边境"被俘和被杀的（赫塔吉诺夫译第194页，斯米尔诺娃译第179、183页）。所以"叫做撒里黑忽纳的河谷（d-arra）"，大概更在萨雷科耳山脉以西。考虑到这些理由，斯米尔诺娃指出（第179—80页注⑦）：这个地方多半就是指撒里黑库耳（Sarigh-Köl）（撒里库耳（Sar-i Köl））——"黄湖"即维多利亚湖地区，俄人称此湖为佐尔库耳（Zor Kul）；此说有如下事实为证：伍德的吉尔吉斯助手把帕米尔河谷叫做"锡里科耳（Sir-i-kol）都拉（durah）〔即darra〕。"见伍德，《乌浒河源亲历记》第332页。由此看来，屈出律西逃的路线和马可波罗东行路线相同，不外是这两条可能走的道路中的一条。

⑲ 《古兰经》，第VI章，第6节。

⑳ 这里指火都或忽勒脱罕，非指脱黑脱阿别乞（见前第61页，注①），但此段可能说的是篾里乞在也儿石河之战后的逃亡。

㉑ 原文作QMKBČK，读作QMKMČK。谦谦州（Qam-Kemchik 或拚作Kem-Kemchik）指克姆（Kem）河（即上叶尼赛河）及其支流克姆契克（Kemchik）河之间的地区。

㉒ 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1632页，第2408行。

㉓ 有关此战的整个叙述，见后。

〔IX〕

殉教的伊玛木——忽炭的阿老丁·穆罕默德（真主怜悯他！）

屈出律征服可失哈耳和忽炭，放弃了基督教的教规，改从偶像教的习俗。之后，他逼迫这些地方的居民背叛他们纯洁的哈尼菲（Hanafite）教，归依肮脏的邪教，并且逼迫他们从引路神光的照耀下转向异端的暗昧荒漠，从信奉慈悲的天主转而顺从那恶魔，这扇门既然不愿自行打开，他就用脚去踢它；因此，在武力下，他们被迫穿戴罪过的服装和头饰：礼拜和爱合马锡被取缔，祈祷和塔克必儿遭禁止。

> 真理已显露，难道彼等想解开它：
> 这用解不开之结系上的真理？

同时候，在他的淫威和专制下，他想用证据和证明来说服回教的伊玛木及基督教的僧侣。

> 但当你指望那不可能之事时，　71
> 你不过是在崩裂的斜坡上盖房子①。

城内发出通告，传达他的命令说：所有披学问和宗教衣袍的人，都必须亲自去郊外。那里共集中了三千多名著名的伊玛木，于是，屈出律对他们说：“你们这群人中，谁个胆敢跟我辩论有

关宗教和国家的事，而且胆敢不向我让步，不怕惩罚和酷刑?”因为在他那堕落的头脑中，他深信在场的人没有一个敢于反对他的话，驳斥他的议论；就算有人开了个头，可是惧怕他的强暴，这人也会克制自己，不去引那毁灭之火烧身，更不会“像〔羊〕一样用蹄子自掘坟墓”；反倒会证明他的谎言为真，肯定他的妄语属实。

但是，从这群人中站出那个上天护佑的沙亦黑（shaikh）、名符其实的伊祃木—忽炭的阿老丁·穆罕默德（愿真主照亮他的墓地，增加给他的酬奖!）；他走近屈出律，坐下来，在忠贞的腰间紧束真理之带，就宗教问题进行辩论。随着高昂的嗓音，这个殉教的伊祃木援引种种确凿的证明，视屈出律本人若无物；真理战胜虚妄，智士战胜蠢货，死后有福的伊祃木驳倒了十恶不赦的屈出律。“因为真理说得清楚，谬论则拙于言。”那个恶人的言谈举止中充分显出惊惶失措和羞愧；因缺乏勇气而怒火上升；以此他张嘴结舌。亵渎穆圣的下流话从他嘴里倾泻而出，而且用这种腔调，他讲了整整一篇话。宣讲真理的伊祃木，确信“倘若揭开盖子，我将更加坚定，”同时受到宗教热情的激励，不能容忍和无视他的胡言乱语；而是大声疾呼：”住你的鸟嘴，你这信仰的敌人，你这该死的屈出律!”

72

当这些严厉的词句进入那傲慢的古伯列（Guebre）、那下贱的异教徒、肮脏的恶棍耳中，他下令把阿老丁抓起来，强迫放弃伊斯兰教，改宗异端邪说。“去，去他的预言!”②

神光降落之地将不是恶魔的家园。

一连好几天，他被看守着，剥得精光，加上脚镣，饥渴交

迫，而且不给他人间的饮食，尽管他是“我将与我主过夜，我主将予我食，赐我饮”的座上客。这个回教的伊禑木，好像赛毋待（Thamud）人中的沙里哈③（Salih），又如雅各(Jacob)之饱尝苦难，吉尔吉④（Jirjis）之经受折磨。穆圣（愿他获得和平！）曾说：“大难先降诸先知之身，次及圣人，再次及贤者，再次及贤者以下。”他像约伯（Job）那样坚忍，像约瑟（Joseph）那样在他们的狱井中斗争。因为忠实情人在爱情的甜蜜中尝到刺痛时，他把这当作是新鲜的收获，当作是无限的幸福，并且说：“你给的一切东西都是甜的，不管它是良药还是酖毒。”倘若他的爱人用手把毒药送给他喝，那末，如诗所说，

谁都可以从酥胸美妇手中吞食毒药！

因为他的味觉是甜的，他从柯罗辛和芦荟的苦味中发现蜜和糖的甘旨，而且说：

倘若我爱人亲手把毒药给我喝，
经过她的手，毒药会是可口的饮料。

当一颗明亮的心从神灯壁龛接受它的光源时，每时每刻它的信 73
仰都更坚定，那怕他受到痛苦的折磨和摧残。

你想跟你的情人结合吗？那就寻求痛苦吧；
因为玫瑰可能和棘刺长在一起。
抛弃你自己，那你可以到你情人的街上去，

因为这事可能充满危险。

最后，他们使用迷途者本性中所有的各种诡计——许愿，恐吓、诱骗、威胁，惩罚，但他的神色不背离构成他内在质地的东西这就是：探索、信仰、坚贞、信念；在这之后，他们把他钉死在他创立于忽炭的学院门上，于是他把灵魂交给真主，吟唱我主唯一的教条，并且教导他的同胞说：信仰不会因这短暂尘世中凡人的刑罚而毁灭，也决不会为狱火所禁制！再者，拿永恒的东西去交换瞬间的东西，为这仅仅是儿戏般尘世的粪土而舍弃那来世的安乐和幸福，这是彻头彻尾的欺骗，众所周知的谬误。全能真主曾说："人生今世，无非游戏，消遣；来世的宫邸必将为畏神者而设！汝其识诸？"⑤

于是他从这尘世牢狱飞往来世的天堂，从这最低层的栖息地飞往那至高的天阙。

朋友去见朋友，情人去见情人，
——世上有比这更美的吗？
如有人把胳臂围住他心愿的脖子，
这可以是一面抵挡灾难打击的盾牌。

这件事发生后，全能真主为清除屈出律的恶行，很快便派74蒙古军去讨伐他；在今世，他已因他的奸邪品行和不祥生命而受到惩罚；在来世则受到狱火的折磨。愿他死不安宁！

而异端已知道，因真理获胜，

哈尼菲教不能被毁灭。

全能真主曾说：“待人不义者将发现其遭遇若何！”⑥

---

①引自著名诗人阿布勒哈散·阿里·本·穆罕默德·提哈迷（Abul-Hasan'Ali b. Muhammad at-Tihāmi）的一首悼念其子的挽诗。

②《古兰经》，第xxiii章，第38节。

③见前，第17页，注㊵。

④吉尔吉是英国的圣佐治（St. George），他不仅是基督教的圣人，也成为回教的先知。

⑤《古兰经》，第vi章，第32节。

⑥同上，第xxvi章，第228节。

〔X〕

阿力麻里、海押立和普剌①诸地的征服，以及有关这些地区统治者的记述

菊儿汗统治时期，这些地方的统治者是海押立的一个阿儿思兰汗②（Arslan Khan），他由菊儿汗的沙黑纳协同治理该地的政事。当菊儿汗的祚运开始衰微，邻近的侯王煽起叛乱火焰时，忽炭的算端也起兵造他的反。菊儿汗率师讨忽炭的算端，同时候向阿儿思兰汗要求援助。他这样做，动机是要把阿儿思兰汗置诸死地；由此，若阿儿思兰汗也和其他君王一样谋反，他就可以乾脆把他除掉；另外，若他表示服从，但对穆斯林温情脉脉，讨伐忽炭不力，那以此为借口，他同样要他的命。阿儿思兰汗遵命赶去见他。可是，菊儿汗的一名将官，名叫沙木儿·塔阳古③（Shamur Tayangu），跟阿儿思兰汗早就很有交情，把菊儿汗的图谋告诉他，还说：“要是菊儿汗对你下毒手，你的家室子女也将绝灭。替你子女的前途着想，你最好的办法莫如服毒自尽，以此摆脱这不幸人生的苦难和那残暴的君主。到时我将替你说话，让你的儿子继承你的位子。”因为别无逃生之路或避难之地，他就自己饮下致命的酖鸩，一命归天。沙

木儿遵守诺言，为其子谋得他的位子，菊儿汗优礼把他打发回去，派一名沙黑纳去监护他。事情如此下去，直到成吉思汗的威名及其兴起的消息传遍四方。故此，因菊儿汗的监护官对百姓越发专横暴虐，他被阿儿思兰汗的儿子所斩，后者接着投奔成吉思汗的宫廷，在那里蒙受恩渥。

阿力麻里有个忽牙思的哈剌鲁人，一条勇猛绝伦的汉子，名叫斡匝儿。④他常从畜群中偷盗人们的马匹，还干别的犯罪勾当，如拦路抢劫等。他受到当地的歹徒的拥戴，因此变得十分强大。这时，他不时进入各个村落，但凡有某地的百姓不归降他，他就用武力强占该地。他这样干下去，终于攻占了该地的首镇阿力麻里，并征服整个地区；他还攻占普剌。屈出律屡次攻打他，但屡次败北。于是，斡匝儿派一名使者往朝成吉思汗，上报有关屈出律的情况，自称是世界征服者的臣仆。他受到恩宠和抚慰以示奖掖；并奉成吉思汗之命，与术赤结为姻亲。当他作为藩属的基础巩固后，遵照成吉成汗的诏旨，他亲身赴朝，在那里得到殷勤的接待。在他临行时，获得种种礼遇的殊恩，成吉思汗嘱咐他戒猎，免得突然成为其他猎人的猎物；而且作为猎物的代替，他赠给他一千头羊。然而，他返回阿力麻里，又热衷于狩猎，不能克制自己不作这种游乐；最后，有一天，因为毫无戒备，他在自己的猎场上被屈出律的士兵擒获，屈出律的士兵用链子缚着他，把他带到阿力麻里门前。阿力麻里人关闭城门，跟他们交战。但这时候他们突然得到蒙古军到来的消息；于是，他们离阿力麻里回师，把俘虏斩于途中。 76

斡匝儿虽然鲁莽，有勇无谋，却是个虔诚的、敬神的人，对苦行僧优礼相待。有天，一个穿苏菲（Sufis）衣袍的人去见

他，说："我从权力和光荣的天廷出使来见你；而我的使命是，我们的财物几近空竭，因此眼下教斡匝儿借款为援，拒绝则属非法。"斡匝儿起身，向苏菲敬礼，同时眼中泪如雨下。接着他命他的仆人取出一个金巴里失，赠给那个苏菲，说："你把我的敬意上达天主，向天主谨表歉意。"因此苏菲拿着金子走了。

斡匝儿死后，他的儿子昔格纳黑的斤（Siqnaq Tegin）获得圣上垂顾：他得到他父亲的位子，而且奉诏与术赤的一女成婚。

77　阿儿思兰汗呢⑤，他被遣回海押立，他也和一个皇女成亲。成吉思汗进攻算端的国土时，阿儿思兰汗带领自己的人马去与他会师，给他很大的帮助。阿儿思兰汗的一子如今尚存。蒙哥可汗把讹迹邗⑥赠给他为封邑，而因他们欠他父亲的情，所以蒙哥可汗很敬重他。

昔格纳黑的斤也蒙成吉思汗的恩宠，奉命治理阿力麻里。他死于归途。他的儿子在651/1253-4年继承他的位子。

---

①据白莱脱胥乃德，第II卷，第42页，普剌（Fūlad、Pūlad）（波斯语"钢"）位于"赛里木湖不远之地，多半在流入艾比湖的博尔塔拉的肥沃河谷中。"它是卢不鲁克的Bolat，在此地，"不里（Buri）的条顿奴隶"正在"采掘金子和制造武器。"（柔克义，第137页。）

②和阿力麻里的斡匝儿一样，海押立的君王也是哈剌鲁突厥人。哈剌鲁人从前占领西部更多的土地，在楚河流域中，关于他们，见米诺尔斯基，《霍杜德》，第286—97页。

③ŠMWR TYANKW tayangu，突厥语义为"侍从官"。

④见前，第56页，注⑫。

⑤如穆.可.指出，这必定不是服毒自尽的阿儿思兰汗，而是他的儿子。因此，穆.可.得出结论说，阿儿思兰汗与其说是个人名，还不如说是个世袭的称号。《元秘史》，第235节，对成吉思汗和海押立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说法略有不同。到成吉思汗的将官忽必来（Qubilai）出征哈剌鲁时，阿儿思兰汗才来归顺。但他后来受到优遇，并获允跟汗的一女成亲。

⑥显即锡尔河畔的讹迹邗。见前，第64页注⑨。

〔XI〕

征讨算端诸地的原因

成吉思汗统治后期，他造成一片和平安定的环境，实现繁荣富强；道路安全，骚乱止息：因此，凡有利可图之地，那怕远在西极和东鄙，商人都向那里进发。因为蒙古人没有定居于任何城镇，商旅也没有在他们那里汇集，所以衣物在他们当中非常缺乏，跟他们做买卖所得到的利益，人所共知。故此，忽毡① (Khojend) 的阿合马、异密忽辛的儿子，还有阿合马·巴勒乞黑② (Ahmad Balchikh) 等三人，决定共同到东方各地旅行，并在收集了大量的商品——织金料子、棉织品、撒答剌欺③ (zandanichi) 及其他种种，他们认为适用的东西之后，便登上旅途。到这个时候，蒙古诸部大多被成吉思汗所败，他们的驻地被毁，而且整个地区的叛乱已被肃清。所以成吉思汗在大道上设置守卫（他们称之为哈剌赤(qaraqchis)并颁布一条札撒：凡进入他的国土内的商人，应一律发给凭照，而值得汗受纳的货物，应连同物主一起遣送给汗。当这班商人抵达边境时，哈剌赤看中巴勒乞黑的织品和别的货物，就送他去见汗。打开和摆出他的货物后，巴勒乞黑对他最多用十个或二十个的那购进的织品，竟索价三个金巴里失。成吉思汗对他的吹嘘很震怒，嚷道："这家伙是否认为我们这儿从前根本没来过织品？"他

吩咐把收存在他府库中前代诸汗所有的织品给巴勒乞黑看，藉没（dar qalam āvarda）他的商货，作为赃物来分配，而且把他本人拘留。然后，成吉思汗派人把他的同伙叫来，连他们的货物也悉数送去。尽管蒙古人再三追问货物的价钱，商人们不肯讨价，倒说："我们把这些织品献给汗。"这句话得到赞许，于是，成吉思汗叫每件织金料子付给一个金巴里失，每两件棉织品与撒答剌欺付一个银巴里失。他们的同伴阿合马也被放回，他的货物以同样的价钱被收购；对他们三人都优礼厚待。

在那些日子里，蒙古人尊敬地看待穆斯林，为照顾他们的尊严和安适，替他们设立干净的白毡帐；但在今天，由于穆斯林相互诽谤及其他道德上的缺点，他们已使自己变得如此卑贱和褴褛。

这些商人返回的时候，成吉思汗命他的儿子、那颜、将官，各从自己的部属中抽调两三个人，给他们一个金巴里失或银巴 79 里失作本钱，让他们随那队商人去算端的国土，在那儿作生意，收购奇珍异宝。他们遵命各从自己麾下派出两三个人，这样共集中四百五十名穆斯林。然后，成吉思汗给算端致以如下的使信："你邦的商人已至我处，今将他们遣归，情况你即将获悉。我们也派出一队商旅，随他们前往你邦，以购买你方的珍宝；从今后，因我等之间关系和情谊的发展，那仇怨的脓疮可以挤除，骚乱反侧的毒汁可以洗净。"

一行人抵达讹答剌，该城的长官是个亦纳勒术[4]（Inalch-uq），他是算端的母亲秃儿罕哈敦[5]（Terken Khatun）的族人，曾受封为哈只儿汗[6]（Ghayir-Khan）。商人当中原有个印度人，他从前认识这个长官。现在他仅称他为亦纳勒术；同

时因自己的汗力量强大而狂傲，他并不对这位长官敬而远之，更不顾及自身的安危。因此，哈只儿汗感到失措和不安；与此同时，他也起了谋财之念。于是他将这些商人拘留，派一名使者往见在伊剌克的算端，向他报告有关他们的事。没有稍加考虑，算端便同意要他们的命，认为剥夺他们的财货是合法的，

80 而不知道，他自己的生命将成为非法的，乃至是一种罪孽，也不知道，他那幸运的鸟儿将折翅断羽。

灵魂有见识者指望把行为作本钱。

哈只儿汗执行算端的命令，剥夺这些人的生命和财产，更恰当说，他毁坏和荒废了整个世界，使全人类失去家园、财产或首领。为他们的每一滴血，将使鲜血流成整整一条乌浒河；为偿付他们头上的每一根头发，每个十字路口都要有千万颗人头落地；而为每一个的那，都要付出一千个京塔儿（qintar）

我们的财产被剥夺，我们的希望成泡影；
我们的事业处在危难的境地，
而我们的智谋仅仅是相互间的告诫。
他们抢去我们的牲口，赶走我们的马骡；
背上驮的货物压碎它们的雕鞍，
那驮的是家俱、衣服、金钱和财宝；
都是收买来的、存放在府库中的。
老天如此惩治她的一些子民；
某些人的灾难看来是另一些人的宴乐。

这个命令到达前，有名商人设法逃出牢笼。弄清事情真相，

探明他的同伴的处境，他动身去见汗，向他报告同伴们的遭遇。这些消息如此影响汗的情绪，以致无法平静下来，那愤怨的旋风把尘土投进仁爱的眼内，万丈怒火致使泪水夺眶而出，唯有洒下鲜血方能扑灭它。在这种狂热中，成吉思汗独自登上一个山头，脱去帽子，以脸朝地，祈祷了三天三夜，说："我非这场灾祸的挑起者；赐我力量去复仇吧。"于是他下山来，策划 81 行动，准备战争。因为他军队追捕的两个逃犯屈出律和脱黑脱罕尚挡住他的去路，所以他首先派兵去扫除他们的祸害和骚乱，此事已见前述。然后，他向算端遣使，对他提出那件他本来无需干的背信事，并且警告他说，他打算讨伐他，让他作好打仗的准备，用刀枪武装自己。

现在，有个完全确立的事实是：谁要是种下枯苗，谁就决无收获，可是，谁要是种下仇怨的苗，那大家一致认为，谁就将摘取悔恨的果实。因此，已故的算端，因脾气暴戾，本性和作风凶残，落入大难中；到头来，他的子孙还得饱尝惩罚的苦楚，他的后人还得经受灾痛。

恶有恶报，老天的眼睛没有睡觉。
皮任的像仍然绘在宫廷的墙上，
他在阿甫剌昔牙卜的牢狱中。

---

①塔吉克斯坦的列宁纳巴德（Leninabad）。

②拼法不确定，原文作BAL$\dot{H}Y\dot{H}$。

③不花剌以北约十四哩的撒答剌（Zandana）（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113页作Zandān）村出产的一种衣料名。

④原文作AYNAL J̌Q B本作AYNAL J̌WQ,E本作AYNAL Č-WQ。它是突厥语inal的指小形式。“应注意者，inalčïq在察合台语中训为郡王（大约如同 inal），则可以说是一种人名，也可以说是一种爵号。”（伯希和，《突厥斯坦评注》，第52-3页。）

⑤即秃儿罕皇后（或作Tergen，拼作TRKAN）。关于这个突厥名字或称号，见伯希和-昂比斯。《亲征录》，第89-91页。

⑥义即“强大的汗”，ghayïr，或不如作qayïr，是东方的qadïr的土库曼（Turcoman）同义词。

〔XII〕

征服世界的汗征讨算端的国土和讹答剌的陷落

屈出律和脱黑脱罕的骚乱平息后，成吉思汗无需再忧虑他们，这时他整饬和训导他的儿子、大异密和那颜们，及千户、百户和十户，布置两翼和前锋，宣布一条新札撒，并于615/1218-9年开始出兵——

率领年轻的突厥武士，
他们的猛袭使雷电失声失色。
倘若他们匆匆经过哈仑①（Qarun）的宫室，　　82
那末到傍晚时，
他将因为极端贫困而无一餐之资②。

他们都是神射手，发矢能击落太空之鹰，黑夜掷矛能抛出海底之鱼；他们视战斗之日为新婚之夜，把枪刺看成是美女的亲吻。

然而，成吉思汗先派一个使团去见算端，警告他说：他决心讨伐他，报杀商之仇。因为“提出警告者有理。”

当他抵迭海押立地时，该地诸王中有阿儿思兰汗率师从那里随汗出发，阿儿思兰汗在先已纳款臣服，用谦顺、屈己、轻财等法使自己免受成吉思汗的酷刑，由此得到宠信。从别失八里有亦都护率师与他会合，从阿力麻里前来的是昔格纳黑的斤及久经沙场的战士。因有这些人马，他的队伍倍增。

首先，他们兵临讹答剌城下，

杀气腾腾，连闪电也不敢向前迈步，
霹雳也不敢高声布道。

他们把成吉思汗的营盘（bārgāh）扎在城池前。这时候，算端已从他的后备（bīrūnī）中拨给哈只儿汗五万人，再派哈剌察·哈思哈只不（Qaracha Khass-Hajib）另带一万人援助83 他；而且，城堡、外垒（faṣīl）和城墙业已完固，大量军用物资也已集中。哈只儿这方面，当城内作好一切战斗准备后，派出马步兵驻守城门，他本人则登上城头；从那里举目眺望，一付料想不到的景象使他吃惊得咬手背。原来他看见郊外已变成一片无数雄师劲旅的汹涌海洋，而甲马的嘶叫，披铠雄狮的怒吼，鼎沸骚嚷，充塞空间。

天变蓝，地变黑，
大海因金鼓齐鸣而沸腾。
他用手指向原野上的人马，
一支无穷无尽的军旅④。

大军层层包围城池；当所有队伍在那里集中后，成吉思汗派将官分头出师。他遣长子⑤率几土绵的骁勇士卒往攻毡的⑥（Jand）和巴耳赤邗⑦（Barjligh-Kent）；另一些将官被遣往攻忽毡和费纳客忒。他亲征不花剌，留下窝阔台和察合台指挥那支奉命围攻讹答剌的军队。

因为骑兵能够在四面八方使用，守军不断进行战斗，抵抗达五个月之久。最后，讹答剌人的处境变得绝望了，哈剌察就向哈只儿倡议投降，把城池献给蒙古人。但是，哈只儿知道他是这场灾难的起因，不能指望蒙古人饶他不死；再者，他也明白，没有逃生之路。因此，他竭尽他的全力继续战斗，深知和解为失策，并不赞成投降，他说："倘若我们不忠于我们的主子（指算端），我们如何为自己的变节剖白呢？我们又拿什么为理由，来规避穆斯林的谴责呢？"哈剌察这方面没有坚持他的意见，而等到　84

太阳不为尘世所见，
黑夜用衣裙遮住白昼的时候⑧，

他带领他的大部分士卒从苏菲哈纳（Sufi-Khana）门冲出。鞑靼军晚上从同一门入城，生俘哈剌察。当

东方的黑暗被灿烂晨曦射出
一条笔直光线所驱散时，

他们把哈剌察连同他手下的将官带去见察合台和窝阔台两王。

两王认为对他们应严加审讯。最后，他们宣称："你们不忠于自己的主子，尽管由于过去的恩惠，他要求你们忠于他。因此，我们也不能指望你们的效忠。"他们就使哈剌察及其所有的同伴都成为殉教者[9]；同时候，讹答剌的有罪者和无辜者，既有戴面纱的，也有那些戴库剌黑（kulah）和头巾的，都象群绵羊给赶出城，蒙古人则大肆劫掠财物。

85 哈只儿呢，他和两万名好汉和勇士退守内堡，而且如诗所说

> 为微不足道的原因而死，和为伟大事业而死，
> 滋味两相同[10]，
> 我们都注定要死，不管老中青；
> 没有人能永远活在世上，

他们视死如归，在跟自己诀别后，一次冲出五十人，拿身子去拚刀枪。

> 我们这边，他们那边，枪矛在震响，
> 那是饥饿鳄鱼的吼叫[11]。

只要他们有一个人一息尚存，他们就战斗不止；所以蒙古军伤亡惨重。战斗如此持续了整个一个月，最后仅剩下哈只儿和另外两人，但他们仍不断战斗，不愿回头逃跑。蒙古军攻入内堡，把他们困在屋顶；但他和他的两个同伴仍不投降。因为士兵奉命要生俘他，不要在战斗中杀死他，所以他们遵命没有杀他。这时候，他的同伴已尽忠殉节，他也没有武器了。因此

妇女们从宫墙上把砖头递给他；砖头又用光了，蒙古人围拢来逮他。他采用很多计策，进行多次攻击，打倒许多人，终于被擒，给绑个结实，系上沉重的铁链。内堡和城池被夷为平川，然后蒙古人离开，那些刀下余生的庶民和工匠，蒙古人把他们虏掠而去，或者在军中（ḥashar）服役，或者从事他们的手艺。成吉思汗从不花剌进兵撒麻耳干，他们也向那里去。至于哈只儿，蒙古人让他在阔克撒莱⑫（Kok-Sarai）饮下死亡之杯，穿上永生之服。 86

这就是天道：它一手捧着王冠，

一手拿着圈套⑬。

---

① 哈仑是旧约中的可喇（Korah），以他的巨富而知名。

② 引自阿不-亦沙黑·亦卜剌金-本·穆罕默德·迦集（Abu-Ishaq Ibrahim b. Muhammad al-Ghazzi）颂扬突厥人的一首著名合西答。（穆.可.）

③ 据朱思扎尼（拉维特译，第1004页，1023—6页，以及1054—5页），他和脱兰彻儿必（Tolan Cherbi）一起攻下北阿富汗斯坦的两个城堡。

④ 见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473页，第633和642行。本文的bi-jūshīd daryā“海洋沸腾”，发勒斯本作bi-junbid hāmūn“原野震动。”

⑤ 即术赤（Tushi、Jöchi）。有关这次远征锡尔河下游的细节，见第XIII章。同时代的回教著者伊本·额梯儿、朱思扎尼、讷萨怖等，只字不提此事。见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36页。汉文史料《圣武亲征录》（见海涅士，《成吉思汗最后之远征及其死》，第527页）和《元史》（同上文，第530页，并见柯劳斯，第37页）均仅简单提到术赤攻养吉干（Yangi-Kent）和八儿真（Barchin）等城。

⑥ 毡的城的遗址在克孜尔奥尔达（Kzyl Orda）（从前的彼洛夫斯克（Perovsk））不远的地方，锡尔河右岸。

⑦ ΒARǏLYΓ KNT。迦儿宾作Barchin，乞剌可思作Parch'in威尼斯本讹为Kharch'in。它在毡的和速格纳黑之间的某处。

⑧ 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474页，第653行。

⑨ 这是蒙古人处理这类事的独特作法。例如，汪罕之子桑昆的马夫阔阔出，因为让他的主子死于荒野，被成吉思汗处死。（见《元秘史》，第188节。）又例如，征服者的劲敌扎木合，有几名背叛者，也被砍头作为他们劳苦之报。（同前书，第200节。）相反的，巴阿邻部的纳牙阿，劝其父兄放掉被俘的泰亦赤兀惕部长——成吉思汗的死敌，倒因此受赏。（同前书，第149节。）

⑩ 引自木塔纳比的一首合西答。（穆.可.）

⑪ 《哈马沙》中一诗人，穆塞兰·本·利牙黑·木里（Muthallam b. Riyah al-Murri）（穆.可.）

⑫ 显即撒麻耳干的一个郊区，其中有一座叫这个名字的宫殿（后来帖木儿所建的宫殿也取此名）。见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412页同见后。

⑬ 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512页，第1234行。

〔XIII〕

兀鲁失亦都[1]出征毡的，以及毡的地区的征服

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颁发举世服从的诏令，命兀鲁失亦都攻取毡的地区，并由代表其他各子及族人的异密随他出师，一如他也曾以异密和士卒到别的军中代表他。在……月，兀鲁失-亦都把这个意图付之实现，率领一支人马，好似凶神恶煞，没有法子能阻挡，没有武器能抗拒，火速前进。

首先，在逼近毡的城附近、位于河岸边的速格纳黑[2]（S-uqnaq）城时，他派哈散哈只[3]（Hasan Hajji）为使先行。这 87 个哈散哈只，以商人的身份，早已归顺征服世界的皇帝，并被收纳为他的扈从。传达完使命后，因为他跟居民熟识，且系同族，他打算给他们发出警告，召谕他们投降，以此可以保全他们的生命和财产。进入速格纳黑，他传达了他的使命，但就在他要发出警告之前，城内的恶棍、流氓和暴徒（sharīrān va a-ubāsh va runūd）一阵鼓噪，高呼“阿拉阿克巴儿！”（义为“真主伟大”——中译者注），把他杀死；以为他们的这种行动是为一场圣战，渴望因谋杀这个穆斯林而获巨赏；然而，实际上，这次袭击将导致他们粉身碎骨，这次暴行将造成那群人

的毁灭。"大劫将临，骆驼彷徨于水坑旁。"

兀鲁失亦都得知此信息，他将旌旗指向速格纳黑，而且，怒火焚烧，他命士卒从早至晚轮番作战。军士奉命连攻七天，袭取了速格纳黑城，把宽恕的大门关闭，仅仅替一人报仇，几乎把他们所有的名字都从生命簿上一笔勾消。

当地的政事被委付给遇害的哈散哈只之子，让他去召集仍在穷乡僻壤的残存者；蒙古军从该地继续出师，攻占了讹迹邗④和巴耳赤邗，在那里，因百姓没有进行大抵抗，所以没有实行总屠杀。接着，他们进抵额失纳思⑤（Ashnas），该城的守军主要由流氓无赖（runūd va aubāsh）组成，他们打仗十分勇敢，多半殉难。

88

有关这些战事的消息传到毡的，守将忽都鲁汗（Qutlugh-Khan）及算端派驻该地的一支大军，如俗话所说，"三十六计，走为上着，"像条好汉⑥那样，挺身而起，在晚上转身就跑，登上旅途，渡河后横越沙漠，赴花剌子模去了。得知他逃跑及他的军队撤出毡的，蒙古人派成帖木儿⑦(Chin-Temür)为使者去见居民。他婉言抚慰，但告诫居民不要抗拒。因毡的城缺乏独断独行的首领或长官，人人都各按己见、自以为是，表明态度。百姓掀起一阵骚动，企图给成帖木儿——像哈散⑧那样——一帖苦药尝。成帖木儿觉察出他们的恶意，就在一篇机智、巧妙、温和及安抚的讲话中，提到速格纳黑事件和那些谋害哈散哈只者的下场，从而缓和了他们的情绪；接着他跟他们订立条约，申明他不让异军来干扰毡的。居民对这个忠告和条约表示满意，没有伤害他。他返回见兀鲁失亦都，详述他的经历：怎样企图要他的命，怎样用善言温语才转危为安，

还描绘当地百姓的软弱无能，及他们在意见和情绪方面的分歧。虽然蒙古人原本打算在哈剌忽木⑨Qara-Qum）休驻，不打算进攻毡的，但因此故，他们旋辔进向毡的，一意要攻取该城。616年沙法儿月4日〔1219年4月21日〕，他们兵临毡的城下；接着，军士忙着填塞城壕，对着它架设撞城器、射石机和云梯。城内的居民，除紧闭城门，像节日的观众那样坐在城头和城垛上外，没有作战斗准备。因为大部分市民从来没有战争经验，他们对蒙古人的活动感到惊讶，说："城墙上头怎么能爬上去呢？"然而，当造好桥，蒙古人将云梯架上城头的时候，他们投入战斗，发动一架投石机。可是，一块沉重的石头落到地面，打碎了那架就是发射它的那台投石机上的铁环⑩。因此蒙古人从四方爬上城墙，打开城门。双方无一伤亡。蒙古人接着把居民赶到城外，但因居民没有涉足于战斗，蒙古人便仁慈地以手抚他们的头，饶了他们的命；而一小撮对成帖木儿无礼的首领被处死。他们强迫居民留在郊外达九天九夜，他们自己则劫掠城镇。然后，他们派阿里火者（'Ali Khoja）管治毡的，委他照顾该地的福利。这个阿里火者是不花剌附近吉日杜万⑪（Qizhduvan）的土著，早在蒙古人兴起前已经为他们效劳了。他在这个职位上坐得很牢固，极受敬重，迄至死神要他离任的旨令从冥宫发出时，他一直担任此职。

89

90

一名将官率一土绵的军队进兵于⑫（Kent）城。他把它攻陷，在那里留下一个沙黑纳。

兀鲁失亦都则进向哈剌忽木。

一支突厥蛮游牧人⑬，数约一万，由台纳勒⑭那颜（Tai-nal Noyan）率领，奉命往攻花剌子模。行军数日，他们的凶

星挑动、煽惑他们去杀害台纳勒派去代他督军的蒙古人，举兵叛乱。在前面行军的台纳勒，回师扑灭了他们的叛变和骚乱的火焰，把他们都杀光，尽管有些人死里逃生，并和另一支军队

91 抵达马鲁和阿母牙⑮（Amuya），在那里他们人数大增，这将在适当的地方叙述，愿真主允许吧。

---

① ALŠ AYDY（B本和D本作ALWŠ AYDY，拉施特的Ulus-Idi"兀鲁思的主人，"指术赤。见我的论文，《志费尼书中一些蒙古宗王的称号》，第148—52页，其中，我提出，这个称号，和拖雷被称作兀鲁黑那颜的例子相同，是术赤死后的称号，以避免提到他的本名。拉施特（斯米尔诺娃译，第199—201页）不知道兀鲁失亦都即术赤，把前者说成是与后者共同负指挥责任的一名将官；贝烈津（第XV卷，第171页）则把兀鲁失亦都考证为畏吾儿亦都护；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416页，注①）又以为他是忙忽（Manqut）部的哲台那颜（Jedei Noyan）。与分地——禹儿惕（yurt）或嫩秃黑（nuntuq）——有区别的兀鲁思（ulus），"分民"，见弗拉基米尔索夫，《蒙古社会制度》，第124页，及以下诸页。

② SQNAQ。速格纳黑，或昔格纳黑（Siqnaq），其遗址今名苏纳克库尔干（Sunak-Kurgan），在哈萨克的图门阿鲁克（Tumen-Aryk）邮站以北六、七哩。见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179页。

③ 如巴尔托德（前引书，第414页）所指出，哈散哈只（Ḥasan Ḥajji）可能是阿三（Asan），蒙古人在巴泐渚纳（Baljuna）遇到的回回商人。（《元秘史》，第182节。

④ 见前，第64页，注⑨。讹迹邗的确切地点不知道：可能在卡腊套（Kara Tau）山中。见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179页。

⑤AŠNAS。额失纳思（称作Asanas）的遗址在锡尔河左岸，距河十七哩，距伯尔卡桑（Ber-Kazan）邮站二十哩。见巴尔托德，前引书，第179页，注④。

⑥　这句话必定是用作讽刺的。

⑦　ǰNTMWR。这个名字为突厥语，义为“真铁”，由Chïn“真”和temür“铁”构成的。比较Edgü-Temür“好铁”一名，并比较与bolad“钢”构成的复合词，如Kül-Bolat，“灿烂的钢”、Mengü-Bolad，“永久的钢”。拉施特在一处说（赫塔吉诺夫译，第141页），他是汪古部人，在另一处（伯劳舍本，第37页）又重复志费尼的话（第II卷，第218页，第ii册，第482页），说他是哈刺契丹人。巴尔托德（前引书，第415页，注①）指出，他可能受养育于哈刺契丹，要不然，就是生活在汪古中的哈刺契丹人。有关他的情况，见后。

⑧　意思说，既像哈散哈只，又像被妻子毒死的阿里之子哈散。

⑨　原文作QRAQRWM，即哈刺和林，但在第II卷，第101页（第ii册，第370页），它被说成是“康里人的驻地”，穆.可.采用了G本的读法，即QRAQM，并把它考证为咸海东北的卡拉库姆（Kara Kum）沙漠（不要把它跟基发和马雷之间的另一卡拉库姆弄混了）。

⑩　参照1521年墨西哥围城战中一个类似的插曲。参加过意大利战争的一名军士着手制造“一种石弩，一种发射巨石的器械，它在毁坏建筑物时，可以代替普通的炮车……

“……最后，器械制造出来，被围困的人怀着沉默的恐惧，从附近的阿佐特斯（azoteas）眼见这架即将平毁他们残余都城的神秘机械的制作，现在，他们恐怖地望着它的开动。机械开动了；石块以巨大的力量从弩炮发射。但是，并非飞向阿芝特克人（Aztec）的建筑，它高高地、垂直地飞入云霄，然后，落在发射它的地方，把那架不祥的机械砸个粉碎！”（普累斯科特，《墨西哥征服史》，第VI卷，第vii章。）

⑪　原文作QRDWAN，读作QŽDWAN。乌兹别克斯坦之吉日杜万（Gizhduvan）。

⑫ 即养吉干（Yangi-Kent）（拉施特相应的一段作此名，见斯米尔诺娃译，号200页），突厥语义为“新城”，迦儿宾作Iankint。此城的遗址今名詹干（Jankent），在“锡尔河南，距前基发朝城堡詹哈剌（Jān Qal'a）三哩，距卡扎林斯克（Kazalińsk）约十五哩。”（巴尔托德，前引书，第415—16页。）

⑬ 突厥蛮（波斯语Turkmān，突厥语Türkmen）是早期的古思人（Ghuzz）。塞勒术克朝和较晚的鄂图曼人（Ottomans）都属于这支突厥族。据得尼（Deny）说，这个名字有“纯突厥”的含义。见米诺·尔斯基，《霍杜德》，第311页。

⑭ TAYNAL。这个台纳勒那颜可能是格利哥尔书第303页的T'-enal Nuin。见柯立福，《蒙古名称和术语》，第430页。然而，此名也可能读作BAYNAL，即跟随绰儿马罕出征阿勒班尼（Albania）和谷儿只（Georgia）的别纳勒（Benal）（格利哥尔，第296页）。见柯立福，前引文，第415—16页。

⑮ 阿母牙（Amūya），一般称为阿模里（Āmul））（不要把它跟祃桚答而的阿模里弄混了），位于乌浒水左岸，马雷东北约一百二十哩，见雷斯特朗治，《东方哈里发的国土》，第403—4页。它是土库曼斯坦的查尔周（Charjui）。

〔XIV〕

费纳客忒和忽毡的陷落以及帖木儿灭里[1]的传奇

阿剌黑那颜（Alaq Noyan）、速客秃（Sögetü）和塔孩[2]（Taqai），以及一支五千人的军队，被遣往费纳客忒。费纳客忒的守将是亦列惕古[3]灭里（Iletgü Malik）。他带领一支康里（Qangli）军酣战三天，蒙古军毫无进展，直到第四天，

当太阳把它的光环抛向苍穹，
司命之神升上高空的时候，

蒙古军的敌人乞降，前来纳款。士卒和市民（arbāb）给分为两队；前者悉数被歼，有的死于刀下，也有的死于乱箭，而后者则被分配给百户、十户。工匠、手艺人、看猎兽的人（aṣḥāh-i-javāriḥ），分配〔适当的工作〕；剩下来的年轻人被强制编入军籍（ḥashar）。 92

然后，蒙古人进兵忽毡。他们兵临城下，居民躲进内堡，冀图逃脱噩运的残害。城堡的守将是帖木儿灭里，提起此人，确实可以说，如鲁思坦[5]（Rustam）再世，也只配给他当马夫。在河的中央，那河水分为两股的地方，帖木儿灭里筑有一座高大的城堡，并且带领一千名骁勇的士卒和著名的武士驻守堡

内。蒙古军抵达后，发现不可能马上攻打该堡，因为它在弓弩和投石机的射程之外。因此，蒙古人把忽毡的青壮强编入军（ḥashar），赶往那里，同时候还从讹答剌、不花剌、撒麻耳干及别的城市、村落，取得援兵，这样，该地共集中了五万签军和两万蒙古兵。全部人马都编成十人、百人的分队。每十名大食人编成一小队，十个这样的小队派一名蒙古将官监督：他们必须徒步从三帕列散开外的地方去搬运石头，蒙古人则骑在马上把石头扔进河里。此时，帖木儿灭里已造好十二艘密封的船，蒙上湿毯，外涂一层揉有醋的粘土，留有窥视孔〔作为发矢之用〕。每天拂晓，他派六艘这样的船，向一方驶去，他们进行激战，不畏弓矢。蒙古人扔进水里的石头，火油和火种，他不时清除干净；他还经常在夜间奇袭蒙古人。蒙古人试图阻止这类骚扰，但未见成效，尽管弓弩和射石机都使用过了。堡垒的处境日渐困难，获得英名，或蒙受耻辱，这个时刻已到93 来；因此，当犹若圆饼的太阳成为大地的腹中食，宇宙因黑暗而好像一座孤寂的小屋，这时候，他把辎重、财物器用，分载于他准备逃亡时使用的七十艘船上，他自己则率领一队人登上一艘大艇，燃起火把，闪电般飞速沿河而下，可说是

一道电光射进黑暗划破夜幔，
这电光好似那飞舞的宝剑。

蒙古军沿河两岸移动，他们在哪儿大举出现，他就在哪里的船上相对抗，用矢箭把他们击退，矢无虚发，犹若死神。他就这样押送船隻前进，直抵费纳客忒。这里，为阻挡船隻，蒙古人以铁链

锁河。他一击断链，穿了过去，两岸敌军向他攻击，直到他抵达毡的和巴耳赤(Barjligh)。有关他的情报传给兀鲁失亦都，他遂在毡的城沿河两岸布置兵力，结舟为桥，备好弩炮。帖木儿灭里得知敌军相候的消息，因此，在接近巴耳赤邗时，他转向荒野，离开河道，登上快马，如火一样飞逃。蒙古军紧紧尾随；这样，他们直追不舍，他这方面则打发辎重先行，亲自殿后断杀，像条好汉挥舞刀剑。辎重在前面走了段路，他再赶上去。当他用这种方式打了几天仗后，他的人马伤亡过半；日益强大的蒙古人抢去他的辎重。他仅留下几个扈从，但仍然进行抵抗，尽管没有作用。随身几人又战死沙场，他也手无武器，只剩下三支箭，其中一支既破又钝，这时，他被三个蒙古人追上。用那支钝箭，他射瞎一个蒙古人的眼睛。以此，他对另外两个蒙古人说："我还剩两支箭。舍不得用，却刚够你们二位消受。你们最好退回去，保全你们的性命。"蒙古人因此退走；他抵达花剌子模，重新准备战斗。他率一支人马进兵干城，杀死蒙古沙黑纳，然后撤走。当他认为在花剌子模多呆无益时，他便动身去找算端，并在赴薛合里思塔纳(Shahristana)的途中与算端会师。有个时候，当算端东奔西走期间，他显出他的才能；但不久他就穿上苏菲服装，成为一个苏菲教徒，前往西利亚。　94

若干年后，这些苦难已过去，时间的创伤得到治愈，对乡土的怀恋使他归去，更确切说，那是天意逼他回去的。抵达拔汗那，他在斡失⑥(Osh)城住了好几年，呆在该地；因了解事情的现状，他不时访问忽毡。在那里，他遇到他的儿子，由于拔都宫廷的恩典，其父的家资、财产已赐与(soyurghami

shī）他。帖木儿走近他说：“要是你见到你的生身之父，你还认得他吗？”儿子回答说：“我跟他分手时才是个孩子；我可认不出他。但这儿有个奴隶认识他，”于是他把那个奴隶找来，奴隶一见帖木儿身上的迹印，证明确实是他。他的事四下传开，另外几个受托保管财产的人，不接待他，否认他是帖木儿。所以，他有意去朝见合罕，让合罕的法眼垂顾。路途中他遇上合答罕⑦ （Qadaqan），后者命令把他缚起来；他们之间交谈一番，合答罕向他询问他跟蒙古军打仗的事。

95 大海和山岳目睹
我怎样跟都兰军的著名英雄交锋。
星星可以证明：因我的英勇，
全世界都拜倒在我足下⑧。

他用破箭射瞎的那个蒙古人，现在认出他；于是，当合答罕更加仔细盘问他的时候，他在回答时忘记了对皇室应有的礼貌。盛怒之下，合答罕射出一支箭，这是对他过去那次发射的箭的总回答。

他痛苦挣扎，然后一声悲叹；
他再也没有祸福之念。⑨

因为创伤是致命的，他从这短暂的尘世赴永生的天国，他从这荒漠逃出：

那里无处求生，无路逃命。

苍天哪！你的作法多奇怪，

破坏的是你，兴复的也是你。⑩

---

①他的名字含义仅仅是“任篾力克之位的帖木儿”，非如格鲁赛，《蒙古帝国》，第223页所作的译义：“铁之王。”

②这三名将官的名字均出现在《元秘史》第202节的千户名单内。阿剌黑（ALAQ）是巴阿邻族人纳牙阿的兄弟（关于纳牙阿，见前，第84页，注⑨；同见赫塔吉诺夫，第187页）。速客秃（SKTW），《元秘史》中的雪亦客秃彻儿必（Süyiketü Cherbi）（关于其拚写法，见伯希和-昂比斯，《亲征录》，第256页），属于晃豁坛（Qongqotan）族（见《元秘史》，第120节）。据拉施特（赫塔吉诺夫译，第168页）他是珊蛮阔阔出，即帖卜腾格理（见前，第39页）的兄弟。然而，这跟《元秘史》所谈的事实不符（同前引节数），据此，雪亦客秃是在成吉思汗和扎木合破裂后的早晨投靠成吉思汗的，而帖卜腾格理之父蒙力克（Mönglik）却是在双方发生实际战斗后不久才率领他的七子来归顺（第130节）。至于塔孩（TQAY），他跟雪亦客秃一样，是在成吉思汗和扎木合分裂后投奔成吉思汗的（第120节）；他是速勒都思（Süldüs)族人。这个名字的拚法，见伯希和-昂比斯，《亲征录》，第255页。

③AYLTKW。

④康里突厥人（迦儿宾作Cangitae、卢不鲁克作Cangle），和钦察（Qipchaq）即库蛮（Comans）人种有密切关系。

⑤《沙赫纳美》的主角，英国读者因马太·阿诺尔德（Matthew Arnold））撰写的《唆黑剌卜（Sohrab）和鲁思坦》而熟悉他。

⑥原文作 ARS，读作AWŠ。斡失在锡尔河上游，吉尔吉斯苏维埃共和国境内。

⑦（QDQAN）。据拉施特（伯劳舍，第13页）他是窝阔台的第六子，在他伯父察合台的斡耳朵中长大。拉施特称他为合丹（Qadan），

《元史》同（见昂比斯编译，《元史第CVII章》，第71页）。

⑧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488页，第502-3行。同见本书英译者序言。

⑨同上，第503页，第1155行。

⑩同上，第489页，第924行。

〔XV〕

征服河中简述

河中包括很多郡邑、区域、州县、城镇，其精华和核心是不花剌和撒麻耳干。《穆扎麻布尔丹》① 援引马鲁人忽宰法·本·牙蛮（Huzaifa b. al-Yaman）的话说，真主的使徒（愿主仁慈待他，赐他和平！）曾讲过：在呼罗珊有条叫做乌浒水的河流以东，将有一座城池被征服；该城叫不花剌。主之慈恩把它抚育，主的天使把它拥抱；其百姓得到天助；谁要在其中安歇，谁就将成为拔刀卫主之道者。该城之东，有座名叫撒麻耳干的城市，其中有股天堂泉水之泉、有座先知坟墓之墓、有所乐园之园；其死者将在复活日与殉教者聚会。更在该城之东，有个叫合塔完②（Qatavan）的圣地，从该地将遣出七万殉教者，每名殉教者将为自己的七十名家属及族人求得恩荫。”我们将特别讲述这座城市的命运；此圣传之真实性，可由下述情况来认可：这尘世上的事物均系相对的，“一些灾祸比另一些灾祸要轻；”或者，如下所说：

96

在一切情况下，〔真主的〕奴仆应知恩感德，

因为大灾祸总比〔小〕灾祸要坏。

成吉思汗亲征这些州邑。灾难浪潮，因鞑靼军队而汹涌，但他还没有尽情报复以消心头之恨，更没有使血流成河，如司命之笔在冥簿上之所为。因此，他攻下不花剌和撒麻耳干后，仅屠杀一次和抢劫一次便作罢，并没有走总屠杀的极端。至于隶属这两城，或与之接壤的地区，因它们都纳款投诚，对它们也就手下留情。尔后，蒙古人安抚残存者，进行恢复工作，故此，到这时，即658/1259-60年，这些州县在某些方面已达到原来繁荣昌盛的水平，而在另一些方面很接近原来的水平。呼罗珊和伊剌克却不相同，此两州为一种消耗热症和慢性寒疾所苦，每城每村都屡次遭到洗劫和屠杀，受扰达数年之久，以此，那怕生殖繁息至复活日，其人口仍不及从前的十分之一。有关事实可从残垣颓壁的记录中予以考查，表明噩运如何将其业迹显于宫墙上。

97

一如众望所归，这些州邑的权柄，归诸大丞相牙老瓦赤(Yalavach)及其孝顺儿子异密麻速忽毕（Mas'ud Beg）有才干的掌握中③。因他们公正治理，他们恢复了该地的损毁，给那些敌人，说什么“良医治不好时间造成的创伤”，一记耳光；牙老瓦赤废除了扯里克④（Cherig）和签军（ḥashar）的强制兵役（mu'an），及种种临时赋税（'avārizāt）的负担、摊派。此说之真实性，可以从繁荣兴盛的成绩中（也就是在他们公正宽仁的治理下的灿烂东方）看到，那是明显地写在那些州郡的书页上，清楚地体现在其居民的事业中。

---

①作者为著名阿剌伯地理学家，志费尼的同时代人，牙忽惕。

②指公元1141年塞勒术克朝算端桑扎儿（Sanjar）在撒麻耳干以东

的合塔完草原为哈剌契丹所惨败的事。见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326页。正是这次穆斯林败北的消息，在欧洲引起有关约翰长老的传说。

③马合木·牙老瓦赤（Mahmud Yalavach）后被窝阔台委派去管治契丹，即中国北部，其子麻速忽治理畏吾儿地、忽炭，可失哈耳及河中。见伯劳舍编拉施特，第85-6页。（穆.可.）巴尔托德，前引书，第369页注③，认为马合木·牙老瓦赤是花剌子模人马合木，据讷萨怖，他是成吉思汗遣使算端摩诃末的一名领导者。《元秘史》，第263节，也称马合木·牙老瓦赤（《元秘史》作牙剌洼赤——中译者注）及其子为花剌子模人（忽鲁木石（Qurumshi））。

④突厥蒙古语 Cheirg“兵士”“军队”（它构成 janissary——土耳其兵——的第二部分，在鄂图曼-突厥语中为 Yeni cheri“新兵”），志费尼用来指与蒙古军合作的非正规军。

〔XVI〕

不花剌的陷落

在东方郡邑中，它是伊斯兰的圆屋顶，那些地方的和平城①。它的四方有博士和律师的灿烂光辉作装饰，它的周围有高深学识的珍宝作点缀。自古以来，它在各个时代都是各教大学者的汇集地。不花剌的语原为“不花儿”（bukhar）一词，在祆教徒的语言中义为“学术中心。”这个词与畏吾儿及契丹偶像教徒的语言中有个词极为类似，他们也把自已的礼拜地方，偶像寺庙，称作“不花儿。”②但在建城时，城的名字是不迷只客忒③（Bumijkath）。

98

成吉思汗完成军队的组织和装备工作，进抵算端的州邑；他派长子们和那颜们分头率大军出征，他则亲征不花剌，随驾的仅有长子中的拖雷，及一支无畏的突厥军队，他们不分青红皂白，视战争的宴席为佳肴，把一口吞食刀剑看成是满饮一钟美酒。

他沿大道进向匝儿讷黑（Zarnuq），在清晨的时候，当行星之王在东方天际升起旌旗，他突然兵临城下。匝儿讷黑居民，不知天命的幻化，看见战骑堵塞四郊，马队扬起尘土把天空变得漆黑如夜，因此，他们惶恐万状，吓得要命。他们躲进城堡，紧闭城门，心想：“这许是大军中的一支，怒海中的一

个浪头。”他们有意抵抗，自行走向毁灭，但是，天恩护佑，他们才按兵不动，没有表示对抗。这时，世界的皇帝，按他一贯作法，派答石蛮哈只不（Danishmand Hajib）为使，去见居 99 民，宣布他的军队到来，告诫居民避免一场可怖的灾祸。有那些“恶魔附体”⑤一类的居民，起意要伤害和谋杀他；以此，他大喝一声：“我是怎样一个人，一个穆斯林，而且是一个穆斯林的儿子。为讨真主的欢喜，我奉成吉思汗令出必行的诏命，出使见你们，把你们从毁灭的深渊和血河中拯救出来。前来的正是成吉思汗本人，带领几千名战士。眼前战事迫在眉睫。若你们有丝毫反抗，一个时刻内，你们的城池将被夷为平地，原野将成血海。可是，若你们用明智、持重之耳，听从忠言和劝告，而且恭顺地服从他的指令，那末，你们的生命财产将固若金汤。”匝儿讷黑人，不分贵族和黎庶，听见他那番语气诚挚的话，他们不拒绝他的忠言，也很知道，阻挡他的通行并不能阻止洪水奔流，靠他们腿的力量，也不能减轻和止息地动山摇。因此，他们认为，选择和平有好处，接受劝告是有利的。然而，出自谨慎小心，他们得到他的誓约说，如百姓前去迎接汗，服从他的命令，但有人受到伤害，那末，报应将落在他头上。百姓的情绪就这样安定下来，他们打消反抗的念头，转向有益之途。匝儿讷黑的首脑们，遣使赍礼进献。当使者们来到皇帝的骑兵驻地时，他问起他们的首脑及名绅，对他们迟迟不来表示愤怒。他遣使召他们来朝见。因为皇帝十分令人敬畏， 100 这些人四肢恐怖地战慄，好像山岳的躯干震动。他们马上去见他；到来后，他温言悦色抚慰他们，免他们死罪，所以他们重新打起精神。然后，有诏称，匝儿讷黑的一切人，不管是谁，

戴库剌黑和头巾的，蒙脸罩和面纱的，都到郊外去。城池被夷平；清点人数后，他们徵青壮为军，往攻不花剌，余下的人则听任回家。他们给此地取名为忽都鲁八里⑥（Qutlugh-Baligh）。当地有个突厥蛮向导，很熟悉大道小径，领蒙古人走一条少有人走的道路；这条路从此后就称为"汗之路。"（649/1251—2年，我们随异密阿儿浑（Arghun）往朝蒙哥可汗的宫廷，走的正是这条路。）

塔亦儿拔都儿⑦（Tayir Bahadur）为主力军开道。他和他的人马接近讷儿⑧（Nur）城时，途经几座园林；他们在晚上伐木为梯。随后，因马前举着梯子，他们行军异常缓慢；所以，城头上的守望者以为他们是商旅，他们就这样直抵讷儿城门；值此时刻，讷儿人的白昼变成黑夜，他们的眼睛模糊不清了。

这正是牙祃祃（Yamama）的匝儿花⑨（Zarqa）的故事。她建筑了一座高大的城堡，而她的视力是如此敏锐，以致敌人如要进攻她，她能分辨出几程远的敌军，作好防御和准备，击退和赶走敌人。因此，她的敌人只有遭到失败，什么策略他们

101 都采用了。〔最后，有个敌人〕教砍伐带枝的树木，每名骑兵都在前举着一株树。这样，匝儿花惊呼："我看见椿怪事：活像有片林子向我们移动。"她的百姓说："你的敏锐视力受伤了，否则树木怎能移动呢？"他们放松守望和戒备；第三天，他们的敌人到来，打败他们，活捉匝儿花，把她杀死。

简短说，讷儿人紧闭城门；塔亦儿拔都儿遣使去宣布征服世界的皇帝驾临，劝谕居民投降，停止抵抗。居民的情绪是矛盾的，因为他们不相信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亲自来临，另一方面他们

又害怕算端。他们因此不知如何是好，有些人主张纳款投诚，另一些人主张抵抗，还有些人害怕〔采取任何行动〕。最后，经过使者的多次往返，达成如下协议：讷儿人准备好粮草，遣使进献给当今的天子，藉此表示他们归降，求全于屈膝称臣。塔亦儿拔都儿答应下来，仅接受很少的献礼。然后他继续进军；讷儿人则按约派出一名使者。当使者们〔原文如此〕的贡礼荣幸地被皇帝收纳后，皇帝下令将该城交给正率领前锋逼近讷儿的速不台[10]（Sübetei）。速不台抵达时，居民遵命交出城 102 池。于是双方又达成一条协议：讷儿人应限于免除百姓的危难，保留他们日常生活、从事农耕所不可少之物，如牛羊等；并且他们应到城外去，原封不动留下他们的屋舍，让军队钞掠。他们奉命而行，军队入城，见什么就拿走什么。蒙古人守约，丝毫没有伤害他们。讷儿人这时选出六十人，遣他们随讷儿异密的儿子亦勒火者（Il-Khoja）到答不思[11]（Dabus）去援助蒙古人。成吉思汗到达，居民前去迎接，进献各种合宜的〔贡品〕如图苏湖[12]（tuzghu）及食物（nuzl）等。成吉思汗对他们优礼相待，向他们询问算端从讷儿徵收多少常赋（māl-i-q-ərārī）。他们回答说：常赋共计一千五百的那；他命他们用现金交纳这笔赋税，不再向他们多徵。这笔钱一半来自妇女的耳饰，其余的钱他们也作出担保，〔最后〕把它交给蒙古人。讷儿人便这样解脱鞑靼人的束缚和奴役之辱，讷儿城由此重获光辉[13]和繁荣。

成吉思汗离此赴不花剌，617年穆哈兰月〔1220年3月〕[14]初，他下营于该城门前。

这时，他们把国王的营盘
扎在城池前的郊野⑮。

103 他的军队多如蚂蚁、蝗虫，数都数不清。人马一支接一支抵达，就象大海起伏，绕城扎营。在拂晓时，算端的后备(bīrūnī)军有两万人及大半居民，离城出走；他们由阔克汗⑯(Kök-Khan)及哈迷的布尔⑰(Khamid-Bur)，舍云治汗⑱(Sevinch-Khan)、怯失力汗⑲(Keshli Khan)等将领指挥。据说阔克汗是名蒙古人，从成吉思汗那里逃奔算端（这话得由说的人证明）；从此他的事业大大兴旺。这支人马到达乌浒河岸，蒙古巡逻兵和前锋就向他们进攻，把他们斩杀殆尽。

逃避灾祸既无任何可能，
忍耐就是最好的、最明智的法子⑳。

第二天，当原野因反射日光，犹如一张盛满鲜血的盘子时，不花剌人打开他们的城门，关上抵抗和战斗之门。伊祃木和名绅，作为代表，前去迎成吉思汗入城观察市镇和城池。他纵马入礼拜五清真寺，在马合苏剌(maqsura)前勒住马，其104 子拖雷下马登上祭坛。成吉思汗问那些在场者，这是否算端的宫殿；他们回答说，这是真主的邸宅。这时，他也下马，踏上祭坛的两三级，喊道："乡下没有刍秣；把我们的马喂饱。"于是他们打开城内的所有粮仓，动手搬出谷物。他们又把装古兰经的箱子抬到清真寺院子里，把古兰经左右乱扔，拿箱子当马槽用。然后，他们传盃递盏，召城内的歌姬来给他们歌舞；

蒙古人放声用他们的调子唱歌。同时候，当代的伊衲木、沙亦黑、赛夷（sayyids）、博士、学者，在总管的监督下，替他们看守马厩中的马匹，执行总管的命令。一、两个时辰后，成吉思汗动身回营，聚集那里的人群开始离开，古兰经的书页在他们自己的足下和马蹄下被踩成烂泥。当时，异密伊衲木扎兰丁·阿里·本·哈散·宰的[21]（Jala-ad-Din 'Ali b. al-Hasan Zaidi），他是河中赛夷们的首领，以虔诚和苦行而闻名，向有学识的伊衲木鲁克那丁·伊衲木扎答（Rukn-ad-Din Imamzada），世上最优秀的一名学者，（愿真主使他们俩的墓地舒适）说道："莫剌纳（Maulana），这成何体统？

> 天啦，眼前的事，我在梦中看见，
> 还是在清醒时看见？"[22]

莫剌纳伊衲木扎答回答说："别出声；这正是真主吹动的万能之风，而我们无权发言。"

成吉思汗离开城镇，他来到节日的木撒剌（musalla），登上祭坛；接着，百姓齐集，他询问其中谁是富人。共点到二百八十人（其中一百九十名是本城人，另外的是外地人，也就是来自各地的商人），都给带去见他。他开始讲话，话中谈到算端的背信弃义（这些已谈得够多的了），然后他对他们说出如下一番话："人们啊，须知你们犯了大罪，而且你们当中的大人物犯下这些罪行。如果你们问我，我说这话有何证明，那我说，这因我是上帝之鞭的缘故。你们如不曾犯下大罪，上帝就不会把我作为惩罚施降给你们。"他用这种调子把话讲完，105

又继续讲些诫谕之词，说："不必说出你们在地面上的财物；把埋在地里的东西告诉我。"于是，他问他们，谁是他们的管家；大家都指出自己的人。他给每人派一名蒙古人或突厥人[23]作为八思哈[24]（basqaq），以免士兵欺凌他们，同时，尽管没有让他们丢脸出丑，蒙古人却从这些人身上勒索金钱；而当他们交出金钱，也就不施酷刑来折磨他们，或者强徵他们无力交纳的钱物。每天，当太阳升起时，卫士要把一群名绅带到世界皇帝的朝见殿。

成吉思汗曾命令把算端的军队从内堡和城中心赶出来。用106 市民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而内堡的军队为他们的性命担心，奋战苦斗，尽可能进行夜袭，所以，他在这个时刻下令把整个市区用火焚毁；因屋舍全用木头盖造，几天之内市区大部分被焚荡一空，仅余下用烧砖修建的礼拜五清真寺和几座宫殿。接着驱迫不花剌人去攻打内堡。双方战火炽热。堡外，射石机矗立，弓满引，箭石齐飞；堡内，发射弩炮和火油筒。这好象通红的炉子，从外往里添干柴，从炉膛往空射火花。他们这样战斗了几天；守军出击围城者，特别是勇赛雄师的阔克汗，他参加多次战斗，每次攻击他都打倒好些人，并且独力打退一支大军。但是，他们最终陷入绝境，再无力抵抗了；在真主和人类面前，他们毫无愧色。濠堑填塞着死人活人，堆积着丁壮和不花剌人。外垒（faṣil）被攻陷，火焰投入内堡；他们的汗、将领、名绅，这些都是当代的首领、算端的宠儿，得意时脚踏天顶，现在却变成贱俘，溺死在毁灭海洋中。

命运跟着人类玩着棍子击球的游戏，

要么玩着风吹（你知道吧！）栗子的游戏。

命运是猎人，人不过是云雀[25]。

比鞭梢高的康里男子，一个都没有剩下，遇害者计三万多人；而他们的幼小子女，贵人和妇孺的子女，娇弱如丝柏，全被夷 107 为奴婢。

城镇和内堡的反抗被肃清，垣墙和外垒被荡为平川，城内的居民，男的女的，美的丑的，都给赶到木撒剌平原。成吉思汗免他们不死；但适于服役的青壮和成年人被强徵入军（ḥashar），往攻撒麻耳干和答不昔牙（Dabusiya）。然后，成吉思汗进兵撒麻耳干。因城镇荒芜，不花剌人象大小熊星一样四散，逃入乡村，城址则变成"平坦的原野。"[26]

有那么个人，在不花剌陷落后从城里逃出，来到呼罗珊。人们向他打听不花剌的命运，他回答说："他们到来，他们破坏，他们焚烧，他们杀戮，他们抢劫，然后他们离去。"明白的人听见他的描述，一致认为波斯语中没有比这番话更简明的了。确实，本章中所述，可以总结、概括为这两、三句话。

攻陷撒麻耳干后，成吉思汗派塔兀沙八思哈[27]（Tausha Basqaq）管治不花剌。他到那里，使该城恢复些繁荣。最后，奉天下的皇帝，当代的哈惕木[28]（Hatim）合罕的诏旨，政柄交给丞相牙老瓦赤来认真掌管，那些流散到穷乡僻壤的人，为他的公正、仁慈所吸引，返回故里，人们从世上各地到那里 108 去；因他的诚挚，该城日趋繁荣，甚至达到它的顶峰，其领域成为名门望族的家园，贵人黎庶的聚集地。

636/1238-9年，不花剌地方塔剌卜（Tarab）村一名制箭

匠，突然代表衣着褴褛的穷人[29]造反。百姓都集合在他的旗帜下；后来，事情闹到这样的地步：有诏把不花剌人斩尽杀绝。但是，牙老瓦赤丞相作为善心的祈祷者，拯救他们于危难，因他的宽弘大量，他们得脱这次突然的大祸。该地又恢复繁荣昌盛，基业又显光泽。日复一日，在马合木及海洋之珠——麻速忽[30]的抚治下，真主所赐的恩福如太阳放射光芒，由此，慈悯处处形成仁德的地毯。到现在，要说人口的拥塞、动产和不动产的众多，学者的云集，科学及其研究者的兴盛，宗教捐赠的建立，伊斯兰国家中没有城市可与不花剌相匹敌。这个时期内，不花剌修筑有两座门廊雄伟、根基坚实的大厦，其一是唆鲁禾帖尼[31](Sorqotani)修的马的剌撒-亦-哈尼（Madrasa-yi-Khani）另一是马的剌撒-亦-麻忽的牙（Madrasa-yi-Mas'udiya），109 其中每天均有成千名学者在从事有益的研究，师长则是当今的大学者和同时代的天才。实在说，这两座柱石高大、庭院整洁的建筑物，马上使不花剌显得美观、庄严，更确切说，它们对整个伊斯兰，都是装饰品和点缀。

在此情况下，不花剌人重获安乐，并免纳保护金及类似的负担。愿全能真主用贤明皇帝的长生和伊斯兰、哈尼菲教的光辉，来美饰地面！

---

① 即巴格达。

② 即佛教的vihāra，“佛寺”。

③ 古粟特名Bumich-Kath，译义为“陆地城”，即“都城”。见马迦特，《奶赭和阿朗》，第162页注释。

④ 匝儿讷黑（Zarnūq），“在帖木儿最后一次远征的记载中，提到它是从撒麻耳干，经吉剌奴塔(Jilanuta)峡道，至兀提剌耳(Utrār)(Otrar)，锡尔河岸前的最终一站。”（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407页。）它也是小亚美尼亚国王从蒙哥宫廷归国，过讹答剌（Otrar）后的第一站（拼作Zurnukh）。（乞剌可思，第215页。）

⑤ 《古兰经》，第lviii章，第20节。

⑥ 即“福城”。

⑦ 《元秘史》（第202节）和拉施特的答亦儿（Dayir）。据后者（赫塔吉诺夫译，第168页，斯米尔诺娃译，第275页），他是晃豁坛部人。

⑧ 乌兹别克斯坦的努腊塔（Nurata）。

⑨ 意思是牙祃祃的蓝眼妇人。见尼科尔松，《阿剌伯文学史》，第25页。

⑩ SBTAY。蒙古大将，他和哲别为追击算端摩诃末，横扫北波斯，越过高加索，败斡罗思人于迦勒迦（Kalka）河，经钦察草原回师见成吉思汗。见后，第XXV章；同见格鲁赛，《蒙古帝国》，第257—61页，515—21页，《世界的征服者》，第340-6页。《元秘史》中他的名字拼作速别额台（Sübe'etei)；他是兀良哈惕（Uriangqat）部人（见《元秘史》，第120节，赫塔吉诺夫，第159页。）

⑪ 答不思（Dabūs），即答不昔牙（Dabūsiya），在不花剌和撒麻耳干之间的大道上。这个名字保存在名叫卡拉依答不思（Qal'ayi-Dabus）的遗址中，距吉阿丁（Ziaddin)东面不远。见巴尔托德，前引书，第97页。

⑫ 原文作TRΓW，读作 TZΓW。突厥语 tuzghu 及其阿剌伯同义词 nuzl 一样，义为“供给过路旅客用的食物”。这个词在格利哥尔（第300页）中作tzghu之形。同见柯立福，《蒙古名字》，第442页。

⑬ 原义为“光亮”，城名的双关语。

⑭ 据伊本额梯儿和朱思扎尼，系在2月。见巴尔托德，前引书，第409页。

⑮ 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474页，第651行。

⑯ C本作KWR XAN，即菊儿汗。巴尔托德，《突厥史》，第119—20页，提出，此人非他，乃是成吉思汗的老对头扎木合，他作为反对他的老朋友的联盟领袖，获得菊儿汗的称号。见格鲁赛，《世界的征服者》第132页。但是，据《元朝秘史》，他在成吉思汗西征前许多年已被成吉思汗处死。见格鲁赛，前引书，第206—10页。

⑰ XMYD BWR 多半就是哈迷的普儿（Ḥamīd-Pūr）。他是个哈剌契丹人，而且是起儿漫第一个忽都鲁汗八剌黑哈只不（Baraq Hājib）的兄弟。见后，第ii册，第476页。

⑱ SWNJ̌ XAN。

⑲ KŠLY XAN。他的全名是奕赫抵雅尔丁·怯失力(Ikhtiyār-ad-Din Keshli)，或屈失律（Küshlü）；他是花剌子模沙的大总管（amīr-ākhur）。见讷萨帏，奥达斯译本，第62、80页，拉施特（斯米尔诺娃译，第191、205页）；同见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409页。

⑳ 引自阿不菲剌思·韩达尼（Abu-Firas al-Hamdani）的一首合西答。（穆.可.）

㉑此名系据C本、D本和E本，原文作RNDY。巴尔托德（前引书，第410页）据B本读作Zandī（ZNDY）。

㉒ 安瓦里（Anvari）。后面第ii册，第639页尚要引用。

㉓ 原文作YZKY（即yazakī，"一个巡逻兵"），据C本和E本读作TRKY。

㉔ 它是阿剌伯-波斯词shaḥna（见前第44页，注③）和蒙古词darugha或darughachi（n）的突厥同义词。这个突厥词和蒙古词，含义相同处，见伯希和，《金帐汗国》，第72-3页，注①。二者均来自义为"压"的语根（突厥语bas-，蒙语daru-），但并非指"压迫"百姓的人，而指"盖"印的人。俄国编年史家使用过这个突厥词（见维纳斯基，《蒙古和俄罗斯》，第220页），迦儿宾也提到它："蒙古人设置bastacos〔*bascacos〕的官职，因此他们自己可以回去。他们的权力

大得来连将帅都要听指挥。如市民不遵命而行，他们就向鞑 靼 人 告 发……”（文该尔特，第86页。）

㉕ 哈的阿不勒-法的勒·阿合马·本·穆罕默德·拉施底·劳迦里（Cadi Abul-Fadl Ahmad b. Muhammad ar-Rashidi al-Laukari）。这首诗引在《塔特马都尔·雅特马黑》中。（穆.可.）见埃格巴尔编本，第II卷，第77页。

㉖ 《古兰经》第xx章，第106节。

㉗ 即任八思哈之职的塔兀沙。原文作TWŠA，它可读如Tusha或Tosha，但比较本书以下第I卷，第87页中不同的拼法TMŠA，显即Tamsha。

㉘ 即塔亦（Ṭayyi'）的哈惕木（Ḥātim），一个伊斯兰以前的阿剌伯人，以慷慨好客而闻名。见尼科尔松，《阿剌伯文学史》，第85-7页。

㉙ 即指苏菲教徒。

㉚ 即马合木·牙老瓦赤及其子麻速忽。见前，第97页，注③。

㉛ 《元秘史》的莎儿合黑帖泥（Sorqaqtani），拉施特的Sorqogtani、迦儿宾的Seroctan（*Soroctan）。她是克烈部长汪罕之弟扎阿绀孛的幼女。克烈部最终失败后，成吉思汗把她赐给幼子拖雷，她生下蒙哥、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伯希和在《唆鲁禾黑帖尼》一文中，详尽讨论了这个王后的名字；同见《亲征录》，第66-7页，133页。它是《元秘史》中的莎儿合秃（Sorqatu），拉施特的Sorqoqtu的阴性形式，并且是来自sorqaq、sorqoq、或sorqan“痣”，以tu结尾的形容词。因此，Sorqaqtani，等等，义为“有痣的女人”。至于志费尼使用此名的形式，原文每处（仅一处除外）均作SRQWYTY，但作SRQWTNY之形是有抄本为根据的，这也是把儿赫不烈思在其西利亚文和阿剌伯文史书中的读法。我把这种形式，即Sorqotani，看成是与《元秘史》中Sorqatu相当的Sorqotu的阴性。另一方面，在有一处（第II卷，第219页），原文作SRQWQYTY即SRQWQTNY，也就是拉施特的Sorqoqtani，同时，有可能的是，通常的SRQWYTY，也是此形的一个讹误。

〔XVII〕

塔剌必的叛乱①

636/1238－9年，巨蟹宫两颗凶星②会合，占星家预计要爆发一次叛乱，一个异教徒多半要兴起。

离不花剌三帕列散之遥，有个叫塔剌卜的村子，村中住着个叫马合木的制筛匠，据说他的愚昧无知是举世无双的。此人伪装虔诚，假充神圣，自称具有魔力（parī-dārī），也就是说，他声称神鬼跟他交谈，把隐秘的事告诉他。

在河中和突厥斯坦，原本有很多人，特别是妇人，自称具有魔力；谁要有个三灾两病，他们便去看他，呼神唤鬼（parī-dārī），手舞足蹈，胡言乱语，以此迷惑凡夫愚民。

110 马合木的姐姐经常教他巫师（parī-dārān）的各种荒诞行为，他马上把这些传播开去。而愚民们除了相信他们的蠢行外，又能干什么呢？百姓实际上都归向他，但凡有害瘫痪和各色难症的，人们就把他送给马合木医治。碰巧一两个像这样送去的病人，发现〔后来〕有好转的迹象；于是信仰他的人更多了，其中既有贵人，也有平民，"唯诚心向主者除外"③

在不花剌，我听几个有身份的、信得过的人说，马合木怎样当着他们的面，把狗粪调制的眼药吹进一两个瞎子的眼内，瞎子又怎样恢复视力。我回答说："看得见的人倒是瞎子，要

不然这就是玛利亚的儿子耶稣显的奇迹，再没有别的人了，如全能真主说：‘汝疗治盲者癞者。’④至于我，如我目睹这件事，我却要治治自己的眼睛。”

那时，不花剌有个博学的人，以他的德行和门第而闻名，他的剌合卜（laqab）是苫思丁·马合孛必（Shams-ad-Din Mahbubi）。这人对不花剌的伊祃木们抱有偏见，所以，他使那个疯子的恶疾更加沉重，亲身参加他的一伙，告诉那个蠢人说，他的父亲曾在一本书中记述称：不花剌的塔剌卜村要出现一个强大的侯王，他要征服世界；同时指出这事的徵兆，正应在马合木身上。

听见这番欺骗的话，那个愚昧无知的家伙更得意忘形；因这话和占星家的预测相同，他的信徒倍增，全城全区都信奉他，骚乱和动荡已显而易见了。在不花剌的异密和八思哈相互商量，用什么手段来扑灭这逆火，并遣使到忽毡去见丞相牙老瓦赤，向他报告情况。同时候，借口祈求恩福，他们到塔剌卜村去，恳请马合木前往不花剌，好让这座城池因他的光临而生辉。他们布置妥当，在马合木到达瓦吉丹⑤（Vazidan）附近的萨里普勒（Sar-i-Pul）时，突发乱箭袭击他。一行人从塔剌卜出发，马合木看出他们神色不善；于是，快到萨里普勒时，他对大沙黑纳塔木沙⑥（Tamsha）说：“打消你的恶念吧，不然的话，我要教你那观察世界的眼珠，不用人手给挖出来。”蒙古人听见这话，他们说：“肯定不会有人把我们的企图告诉他；也许他说的话全是真的。”他们感到害怕，没敢害他；他就这样到达不花剌，下榻于桑扎儿灭里（Sanjar-Malik）的宫殿。 111

异密、贵人和首领们，一个赛一个竞相对他表示尊敬和殷

勤，但同时候却又无时不在寻找杀他的机会；然而，黎庶占了优势，以此在他居住的市区和附近的市集，挤满人群，连一头猫都没有通过的余地。人群的拥塞很快超过极限，没有他的赐福，大家不肯离开，而且，往里去无缝可插，他同样也走不出去，因此他就登上殿顶，向人群吐唾沫。每个沾着一点的人都含笑满意而归。

有个随他为恶的家伙，当时把那些人⑦的阴谋告诉他；他突然偷偷从一扇门溜出，骑上一匹系在那里的马。目击者是生人，不知道他是谁，没有注意他。他一阵疾驰，抵达阿不哈夫112 思(Abu-Hafs)山；顷刻间有一群人纠集在他身边。不久，〔蒙古人〕找那个蠢人，没找到。骑兵火速四出搜寻他，最后忽然在上述山头发现他。他们回去报告他的下落。百姓高喊："主子（火者）一拍翅膀，飞到阿不哈夫思。"老老少少马上都丧失辨识能力，倾城奔赴旷野和阿不哈夫思，集合在马合木身边。

晚祷时，他站起身来，对人们讲了下面的话："真主的子民哪，为何你们徘徊和等待？世上的异教徒必须予以清除。你们都尽自己的力量，用刀枪锄耙、棍棒竿旗武装起来，开始行动吧。"

听到这话，不花剌人全倒向他；那天是礼拜五，他重新入城，住在剌必阿灭里（Rabi'Malik）宫中，派人召城内的赛德尔（sadrs）、贵人和名绅前来。他罢免赛德尔的首领，更恰当说当代的首领不儿罕丁(Burhan-ad-Din)，此人是不儿罕室的后人，赛德尔扎罕⑧（Sadr-Jahan）族的最末代，理由是，他在品德和操行方面没有疵暇；他命苫思·马合孛必接替他的赛

德尔职务。他还凌辱衣冠名流，糟踏他们的名誉。有些人被他杀害，有些人却逃跑了。

于是，他用下面的话来讨凡夫俗子('avāmm va runūd)的欢心："我的军队一部分是看得见的，由凡人组成，一部分是看不见的，由空中飞行的天兵和地下行走的神族组成。现在我把这些都显示给你们看。朝天上、地下瞧，你们就会看见我 113 的话的证明。"他手下的入门弟子开始张望，他就说："看！在哪儿他们身穿绿衣飞行，也在哪儿他们身穿白衣飞行。"愚民('avāmm)句句信以为真；谁要说："我什么都没看见"，那就用棍子教他张大眼睛。

他接着说："全能真主将把武器从天空送给我们；"恰好这时有名商人，带着四哈瓦儿(kharvār)刀剑，从泄剌失(Shiraz)到来。从此后，大家对胜利再不抱丝毫怀疑了；那个礼拜五，念忽锡巴(khutba)时，把马合木尊为不花剌算端。

祈祷完，马合木派人到巨室家索取帐篷、禹儿惕、毛毡和地毯。于是人们自动结成队伍，流氓和无赖(runūd va aubāsh)进入富豪家，动手抢劫财物。夜幕降临，这个算端突然隐入貌若天仙，令人销魂的处子和少妇群中，跟她们愉快地调情。到凌晨时，他在一桶水中行净身礼，如诗所说：

她离开我时给我洗身，
活像我们都干了坏事⑨。

为祈求恩福，大家把这桶水分成重一芒特（maund）和一达兰散（daramsang）的份子，再分给病人。他们抢来的财物，马合木赐给左右，在他的军队和同党中分个精光（tafriqa）。

他的姐姐看见他耽溺于女色和金钱时，她就退出他的一党，说："他那因我才实现的事业，已经变质了。"

同时候，那些口念"逃亡"经的异密和赛德尔，会于客儿迷尼牙[10]（Karminiya），在召集了驻在该地的蒙古军之后，他们竭力徵调四方的人马，装备一支军队，进兵不花剌。马合木也作好战斗准备，率领一队仅穿衬衣和亦扎儿（izar）的市井闲汉，迎击蒙古军。双方均排开阵势，塔剌必和马合孛必既无武器，又无铠甲，站在他们的队伍中。原来，人们中流传一个说法，谁要向马合木动手，谁就会变成瘫子（khushk）；因此，蒙古军动刀弓时有些迟缓。尽管这样，其中一人到底射出支箭，射中塔剌必的要害，另一人也射中马合孛必；但是，塔剌必自己的人也好，其他敌人也好，全都没有发现这事。恰好这时卷起阵狂风，砂石飞扬，使他们彼此失顾。敌军以为这是塔剌必显的神通；因此他们从战斗中撤手，回头逃跑，塔剌必的人马在后面紧追。农村的百姓涌出村子，拿锄头、斧子攻击那些溃卒；每当他们追上其中一个，特别追上税吏和地主时，他们就抓住他，用斧头砸烂他的头颅。他们把蒙古人一直追到客儿迷尼牙，将近一万人被杀。

塔剌必的信徒从追击中归来，找不着塔剌必说："主子已隐入虚空，在他再出现前，他的两个兄弟穆罕默德、阿里，暂代他的位子。"

这两个蠢人照塔剌必的样子行事；黎庶和贱民（'avāmm

va aubāsh）成为他们的信徒，但因纪律松弛，他们马上动手抢劫。一礼拜后，亦勒的思那颜（Ildiz Nogan）和赤金[12]火儿赤（Chigin Qorchi）率一支蒙古大军抵达。这两个蠢人又跟他们的党徒进入平原，摆出阵势，全无铠甲，发第一排箭时，这两个迷途者被射死，两万人死于这次战役。 115

第二天，当黎明武士劈开黑夜头盖时，不花剌人，不分男女，通通给赶到城外；蒙古人磨尖复仇之齿，张大贪婪之口，说："我们也要回敬一下，满足我们的胃口，拿这些家伙当柴禾，去烧毁灭的火，把他们的财产、子女抢走。"

仅因真主的恩典，在马合木[13]的仁慈抚治下，这次骚乱才告结束，如他的名字那样值得赞颂，[14]该城的命运也才再化吉祥。[15]他到来后，阻止、严禁屠杀和掠夺，说："因几个人的罪恶，你们怎能杀害成千上万的人呢？为几个愚民，你们怎能毁灭一座我们长期力图恢复繁荣的城市呢？"通过屡次强求，力争和坚请，他表示要把这事上报合罕，执行合罕下达的诏旨。后来，他向皇上遣使，作出极大努力，使皇上赦免那不能宽恕的罪过，免去百姓的死罪。因这种努力，他得到称赞和感谢。

---

① 这章是雅库波夫斯基（A. Yakubovsky）的一篇文章题目，载《东方研究院丛刊》（Trudi Instit. Vostokoved.,）第XVII期，1936年。（弗.米.）

② 土星和火星。

③ 《古兰经》，第xxvi章，第89节。

④ 同上，第v章，第110节。

⑤ 瓦吉丹（Vazīdān）尚未考证出来。萨里普勒义为"桥头堡"。

前称忽苏法根(Khushūfaghn)。称作该名的遗址，距今卡塔塔库尔干(Katta-Kurgan)四哩。见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126—7页。

⑥ TMSǍ。前面第107页叫做塔兀沙。

⑦ 也就是蒙古人。

⑧ 关于“该城世袭拉耶思(ra'īses)的朝代……它由其创建者之名而被称为不儿罕朝，”见巴尔托德，前引书，第326、353—4页。“拉耶思是一个城镇及其四邻的首脑，其职位常是父传子的世袭制……拉耶思是城镇的首脑，其利益的代表人；君主通过他，把自己的主张告诉居民。很可能他们总首先从当地的望族中推选出来。”(前引书，第234页。)

⑨ 木塔纳比。(穆.可.)

⑩ 克尔米涅(Kermine)。

⑪ ẠYLDZ。

⑫ ČKYN。显然为tigin“君主”的蒙语形式，如在ọt-chigin中。见前，第42页，注⑧。

⑬ 即马合木·牙老瓦赤。

⑭ 马合木义为“值得称赞的”。

⑮ mas'ūd。马合木子麻速忽一名的双关语。

〔XVIII〕

撒麻耳干的征服

论幅员，它是算端诸州中最大的一个，论土地，它又是诸郡中最肥沃的一个，而且，众所公认，在四个伊甸园中，它是 116 人世间最美的天堂。

> 假如说这人间有一座乐园，
> 那乐园便是撒麻耳干。
> 哈，要是你把它跟巴里黑相比，
> 苦和甜能彼此一般①？

它的空气微近柔和，它的泉水受到北风的抚爱，它的土壤因为欢畅，有如酒火之质②。

> 这国家，石头是珍珠，泥土是麝香，
> 雨水是烈酒。③

算端从战斗中退走，手头失去把握，无坚守之念，一意逃亡，内心中充满混乱和疑惧。他派他的将官（quvvād）和盟友（anṣār）保卫他的大部州邑和领域。以此，他派十一万人

驻守撒麻耳干，其中六万人是突厥人，由他们的汗率领；他们是算端的精选，那样英雄，即使身若铜铁的亦思梵的牙儿④(Isfandiyar)挨到他们的枪挑箭射，他也只有〔自承〕软弱，〔乞求〕饶命。其余的部队是五万大食人⑤(Taziks)，挑选117 的人马，个个都是当代的鲁思坦，精锐之师；另外尚有二十头躯干健全，貌似凶神(div)的大象，

这大象扭弯圆柱，和蛇作耍，
披着五颜六色的铁甲⑥，

作为国王的马步兵在战场上的防护(farzīn-band)⑦，好使他们不在进攻和袭击中回头。再者，居民多得来无法计算。除此之外，城池大大加固，四周敷设了若干条外垒防线(faṣīl)，城墙增到与昴星一般高，濠堑深掘至干土下面的水层。

成吉思汗抵达讹答剌时，撒麻耳干修缮城池和堡垒，以及拥有大量驻军的消息，已四下传开；因此，大家都认为，攻占该城需要若干年时间，且不说它的内堡了。采取慎重的步骤，成吉思汗以为，攻取该城之前，最好先清外围。首先，他进兵不花剌。当不花剌的攻克使他定心时，他便考虑撒麻耳干的问题。他策马进向撒麻耳干，前面驱赶着一支从不花剌徵集的大军；沿途村落一经投降，他对它们就一无所伤；但是，凡有抵抗之地，如萨里普勒、答不昔牙，他就留军围攻，他本人则马不停蹄直抵撒麻耳干。他的儿子解决讹答剌战事，也率领从该城徵集的一支军队，到达撒麻耳干；他们选择阔克-萨莱作为118 成吉思汗的营地，其他的军队到来后，也绕城扎营。

成吉思汗花一两天的时间，亲自巡视城池，观察墙垣、外垒和城门；这时间内，他免除士卒的战斗。同时候，他派他特别信任的两名大那颜，哲别和速不台，率三万人马去追击算端，再把葛答黑那颜、牙撒兀儿[8]派往镬沙和塔里寒[9]（Tala-qan）。

最后，在第三天，当太阳的熊熊烈焰从一片漆黑夜雾中升起，茫茫夜色消失在遥远天际，这时候，那样多的人马，有蒙古军，也有签军，就集合起来，其人数超过沙粒和雨滴。他们把城池团团包围；于是，阿勒巴儿汗[10]（Alp-Er Khan)、沙亦黑汗（Shaikh Khan)、八剌汗（Bala Khan）及其他一些汗，冲到城外，与世界征服者的军队对阵，发矢射击。双方马步军伤亡很重。那天，算端的突厥兵不断跟蒙古兵交锋，因为蜡烛的火光在熄灭前总要闪耀一下，并且杀死些蒙古兵，俘获一些，把俘虏带进城内，他们自己的人也有一千丧身沙场。

最后，

> 当天空的火球为大地的好处，
> 隐没在地球的烟雾中时，

各返已营。但是，当那谲诈的执盾者再度挥刀劈开那夜云时，成吉思汗亲自上马，挥师包围城池。城里城外的军队均集合起来，准备战斗；他们紧束战袍，杀到晚祷时刻。射石机和弓弩齐发，矢石横飞；蒙古军就在城门前占据一个位置，这就阻止算端的军队冲到战场上。当战斗的道路越逼近他们，双方在交战的棋盘上难解难分，那英勇的骑士再不能纵马驰骋于原野，

这时，他们把大象投入战斗；但是，蒙古军没有逃跑，相反地，用他们的“擒王”之矢，解脱了被大象阻挡的人，打乱步兵的阵形。大象负伤，不比棋盘上的卒子更有用，它们往回跑，脚下践踏了许多人⑪。最后，当忽炭之王⑫放下面纱，盖住自己的面孔时，撒麻耳干人关闭城门。

这天的战斗使撒麻耳干人忧虑重重，他们的心情和看法各不相同：有人渴望屈膝投降，有人担心自己的命；还有人，因天命注定，不去乞和，再有人因成吉思汗散发的灵光，丧失了斗志。终于，在第二天

当闪光的太阳展示它的壮丽，

苍穹的黑鸦蜕掉它的羽毛⑬，

因为蒙古军英勇无畏，撒麻耳干人六神无主，所以，后者从思想中打消作战的念头，停止抵抗。哈的（cadi），沙亦黑-伊斯兰（shaikh-al-Islam）及一些披戴头巾的人，赶去晋见成吉思汗，他们得到成吉思汗的许诺保证，受到抚慰和激励，并在取得他的同意后，返回城内。

120

祈祷时刻，他们打开木撒剌之门，关闭抵抗之门。蒙古人这时入城，当天忙着拆毁城池及其外垒。居民置身于安全之地，蒙古人丝毫没有欺凌他们。当白昼披上契丹异端的黑袍时，他们点燃火把，继续干破坏的工作，直到城墙被夷平、马步军可到处自由往来为止。

第三天，当冷酷心黑的蓝脸魔术师在面前举起坚硬的铜镜时，蒙古兵大部入城，于是，男女居民，以百人为一群，由蒙

古人监视，给赶到城外；仅哈的、沙亦黑-伊斯兰，及与他们有些瓜葛、受他们庇护的人，免于离城。获得这种保护者计五万多人。接着，蒙古人颁发告示称：倘有人藏匿不出，那就要他流血丧命。蒙古军和〔其他〕的军队忙于劫掠；很多躲在地窖、地洞里的人，被〔发现并〕遭到杀害。

象夫带着大象去见成吉思汗，请发给象食。成吉思汗问他们，大象养驯前靠什么为生。他们回答说："原野上的草。"因此，他下令放掉大象，让它们自己去寻食。大象就这样获释，终于死于〔饥饿〕。

当天帝沉没在地球下的时候，蒙古人离开市镇，而内堡的守军吓得心胆俱裂，既不敢挺身抵抗，又不能转身逃跑。但 121 是，阿勒卜汗[14]表现出英勇无敌气慨：他率领一千决死之士冲出内堡，从蒙古军中杀出条血路，前去与算端会合。次日晨，当群星的主宰派使者们挥舞刀剑时，蒙古军把内堡围个水泄不通，双方一阵矢石相攻，他们摧毁了墙垣和外垒，破坏了朱亦-伊-阿儿吉思[15]（Juy-i-Arziz）。两次祈祷的间歇中，他们攻占城门，进入内堡。一千名英勇无敌的武士退守大清真寺，用火油筒和方镞箭进行激战。成吉思汗的军队同样使用火油筒；礼拜五清真寺及其中的一切，被今世之火焚烧一空，又受到来世之水的冲刷。然后，内堡中的人全给赶到城外，在那里，突厥人和大食人分为两队，按十人、百人分成组。蒙古人把突厥人的前额剃成蒙古式样，为的是安定他们，打消他们的恐惧；但是，到太阳西落，他们的生命光阴即将结束，就在当夜晚，所有康里男子都被溺毙于毁灭的海洋内，为死亡的火焰所焚化。共计有三万多康里人和突厥人，他们的统帅是：巴力失马

思汗⑯ (Barishmas Khan) 、塔海汗⑰ (Taghai Khan) 、撒儿昔黑汗⑱ (Sarsigh Khan) 兀剌黑汗⑲(Ulagh Khan), 尚有算端的大异密二十人，其名具载于成吉思汗颁给鲁克那丁·迦儿忒⑳ (Rukn-ad-Din Kart) 的札儿里黑中；这份札儿里122 黑详尽记载了被他粉碎和摧毁的州郡和军队的首领。

城镇和内堡彼此都化作一片废墟，很多的异密、士兵、居民啜饮死亡之杯。第二天，当天空的扎木失的㉑ (Jamshid) 这只神鹰，从大地的山头抬起头来，当太阳的火红面孔在圆盘般的苍穹中发出亮光，这时，蒙古人清点刀下余生者；三万有手艺的人被挑选出来，成吉思汗把他们分给他的诸子和族人；又从青壮中挑出同样的人，编为一支签军。其余获允回城者，因他们没有遭到他人的命运，也没有达到殉难的光荣，而是仍活在世上，所以，作为一种报酬说，成吉思汗向这些乞命者徽收二十万的那〔的赎金〕，并责成撒麻耳干的两名大官吏，昔哈惕木勒克(Siqat-al-Mulk)和阿迷的·布祖儿格('Amid Buzurg) 收这笔钱。然后，他派几个人当该城的沙黑纳，亲自带领一部分军队往呼罗珊，余下的军队，他派他的儿子率领，征讨花剌子模。后来，又接连几次在撒麻耳干徽军，获免的寥寥无几；由此，全城破坏无遗。

这事发生在618年剌必阿I月。㉒

何处有那等有识之士，他深思熟虑地去洞察那幻化天命的123 活动，及那渺茫轮回的残忍和奸诈，迄至他发现，其和风不敌其热风，其所得不抵其所失；其酒力仅持续个把钟头，由此引起的头痛却是永久的；其收获仅化作一阵风，其财产仅产生一场灾难？

心儿哟，不要呻吟，

因为尘世仅仅是幻影；

灵魂哟，不要悲伤，

因为凡间仅仅是虚无。

---

① 牙忽惕在“撒麻耳干”条下，认为这首诗的作者是不思忒(Busti)，显然就是阿不勒法特·不思忒（Abul-Fath Busti）。（穆.可.）

② “火”一词不见于A本，从意思上说也是不必要的。加进这个词，为的是与所谓的塔纳苏卜（tanāsub）数字相符（见后，第117页，注⑦）；因为其中三个因素已提到，所以第四个因素也必须想法提到。

③ 引自阿不-赛德·鲁思塔迷（Abu-Sa'id ar-Rustami）颂扬撒希伯·本·阿巴德（Sahib b.'Abbad）的一首合西答：诗人在赞美亦思法杭（Isfahan）。（穆.可.）

④ 亦思梵的牙儿，民族史诗中的一个著名英雄。他是琐罗阿士忒的保护人古昔塔思卜（Gushtāsp）之子，奉父命征讨不接受新教的鲁思坦。杀死亦思梵的牙儿，是老年英雄鲁思坦的最后武功，不久他也因兄弟叛逆而结束自己的生命。

⑤ Tazik、Tajik，是突厥人称伊朗人的名字。比较Tajikstan一名。实际上，tāzik或tāzī，是个波斯词，波斯人自己用来称阿剌伯人；由此，大食是阿剌伯人的汉文名。

⑥ 引自哈马丹的巴底阿扎蛮颂扬哥疾宁（Ghazna）算端马合木的一首合西答。（穆.可.）

⑦ 译义为“奕棋中皇后将皇帝的军。”整个一段是所谓塔纳苏卜数字的一例：提到fil“象”，棋中的“主教”，势必引入其他的棋子：asb“马”或“骑士”，piyāda“兵”或“卒”，shāh“国王”，farzin（在farzīn-band中）“皇后”以及rukh“面颊”、“面孔”或“城垒”、“城堡”。

⑧ 见前，第46页，注⑬。

⑨ 这个塔里寒（Ṭalaqān）（或作Ṭayaqān，比较马可波罗之Taican）是今天阿富汗巴达克山（Badakhshan）省之塔利罕（Talikhan）城和县，不要把它跟成吉思汗摧毁的塔里寒弄混了（见后，第132页），后者位于巴里黑和马鲁鲁德（Marv-ar-Rud）之间。在可疾云（Qazvin）附近还有一个叫塔里寒的县。

⑩ ALBAR。译义为"勇敢的人"，由突厥语alp"勇敢"、er"人"（vir）而来。

⑪ 塔纳苏卜的另一例子（见前，第117页，注⑦）。"皇后"（farzīn）未出现在译文中，但可从原文的farzin-band"将皇帝的军"中找到，而译文中同样未见的"皇帝"（shāh），则出现在shāh-savārān"英勇的骑士"中；"马"和"象"自然是"骑士"和"主教"，"城堡"则包含在成语rukh na-tāftand（"没有转身逃跑"）中。

⑫ 指太阳。

⑬ 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497页，第1049行。

⑭ 即阿勒巴儿汗，见前，第118页。

⑮ 关于这个著名的"铅管水道"，见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85、89、413页。

⑯ BRŠMAS。突厥语 barīshmas义为"不寻求和平的人。"

⑰ TΓAY。taghai义为"舅父。"

⑱ SRSYΓ。sarsïgh义为"坚硬的"、"粗糙的"。

⑲ AWLAΓ。关于ulagh"驿马"，见前，第30页和注⑭。

⑳ 也里迦儿忒朝的始祖。见兰浦尔，《回教王朝》，第252页。一个有价值的文字资料：看来志费尼曾亲眼看见这个文件。

㉑ 古伊朗著名国王，被篡位者扎哈克（即答哈克）所推翻和杀害。因此，扎木失的出现在民族史诗中；在早期的阿剌伯史家那里，他有时被认为是所罗门。其实他是印度-伊朗神话中的人物，阿维斯塔（Avesta）中的耶摩（Yima）、吠陀中的阎摩（Yama）。本段文字中，这个名字自然只是作为太阳的化身。

㉒ 应为617年，也就是公元1220年5月至6月之误。据朱思扎尼（拉维特译，第980页），撤麻耳干陷落于穆哈兰月10日，即3月19日，这个日期与志费尼下面的叙述更为符合（见后，第128—9页）：在攻下撤麻耳干后，成吉思汗在该城附近度过当年的春季。

〔XIX〕

花剌子模的命运

这是该地区的名字；它的原名是者儿扎尼牙（Jurjaniya），居民则称它为玉龙傑赤（Urganch）。时运变化前，它属于“地诚良善、主诚仁慈”②一类地方。它是世界众算端的宝座所在，人类诸名人的驻地；它的四角供当代的伟人作歇肩之用，它的领域是容纳现代奇珍的府库；它的宅邸放射各种崇高思想的光辉，它的州邑、郡县，因贵人光临而成为许多玫瑰园，大沙亦黑和当今的算端济济一堂。

你期望的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都在其中。

——这就是该地的情况。

我看，花剌子模是最美好的国土——
愿它的施雨之云永不吹散！
那人显得多高兴，
因为他受到它的青年笑脸相迎！③

成吉思汗征服撒麻耳干，河中诸州已削平，他的敌人被粉124碎在灾难的磨石中，而且，在另一面的毡的、巴耳赤邗诸地，也被攻占；因此，花剌子模留在中央，像座断了索的帐篷。他打算亲自追击算端，扫荡呼罗珊诸州的敌人，所以，他派他的长子察合台、窝阔台，率一支人马，像时间那样无穷尽，遍布

山岳原野，出师花剌子模。他又命术赤从毡的调兵赴援④。两王取道不花剌进兵，遣出一支疾若闪电、动若凶神的军队打前锋。

这时候，花剌子模已被［两］算端所遗弃，但是，军队的一员大将，秃儿罕哈敦的族人忽马儿的斤（Khumar Tegin）仍在城内，一些大异密也留下来，如木古勒哈只不⑤（Moghol Hajib）、额儿不花帕剌汪（Er-Buqa Pahlavan）、昔帕合撒剌儿阿里·都鲁吉尼⑥（sipahsalar ‘Ali Durughini），及其他许多这号人物，列举他们的名字冗长无益。除开这些之外，尚有很多城内的名绅和当代的学者，无从计算；居民的人数更超过沙石。那一大群人中，没有派给一个领袖，他们可以赖以应付不幸事故，负责国政和公务，并因他的摄政，他们可以抵抗老天施加的暴力，因此，忽马儿因和皇室是亲属，被大家一致推为算端，立作诺鲁思王⑦（Nauruz King）。

他们没有留心这世上盛行的动乱，更没有注意老天对其大小子民所实施的袭击；迄至他们突然间发现一小队骑兵，一股烟似地逼近城门，驱掠牲畜。从而，一些目光短浅者感到高兴，以为敌方派这一小股人马来示威，如此儿戏般地显示傲慢。他们哪知道，灾难将随此而至，而且这些灾难的浪峰将接踵而来，然后是一场毁灭。全城的人，不分马步兵，轻率地涌出城门，向那一小股人马袭击。蒙古兵好像野兽，时而惊逸，时而回头张望，再逃跑。最后，当蒙古人到达离城有一帕列散远的巴黑亦忽剌木（Bagh-i-Khurram）时，他们的伏兵，那些凶猛可怕，骁勇善战的鞑靼马步兵，从墙后的埋伏中杀出来。他们切断前后的道路，生龙活虎地攻击花剌子模人，犹如恶狼扑向失去牧童

的羊群。他们向居民放箭，挥舞刀枪驱赶他们；到黄昏时，他们已把将近十万战士杀死在沙场上。就在这同样的激奋中，一面呼啸呐喊，他们尾随花剌子模人，由海必兰门(Qabilan Gate)杀入城里，火一样进至名叫塔奴剌（Tanura）之地。

在太阳开始落山的时候，这支奇怪的军队，因慎重而撤退；但是，在第二天，当天官的突厥武士从地平线抬起头来时，无畏的勇士和英武的突厥人就催动坐骑，进逼城池。有个斐里敦古里（Faridun Ghuri），算端手下的一名大将，率五百人在城门等候敌军，因作好抵御的准备，使那些该死的家伙（?ruj-ūm）失去进攻力。直到当天结束，他们不断厮杀和战斗。

察合台和窝阔台这时率领一支冲锋陷阵如洪水、连绵不绝如阵风的军队到来。他们绕城巡视，遣使召谕居民投降。

126 整个军队接着把城池包围，像圆周之包围圆心，而且凶神恶煞般围城扎营。他们忙于为攻城准备木头、射石机、投掷器等武器。花剌子模境内没有石头，他们便利用桑木制造投掷器。一如既往，他们每天都用许愿和恐吓，威迫和利诱来逼居民，偶尔彼此也射几箭。

最后，战斗的准备完成，必需的武器齐备，而且援军从毡的等地抵达，这时，蒙古军立刻向城池四方发动冲锋和进攻。一声雷霆闪电般的呐喊，他们把投掷器和箭矢，像雹子一样倾泄出去。他们教把垃圾堆积起来，填塞城壕；接着，军队团团（bi-jirg）向前移动，去拆毁外垒的根基，把大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假算端和军队的统师忽马儿，为苦酒所醉⑧，（全能真主曾说："穆罕默德，当汝生存时，彼辈耽于其嗜欲而进退失

措。”）[9]目睹蒙古军进行杀戮，恐怕受辱，心胆俱裂，而鞑靼军获胜的迹象符合他的私下揣度；他心里无计可施，随恶运的降临，他再不能出谋划策了。他走下城楼门，因此，百姓中笼罩着更大的纷扰和混乱。

鞑靼军在城头竖一面大旗，战士们爬上去，呼啸呐喊使大地鸣响。城内所有街道，所有角落，居民都在抗击敌人：他们在每个街头战斗，在每条巷尾展开顽强的白刃战。蒙古军这时用火油筒焚烧他们的屋舍、住宅，用弓弩和射石机聚歼百姓。但当阳光斗篷被茫茫夜色包围时，他们开始回营。凌晨，城市百姓依旧战斗了一阵，用刀剑、弓矢、旌旗显示抗争之爪。迄至当时，城池大部被毁；屋舍及其中的财物、珍宝，仅成一堆黄土；蒙古人也无望获得他们的财富储藏。他们因此一致同意放弃火攻，而去阻止百姓使用乌浒河水，城内筑有一座横跨该河的桥。三千蒙古兵作好准备，进袭桥的中心；可是，居民把他们包围在那里，使他们无一生还。

因此，市民在行动中斗志倍增，抵抗更加顽强。城外也一样，武器更猛，战浪更高，骚乱之风更喧嚣，天上地下皆然。攻占一间接一间的住宅，一所又一所的房屋，蒙古军拿下城池，一面摧毁建筑物，一面杀戮居民，直到整个城镇最后落入他们之手。接着，他们把百姓赶到城外；把为数超过十万的工匠艺人跟其余的人分开来，孩童和妇孺被夷为奴婢，驱掠而去，然后，把余下的人分给军队，让每名军士屠杀二十四人。全能真主说：“余使彼辈成为笑谈之资，于是俱殄灭之。确实，此系对能忍者、知恩者之鉴戒。”[10]军队又大肆劫掠，把剩下的屋舍住宅摧毁。

花剌子模，这斗士的中心，游女的汇集地，福运曾降临其
128 门，鸾凤曾以它为巢，现在则变成豺狼的邸宅，枭鸢出没之处；屋宇内的欢乐消失殆尽，城堡一片凄凉，园林如此之凋落，大家会认为，“余使彼等之园化作此两园”[11]的诗句，恰为其惨景的写照。在它的园林、乐场上，那支描写“人世若梦”的秃笔，录下这些诗句：

多少骑士在吾人四周下马，
用清水掺合美酒；
然后，在清晨中，噩运把他们攫走
——这就是命运，幻化无常。[12]

简短说，蒙古人结束花剌子模的战斗，虏掠驱奴，进行抢劫、屠杀，血腥镇压，再把居民中的工匠瓜分，送往东方诸国。现在，那些国土内，很多地方还有花剌子模人在耕垦和居住。

察合台和窝阔台两王取道迦里夫[13]（Kalif）班师，他们在两天内从花剌子模到达迦里夫。

提起此次战役和屠杀，尽管如谚语说，“像往常那样干”，但我听说死者如此之多，以致我不敢相信传闻，因此没有记下数目。“主啊，保佑我们免遭今世的一切凶灾及来世的苦难。”

①花剌子模（Khwārazm），在这里（平时也一样）指的是它的都城古耳干赤(Gurganj)，即玉龙傑赤(Urganch)，非指这个地区；它在今天的库尼亚乌尔坚奇（Kuhna-Urganch、Kunya-Urgench）—即

“古玉龙杰赤”一的城址上。

②《古兰经》，第xxxiv章，第14节

③牙忽惕在“花剌子模”条下，认为著者是穆罕默德·本·乌纳因·的迷失吉（Muhammad b.‘Unain ad-Dimishqi）。（穆.可.）

④从志费尼的叙述看，术赤并没有亲自参加玉龙杰赤的围城战，这和其他所有的史料——回教的、远东的，记载都不同。

⑤见后，第158页，注⑰。

⑥讷萨怖（奥达斯译，第94页）把他叫做库黑-都鲁罕（Kūh-i-Durūghan）（谎话的山），“因为他有大量的谎话”。

⑦就是一日之王。看来，在春分时举行的诺鲁思（Naurūz），即元旦的民族大典上，必定一度有一种“五月皇帝”的选举。

⑧忽马儿一名的双关语，它实际为突厥词，但好像与Khamr“酒”来自同一阿剌伯语根：事实上，khumār阿剌伯语义为“醉酒的头痛。”

⑨《古兰经》，第xv章，第72节。

⑩同上，第xxxiv章，第18节。

⑪同上，第xxxiv章，第15节。引完全句是：“苦果、柽树及寥寥数株枣树之两园。”

⑫阿底·本·宰德·亦巴底（‘Adi b. Zaid al-‘Ibadi）的诗句，引在《乞他卜阿迦尼》的一个长故事中。

⑬原文作KASF，据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437页，注③，读作KALYF。迦里夫为乌浒河上一城（今尚存），有关此城，见巴尔托德，前引书，第80页。

〔XX〕

成吉思汗进兵那黑沙不[1]和忒耳迷[2]

成吉思汗攻克撒麻耳干，遣其子察合台和窝阔台攻花剌子
129 模，他本人在撒麻耳干境内度过当年的春季，再从撒麻耳干进至那黑沙不草原。

夏季过去，马匹长膘，军士得到休整，这时他进兵忒耳迷。抵忒耳迷后，他遣使召谕居民投降，要他们拆毁城池、壁垒。但是，居民为坚固的城池所激励，其墙垣有一半耸立在乌浒河中，而且因拥有军队、武器和装备，变得狂傲，不肯投降，反出城交锋。双方均竖起射石机，不分昼夜酣战苦斗，到第十一天，蒙古人才袭取该城。男女居民都被赶到城外，按照惯例，有比例地分给军士；然后，他们悉数被杀，无一获免。

蒙古人屠杀完毕，看见一个妇人，妇人对他们说："饶我的命，我把一颗大珠子献给你们。"但当他们索取珠子时，她说："我吞下肚了。"因此，他们剖开她的肚子，找到好几颗珠。由于这个缘故，成吉思汗教把所有死者的肚子都剖开。

蒙古军干完抢劫、屠杀的勾当后，成吉思汗进兵康格儿忒(Kangurt)和薛蛮[4](Shuman)地区，在那里度冬。他用屠杀、袭击、破坏和焚烧，把该地扫荡一空；又派兵进入巴达

哈伤境内及整个那个地区，征服和削平当地的民族，有的用抚 130 慰，但多数用暴力；因此，该地区再无他的敌人的踪迹。冬季快过去时，他准备渡河。

这些事发生在617/1220-21年。

---

①今乌兹别克斯坦之卡尔施（Karshi）。

②此中世纪城市的遗址，位于乌浒河右岸、同名的现代城市帖尔美兹（Termez）旁边，乌浒水在这里形成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斯坦的分界。

③KNKRT，康格儿忒在塔吉克的希萨尔库拉卜（Hisar-Kulab）旧途上、巴尔章（Baljuan）以西。（弗.米.）

④原文作SMAN，读作ŠMAN。我以为这就是薛蛮（Shūmān）城和县。米诺尔斯基，《霍杜德》，第353页，指出该城可能位于旧杜尚别（Dushambe）、今斯大林纳巴德——塔吉克斯坦首府——的城址上。

〔XXI〕

成吉思汗在忒耳迷渡河以及巴里黑的陷落

巴里黑因出产丰富，岁入种类繁多，胜过其他州邑。它的领域比诸州广阔；在从前，它在东方州郡中犹如默伽之在西方。如菲尔道西说

他到美丽的巴里黑去，朝觐那座诺巴哈儿(nau-bahār)，
而当时，主的信徒对它之尊敬，
犹如今天阿剌伯人之尊敬默伽。①

成吉思汗渡过河，进向巴里黑。城中的首领前来纳款，献种种图苏湖和礼物。于是，因要籍户，成吉思汗命把巴里黑的百姓都赶到郊外，予以清点。但是，扎兰丁仍在那些地区制造骚乱，驰马于叛逆的战场，因此蒙古人不相信巴里黑人的投降表示，在呼罗珊的情况下尤其如此。毁灭国土和民族的海涛正在怒啸，灾难风暴并未止歇，那末，他们就无免祸之策；再说，131 老天既已使他们落网，那投降也拯救不了他们，靠屈膝乞和亦无用场。但是，另一方面，反抗也是致命的酖毒，不治之症。

故此，成吉思汗下令，把巴里黑人统统赶到旷野，按惯例分为百人、千人一群，不分大小、多寡、男女，尽行诛戮，没有留下干湿的一丝形迹。长期以来，野兽饱餐死者的尸体，狮、狼相安地共同嚼食，鹰、隼无争地从同一张餐桌上享用。

吃吧，撕裂吧，鬣狗啊，
享受那具无人收的尸体吧。②

接着，他们纵火焚烧该城的园林，以全力去摧毁外垒、城墙、邸宅和宫殿。全能真主曾说："凡属城镇，余于末日前辄欲全毁之，或予以严谴。此皆载诸元典。"③

成吉思汗从白沙瓦回师，抵巴里黑，他发现很多藏身于角落、洞穴、［在蒙古人走后］再出来的难民。他下令把他们全杀掉，使这些人应验那句"余且叠次加罪于彼"④的话。凡有余下的直立墙垣，蒙古人就把它推倒，再次扫清该地的所有文明遗迹。

他们的邸宅，那一度习惯于繁荣的邸宅，
将为他们哭泣。
我们开始是羡慕地瞧他们，
最后是惊异地看他们。⑤

成吉思汗如此解决了巴里黑，他再派他的儿子拖雷，带一支大军征服呼罗珊诸州，他则转向塔里寒⑥。该地的城堡叫讷 132 思来忒忽（Nusrat-Kuh），除壁垒坚固外，还驻满准备获得

英名的武士。尽管成吉思汗遣使者、使臣去召谕居民投降，他们却不屈服，一心要厮杀战斗。蒙古军包围城垒，开动许多弩砲；他们不倦地行动，守军也奋战不休：双方进行激战，都使对方重创。塔里寒守军这样抵抗到拖雷征服呼罗珊后从那里率大军到来。蒙古军人数大增，他们才袭取了塔里寒，没有留下一个活人，把堡垒、城砦、墙垣、宫殿、房屋都拆毁。

突然，有消息说扎兰丁取得大胜，打败了帖客出克[7](Tekechük）及其人马。成吉思汗火速去迎击他。途经古儿疾汪[8]（Gurzivan），因当地居民的抵抗，他在那里滞留一个月，最后方攻下它，强使其居民吞服其同类民族所尝到的屠杀、劫掠和毁灭的苦药。

从古儿疾汪出师，蒙古兵抵达范延(Bamiyan)，该地居民进行抵抗，双方均使用弓矢弩砲。忽然,从该地百姓的毁灭者，那天命的拇指上，一支方镞箭毫无耽误地飞出城来，射中察合台之子[9]、成吉思汗的爱孙。蒙古军加紧攻城，把它攻克，成吉思汗下令把所有动物，从人类到牲口，杀个精光；不许留下俘虏，那怕孕妇腹内的胎儿也不得饶过；今后不许动物居住在这个地方。他给它取名为卯危八里，波斯语义为“歹城”。[10]时至今日，没有动物在其中安居。

133

这件事发生在618/1221-22年。

---

①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1496页，第15-16行。nau-bahār，即“新寺”，指巴里黑附近的大佛寺，见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77页。

②引自纳比哈·扎底（Nabigha Ja‘di）（穆.可.）

③《古兰经》，其xvii章，第60节。

④同上，第ix章，第102节。

⑤赛阿利比在《塔特马都尔-雅特马黑》中，把这首诗归于阿不-别克儿·阿不答剌·本·穆罕默德·本·扎法儿·阿思乞（Abu-Bakr ‘Abdallah b. Muhammad b. Ja’far al-Aski），他享盛名于撒曼朝后期。（穆.可.）见埃格巴尔编，第Ⅰ卷，第95页。

⑥见前，第118页，注⑨。

⑦TKJ̌WK。也拼作TKJ̌K（第I卷，第106页及第II卷，第136页）和TKAJ̌K（第II卷，第197页）。它是个突厥词，义为“小公羊。”见豪茨马，《语汇》，第68页，其中拼作TKAJ̌WK。

⑧巴尔托德，前引书，第443页，注④，指出，该地可能是古儿疾汪的朗（Rang）堡（拉维特，第100页）。在阿富汗斯坦至今尚有个叫杜尔扎卜（Durzab）和古尔吉万（Gurziwan）的县。

⑨他叫做MATYKAN（第I卷，第228页；第i册第273页），显然就是蔑锡干（Metiken）.拉施特（伯劳舍，第161页）把他叫做MWATWKAN（？木阿秃干Mö‘etüken）。这个不见于蒙、汉史料的名字，已由伯希和在《金帐汗国》，第86-7页，予以讨论。

⑩见前，第45页，注⑤。

[XXII]

成吉思汗转击算端之战

成吉思汗从塔里寒派帖客出克及一队将官去解决扎兰丁。但是，因阿格剌黑①（Ighraq）和其他各方武士到来，算端得到增强。他完全打败那支前来消灭他的军队，因这支军队人数无多，又乏援军。这次败北的消息传给成吉思汗，他气得把白天当成黑夜，一着急，又把黑夜算作白天，由是兼程并进，连做饭都不可能。

他抵达哥疾宁，获得情报称，扎兰丁已于两周前离开该地，意欲渡过申河（Indus）。他委祃祃·牙剌瓦赤（Mama Yala-134 vach）为哥疾宁的八思哈，他则亲自追击扎兰丁，犹若风扫残云，一气追到申河岸才追上他。②蒙古军切断算端的前后道路，将他困在核心；他们围成几重圈子，状若一把弓，把申河作弓弦。成吉思汗命他的人马在战斗中争先，务求生获算端。同时候，察合台和窝阔台也从花剌子模到来。算端这方面，见行动之日已至，是决战的时刻了，就跟一些仍留在他身边的人，挺身而战。他从右面急攻到左面，又从左面攻击蒙古军的中心。他一次再一次进攻，但蒙古军步步紧逼，使他的活动地盘越来越小，战场越来越窄；但他依然像怒狮那样战斗。

他催马所至之处，都使鲜血掺合尘土③。

因为成吉思汗下令生俘他，军士就不用矛矢，以履行成吉思汗之令。但是，扎兰丁对他们说是太快了，他退下来。他换过一匹新的马，跨上它，再次攻击蒙古军，然后又从突击中飞驰而回。

像道电光，他猛投入水，一阵风逃走了。

蒙古兵看见他投入河中，正要跟踪入水。但成吉思汗制止他们。由于惊讶过分，他用手捂嘴，一再对他的儿子们说："为父者须有若此之子。"

亦思梵的牙儿在他后面遥望，
发觉他在那条河的远方陆地上。
他说："别把这个人叫做人吧——
他是头怒象，天赋与威武和雄壮。"
他这样说，
向鲁思坦走的方向凝望着。④

简短说，扎兰丁的所有军队，没有溺死在河里的，都丧身刀下。他的妻儿，送给成吉思汗，凡属男性，那怕婴儿，都丢了命，交与伊本大牙⑤（Ibn-Daya）去抚育，也就是说，扔给食肉的乌鸦。

我们难忍受的是：
伊本大牙还在观察那泪腺连结在何处。

算端携带的财物主要是金银币，他已在当天下令把它全部投进河里。蒙古人派潜水者尽量从水里打捞。

这个老天显的奇迹事件，发生在618年剌扎卜月〔1221年8月至9月〕⑥。因而有句谚语说："剌扎卜月看得见奇迹。"

成吉思汗沿这条河岸前进⑦，但把窝阔台遣回哥疾宁，该地的百姓自愿投降。窝阔台命令把他们全赶到城外，那里，工匠一类的人留在一边，其余人被处死，城镇也遭摧毁。他留下

136 忽秃忽那颜⑧（Qutuqu Noyan）监管将在该地过冬的俘虏和工匠，他自已经也里的该儿母西儿⑨（Garmsir）回师。

这时，成吉思汗到达迦儿漫（Karman）和桑忽兰⑩（Sanquran）。他于该地得到消息说，扎兰丁重渡申河，埋葬死者。他把察合台留在迦儿漫，察合台〔在他期望的地方〕没有找到扎兰丁，仍继续追索。那年冬季，成吉思汗下营于不牙迦秃儿（Buya Katur）境内，这是阿昔塔哈儿（Ashtaqar）的一个城市⑪。当地的侯王萨剌儿·阿合马⑫（Salar Ahmad）屈膝称臣，尽力向军队供应粮草。

137 因气候不良，兵士大多病倒，兵力下降。他们把很多俘虏带到那里，还从该地虏掠印度奴隶，因此每间房屋都住着十个至二十个俘囚。俘囚都被用来干舂米等类的炊事工作，气候适宜他们的体质。成吉思汗命令每间房屋的每名奴隶要舂四百芒特的谷米。他们很快在一礼拜内完成这项工作；因此，成吉思汗教把军中的俘虏杀光。这些可怜的家伙，丝毫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在一个夜晚，赶在天亮前，俘囚和印度人完全无影无踪了⑬。

附近的部族都遣使纳款。成吉思汗也遣使罗纳⑭（Rana）。

他开始愿意投降，可是反复无常。成吉思汗派兵把他擒获，并把他杀死。成吉思汗还派兵把阿格剌黑包围在他筑的堡垒中。

军士体质恢复，成吉思汗打算从印度到唐兀国的道路回师[15]。他走了几程，但无路可通，他返回去[16]，到达白沙瓦[17]（Peshawar），取原路而回。　138

---

①赛甫丁·阿格剌黑（Saif-ad-Din Ïghrag）是个哈剌赤突厥人（Khalaj Turk），在白沙瓦的哈剌赤和突厥蛮大军的首领。（见后，第ii册，第462页）他和扎兰丁合师，参加八鲁弯（Parvan）战役，这里指的就是这次战役。有关此战的详情，见后，第ii册，第406-7页。关于哈剌赤，底里（Delhi）的哈勒吉算端们（Khalji Sultans）和坎大哈（Qandahar）的基勒佐阿富汗人（Ghilzai Afghans）共同的祖先，见米诺尔斯基，《哈剌赤的突厥方言》，第426-34页。

②申河战役的地点，见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445-6页。此战的地点可能在今卡拉巴黑（Kalabagh）附近的丁科特（Dinkot）。

③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1556页，第1074行。

④头两段见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1693页，第3575-6行。第三段不见于发勒斯编本。

⑤义为乌鸦。义为“抚育”的双关语dāya在译文中不能体现。

⑨诺萨怖称在11月24日，礼拜三。见巴尔托德，前引书，第445页。

⑦据拉施特（斯米尔诺娃译，第225页）和《圣武亲征录》（见海涅士，《成吉思汗最后之远征及其死》，第529页），成吉思汗是循河而北，同时派窝阔台循河而南。

⑧QTQW。这是失吉忽秃忽（Shigi-Qutuqu），八鲁弯的蒙古统帅。成吉思汗和汪罕，作为金国的联盟，打败塔塔儿部后，在塔塔儿遗弃的营盘里找到个小儿，这就是他。（见《元秘史》，第135节。）成吉思汗之母诃额仑把他收养（同上），但据拉施特说，收养他的是成吉思汗

之妻孛儿台（赫塔吉诺夫译，第107页，斯米尔诺娃译，第174页）。1206年在斡难河源举行的大忽邻勒塔上，他被授与大法官的职位。见《元秘史》，第203节，格鲁赛，《蒙古帝国》，第183页。

⑨Garmsir 〔-i-〕 Harāt。原文或者应改读作Garmsir va Harat，"该儿母西儿和也里"。拉施特（斯米尔诺娃译，第225页）仅称窝阔台"取道该儿母西儿"回师（D本同），而斯米尔诺娃在同页注②中，认为该儿母西儿是赫尔曼德（Helmand）河中游的同名地区，今仍叫做加姆萨尔（Garmsẹl）。蒙古人在头一次出征中实际已走过这条路。成吉思汗曾从塔里寒派支蒙古军"取道该儿母西儿"去进攻在哥疾宁的阿明灭里（Amin Malik）。阿明灭里把这支军队赶回不思忒（Bust）（今之卡拉依比斯特（Qal'a-yi-Bist）和帖津纳巴德（Teginabad）（或坎大哈），这就是说，正好赶回该儿母西儿地区；然后蒙古军向也里和呼罗珊方向退去。见后，第ii册，第461-2页。据拉施特（前引书同页，参看《圣武亲征录》——见前引文并白莱脱胥乃德，第I卷，第293页），窝阔台摧毁哥疾宁后，请求其父允许他进兵昔思田（Sistan）。但是，因气候炎热，成吉思汗命他回师，说将另派军队前往。据朱思扎尼（拉维特译，第1047页），窝阔台把他的冬营扎在普里阿罕迦兰（Pul-i-Āhangaran），也就是今赫里河（Herirud）上游之卡拉依阿罕迦兰（Qal'a-yi-Āhangarān）。

⑩原文作SYQWRAN，读作SNQWRAN。今之库腊姆区（Kurram Agency）。拉维特（见氏所译朱思扎尼，第498-9页的注释）把桑忽兰考证为今沙卢赞（Shalūzān）的dara（河谷）（沙卢赞见于《皇家印度地名词典》，拉维特的 Kaṛmān在词典中作Kirmān）。沙卢赞和迦儿漫，除了是库腊姆河的两条支流名外，也是上库腊姆河广阔河谷中两个村名。

⑪不牙迦秃儿（BWYH KTWR）和阿昔塔哈儿（AŠTQAR）均未考证出来。据朱思扎尼（拉维特译，第1043-5页），成吉思汗从申河出师，把阿格剌黑困在一座城堡内（见后，第137页），拉维特称该堡为吉巴里（Gibari），攻下它，并攻下"柯黑帕牙黑（Koh-Pāyah）〔山

区〕的其他堡垒，”然后，“在吉巴里地区和柯黑帕牙黑”驻营三月。拉维特，第1043页，注①，认为吉巴里堡位于今迪尔（Dir）、斯伐特（Swat）和契特腊耳（Chitral）边境特区的巴乔尔（Bajaur）。另一方面，也可以把吉巴里读成吉里（Giri），而把此堡看成是哥疾宁朝的麻速忽（1030—40）被囚禁和被害的城堡，它的位置紧靠今印度河，在白沙瓦附近。见拉维特，前引书，同页，及第1074页的注释。

⑫萨剌儿·阿合马（Sālār Aḥmad）也未考证出来。见拉维特，第1074页的注释。

⑬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454页，倾向于怀疑此事的情节（如他所指出，这事是后来谈帖木儿的），特别如朱思扎尼，“者没有隐瞒蒙古人残暴行为的习惯，只字未提这件事，而他不可能不知道此事。”

⑭志费尼把北印度人的称号rānā当成一个专有名词了。此人可能是讷萨怖的罗纳沙忒剌（Rāna *Shatra）的继承人（奥达斯编译的讷萨怖书，罗纳沙忒剌的阿剌伯原文作ZANH ŠTRH，其译文第142页作Zâna-Chatra），“哲伯勒朱提（Djebel El-Djoudi）的君主”，在一次战役中被算端扎兰丁所杀（同上书，第143页）。朱思扎尼（拉维特译，第815页）提到，后来“朱提山（Jud）”（即索耳特岭（Salt Range）的一个罗纳，因头一年给蒙古人当向导，所以在644/1246-7年受到惩罚性的讨伐。

⑮据朱思扎尼（拉维特译，第1046页、1081页），取道孟加拉（Bengal）、阿萨姆（Assam）和喜马拉雅山。

⑯拉施特（斯米尔诺娃译，第225页）的叙述更清楚。崎岖的山岭、稠密的森林、恶劣的气候、不洁的饮水，再加上唐兀反叛的消息，都是成吉思汗回师的原因。据朱思扎尼（拉维特译，第1045、1081-4页），他曾从吉巴里（即吉里）地区的驻地，遣使底里的亦勒秃惕迷失（Il-Tutmish），请求假道印度回师；当唐兀反叛的消息传来时，他仍在那里的营盘中，灼羊胛骨以验吉凶（关于这种占卜形式，见柔克义，第187-8页）。据《元史》，他确已深入东印度，当一只神兽，一种独角兽，出现时，他才回师。见柯劳斯，第39页，海涅士，前引文，第531页，白

莱脱胥乃德，第Ⅰ卷，第289页，多桑，第Ⅰ卷，第318页，注①。

⑰原文在这里作 Farshāvar，别处作 Parshāvar，这是当时的正规拼法（较早作Purushapura，“布路沙城”）。Pēshāvar（本书之Peshawar）之形，是蒙兀皇帝阿克巴儿（Akbar）所采用。

〔XXIII〕

成吉思汗的回师

春讯传到人间各地，青草就像伤心人的心在跳动，每天黎明，夜莺在枝头和斑鸠合唱哀歌丧曲；为悼念那些王孙公子，他们年年在园林、乐场中倾酒消愁于花丛下，云从眼内滚下泪珠，并且说："这是雨"；满心期望获得尽情眷顾的玫瑰蓓蕾，由于伤痛，花萼充满血色，还让人相信它是笑脸；惋惜那些花容玉貌的人儿，蔷薇撕开衣裳，说："我已盛开；"百合花像送丧人，穿上蓝袍，说明它是天蓝色；整洁的丝柏，思忆那些文雅的、体若丝柏的人，弯着腰，每天拂晓发出凄惨哀鸣，称这是"庄重"；和丝柏相配合，杨柳因悲伤，把头枕在黑土上，自叹命苦，往头上堆尘土，说："我是草原的法剌昔（farrash）；"酒瓶喉中哽咽，琵琶和三弦琴在合奏。 139

瞧，每天凌晨听得见
夜莺唱的帕剌维（Pahlavi）之歌：
它哀悼亦思梵的牙儿的死亡，
对他，没有追忆，只有哀伤。
这年头，没有人开口欢笑，
这年头，世上因兵戈而无片刻安宁。
这年头，谁让我看见过娇红的脸蛋？

这年头，哪有光阴顾得上欣赏玫瑰？

成吉思汗决定从白沙瓦返回老营；他急于回去的原因是：契丹人和唐兀人乘他不在的时机，变得倔强，动摇于降叛之间。

取道范延群山，他重与他留在巴格兰①（Baghlan）的辎重会合。他在这片草原上度夏，当秋季来临，他再启程，渡过乌浒水。

渡河后，他把朵儿伯·朵黑申②（Törbei Toqshin）派回去追击算端。

那年冬，他驻扎在撒麻耳干境内，从那里遣使召长子术赤，教他从钦察③（Qifchaq）草原出发，把猎物（多系野驴）赶来。

140 察合台和窝阔台则赴哈剌库耳④（Qara-Köl），猎取天鹅为乐；每一周，作为他们狩猎的样本，他们用五十头骆驼把天鹅送给成吉思汗。

最后，猎物已尽，冬季将过去，世界变成一枝春意盎然的花蕾，大地披上花衣裳，这时，成吉思汗决意离开和行动；在费纳客忒⑤河畔，诸王子团聚在父王身边，召开一次忽邻勒塔，然后，他们由此启程，直抵豁兰八失⑥（Qulan-Bashi），术赤从另一方赶到，与其父会师。

术赤携来的贡礼中，有一千头灰马。遵从父命，他从钦察草原赶来大群野驴，像很多绵羊，据说野驴的蹄子在途中磨损，因此给它们安装上马掌呢。一行人到达一个叫兀秃合⑦（Utuqa）之地，成吉思汗和儿子们、军士们，上马游乐，猎取野驴。他们放马追逐，但野驴因疲劳过度，简直可以用手捉住。

他们猎厌了，余下的仅是些瘦瘠的动物，他们便在猎得的野兽身打上自己的印记，把它们放掉。

简短说，他们在豁兰八失度夏；一群畏吾儿贵族被押到这里，因犯罪被处死。然后，成吉思汗离开那里，并在春季返抵自己的斡耳朵。141

---

① 《元秘史》（第 257、258 节）的“巴鲁安地面”、《元史》（柯劳斯，第38页，海涅士，《成吉思汗最后之远征及其死》，第531页）及《圣武亲征录》（海涅士，前引文，第529页）的八鲁弯川，拉施特（斯米尔诺娃译，第225页）的“蒙古人称作八鲁弯的平原，”多半都指巴格兰（Baghlān），非指八鲁弯（Parvān）。

② 见后，第XXIV章。

③ 一般作Dast-i-Qipchaq，应作Dasht-i-Qifchāq，此名用来称从德涅斯特河至额尔齐斯河之间的大草原，它后来指金帐汗国的领土。

④ 今乌兹别克斯坦一城名（卡腊库耳（Karakul））；哈剌库耳义为“黑湖”，原系这片沼泽地带的名字，扎腊夫善（Zarafshan）河最终流失其中。据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118页，“这里有大量的鱼和鸟。”

⑤ 见前，第64页，注⑧。

⑥ 原文作QLAN TAŠY，读作QLAN BAŠY。它是个山口，位于阿雷斯（Arïs）和塔拉斯（Talas）之间，从奇姆肯特（Chimkent）到奥利亚阿塔（Aulia Ata）（即江布尔（Jambul））的中途，以酷寒而闻名。见马撒尔斯基（Masalsky）王子：《突厥斯坦的边境》（Turkestanskii krai）第757页。（弗.米.）豁兰八失义为“野驴头”。

⑦ AWTWQA，未考证出来。

〔XXIV〕

朵儿伯·朵黑申追击算端扎兰丁的征伐①

察合台没有找到算端而回，成吉思汗便派朵儿伯·朵黑申带两土绵蒙古军，渡过申河进行搜索。

朵儿伯·朵黑申进向南答纳②(*Nandana)地区，南答纳是印度的一州，从前为哈马鲁丁·迦儿漫尼③（Qamar-ad-Din Karmani）所统治，但是，算端的一名将官现在自立为它的君主。

朵儿伯·朵黑申攻陷南答纳堡，大肆杀戮。然后，他转攻142 木勒坛（Multan）。木勒坛没有石头，因此他下令驱签军从那里造木筏，筏上满载弩石，放入河里。当他抵达木勒坛时，投石机就开动起来；城池大部被毁，城镇即将投降。然而，炎热的气候不容许他多留片刻；于是在剌火儿（Lahore）和木勒坛省到处烧杀抢劫后，他从那里班师，重渡申河，抵达哥疾宁，追随成吉思汗而去④。

---

① 这一章已在我的论文《元朝秘史中的亦鲁和马鲁》中予以披露。朵儿伯·朵黑申的名字，在原文中处处作 TRBAY IQSY，或 TWR-

BAY TQŠY，但在第II卷，第144页，及E本、G本中，其第二部分作TWQŠYN。它是Dōrbei Doqshin的突厥语形，义为“残忍者朵儿伯”，一个朵儿别台（Dörbet）将官之名，他因在1217年出征豁里秃马惕（Qori-Tumat）林木中百姓而知名。见《元秘史》，第240节，拉施特书（斯米尔诺娃译，第178页、255—6页）；同见上述论文，第405—6页、410页。

② 原文两处均作BYH，但B本中城名作NNDH，J本（即：波德莱图书馆稿本，佛累瑟154号）作YNDH，（我得感谢前东方图书馆保管员伯斯通教授（Professor A. F. L. Beeston），并感谢牛津大学印刷部，替我影印这一段）这两种形式都必须看成是原形NNDNH（即Nandana）的讹误，朱思扎尼（拉维特，第534页）实作此形。至于这个地方，BYH也无疑应看成是NNDNH的讹误，讷萨怖的DBDBH W-SAQWN（原阿剌伯文，第86页；奥达斯译文第144页作Debdeba-Ousâqoun）的第一部分也相同。忽巴察（Qubacha）就是在这里听见扎兰丁跟朱提山区的罗纳打仗的消息。关于南答纳，见拉维特的长注（拉维特第534—9页），同见《皇家印度地名词典》，第XVIII卷，第349页，其中，它被描写为一个“有历史意义之地，位于旁遮普邦（Punjab）杰卢姆县（Jhelum）的品德达丹罕（Pind Dādan Khān）税区，北纬32度43分，东经73度17分，东距却赛丹夏（Chao Saidān Shāh）十四哩，外索耳特岭的一个大盆地中。至于城堡，尚遗有两座巨大而整齐的沙石柱筑成的棱堡。”

③ 斯米尔诺娃，第224页注③，认为哈马鲁丁·迦儿漫尼为哈马鲁丁·塔马儿·罕·基兰（Qamar-ad-Din Tamar Khan Qīrān），未来的孟加拉长官（1244—6年）。然而，据朱思扎尼（拉维特译，第743页），后一人物是亦勒秃锡迷失购买的一个钦察突厥人，直到拉兹雅（Razīya）统治时（1236—9年），当他成为坎诺赤-（Kanauj）诸侯，他才获得封地。事实上，我们所讨论的哈马鲁丁，不是别人，正是忽巴察，忻都（Sind）的君王，古耳朝（Ghurid）算端失哈不丁（Shihab-ad-Din）从前的奴隶。据讷萨怖（见前，注②），当扎兰丁和朱提山的罗纳打仗时，他正在南答纳地

区。同见后，第ii册，第414—6页。我依据拉维特（第536页 注），把他称作迦儿漫尼（Kaṛmānī），即迦儿漫（今库腊姆区）的人，而不把他称作起儿漫尼（（Kirmānī），即起儿漫人；实际上他很可能跟迦儿漫有点关系：迦儿漫是他的岳父由勒都思（Yulduz）的封地。见拉维特，第498—500页。

④ 有关这次远征的一些不同说法，见后，第ii册，第413页。据《元秘史》（第257、264节）、《圣武亲征录》（见海涅士，《成吉思汗最后之远征及其死》，第529页）、《元史》（同前文，第531页，并见柯劳斯，第38页），这次远征不是由朵儿伯，而是由札剌亦儿的八剌（Bala）率领；据拉施特（斯米尔诺娃译，第224页），它是由朵儿伯和八剌共同率领。

〔XXV〕

哲别①和速不台追击算端摩诃末的远征

成吉思汗兵临撒麻耳干城下，包围该城，这时，他接到消息说：算端已在忒耳迷渡河，把他的大部军队及近卫军的将领分散到各村落和乡间；他身边只留下少数人，而且他是在惊恐中渡河的。 143

成吉思汗宣称："必须赶在人马聚集在算端身旁、四方的贵族援助他之前，把他解决掉，把他消灭干净。"

因此，他从大将中挑选哲别和速不台去追击算端；又从身边的军队中，按比例②挑出三万人，他们个个都敌得过一千名算端的军队，犹如狼入羊群，热炭烧枯柴。

这支人马在般札卜③（Panjab）渡河；他们一溜烟地急进，追索和搜寻算端，像从山头涌入河谷的洪水。 144

他们首先抵达巴里黑。城内的名绅遣代表去迎接他们，向他们献图苏湖及食品。因此，蒙古人没有伤害他们，派给他们一名沙黑纳。然后，蒙古人从他们当中找了个向导，遣太子（Taisi）打前锋。

他们到达匝维⑤（Zava），要求供应粮草（'ulūfa）；但是，城内的百姓关闭城门，不理睬他们的话，拒绝供给任何东西。蒙古人因在赶路，没有停留，继续行军。匝维人见旌旗已

远，望到蒙古人的背影，他们就昏了头，在城头擂动大鼓小鼓，张口辱骂。蒙古人发现他们态度傲慢，听见他们的骂声，回师对三座城堡一齐发动猛攻，把云搭上城头。第三天，当天边像只杯子盛满红霞血时，蒙古人爬上城墙，把遇到的人杀光。因不能滞留，他们把所有笨重不便携带的东西焚烧和破坏干净。

这是老天在灾难的棋盘上走的第一步卒子，也是从幻化苍穹的指環中变出的第一套戏法。这次交锋和杀戮，好像预示一场天降大祸，命定的灾害。因这声响动，一个大地震摇撼了呼罗珊，听见这前所未闻的暴行，人们恐怖失色。

145　617年剌必阿 I 月〔1220年5月〕初，哲别和速不台兵临你沙不儿城下，遣使给呼罗珊的官吏和赛德尔：抹智儿木勒克·迦菲·鲁黑希⑥ (Mujir-al-Mulk Kafi Rukhhi)、法里答丁 (Farid-ad-Din)、吉牙木勒克·佐扎尼⑦ (Ziya-al-Mulk Zuzani)，召谕他们投降，要求供应粮草 ('ulūfa) 及食品 (nuzl)。他们从群众中派出三人去见哲别，进献礼物贡品，表示臣服。哲别警告他们说，不得进行反抗活动，凡有蒙古人或蒙古使者到来，当去迎接，而且不要仗恃城池坚固、兵马势众；这样，他们的房舍财物才能获全。作为凭证，蒙古人交给使者一份畏吾字书的塔木花⑧ (al-tamgha)，及一道成吉思汗的札儿里黑，要旨如下："诸异密、贵人及众黎庶，当知者……从日出至日没之一切土地，我均将其付托与汝等。因之，凡属归降者，慈恩将施及其身及其妻妾、子女和家族；但所有抗命者，将与其妻妾、子女和族人共遭毁灭。"

蒙古人照此立下文书，以甘言抚慰城内的百姓。接着，他

们离开你沙不儿，哲别进向志费因[9]（Juvain），速不台经扎木[10]（Jam）进向徒思[11]（Tus）。无论何地，百姓只要投诚，就得到宽恕；但那些进行抵抗者则遭彻底毁灭。

徒思，也就是奴罕（Nuqan），其东部村落及整个该地区（rub'）[12]，表示臣服，故此立即获免；蒙古人由此遣使进入 146 该城；因居民的答复不合他们的意，他们便在城内和附近村子大肆杀戮。

速不台抵剌的康（Radkan），草地青葱，泉水丰盛，他很感满意，以致没有伤害那里的百姓，并把一名沙黑纳留在该地。他来到哈不珊[13]（Khabushan），因当地百姓缺乏接待，蒙古人开展大屠杀。他由此地抵亦思法剌因[14]（Isfarayin）；在亦思法剌因和阿的康[15]（Adkan），蒙古人也大肆杀戮。

然后，哲别经志费因转向祃椤答而（Mazandaran），速不台则由火迷失[16]（Qumish）疾进。

哲别在祃椤答而，特别在阿模里（Amul）杀了很多人，他下令在该地进行总屠杀。他留军围攻算端后宫避难的城堡，一直把诸堡攻克。

同时候，速不台兵临答木罕（Damghan），城内的名绅避难于吉儿都怯[18]（Girdkuh），但一伙暴徒（runūd）留在城内，拒绝投降；他们在晚上冲出来，在城门前交锋，双方均有伤亡。

蒙古人从那里进抵西模娘（Samnan），他们在这里杀了很多人，在剌夷（Ray）的胡瓦耳[19]（Khuvar）也一样。当 147 他们来到剌夷[20]时，哈的〔及别的几个人〕前去投诚。这时候，听说算端已向哈马丹方向逃走，哲别便从剌夷火速去追

赶，速不台则进向可疾云和该地区。

哲别抵哈马丹，哈马丹的阿老倒剌（'Ala-ad-Daula）表示归顺，进献饮料、奴婢、食物、服饰及骑乘作贡礼，而且接受一名沙黑纳。

算端被迫逃跑时，哲别回师重临哈马丹。他得到消息说，算端的大部军队已在速扎思㉒（Sujas）集中，由别的斤·昔剌合答儿（Beg-Tegin Silahdar）和屈赤不花汗㉓（Küch-Bugha Khan）统领。他向他们进攻，把他们彻底击溃。

然后，蒙古军在伊剌克㉔大部地区抢劫和屠杀，再从那里进至额儿迭比勒（Ardabil），围困并攻占该地，杀戮居民，劫掠他们的财物。

冬季来临，他们到达木干㉕（Mughan），在那里过冬；那一年，道路被大雪封锁。

148 扎马剌丁·爱 阿巴㉖（Jamal-ad-Din Ai-Aba）及别的一些人，又开始在伊剌克惹起骚乱和动荡，起兵造反。他们把派来监治哈马丹的沙黑纳杀死，捕获阿老倒剌，因他曾降敌，他们将他囚禁于吉里忒㉗（Girit）堡。

春天到来，哲别抵伊剌克，替遇害的沙黑纳报仇。扎马剌丁·爱阿巴投降，但这救不了他的命，他和别的很多人被处死。

蒙古人接着离开伊剌克，征服帖必力思（Tabriz）、蔑剌合（Maragha）、纳黑出汪㉘（Nakhchivan），在这些州邑都杀戮百姓。阿塔毕哈木失㉙（Khamush）表示归降，接受一纸文证和一份塔木花。

蒙古人从该地进至阿阑㉚（Arran），攻下拜勒寒㉛（Ba-

149 ilaqan），经失儿湾㉜（Shirvan）前进。随后，他们抵打耳班

（Darband），谁都不记得有任何军队从这条路通过，或者去打仗，可是，他们采取一种策略㉝，通过了它。

术赤的军队驻在钦察草原及该地区；他们在此会师，再从那里回师见成吉思汗㉞。

根据上述，他们的能力和勇敢已是显而易见，更确切说，"真主凌驾于其奴仆之上"㉟的力量也得到证明和肯定；因为，大军中遣出的一支师旅，击败那么多的国家、帝王和算端，四周又是难以对付的敌人和对手，这只能意味着一个帝国的衰亡，另一个帝国的兴起。㊱

---

① YMH。这显然是Jebe一名的突厥语形；也见于讷萨 祢和朱思扎尼。这员著名大将属于泰亦赤兀惕的家臣伯速惕(Besüt)族，他的名字，据《元秘史》（第147节），原叫做只儿豁 阿歹（Jirqo'adai）。他在扎木合手下参加了阔亦田（Kŏyiten）之战（1201年），对阵中发矢射伤成吉思汗的"白口黄马"。泰亦赤兀惕最后失败，只儿豁阿歹自己去见征服者。当问到发矢一事时，他坦白承认这是他干的，但是保证，如果免他不死，他将忠诚地和很好地替新主子效劳。成吉思汗喜欢他的坦率，赐名哲别，词义为"军器"或"箭"（见伯希和昂比斯，《亲征录》第155-6页），以纪念他的行为，并收纳他作部下。拉施特（赫塔吉诺夫译，第194页）对哲别最初归降成吉思汗的过程，说法略有不同。哲别在他的部族战败后，躲藏起来。成吉思汗在一次狩猎中发现了他。征服者早年的朋友和亲密伴当，博尔术（Borji）（《元秘史》的孛斡儿出（Bo'orchu））骑上成吉思汗的马（也是"白口黄马"）去追赶，发一箭未中。哲别回射一箭，射杀了这匹马，从而逃走了。可是，他最后不得不降。跪在征服者面前，他承认杀马之罪，但保证，如赦免了他的过失，他将献给成吉思汗"很多这样的马"。因为他是名勇士，成吉思汗不仅免他不死，还封他为十户，当他升到土绵长（万户）后，他奉命追击乃

蛮人屈出律，这时，他记起自己的诺言，从那次战役中携回一千头白口黄马，作为献给主子的贡礼！同见格鲁赛，《蒙古帝国》，第116-7页。沃尔夫，《蒙古即鞑靼史》，第110页，称，哲别在参加横越高加索、绕行里海的大远征后，没有活多久，霍渥斯，第I卷，第97页，重复这个说法。沃尔夫没有引用这个论断的证据，但事实似以足够为证，因为，跟他的同伴、仍旧闻名于中国和匈牙利的速不台不同，哲别这时似已从历史上消失；（据《元史·曷思麦里传》载：曷思麦里随哲伯（哲别）远征钦察后，"军还，哲伯卒，"可确证他从这次远征返回后便死了——中译者注）他也不像速不台那样，《元史》予以立传之荣。见伯希和-昂比斯，前引书，同页；同见伯希和，《金帐汗国》，第133页，注③。

② 参看下面，第151页："在所有跟随成吉思汗的军队内，他从各子名下，有比例地抽调人马，每十人他派一人去追随拖雷。"

③ 般扎卜（Panjāb）或梅拉（Mēla），是瓦赫什河口附近一个"著名渡口"。（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72页。）

④ ṬAYSY。taisī"太子"，是汉语的畏吾儿借词。见加巴因，同见伯希和-昂比斯，前引书，第94页。

⑤ 今东侯腊散(Khorasan)的托尔巴特黑达里（Turbat-i-Haibari）。

⑥ 即鲁黑黑（Rukhkh）人，鲁黑黑是匝维县的别名。

⑦ 即佐赞（Zuzan）人。

⑧ 关于这种蒙古人盖在文书上的"朱印，"见伯希和，《突厥斯坦评注》，第35-6页。

⑨ 在你沙不儿西北，志费尼的老家。今名扎哈台（Jaghatai）。

⑩ 今托尔巴特-亦-舍黑·贾姆（Turbat-i-Shaikh Jām），在阿富汗边境的托尔巴特黑达里以东。

⑪ 徒思（Ṭūs）的名字，既用来指整个塔巴兰（Ṭabarān）县，也指塔巴兰镇，其遗址在今麦什特（Meshed）以北几哩远。

⑫ 奴罕（Nūqān）（或作Nauqān），曾一度是徒思县的首镇，此名仍保留在麦什特的一个区Naughān之名中。呼罗珊分为四区：你沙不儿区、马鲁区、也里区、巴里黑区，所以，"整个该地区"，多半

指“你沙不儿区”的整个部分而言。见雷斯特朗治，《东方哈里发 的国土》，第382页。但更可能的是，此处指你河不儿自身划分 的四 “区”或“区域”之一。见后，第297页，注㊿。

⑬ 今库强（Quchan）。

⑭ 亦思法剌因（Isfarāyin）的遗址，今称沙里比尔吉斯（Shah-r-i-Bilqīs）。见斯米尔诺娃；第120页，注③。

⑮ ADKAN或AYKAN。未考证出来。

⑯ 火迷失(Kūmish、Qūmish或Qūmis)是厄尔布尔士(Elburz)山脉东端以南一小省。

⑰ 这次围攻的详情，见后，第ii册，第467页。

⑱ 答木罕（Dāmghān）（疑即刘郁《西使记》中之担寒—中译者注）附近山中一座城堡，阿杀辛人（Assassins）的城堡。

⑲ 剌夷的胡瓦耳（Khuvār）（这样称呼， 为的是把它区别于法儿思（Fars）的胡瓦耳）在西模娘（Samnān）和剌夷之间；这个名字长期保存在哈耳（Khar）平原中。

⑳ 著名剌夷城（古典的剌吉思(Rhages)）的遗址在德黑兰以南几哩远。

㉑ 讷萨怖（奥达斯译，第121页）把他叫做阿老倒剌・舍里甫・阿剌维（Alā-ad-Daula ash-Sharīf al-'Alawī）。

㉒ 速扎思（Sujās）是座小镇，在孙丹尼亚（Sultaniya）以西几哩远。

㉓ 可能就是讷萨怖 （奥达斯译，第118页）提到的屈赤不花汗(Kūch-Bugha Khan)；他由扎兰丁之弟鲁克那丁（Rukn-ad-Din）派去跟扎马剌丁・爱阿巴打仗，后来（同前，第229页）在扎兰丁和蒙古人战于亦思法杭时被杀。

㉔ 即波斯的伊剌克。见前，第13页，注㉙。

㉕ 木干草原在里海西岸的阿腊斯河（Aras）南，今大 部 在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蒙古人好像从这个基地发动 他们对谷儿只人的首次攻击，并在1221年2月使谷儿只人惨败于第比利斯境内。见

格鲁赛，前引书，第258页、516-7页。

㉖　原文作 AYBH，C 本作 ĀY ABH。这个突厥名的第一部分是 ai“月亮”，第二部分，我以为应系 aba“熊”；但也可能为 apa，一个含糊的词，词义中有“祖先”。关于后一词之用作称号，见哈密顿，《五代的回鹘》，第96-7页，146页。据讷萨怖（奥达斯译，第117、120页），他的全名是扎马剌丁·穆罕默德·本·爱阿巴。（奥达斯的阿剌伯原文作ABY，非作AY，而奥达斯因一个自然的错误，把他的名字转写成Ibn Abou Abeh。）因此，爱阿巴好像实为他的父名，而志费尼的原文应读如 Jāmal-ād-Din-i-Ai-Aba，也就是爱阿巴之子扎马剌丁。

㉗　Qal'a-yi-Girīt。契利可夫（Cherikov），1848-52年土耳其-波斯边境立界委员会的俄国委员，称，该堡位于今北卢里斯坦（Luristan）的侯腊马巴德（Khurramabad）之南。见米诺尔斯基，《罗耳斯坦》，载《伊斯兰百科全书》；同见穆.可.编志费尼，第III卷，第471-2页。

㉘　纳黑出汪（Nakhchivān）省，在阿腊斯河北面，今天是阿塞拜疆境内的纳希契凡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亚美尼亚共和国天然地把阿塞拜疆和纳希契凡分开来。

㉙　他是阿塔毕斡思别的儿子，一个聋哑人，从而他的名字Khamūsh在波斯语中义为“安静的。”见奥达斯译讷萨怖，第215-16页。讷萨怖只字未提他投降蒙古人的事；据拉施特（斯米尔诺娃译，第227页）向蒙古人行赂求免的是斡思别本人。

㉚　阿阑（Arrān）省，古典的阿勒班尼，位于库拉河（Kur）和阿腊斯河会合后形成的大三角州中，大部在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余下的属于亚美尼亚共和国。

㉛　拜勒寒（Bailaqān），当时是阿阑的首镇；它的遗址，叫做米勒拜勒寒（Mīl-i-Bailaqān）（米勒，Miller），在今舒沙（Shusha）东南。见米诺尔斯基，《霍杜德》，第398页。

㉜　进入失儿湾（Shirvān）前，蒙古人再度进蹂谷儿只，又败谷儿

只人。见拉施特(斯米尔诺娃译，第228页，赫塔吉诺夫译，第194-5页)，格鲁赛，前引书，第259、517页。失儿湾省在里海岸的库拉河北，今为苏维埃阿塞拜疆的一部分。据拉施特（斯米尔诺娃译，同前页数），蒙古人在赴打耳班的途中，抢劫了该省的主要城镇沙马合（Shamakha）进行总屠杀，掠走大量俘虏。

㉝ 据拉施特（斯米尔诺娃译，第228-9页），这个“策略”是：邀请失儿湾的君王失儿湾沙派使团去议和。在他派去议和的十名要人中，其中一个倒楣鬼被处死，其余的人受到同样的威胁，除非他们给蒙古人带路通过山口！拉施特在另一处（赫塔吉诺夫译，第195页）说，打耳班人向蒙古人献图苏湖，表示臣服。

㉞ 志费尼完全没有谈到蒙古军进入草原后，与高加索、钦察联军之战；也没有谈到他们败斡罗思人于迦勒迦河之战。见格鲁赛，前引书，第259-60页，517-21页。

㉟ 《古兰经》，第vi章，第18节。

㊱ “他们蹂躏了阻住他们去路的国家，穿过打耳班的关口，横越伏尔加河和沙漠，完成环绕里海之行，这样一次远征是空前绝后的。”（吉朋，第VII卷，第10页。）

〔XXVI〕

150

拖雷征服呼罗珊简述

算端摩诃末逃经呼罗珊时，哲别和速不台火速追赶他；他们犹如一股旋风，横扫呼罗珊大部土地，几乎没有不被他们军旅穿越的县分。在他们行军途中，凡到达一省，他们便向百姓派遣使者，宣告成吉思汗驾临，告诫他们不得敌对和反抗，不得拒绝投降，并且对他们极尽威胁恐吓之能事。而百姓只要选择投降，蒙古人就把一名沙黑纳派给他们，持一份塔木花为凭证，然后离开。可是，无论何地，百姓只要拒绝纳款投诚，当地又易于攻打，便于袭击，那他们毫不留情，攻占城镇，杀戮居民。他们通过时，百姓急忙增强他们的城池和堡垒，储备粮草；但过些时候，他们逐渐松懈，因有关蒙古军的消息消沉下去，他们遂幻想：这支军队也许是一股已经卷过去的洪流，或者是一阵曾在地面煽起尘暴的旋风，或者是一闪即逝的电光。

成吉思汗渡河，亲自去追击算端，派他的儿子兀鲁黑那颜(Ulugh Noyan)①出师呼罗珊；兀鲁黑那颜，论他的严酷，像猛烈若火的雪刃，为其刃风所及者，无不化为灰烬，而论其骑射，他又像云幕后射出的闪电，把击中之地变作焦土，不留一丝形迹，不作片刻延缓。成吉思汗从随身的所有军队中，有比例地从诸子手下抽调人马，每十人他指派一人去追随拖雷。

151

他们是这样的军士：若战争风浪稍有响动，他们的胸膛中就燃起烈火，任何锁链都拴不住他们任性之手，那怕他们的敌人是大海，他们也要把它埋葬在黑土深处。

拖雷在行军中，遣别将率左右两翼，自己居中路，同时派先锋进行侦察。他经马鲁察叶可② (Maruchuq)、巴黑 (Bagh) 和巴黑叔儿③ (Baghshur) 前进。

那时，呼罗珊分为四城区：巴里黑、马鲁、也里和你沙不儿④。成吉思汗亲自荡平巴里黑，如前所单独述及；关于其他三城，因在蒙古人到来的前后，这些地方尚发生别的事件，所以，其屡次遭遇将在［后面］详述⑤。而该地区所余之地，他向左右、东西遣师，把它全部征服，其中有：阿必瓦儿的⑥ (Abivard)，奈撒⑦ (Nisa)、牙即儿⑧ (Yazir)、徒思、札只儿木 (Jajarm)、志费因、拜哈吉⑨ (Baihaq)、哈甫⑩ (Khaf)、桑占⑪ (Sanjan)、撒剌哈夕 (Sarakhs)、祖剌巴的⑬ 152 (Zurabad)。取道也里，他们抵达昔吉思田⑫ (Sijistan)州，屠杀、劫掠和蹂躏。霎那间，一个遍地富庶的世界变得荒芜，土地成为一片不毛之地，活人多已死亡，他们的皮骨化为黄土；俊杰被贱视，身罹毁灭之灾。即使有那等无事务缠身的人，能终生从事调查研究，致力于记录史实，那他也不能在一个长时间内对个别县分作出说明，更不能使之见诸笔墨。这远非本书作者力所能及，他尽管有此爱好，但除了长途跋涉中旅队休息时能抽出个把钟头录下这些史实外，他却没有什么时间去进行探索！

那末，简短说，两三个月内，拖雷征服了许多城镇，其人烟如此稠密，以致每个镇区本身就是一座城池，而且人群汹涌，其每座城镇都是海洋；整个地区变得像掌心，造反的豪杰就被

粉碎在毁灭之掌中。最后遭殃的是也里⑭，拖雷使她落到与其姊妹城镇的相同下场后，便回师去见其父。父子相见时，塔里寒尚未攻克；在他的援助下，塔里寒也被占领。两个月中，花剌子模、钴的，及整个该地区都被征服。可以说，自亚当出世迄至今天，没有任何帝王完成过这样的征服，类似的事也不见于任何史书。⑮

---

①即拖雷（Toli、Tolui）。见我的论文，《志费尼书中一些蒙古宗王的称号》，第146-8页，其中我指出，这个称号（或者完全同义的蒙古称号也可那颜（Yeke Noyan），二者均义为“大那颜”）是拖雷死后的称号，以避免提到他的真名。

②马鲁察叶可（Maruchuq，通常拼法是Maruchaq），突厥语义为“小马鲁”，在木尔加布（Murghab）河上，今天恰好在与土库曼斯坦接壤的阿富汗境内。

③巴黑（Bagh）和巴黑叔儿（Baghsūr）是一地两名。遗址在外里海铁路线的卡拉伊莫尔（Qal‘a-yi-Mor）站。见米诺尔斯基，《霍杜德》，第327页。

④ 见前，第13页，注㉘。

⑤有整整两章（第XXVII章和XXVIII章）用来专谈马鲁和你沙不儿，但没有谈也里陷落的情况。见英译者序言。

⑥ 阿必瓦儿的（Abīvard），亦名巴瓦儿的（Bāvard），“在今阿必瓦儿的村落的附近，外里海铁路的卡赫卡（Qahqa）〔卡阿卡（Kaakha）〕站以西八公里。”（见米诺尔斯基，前引书，第326页。）

⑦奈撒（Nisā）（或纳撒（Nasā）），在今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Ashkabad）以西、巴吉尔（Bāgir、Baghir）村附近。（见前引书同页。）

⑧巴尔托德，《突厥斯坦农业史》（K istorii Orosheniya Turkestana），第41页称：“大约在阿什哈巴德和基孜耳阿尔瓦特（Qi-

zil Arvat）的中途，有都伦（Durun）城遗址。蒙古人统治前，这里耸立着塔黑（Tāq）堡，该堡在不迟于十三世纪初的时候，从定居这里的突厥蛮族得到牙即儿的名字。见图门斯基（Tumensky）《东方部札记》（Zap. V. O.），第IX卷，第301页。”（弗.米.）

⑨ 拜哈吉是萨布扎伐尔（Sabzavar）县的名字。

⑩ 波斯语作Khwāf。

⑪ 显然就是托尔巴特-黑达里和哈甫之间的散甘（Sangān、Sangūn）。

⑫ 祖剌巴的（Zūrābād）似即今佐腊巴德（Zūrābād、Zūhrābād），在麦什特西南（似应在东南，恐有误—中译者注）、近土库曼斯坦和阿富汗斯坦边境。

⑬ 这是昔思田（Sistan、Seistan）的阿剌伯名，指东波斯及西阿富汗斯坦的地区。

⑭ 见前，第151页，注⑤。朱思扎尼（拉维特，第1038页）称，蒙古军围攻八月，攻陷该堡，杀戮居民殆尽。

⑮B本的页边上，有人在此写道：“你也不曾记录它！”（穆.可.）

〔XXVII〕

153

马鲁及其命运

马鲁是算端桑扎儿的驻跸地，大小人物的中心。在呼罗珊诸地中，它的幅员最广阔，境内飞翔着和平、吉祥的鸟儿。它的首领人物之多，不下于四月的雨滴，土壤可与天堂相媲美。它的的合罕（dihqans），因拥有大量财富，和当代的君王、异密同吸平等的空气，与世上的英雄豪杰不分高低。

美好的国土，仁慈的君王，
淌着龙涎香的土壤。
若有人想离开那里，
那它就用它的名义不让他离开。①

算端摩诃末（愿真主以他为殷鉴！）免去抹智儿木勒克·舍里甫丁·木扎法儿（Mujir-at-Mulk Sharaf-ad-Din Muzaffar）长官和宰相之职，因他的叔父犯了罪，并把该职交给捏只不丁·乞撒答儿②（Najib-ad-Din Qissa-Dar）之子巴哈木勒克（Baha-al-Mulk），这时候，抹智儿木勒克仍在算端麾下，直到算端从忒耳迷逃走，才离开他。屈失的斤·帕鲁汪③（Küsh-Tegin Pahlavan）也在这个时候往见在马鲁的廷臣，为的是

试探他们的看法，并带去分崩离析和异军到来的消息。此后，算端传下圣旨，饰有御玺和脱忽剌(toghra)，满是些愚蠢和怯 154
弱的话，其内容和大意是：签军、士兵及将官当避难于马儿哈(Margha)堡，的合罕及不能离开者当留在原地，鞑靼军至，均当隆重去迎接，接受一名沙黑纳，听从他们的指令，以保全自己的性命和财物。

请问，一个可说是心脏的国王，若在躯体中软弱不堪，那如何能使四肢有力呢？因此，事事胆怯，人人害怕，惶恐不安压倒他们。

巴哈木勒克和许多贵族、军士作好一切准备，但当他到达马儿哈堡时，他估计留在那里不妥当，便跟另一些人奔赴塔黑-亦-牙即儿④(Taq-i-Yazir)堡，别的人也各按己见前往不同的地方，那些在劫难逃者则返回马鲁。

作为他的代表，巴哈木勒克曾留下一个当纳吉伯(naqib)的人。这人有意投降，沙亦黑-伊斯兰苫思丁·哈里昔(Shams-ad-Din Harisi)支持他的意见，可是，赛夷的首领和哈的离开正道，置之不理。哲别和速不台兵临马鲁察叶可的消息得到证实时，他们遣使去表示归顺和友善。

恰好在这时候，一个当过算端的向导的突厥蛮人，名叫不花(Buqa)，从一旁杀出，在身边聚集了一群突厥蛮人后，他突出不意地投入城内，城内很多反对向鞑靼军屈膝投降的人，都拥戴他。那个纳吉伯卸掉城守之职，于是，当地的突厥蛮人全做了不花一党。许多从军中逃出，转向马鲁的毡的居民⑤，为其富庶所吸引，也在这时到达，求他的庇护；故此， 155
他获得一支庞大的人马。

这期间，因算端已在阿必思衮（Abaskun）岛找到他的归宿⑥，抹智儿木勒克便转过方向，时而骑驴，时而步行，从速鲁克⑦（Su'luk）堡经过。该地的异密苫思丁·阿里（Shams-ad-Din'Ali），隆重欢迎他；他由此再抵达马鲁，下榻于撒儿马赡（Sarmajan）门的马夏巴德（Mahiabad）园。马鲁的一些官吏是他的部下，分别去见他；但是，不花害怕百姓的压力，不愿让他入城。然而，当有那么几个人追随他时，他们突然在一个中午，用衣袍遮住铠甲⑧，投入城中。马鲁的军队马上效忠于他，不花也单独去见他，得到宽恕。城内的突厥蛮人和毡的人，为数虽超过七万，也服从他的领导。因此，他遂自视比丞相地位还高，一心幻想着算端的宝座，这是因为：他的母亲曾是算端的宠姬，算端把她赐给他父亲时，她已有身孕。总之，当他的成功消息传遍呼罗珊时，贱民（aubāsh）从〔四面八方〕投奔他，于是，他心生幻觉：没有他的许可，天体不能转动，空中也不能刮风。

同时候，撒剌哈夕的百姓已接受一名鞑靼派的沙黑纳，纳款投诚。那个一直倒向鞑靼人的沙亦黑-伊斯兰，给他的族人，撒剌哈夕的哈的，捎去封密信。抹智儿木勒克已得知此事，但啥也不说。到有一天，城内的清真寺的讲坛上正布道时，这个沙亦黑-伊斯兰的嘴里溜出一句话：“愿蒙古人的敌人死尽灭绝！”参加布道的人为这话非常忧虑；他本人沉默无言，惊惶失措，说：“不由我自主，这话顺嘴而出，我的想法和看法，恰好跟我说的相反。”但是，时机一成熟，符合当时需要的祈祷就来到嘴边。全能真主说：“汝等所求之事，已天命注定。”⑨

这话同样传到抹智儿木勒克耳里，证实了他的猜疑；不

156

过，他和此人是亲属，而他又有沙亦黑-伊斯兰的称号，还是名学者；所以，拿不出人所共睹、而且无从抵赖狡辩的确凿证据，抹智儿木勒克不愿去碰他。最后，他写给撒剌哈夕哈的的一封亲笔信，在途中从使者身上截获；抹智儿木勒克读了这封信，派人把他召来，并且审问他。他把有关他遣使的传闻和说法，一古脑儿抵赖掉。这时，抹智儿木勒克便把那封好像木塔剌迷思[10](Mutalammis)所写的信交给他，说："览汝所写，"[11]那个沙亦黑-伊斯兰，一见此信，变得来狼狈不堪。抹智儿木勒克命带他下去，于是，众将官（sarhangān）抓住他，向他身上浇泼毁灭的火焰；他们拿刀子把他割碎，提着他的腿，倒拖到市场去。确实，虚伪、奸诈，结果可悲，变节、叛逆、下场惨痛。

由于撒剌哈夕叛敌，抹智儿木勒克不断派军队骚扰该城的百姓。 157

这时，巴哈木勒克从塔黑-亦-牙即儿堡逃走，避难于衲楞答而。在此地，他去见蒙古人及军队，把马鲁的局势告诉他们，表示愿去那儿，说降该城，向每户一年徵收一件亚麻衣上交国库。他们完全赞同他的话，便派他和七名蒙古人一起到马鲁去。

因为不知道马鲁城的变化，也没有察觉到时运的改变，他满怀贪欲，来到薛合里思塔纳[12](Shahristana)，得知马鲁被抹智儿木勒克占领。他派一名官员去宣告〔他的来临〕，致函与抹智儿木勒克，内容如下："如果我们之间对职位的看法，以前有所分歧，那这一切现在都已成为过去。蒙古军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只有臣服归顺才能获免。七千蒙古军和一万签军正在接近

马鲁，而我是他们的同盟；他们在片刻间把奈撒和巴瓦儿的[13](Bavard)夷为平地。眼下，一来为同情心所驱使，二来期望我们言归于好，我就此先遣使通知你，让你不致顽抗下去，不致投身于毁灭的旋涡和沉沦的熔炉。”

抹智儿木勒克和贵族、名绅等，意见不同，看法分歧。一些负责的官吏和抹智儿木勒克本人，希望分散，放弃城池；但是，他们想到，相信当事人的话是很不慎重，很不明智的。因此，他们把巴哈木勒克的使者，一个个拉到一旁，向他们打听敌军的规模。他们发现事实真相，便斩掉来使，从算端的突厥158残兵中派出两千五百人去抵抗。巴哈木勒克和蒙古人得知他们的部署，向撒剌哈夕方向退去，巴哈木勒克的将官也四分五裂。蒙古人把巴哈木勒克绑起来，一直押到徒思，将他在该地处死。

抹智儿木勒克的军队进至撒剌哈夕。因哈的苫思丁在哲别那颜到来时，曾携带图苏湖出城迎接，把撒剌哈夕城交给蒙古人，当上该城的长官和篾力克(malik)，还接受一面成吉思汗赐的木牌子[14](paiza)，所以，抹智儿木勒克的军队逮住他，把他交给帕鲁汪·阿不-别克儿·迭瓦纳(Pahlavan Abu-Bakr Divana)的儿子，后者为报父仇，把他杀死。

有关蒙古军的消息，到此消沉下去，抹智儿木勒克和马鲁的名人就寻欢作乐，酗酒狂饮。这时候，阿母牙的篾力克奕赫抵雅尔丁(Ikhtiyar-ad-Din)到来，带来消息说：鞑靼军正在围攻哈剌-亦-卡剌特[15](Qal'a-yi-Kalat)和哈剌-亦-诺[15](Qal'a-yi-Nau)，一支蒙古偏师已抵阿母牙，并在跟踪他。抹智儿木勒克欢迎奕赫抵雅尔丁；他参加其他突厥蛮人一伙，

和他们呆在一起。

一支八百人的蒙古军，现在向马鲁城进攻；可是，沙亦黑汗[16]和斡兀立哈只不[17]，率大约两千人从花剌子模前来，尾击蒙古军，将他们打败，使他们横尸沙场。一些坐骑较健的蒙古人，落荒逃走；算端的突厥兵和突厥蛮人，尾追不舍，生俘六十人，拿他们在市区和市场上游行示众，然后处死。沙亦黑汗和斡兀立哈只不驻兵于答失塔吉儿的[18] (Dastajird)。 159

至于奕赫抵雅尔丁，突厥蛮人推他当他们的首领；在他们之间订立盟约后，他们离开抹智儿木勒克，开始兴风作浪，把大地弄得像伪君子的心肠一样黑，力图占领该城。抹智儿木勒克得到他们打算夜袭的消息，采取对付的措施。他们见不能取胜，处境越发不利，就退到河岸，动手虏掠；他们不时逼近城门，洗劫村落，见啥抢啥。

正在此刻，成吉思汗派拖雷，带领骁勇善战的健儿和武士，出征呼罗珊诸州；他们从沿途归顺之地，如阿必瓦儿的、撒剌哈夕等，徵发签军，组成一支七千人的军队。接近马鲁时，他们遣四百骑打先锋，从渡口过河。这支骑兵在晚上抵达突厥蛮人扎营的河岸，窥探他们的活动。这里共集中一万二千名突厥蛮骑兵，他们常在黎明向城门进发，攻打城池。

在一个犹如用沥青刷洗过的黑夜， 160
看不见火星、土星和水星[20]，

这时，蒙古人在他们的道路上摆下埋伏，静静等候。突厥蛮人〔暗中〕彼此分辨不清，一当他们三三两两到来时，蒙古军把

他们扔进水里，让毁灭的风刮走。这样击破突厥蛮人的兵力，蒙古军一股风似地袭击他们的营盘，留下狼扑羊的痕迹。为数超过七万人的突厥蛮人，就这样被仅仅一小撮人马打败。他们大多落入河里，惨遭没顶，余下的逃之夭夭。蒙古人因有天助神佑，无人能与之抗衡，而那些命不该绝者，只有弃甲丢兵，落荒逃走。

蒙古人这样一直追杀到傍晚，并且在草原上集中了六万头牲口(包括绵羊)，这都是突厥蛮人从城门口驱掠来的，还有其他数不清的财物。第二天，也就是618年穆哈兰月1日〔1221年2月5日〕—马鲁居民的末日—拖雷，这头凶猛的狮子，带领一支如茫茫黑夜、滔滔大海的军队，抵达马鲁，其人数赛过沙粒，而且个个都是英名远扬的武士。

拖雷亲率五百骑进抵凯旋门，绕城一周；他们用六天的时间去观察外垒、城池、濠堑和尖塔〔原文如此〕⑳，得出结论说，市民的粮草足够他们之用，城池是经得起攻击的坚固棱堡。

第七天，

当闪闪太阳从巍峨城头抛出它的光环时，

161　军队都集合起来，停驻在薛合里思坦(Shahristan)门前。他们进行交锋，有两百左右的人从城门冲出，发动攻击。拖雷亲自下马—

他像一头猛象发出怒吼，
把盾牌高举过头，露出他的手㉑

一向敌人迎战。蒙古人随他前进，把敌人赶回城去。另一支人马从旁门冲出，但是，在那里把守的蒙古军击退他们的进攻。因此，市民哪儿都得不到丝毫成果，甚至不能把头伸出城门。最后，当大地披上丧服时，蒙古军层层把城池包围，通宵保持警戒，所以，谁都出不去。

抹智儿木勒克发现仅剩下纳款投诚一条路可走。因此，在凌晨，当太阳把他月儿般面孔上的黑纱揭开时，他派马鲁的一名大伊祃木扎马鲁丁（Jamal-ad-Din）作为他的使者，去乞降。因得到甜言蜜语作保证，抹智儿木勒克徵集城内的四足动物—马、骆驼、骡子—为礼物，〔亲自〕去见拖雷。拖雷向他打听有关该城的事，要求把豪门大姓的情况提供出来。抹智儿木勒克交给他一份两百人的名单，拖雷命把这些人带去见他。谈到对这些人的审讯，可以说："大地在颤抖"，[22]而谈到挖掘他们埋藏的钱财，又可以说"大地卸其重负"。[23]

蒙古人接着入城，把市民，不分贵贱统统赶到郊外。一连四天四夜，百姓不断离城。蒙古人把他们全部拘留，把妇女和男子分开来。天哪！他们从丈夫怀中夺走多少美人儿！他们拆散多少姐妹和兄弟！多少父母因他们的清白女儿遭蹂躏而发狂！ 162

蒙古人传令：除了从百姓中挑选的四百名工匠，及掠走为奴的部分童男童女外，其余所有居民，包括妇女、儿童，统统杀掉，不管是男是女，一个不留。

接着，把马鲁的居民分配给军士和签军，简言之，每名军士要杀三百或四百人。撒剌哈夕的百姓（arbāb）替他们的哈的报仇，〔其残忍〕超过那些不信伊斯兰或宗教的人，其卑鄙

下贱更远胜〔他们的穆斯林同胞〕。到傍晚，死者如此之多，以致大山变成小丘，[24]原野浸透了豪杰的血。

在这土地上，人们践踏着少女的面颊、
青年的胸脯，我们就是在这国土中变老。

然后，奉拖雷之命，外垒被毁，城池被夷平，最伟大的伊祃木阿不哈尼法[25]（Abu-Hanifa）（真主施恩于他！），他的教派有座清真寺，寺内的马合苏剌遭焚毁。可以说，这是对过去一件事的报复，这事出在算端帖乞失[26]（Tekish）的丞相、也里的苫思丁·麻速忽（Shams-ad-Din Mas'ud）的公正统治时期；他替伊祃木沙菲亦[27]（Shafi'i）的信徒修造了一座清真寺，但暴徒在晚上把它火焚。

163 蒙古军烧杀虏掠后，马鲁的一名著名人物，因退隐而获免的吉牙丁·阿里（Ziya-ad-Din 'ALi），奉命入城，当异密和长官，管治那些从洞窟沟穴出来，重又汇集的人。蒙古人还留下巴儿马思[28]（Barmas）作沙黑纳。

军队走后，藏身于沟洞者又爬出来，共计有五千人左右。一支殿后的蒙古军随着到来，想分享屠杀。故此他们命令每人替蒙古军送一衣兜的谷物到郊外；用这个办法，他们把上次逃生的人大半投进毁灭的深渊。然后他们沿大道进向你沙不儿，途中凡遇到从荒野逃回、躲避蒙古人的难民，斩杀无遗。很多人这样丢命，但后来，从哲别那颜军中返回的太子，也抵达马鲁；他再来个创口上涂药[29]，那里让蒙古人发现的人，全部把

命送掉，被迫饮下致命的酖毒。

天！我们活在残暴的年代：
倘若我们在梦中看见他们，我们要给吓坏。
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中，
死者倒值得庆幸㉚

赛夷也速丁·纳撒巴（'Izz-ad-Din Nassaba）原来是一名大赛夷，以他们虔诚和品德而闻名。他这时和其他几个人，用十三个昼夜来计算城内受害者的数目，抛开那些在沟洞和郊野中被杀的人不算，仅点一点一眼得见的尸体，他们就得到一百三十多万的数字。也速丁用乌马儿哈牙木的一首四行诗，咏此情景： 164

一个陶冶而成的杯型，
醉汉都不认为打碎它是合法的。
那么多可爱的头和脚—谁用手腕在爱中把它们结合，
谁又在恨中把它们打破？㉛

异密吉牙丁和巴儿马思两人在马鲁一直呆到传来消息说：帕鲁汪·阿不-别克儿·迭瓦纳之子苫思丁在撒剌哈夕发动叛乱。异密吉牙丁带些人去镇压；巴儿马思把那些赴不花剌的工匠等带到城外，在郊野扎营。因此，很多气数将尽、活该倒霉的人，以为这个沙黑纳得到算端的消息，正准备逃走。他们马上在618年剌马赞月最后一日〔1221年11月7日〕播鼓造反。

巴儿马思来到城门，遣人去召名绅。谁都不出头露面，或略事敷衍他；作为报复，他把在城门口找到的人杀了不少。接着，他和他的部下离开了；其中有火者木哈吉伯丁·答失塔巴的（Khoja Muhazzib-ad-Din Dashtabadi），他一直跟巴儿马思到不花剌。这个沙黑纳死于不花剌，从马鲁去的人却留在那里。

吉牙丁返回，以准备离开为借口，进入马鲁城，把抢劫来的财物分给百姓。他还把巴哈木勒克之子交给他们作人质，诡称是他的亲生子。他本人不出面，反跟他们一起谋反，修缮城隍、堡垒；很多人拥戴他。这时候，一支蒙古军抵达马鲁，他算计最好善待他们，就留他们驻守一些时候。

屈失的斤·帕鲁汪从算端麾下率领大军到来，开始围攻该165 城，一些百姓造反，去投奔他。吉牙丁发现，他的事业在这种利害冲突中不能成功，就带手下那支蒙古军赴马儿哈堡。屈失的斤入城，动手打新的基础，缮治城堡，改进农业，修复水闸。城市有些居民给吉牙丁送去封密信，怂恿他回城。他返回来，等候在城门，他的一名部下入城，把他到达的消息告诉人。这事马上传给屈失的斤，并传给吉牙丁的敌人。屈失的斤派一支人马把他逮捕。随着，屈失的斤向他要钱。吉牙丁说，他把钱给了妓女。屈失的斤问，他们是谁。他说："他们是品质高贵的人，忠诚可信者，他们今天侍候在你面前，一如他们昨天侍候在我面前；但是，在关键时刻，他们抛弃我，额头上打下叛逆的烙印。"屈失的斤见吉牙丁无钱，身上榨不出油水，便把他杀了，视他之死为己之生，他之灭亡为国之兴复。

吉牙丁死后，他安心转向建设和农业规划，着手修筑一道

拦河水闸，然而，命运之水已冲毁他的生命水闸，把他的生存之水[32]限制在灭亡的井中。

就在这样〔对世事〕漫不经心时，他得到消息称，哈剌察那颜(Qaracha Noyan)到达撒剌哈夕。[33]他带一千精选 (mufrad) 骑兵，在晚上经桑格巴思忒[34] (Sangbast) 撤退。哈剌察跟踪追击，在桑格巴思忒赶上他，把他的人马杀死过半；但他的部将仍留下来管治马鲁[35] 166

三、四天后，约两百名投奔忽秃忽那颜[36]的骑兵抵达 马鲁。一半人为执行命令，继续行进，另一半人围攻该城，并急遣使给在那黑沙不的朵儿伯[37] (Törbei) 和合班[38] (Qaban) 两将，向他们报告百姓集中于马鲁的消息。因为，在当时，各地的异乡人，为马鲁的富庶所吸引，离开本乡，到马鲁去；市民也出自爱国心，自行投入那口臭井中。

五天时间中，朵儿伯带五千人抵达城门，由胡马叶·昔帕合撒剌儿 (Humayun Sipahsalar)陪同，此人曾受封为阿黑灭里(Aq-Malik)。他们在一个时辰内攻下城池；用骆驼的缰绳套在信徒头上，他们把十个、二十个成串的人带走，投进血河。就这样屠杀了十万人；事后，他们把各种房屋分给军士，把大部分建筑物、宫殿、清真寺、庙宇，摧毁无遗。

众将官接着率蒙古军返回他们的驻地，把阿黑灭里及一小股兵力留下来，以捕获那些持慎重态度、藏身角落并逃掉剑鸦[39]利嘴的人。阿黑灭里实行最恶毒的密探制。各种狡计都试过后，一个跟他们一起的那黑沙不人，扮演穆真的角色，发出祈祷的呼唤；从藏身的洞穴里出来的人，全给抓住，关进失哈比 (Sl ihabi) 书院，最后从屋顶给扔下去。更多的人这样丧 167

命。阿黑灭里一口气干了四十一天这种勾当，再返回原地。全城剩下不到四个活人。

马鲁及其四郊已无军队时，留在乡间及逃往荒野的人，返回城内。一个异密的儿子，叫做阿儿思兰，窃据马鲁的异密位子，百姓（'avāmm）都集合在他身边。

有关马鲁事变的消息，传至奈撒，当地一个突厥蛮人[40]，纠集一支由其族人组成的军队，进抵马鲁。市民倒向他，因此，他集合了一万人，当了六个月的异密，这时期，他不时派兵到马鲁鲁德[41](Marv-ar-Rud)、般只的黑[41]（Panj-Dih）和塔里寒，偷袭蒙古人的辎重，掠取他们的牲口、马匹。

同时候，企图夺取奈撒[42]，这个突厥蛮人带领他的大部兵力向那里进军，包围该城。城守是奴思剌惕[43]（Nusrat）。他

168 不断攻城，直到帕鲁汪[44]从牙即儿回师，突然袭击他，他才逃走。在归途中（ḍar miyān-i-rāh）他被城守所袭杀。[45]

这时，哈剌察那颜从塔里寒来攻打突厥蛮，忽然出现在马鲁前。他再来个灼伤上撒盐，把找到的人杀光，使他们自食其果。继他之后，忽秃忽那颜带十万人马到来，开始摧残居民。被徵入签军的哥疾宁哈剌赤人（Khalaj）、阿富汗人，横施酷刑，以致前所未见。他们用火烧一些人，用别的刑法杀死另一些，不饶掉一个人。他们像这样干了四十天才离开。城乡中残存的活人不足一百，连这么几个衰弱的人，还缺乏足够的粮食。祸不单行，一个叫沙黑（Shah）的家伙，领着一小群歹徒，把坑窟洞穴搜了个遍，那怕发现虚弱不堪的人，也把他杀死。有那么几个可怜虫逃出条命，散到乡间；城内除了十个或半打住了十年的印度人外，无一活人。

我等欢聚时皇城马鲁之夜啊！
真主让你啜饮那春雨之云！
当天意之目涂上睡膏时，
我等使你免遭天命的变化无常。
现在，天命的变化已醒来，重施故技，
把他们像雨点一样撒向四方。㉕

---

①赛阿利比在《雅特马答儿》中，把它归之于阿不-阿里·撒吉(Abu-'Ali as-Saji))。马鲁的名字，阿刺伯语作MRW也可读作 ma-rau，"别走。"（穆.可.）

②据讷萨怖(奥达斯译，第168页)，捏只不丁乞撒答儿曾是"毡的的长官"。至于乞撒答儿（qiṣṣa-dār），他是"掌管有关请愿、乞求和上诉的官吏。他要在周末把所有文件集中起来，礼拜四晚上带到接见殿，算端审阅完毕，他再把文件连同所下的处理办法带走。"讷萨怖把他叫做ash-Shahrazūrī，也就是：曲儿忒斯坦（Kurdistan）的薛合里竹儿人，把他的儿子巴哈木勒克叫做哈只（Ḥājjī）。

③他就是讷萨怖（奥达斯译，第 115 页）的屈赤的斤·帕鲁汪（Küch-Tegin Pahlavan)。据讷萨怖（同前，第229页），他后来参与算端扎兰丁和蒙古军之亦思法杭之战。关于此战役，见后，第ii册，第436-7页。küsh仅仅是突厥语küch"力量"、"权力"的方言转讹。

④也就是牙即儿。见前，第151页，注⑧。

⑤见前，第90-1页。

⑥sukūn：Ābaskūn 的双关语，这里明显地不是指同名的港口，而是指里海本身。见后，第ii册，第 385 页，那里说，摩诃末避难于"阿必思衮海的一个岛上"。同见米诺尔斯基，《霍杜德》，第386页。

⑦据韩达剌（雷斯特朗治译，第 148 页），这座"壁垒坚固的速鲁克（Ṣu'lūk）堡，"位于亦思法剌因城以北。

⑧pūshishhā，它的一般意思是“衣服”，但比较 pūshan 之用作“铠甲”之义，见米诺尔斯基，《一个民政和军事的检查》，第164页。

⑨《古兰经》，第xii章，第41节。

⑩大意是说，这封信中有送信者的死刑判决。有关木塔剌迷思（即扎里儿（Jarir））的故事，见布伦诺（Brünnow）编《乞他卜阿迦尼》，第XXI卷，第193页。(弗.米.)

⑪《古兰经》，第xvii章，第15节。其中意思是：“览汝之书”。

⑫或即薛合里斯坦（Shahristān）。它在奈撒以北三哩远。见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135页，注⑯。

⑬即阿必瓦儿的。见前，第151页，注⑨。

⑭PAYZH。中国的牌子。关于这些马可波罗称之为“权力之牌”，见别奈代脱，第112-13页。同见玉尔对俄境发现的两面银牌图片所作的注释，《马可波罗游记》，第I卷，第351-4页。波罗仅谈到金牌和银牌，木牌是给小官吏的。见维纳斯基，《蒙古人和俄罗斯》，第125-6、128页。

⑮哈剌-亦-卡拉特（Qal'a-yi-Kalāt）必定是后来叫做卡拉特-亦-纳的里（Kalāt-i-Nādirī）的著名城堡，有关它的情况，见寇松，《波斯和波斯问题》，第I卷，第126-40页。义为“新堡”的哈剌-亦-诺，未考证出来。（弗.米.）

⑯他曾是撒麻耳干的守将之一，见前，第118页。

⑰前面第124页把他叫做木古勒哈只不。见巴尔托德，前引书，第433页，注②。他好像就是讷萨怖（奥达斯译，第19页）的斡兀立哈只不，此人曾受封为亦难赤汗（Ïnanch-Khan）。在专述这名将官的一章中（同上书，第111-7页），他叫做别鲁丁亦难赤汗（Badr-ad-Din Ïnanch-Khan）。扎兰丁派他守不花剌。不花剌失守后，他向西逃走，先逃到奈撒和阿必瓦儿的，再到萨布扎伐尔，后又到里海东岸的朱里章（Jurjan），在该地打败蒙古人。没有提到他经过古耳干赤的事；但另一处，讷萨怖（奥达斯译，第96页）和志费尼都同样记载说，当扎兰丁从西方抵达花剌子模时，此人在那里，甚至还记载说，他曾经警告算端称：

有人要谋害算端本人。

⑱多半就是韩达剌（雷斯特朗治译，第169页）提到的、在马鲁鲁德和巴里黑之间的答失塔基儿的（Dastagird）。

⑲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1065页，第1行。

⑳manāra：也许指城墙上的塔楼。

㉑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476页，第700行。

㉒《古兰经》，第xlix章，第1节。

㉓同上，第xlix章，第2节。

㉔意思是说，当大山四周被巨大的死尸堆包围时，相形之下看来仅是小丘而已。穆.可.建议把 kūhhā“大山”读作gauhā，“壕堑”，但这个改正似无必要。

㉕阿不哈尼法·奴曼（Abū-Ḥanīfa an-Nu'mān），是哈尼菲派的创始人，哈尼菲是苏尼（Sunni）四正统派之一。

㉖关于帖乞失，摩诃末花剌子模沙的父亲，见后，第289-315页。

㉗穆罕默德·本·艾德利思·沙菲亦（Muhammad b.Idrīs ash-Shafi'ī）是苏尼伊斯兰的沙菲亦派创始人。

㉘这里，原文作BRMAS，但另一处作BARMAS，含义显然是：“未走的人”。

㉙注意志费尼的反话。

㉚赛阿利比在《雅特马答儿》中，把这诗归之于阿不勒-哈散·穆罕默德·本·穆罕默德（Abul-Hasan Muhammad b. Muhammad）——一般把他叫做伊本-兰迦克·巴思里（Ibn-Lankak al Basri）。（穆.可.）

㉛哈牙木的早期引句。

㉜更直译是：他的“生命之水，”ab-i-hayāt，义即“长生不死。”这个比喻的意思，好像仅指屈失的斤将遭到不幸，但不是指他死亡在即。事实上，他一直活到参加亦思法杭之战。见前，第153页，注③。

㉝据讷萨怖，蒙古军到来，是由于他进兵不花剌，杀死蒙古沙黑纳。见讷萨怖，奥达斯译，第115页；同见巴尔托德，前引书，第448页

和注⑤。

㉞原文作 sang-pusht，“龟”！桑格巴思忒是麦什特东南二十哩的一个村子。见巴尔托德，前引书，第449页，注⑨

㉟据讷萨柿，屈失的斤本人先逃到萨布扎伐尔，再逃到朱里章，在此地与斡兀立哈只不亦难赤会师。见讷萨柿，奥达斯译，第115页；同见巴尔托德，前引书同页。

㊱即失吉忽秃忽。见前，第135页和注⑧。

㊲TRBAY。E本作TWRTAY，显然为TWRBAY。如巴尔托德（前引书同页，注①）所指出，这个将官可能就是奉命渡申河去追击算端扎兰丁的朵儿伯·朵黑申。

㊳原文作 QBAY，据E本读作 QBAN。比较随异密阿儿浑出使中国的合班之名（第ii册，第506页）。合班也是察合台一曾孙之名，马可波罗的昔班（Ciban)。见昂比斯译，《元史》第 CVII 章，第 92 页。

㊴ghurāb-i-shamshīr，一个双关语，因为 ghurāb 在阿剌伯语中既有“乌鸦”，又有“（切削武器的）锋刃”之义。

㊵据讷萨柿（奥达斯译，第165页），他的名字是塔术丁·乌马儿·本·麻速忽（Taj-ad-Din‘Umar b. Mas‘ud），他已自立为忽儿罕（Khurqan）和阿必瓦儿的的君王。

㊶马鲁鲁德是今阿富汗斯坦的巴拉木尔加布（Bala Murghab)。般只的黑（Panj-Dih、Panjdeh）更在土库曼斯坦的木尔加布河下游。

㊷这里有个双关语：因为nisā（nisā’），阿剌伯语义为“女人”。

㊸他的全名是奴思剌惕丁·哈木扎·本·穆罕默德·本·哈木扎·本·乌马儿·本·哈木扎(Nusrat-ad-Din Hamaz b. Muhammad b. Hamza b. ‘Umar b. Hamza)。见讷萨柿,奥达斯译,第165页，173-9页。

㊹显然就是苫思丁，帕鲁汪·阿不-别克儿·迭瓦纳之子。见前，第158、164页。

㊺E本在“城堡（qal‘a)”一词后为一空白，巴尔托德，前引书同

页，认为就是奈撒城。然而，看起来，这个突厥蛮人遭到攻击时，离奈撒有些距离。

㊻这些诗句见于《穆扎麻布尔丹》的马鲁条下，本文第三段中的 Ṣayyarahum，在那里作 Ṣayyaranā，即："把我们像雨点一样撒开"。（穆．可．）

〔XXVIII〕

169

你沙不儿的遭遇

如果大地可跟天空相比，那末，州邑像它的星星，而在群星中，你沙不儿又像星空的金星。如果大地像人体，那末，你沙不儿以它的精美质地，好像瞳孔。

既然你沙不儿在大地上就是人中的瞳孔①，
人们又何须去八吉打和苦法？
向你沙不儿致敬！
因为，倘若地上有天堂，那天堂就是你沙不儿，
若它不是天堂，那就根本没有天堂。

算端摩诃末离开巴里黑往你沙不儿，他的处境中显出末日的恐怖，谈吐中露出惧怕和忧虑。虽然因天体对地心的作用，事情已到这种地步：倘若山岳的思想中，片刻猜想到这情景，那山岳的躯干将会颤抖，其骨节将会永远松弛—

落在我头上的是这样的灾祸：
若它落在白昼头上，白昼将变成黑夜。②

—但是，不止于此，还有类似梦幻，凶兆的痛楚和虚惊，以此，他整个人已软弱和麻痹不堪，他的智力再不能为之筹谋划策了。

有天晚上，算端在梦中看见些发光的人，面带伤痕，披头散发，像送丧人穿着黑袍；他们敲打自己的头，长声叹气。他 170
问他们是谁，回答说："我们是伊斯兰"。类似的事常显示于他。

这时候，他去朝拜徒思的神庙③，看见两只猫，一白一黑，在门槛上打架。他想从这两只猫的胜负来预卜他自己的命运，和他的敌人的命运。他停下来观战；但是，他的敌人的猫获胜，他自己的猫败北，于是他长叹走开。

夜神铺开天幕，埃及杨柳上一只乌鸦哇哇叫，
你不被它惊醒吗？
难怪你眼里的泪水没有干；
因为，乌鸦的叫声意味着流放，
而埃及杨柳又意味着那不可及的远方。④

因为哀伤忧虑的军旅获胜，他的青春之夜已接近暮年之晨，格里牙⑤（ghaliya）上涌出樟脑之泉，⑥由于五脏如焚，胆液搅动，他四肢的皮肤上冒出点点脓疱，好像沸水的泡沫。

我的父亲叙述说："逃亡途中，从巴里黑出发，算端有天在一个山头上休息。他低头凝视一阵他的须胡，惊叹老天的幻化。然后，他对你的祖父苦思丁撒希伯底万，叹口气说：'如老年和逆境联合进攻，青春和幸福、康宁也烟消云散，那么这苦难，这命运杯里的残渣，怎样医治？又有谁来解开这旋转星空所打之结？'"

简短说，如此抵你沙不儿后，在617年沙法儿月12日〔1220

171 年9月18日）晚，他进入该城，在那里，因恐惧过度，他不断拿鞑靼军来吓唬百姓，并且悔不该把城堡堕毁。这是他在强盛的日子里干的，以为单靠幻想就会在困难时帮他的忙。他怂恿百姓分散和离开，说："集中的群众避不开，也打不退蒙古军，蒙古人如来到你沙不儿，这闻名的州郡，众赛德尔的驻地，他们决饶不掉一个活人，而会让所有人丧生刀下，你们的妻儿也会被贬为奴婢，那时再逃已来不及，不如你们现在就分散，那你们大部分人，至少你们中间一些人，可望得救。"

然而，人类爱恋故土，背井离乡好像魂离躯壳，在光荣的《古兰经》中，流放被比作重刑，真主，这最真诚的说教者，在下段中说："如非主判定彼等迁徙，主必于今世惩治彼辈；"⑦再者，老天已拖住他们的衣袍，更从暗中出头阻止他们，"主之接近吾人尤胜于吾人之血脉"⑧；所以，大家不同意分散。算端发现和觉察大家无意接受忠告，便下令称：尽管强兵坚城无用和失效，大家仍应视缮治城池为必需。百姓因此动工。这几天内，有关蒙古人的消息逐渐消沉，算端遂以为他们并不急于渡河。他恢复和平思想，把扎兰丁派到巴里黑去；但扎兰丁走了一站地，得到哲别和速不台渡河的情报，而且近在眼前。扎兰丁折

172 回去；为不让百姓沮丧，算端以行猎为借口，跨马登程，把他的部下多半抛在后面。

摩诃末王离开了，
给她留下祝祷的礼品；
因为命运多乖，
日子就像阴影掠过人类的头上。

他留下法合鲁-木勒克·匿昝马丁·阿不勒-马阿里·迦惕卜·扎迷(Fakhr-al-Mulk Nizam-ad-Din Abul-Ma'ali Katib Jami)、吉牙-木勒克·阿里思·佐扎尼(Ziya-al-Mul-k 'Ariz Zuzani)及抹智儿-木勒克·迦菲·乌马儿·鲁黑希(Mujir-al-Mulk Kafi 'Umar Rukhkhi),共同管治你沙不儿的政事。

议会的异密(amir-i-majlis)舍里甫丁(Sharaf-ad-Din)是算端信任的宰相和大臣,受命为你沙不儿的篾力克。算端离开时,他从花剌子模赶来,进驻该城,接管政柄。他抵达离你沙不儿两站远的地方,突然一命呜呼。他的死被保守秘密,怕的是他的奴仆劫掠财物及他的私财。抹智儿木勒克假装去迎接他,把他的仆从带入城。他们不愿留下,而是动身去追随算端摩诃末。

第二天,617年剌必阿I月11日〔1220年5月24日〕哲别和速不台那颜的先锋部队,在太子的带领下,直抵城门。他们派出十四骑,这些骑兵驱散几群骆驼,得到有关舍里甫丁部属的消息。几骑飞驰追赶,在离城三帕列散的地方赶上他们。舍里甫丁的随从约一千骑:蒙古人把他们杀光。他们向他们遇到的人盘问算端的情况,对俘虏施加酷刑,强迫他们赌咒发誓。然后,他们召谕该城的百姓投诚,抹智儿木勒克回答说:"我替算端看守此城,又是个老头和牧师。你们在追赶算端,如你们打败他,国土将属你们所有,我也将是你们的奴仆。"他们供给蒙古军粮草,于是后者离开。 173

新的队伍一天天到来,接受粮草,再走他们的路。最后,剌必阿II月1日〔6月6日〕,哲别那颜亲自到来。他召沙亦

黑-伊斯兰、哈的、长官前去；但他们却从中层人物中选派三人，以他们的名义安排粮食供应（'ulūfa），提供其他零星役事。哲别授与他们一封畏吾儿字书的信函，责成他们供应续来的一切部队，并堕毁他们的城垣。接着他也离开；无论何地，只要百姓投降，蒙古人就存放辎重，而且留下一名沙黑纳。

过些时候，过路的蒙古军逐渐稀少，谣言又在人们嘴上流传：算端已在伊剌克打了胜仗。蛊惑的魔鬼在人心里产卵。

蒙古人留在徒思的沙黑纳，屡次捎信给沙的阿黑⑨（Shadyakh），要他们投降，不要被谣言所骗。他得到你沙不儿的粗暴回答。

就在这时，徒思的签军，在他们的将领昔剌扎丁（Siraj-ad-Din），一个离理性十万八千里远的人，率领下，杀死徒思的沙黑纳，把头送到你沙不儿；他们哪知道，因这颗人头，他们要使千万颗人头落地，而且，它的长眼将惹起一场大祸。如俗话说，“祸害使得狗悲鸣”，监管徒思工匠的赛夷阿不-秃剌伯（Abu-Turab），瞒过徒思的暴徒（fattānān）、市民（arbāb），逃往兀思秃哇⑩（Ustuva），把沙黑纳遇害及由此产生的混乱，告知忽失帖木儿（QushTemür），他和三百骑是留下来照看牲口的。忽失帖木儿遣人把情况向那颜们报告，他本人则带手下三百骑，离兀思秃哇赴徒思。他偷袭正坐在徒思指挥室内的昔剌扎丁及其手下三千人，把他们斩杀殆尽，在主力军抵达前，他竭力去摧毁徒思的壁垒。

174

拖雷的先锋脱哈察儿古列坚（Toghachar Küregen）（他是成吉思汗的驸马⑪）及众大异密，率一万人马，作为拖雷的前锋部队抵达，并于剌马赞月〔11月〕中旬兵临你沙不儿城

下；城内的百姓鼓足十分勇气，因自己人多，蒙古军少，他们时时出击，进行交锋。他们活得不耐烦，才跟雄狮搏斗，不顾鳄鱼，登上小舟，只有给撕得粉碎。第三天，他们在哈剌忽失（Qara-Qush）城头激战，从城牒和壁垒发射方镞箭和弩矢。由于致所有百姓于死地的一个不幸巧合，一支飞矢使脱哈察儿 175 丧身尘埃，市民不知他是谁就结束他的生命。蒙古军白天撤退，有两个俘虏逃出，把他遇难的消息带进城。因此，百姓认为他们作出了伟大功绩，哪知道："不久将有信息"。⑫

军队撤退下来，脱哈察儿的副师博儿客亦⑬那颜（Börkei Noyan）分军为二。他自己进向萨布扎伐尔，激战三天后把它攻陷，下令屠城，从而被埋葬的尸体共计七万。另一支军队进向徒思，援助忽失帖木儿，并且攻取忽失帖木儿军未能攻占的余下城堡。尽管奴罕和哈儿⑭（Qar）的百姓猛烈抵抗，表现出 176 无数的英雄事迹，蒙古人最后仍把哈儿攻陷，把居民屠尽。至于奴罕和萨布扎伐尔，这两座城池在〔剌马赞月〕28日〔1220年11月26日〕陷落，居民被屠无噍类。

这时，你沙不儿的百姓公开叛乱；蒙古军在哪儿出现，他们就派暴徒到哪儿去袭击他们。

那年冬天，你沙不儿物价高涨，百姓被禁止离城，因此，他们处在水深火热中。

618/1221-2年春季到来，拖雷解决了马鲁，进兵你沙不儿，谁都不知道他的来临。他徵调一支大军，以此，他们一举就攻占了徒思境内的所有村落，让那些刀下余生者都去跟他们的死难亲友重聚。他再先派出一支大军，带着射石机及〔其他〕武器，兵临沙的阿黑；虽然你沙不儿位于一个多石地区，

他们仍从几珉远的地区搬运石头，随身带去。他们把石头像庄稼一样堆成山，连十分之一都没有用上。

你沙不儿的百姓见事态严重，这些人跟从前见到的不同；尽管他们在城头有三千把弩在发射，架有三百台射石机和弩砲，还备有相当数量的擂木和火油，可是他们的腿已发软，他们已士无斗志。他们发现〔获救〕无望，只得派大哈的鲁克那丁·阿里·本·亦卜剌金·木吉昔（Rukn-ad-Din ‘Ali b. Ibrahim al-Mughisi）去见拖雷。当⑮他见到拖雷，他请求宽恕你沙不儿的百姓，同意上贡。这毫无用场，他本人也不让回城。

沙法儿月12日〔1221年4月7日〕礼拜三拂晓，他们往177 杯中斟满战斗的晨酒，激战到礼拜五午祷时刻，到这时，壕堑已几处被填平，城墙也给打开一个缺口。由于在驼夫之门和哈剌忽失城楼的战斗较猛烈，投入的战士较多，蒙古人便在忽思老-库失克（Khusrau-Kushk）城头上竖起旌旗，爬上去跟驻守壁垒的人交锋；而另一支队伍也从驼夫之门登上城头。那一整天，从早到晚，他们不断爬上城墙，把百姓从上面赶下去。

到礼拜六晚，所有的城墙和城头上全都有蒙古人了；那一天，拖雷本人到达距昌迦剌克⑯（Changarak）三帕列散远之地。蒙古人接着涌下城头，开始烧杀抢劫；市民进行回击，散入宫殿邸宅。蒙古人搜寻抹智儿木勒克，把他从一条地道中拖出来。为求速死，他破口大骂；他们终于使他受辱而死。然后，他们把残存者，不分男女，统统赶到郊外；为了替脱哈察儿报仇，有命把城池平毁，使其地可以耕种，施行报复到连猫犬都不得留下⑰。

成吉思汗之女[18]，脱察哈儿的长妻，此时带领她的卫士入城，他们把活人杀光，仅剩下四百人，这些人因有技艺而被挑选出来，并被送到突厥斯坦，其中一些人的后裔至今仍能在那里找到。

他们割下死者的头，堆积如山，又把男人的头和妇女、儿童的头分开来。之后，拖雷决定进兵也里，留下一个异密和四百大食人，以便把发现的活人都杀光。 178

苍蝇和豺狼以赛德尔的胸脯为餐；山鹰享用娇女的肉；兀鹫饱食美妇的颈。

> 他们离开大地，大地因失去他们而死去；
> 好像他们是它的灵魂。

屋舍被夷为平地，曾经昂首跟木星比高低的宫殿，因为败落，自承低贱若黄土；宅馆无一丝欢乐和繁华；城堡在高傲之后，变得卑躬屈膝；玫瑰园成了熔炉；地上的街道成了“一片平川”。[19]

> 唉，大灾把它奴役，
> 它的山丘变成惯于下跪的贱货。
> 天啦，它的沉香像干燥中的湿芦荟，
> 它的泥土像捣碎的麝香。

---

①直译是：人中之“人”，义即眼中之“人”，阿剌伯语为insān-

al-'ain，“眼睛的瞳孔”。诗句的作者是阿不勒-哈散·穆罕默德·本·爱薛·迦剌只（Abul-Hasan Muhammad b. 'Isa al-Karaji）。赛阿利比引用在《塔特马都尔-雅特马黑》中。（穆.可.）见埃格巴尔编，第II卷，第68页。

②这首诗据认为是穆圣之女法迪马（Fatima）所写的。（穆.可.）

③Mashhad-i-Tūs，今麦什特。

④作者可能是阿布失-昔思·忽扎亦（Abush-Shīs al-Khuzā'i）。马奴乞里（Manuchihri）把它的第　行引入他的一首合西答中，并被认为是该诗人所写。（穆.可.）

⑤格里牙（ghāliya）是一种由麝香、龙脑等合制成的香料，色黑。

⑥意思是：他的头发变白了。

⑦《古兰经》，第lix章，第3节。

⑧参看《古兰经》，第I章，第15节：“……余较彼之静脉尤切近彼。”

⑨沙的阿黑（Shādyākh）是你沙不儿-郊区。

⑩兀思秃哇（Ustuvā），古典的'Ασταυηνή今库强县。

⑪实际上，kūregen（KWRKAN）本身训为“女婿”。关于此词的不同形式，见田清波和柯立福，《梵蒂岗秘密档案所的三份蒙文文件》，第474页。跛者帖木儿，作为成吉思汗系下一位公主的丈夫，后来也获得这同一称号（Tīmūr Gūrakān）。脱哈察儿（TΓAǏAR）为成吉思汗之婿，有讷萨怖（奥达斯编译，第87页）为证。（奥达斯把他叫做 Tifdjâr，原阿剌伯文作 TQǏAR，即 Toqachar，或作 TΓǏAR，即 Toghachar，奥达斯代之以 TFǏAR）朱思扎尼也说，成吉思汗的一个女婿，死于你沙不儿城下，但没有提他的名字，见拉维特译，第992页。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423-4页，认为脱哈察儿就是《元秘史》（第257节）和拉施特（斯米尔诺娃译，第220页）的脱忽察儿（Toquchar 或 Toqochar），成吉思汗派他随哲别和速不台之后去追击算端；后来他犯了不得动篾力克汗（Malik Khan）百姓的禁令，（前者说）他被解除兵权，（后者说）他死于与古耳（Ghur）山民的一次战役。然而，二者均未称他是成吉思汗之婿。他是弘吉剌族人，名叫

答兰-秃儿合黑秃·脱忽察儿（Dalan-Turqaqtu Toqochar）（赫塔吉诺夫，第163页），或叫做答兰-秃儿合黑·脱忽察儿（Dalan-Turqaq Toqochar）（斯米尔诺娃，第163页）；如果他是跟阿剌浅（A-rajen、Arachan）一起，在窝阔台时期受命管治站赤，即驿站的脱忽察儿（《元秘史》，第280节），那末他和死于你沙不儿城下的脱哈察儿显然不是一人。脱哈察儿可能是古列坚古列坚（Kūregen Kūregen），弘吉剌族族长之子，成吉思汗四女秃满伦（Tümelün）之夫。见拉施特，斯米尔诺娃译，第70页。拉施特好像对这个古怪名字感到惊奇，因为他解释说，“虽然 küregen 义为‘女婿’，但这就是他的名字。”有可能的是，按蒙古风俗，脱哈察儿的名字，随他之死成为禁忌，后来就叫做古列坚，“女婿”？见我的论文，《志费尼书中一些蒙古宗王的称号》，其中我提出，兀鲁黑那颜（拖雷），兀鲁失-亦都（术赤）、合罕（窝阔台）都是这种忌讳的例证。使用古列坚这样含糊名称而产生的混乱，可以解释拉施特和远东史料之所以完全不提脱哈察儿在你沙不儿城下的凶死，甚至根本不提他的存在，如果他确实和《元秘史》的脱忽察儿是两人的话。这也可以解释拉施特之所以不确定秃满伦的丈夫是谁。拉施特在另一处（贝烈津，第VII卷，第200-1页）说，成思吉汗把秃满伦嫁给赤窟古列坚（Shinggü（ŠNKKW）Küregen），他是弘吉剌异密按陈（Alchu）（原文作 ANǰW，据两个抄本和赫塔吉诺夫，读作ALǰW）的儿子，按陈就是答儿客那颜（Dark（DARKH）Noyan）。而且，成吉思汗把他们遣往秃马惕之地（贝加尔湖以西，）他们的子孙在那里一直住到拉施特的时代；但是，拉施特往下不远（同前，第203页）又说，秃满伦的丈夫是一个弘吉剌人，叫做答亦儿客亦古列坚（Dayir-kei（DAYRKAY）Küregen），显即赤窟之父答儿客。同见赫塔吉诺夫译，第162页，164页。按陈，即答儿客亦（答儿客），似即《元秘史》第202节中的阿勒赤古列坚（Alchi Güregen），他奉成吉思汗之命管治三千翁吉剌人。

⑫参看《古兰经》，第 xxxviii章，第88节：“……汝不久将知其信息”。

⑬原文作 NWRKAY，读作 BWRKAY。巴尔托德，前引书，第424页和注②，认为他就是扎剌亦儿的博儿客(Börke)（BWRKH），据拉施特，他曾参加哲别和速不台的大远征，但死于“河之彼岸，”也就是乌浒水的东面（贝烈津，第 VII 卷，第52页），在另一处（同前，第278页），拉施特仅称他死于“征途”。在赫塔吉诺夫的译文中，他的名字，第一处（第97页）拚作 Burke，但第二处（第194页）作 Nurke。我采用 Börke (i) 的拚法，但是，这个名字的发音实际上极不确定，远东史料无徵。见伯希和，《金帐汗国》，第48页，注①。据讷萨怖（奥达斯编译，第87-9页），博儿客（奥达斯把他叫做 Yerka，原阿剌伯文作 BRKA，奥达斯作 YRKA）和脱哈察儿一起奉命进攻呼罗珊，他们共同指挥了攻占奈撒的战役。

⑭Qār。未考证出来。或许我们应把它读作 *Fāz 或 *Fāzh，即 Bāzh，菲尔道西的故乡。（弗.米.）

⑮据B本读作 chūn 。原文作BDRNA，似无意义。C本作 bi-dar raft tā，“他走到城门，所以……”

⑯原文作 ḤNKRK，读作 ČNKRK。未考证出来。（弗.米.）

⑰参看讷萨怖，奥达斯译，第92页：“鞑靼人一声令下，俘虏就用铁铲平地；地面变得来如此光滑，以致再找不到一个土堆，一块石头，连骑兵在那里玩一场马球也不用担心马匹绊倒。大部居民死于地里，因为他们藏身于地底下，及挖出来的地洞中，指望逃掉危险。”

⑱或即成吉思汗四女秃满伦，见前，第174页，注⑪。

⑲《古兰经》，第 lv 章，第106节。

〔XXIX〕

世界的皇帝合罕登上汗位和世界帝国的威力

全能真主——圣哉主名，宏哉主恩——按照圣言："吾人略以惊恐饥饿，丧失财产、生命、果实，试验汝辈①"，已使他的奴仆在灾难的试金石上受到考验，在毁灭的熔炉中受到陶冶——

当汝揉泥出水时，我在考验的火中；
当汝试金时，我在试金石上。

——而且，他们因品德败坏，各自套上惩罚的绞索，并因其奸恶劣行，啜饮那满斟的"恶有恶报"之杯；在这之后，按天意所定：凡事均有其极限，有始就有终。 179

一事了结，其收场就临近；

〔穆罕默德〕（愿他得到和平！）亦曾说："单祸不抵双福；"因此，有必要根据理性和圣传，真主——大哉主之荣耀！——的慈恩宝库应再度打开，他的奴仆应重获安乐和幸福，并按经文所说："余之怜悯已压倒余之愤怒，"主的无边宽仁的诸种显

证，必将超过他的惩罚的种种灾殃；因为“开场已成收尾。”

> 当我活到我一生倒运的时候，
> 当我的身子必须背负骆驼重担的时候，
> 我不失望，因为唯一造物主的恩德施及主的每一生物，
> 那怕它仅仅是个细胞。

逐渐地，有节奏地，这种仁爱的迹象由微到显，其征兆和标志趋于清楚和明朗。帝国传给世界的主宰窝阔台合罕和蒙哥可汗，表明这些说法的开始，这些基础的奠定。我将顺序先谈合罕的登基，以简明的语言予以叙述，让那些赏脸读完本书的人，不致责怪本作者罗哩罗嗦，而能理解所述的旨趣，得知合罕采取何种方式治理朝政，保护公益；他怎样用威力和安抚来使那些徘徊于希望和失意之间的国土，纳款投诚，把它们置于他的180控制和指挥之下；他死后蒙哥可汗又怎样支持崩溃后的正义大厦，巩固和增强其根基。愿全能真主允许真理和正义获胜！

合罕御极前，叫做窝阔台。成吉思汗从他的举止和言谈中，时时看出他是皇位的适当人选，宜于〔统帅〕诸王和军队，而且在他的启承转合中，日益发现治理朝政和卫国御敌的英豪气魄。于是，通过提示和讽喻，他经常把这个念头的印象，铭刻在其他诸子的心里，“犹如刻图于石”，逐步把这个意见根植在他们的思想深处。

成吉思汗从西方诸国返回他的东方老营后，他就讨伐唐兀[2]以遂他的宿愿。他把该地敌人的劣行肃清，把他们全部征服，这时，他得了由不良气候而引起的不治之症[3]。他召诸子

察合台、窝阔台、兀鲁黑那颜、阔列坚④（Kölgen）、术赤台⑤（Jürchetei）、斡儿长⑥（Orchan）去见他，对他们说⑦："我的病势沉重，医治乏术，因此，实在说，你们需有人保卫国威和帝位，支持这根基坚实的宝座。 181

若我等死去，他将满足于我等受辱骂，
但若他死去，我等将满足于他的祖先被提及⑧。

因为，如我的儿子个个都想成为汗，想当帝王，不相互谦让，岂非又像一头蛇和多头蛇的故事（本书一开始已述及）？"⑨

他说完这番话和这番训诫，这些也是他们的行为准则，他们的札撒，上述诸子便跪下来，说： 182

"吾人之父为王，吾人均为其奴仆；
吾人俯首听您的命令和吩咐。"⑩

成吉思汗接着说："若你们想过安乐和幸福的生活，享受权力和富贵的果实，那末，如我近来让你们知道的那样，我的意见是：窝阔台继我登位，因为他雄才大略，足智多谋，在你们当中尤为出众；我意欲让他出谋划策，统帅军队和百姓，保卫帝国的疆域。因此，我立他当我的继承人，把帝国的权柄交给他的勇略和才智。我的儿子们，对这想法有何意见，对这意见又有何想法？"

他们再谦恭地屈膝，孝顺地跪倒在塵埃，以遵从的口吻说：

“谁有权力反对成吉思汗的话，谁有能耐拒绝它？

你的大智所定下的条条戒律，
使老天开眼，命运侧耳。

吾辈的幸福及吾辈部属的幸福，有赖于成吉思汗的旨意，吾辈事业的成功有赖于他的教导。”

“既然这样，”成吉思汗说：“若你们的愿望和你们的话是一致的，若你们的口比着你们的心，你们须立下文书：我死后你们要承认窝阔台为汗，把他的话当作肉体内的灵魂，不许更改今天当着我的面决定的事，更不许违反我的法令。”

183 窝阔台的弟兄们遵照他的圣训，立下文书。

成吉思汗的病情愈来愈厉害，因为不能把他从所在之地挪走，他便在624年剌马赞月 4 日〔1227 年 8月18日〕与世长辞⑪。

众王公这时各回他们的驻地，打算来年召开一次大会，蒙语叫做忽邻勒塔。他们回到自己的斡耳朵，准备参加这次忽邻勒塔。

当严寒、酷冷减退，和风的吹拂使大地欢悦——

和风用绿茵把人间打扮；
这世界变成未来世界的样本。
和风显奇绩，恢复大地的生命，
使耶稣的神异相形失色。

——这时，上述诸子及族人就派驿使向全世界传播成吉思汗崩驾的消息，并宣布：为使国家不受损害，必须召开一次大会，以决定汗位谁属。因此，大家都离开自己的斡耳朵，动身参加这次忽邻勒塔。从钦察[12]各地来的是术赤的儿子们：斡鲁朵[13]（Hordu）、拔都[14]、昔班罕[15]（Sibaqan）、唐古忒[16]（Tangut）、别儿哥[17]（Berke）、别儿哥察耳[18]（Berkechar）、脱哈帖木儿[19]（Togha-Temür）；来自忽牙思的是察合台；来自叶密立和霍博的是窝阔台；从东方来了他们的叔父：斡赤斤、别里古台[20]那颜（Belgütei Noyan）、按只带[21]那颜（Elchitei Noyan）、也苦（*Yekü）、也孙格[22]（*Yesüngei）；留守各地的异密、那颜，也从别的地方到来。至于兀鲁黑那颜及其诸弟，他们已在成吉思汗的斡耳朵。　184

上面提到的人都聚会于怯绿连河[23]（Kelüren）流域；当太阳登上白羊座，使大地露出笑容，当空气透过施雨的云彩，落下泪珠——

> 春天已到来，明媚光灿，　185
> 它的芳香空气通报情人的愿望。

——而且，当草原上花草已茂盛，斑鸠和夜莺惊叹这一片美景，为赞颂田野和牧地，用千百种调子唱出千百支歌儿——

> 我们现在要欢饮美酒，
> 因为麝香的气息从河流上升；
> 天空一片喧闹，大地一片欢腾；

快乐属于开心畅饮的人[24]

——所有的王公，那颜和异密，以及一支布满郊野、人数使沙漠变窄的大军——

当它投入大海，它的前锋没有
给它的后卫留下够一人喝的海水。
倘若它开赴陆地，它的前锋没有
给它的后卫留下仅容一骑的空隙

——首先愉快地一气宴乐三天三夜，他们的内心毫无猜忌和欺诈的念头——

他们摘掉虚伪的花朵，
靠近那团结的树木，
它的果实结在为无限欢乐，为宏大志向，
为美好的生活而干杯的地方

——几天后，他们商讨朝政及成吉思汗的遗嘱，一再宣读诸子立下的奉窝阔台为汗的文书。他们采纳这个意见，于是，众王公毫无恶意或倾轧，一致对窝阔台说："遵照成吉思汗的旨意，你应在天神的护佑下登上宝座，以此，众英豪可以共同忠186 贞地献身，俯首帖耳服从你的命令。"

窝阔台回答说："成吉思汗的旨意虽则若此，但尚有我的兄长和叔伯，他们比我更能胜任此职；再者，据蒙古的风俗，

长室中的幼子应成为其父的继承人，而兀鲁黑那颜是长斡耳朵的幼子，他一直日夜，晨昏地侍候成吉思汗，目睹、耳闻和领会他的所有札撒、法令。既然这些人仍都健在，就在眼前，我怎能继承汗位呢？”

那一整天，直至晚上，他们快乐、友爱地共同议论。同样，一连四十天，他们每天都换上不同颜色的新装[25]，边痛饮，边商讨国事。而每一天，窝阔台都用不同的方法，以既巧妙又得当的话，表达这同样的心情。四十天过去，第四十一天清晨，

当象徵吉祥的黎明
升起一面普照全球的旗帜，
当阿比西尼亚的眉头皱成蹙容，
中国之镜从中国升起

——众王公、各层自由民及奴隶的症结解开了，王公们一齐走到窝阔台面前，说：“这个重任，成吉思汗从他的诸子和弟兄中交付给你，将生杀予夺的权柄委诸你的才智，那末，吾辈焉敢任意更改他的谕旨，或丝毫违反它呢？据占星家和珊蛮称，今日系黄道吉日，你应在天神——圣哉神名——的扶助下登上天下君王的宝座，以正义和慈恩美饰环宇。” 187

最后，经过他们这方面的再三敦促、窝阔台那方面的再三拒绝，他终于服从其父的遗旨，采纳众弟兄及叔伯的劝告。按蒙古旧俗，他们脱掉帽子，把皮带扔向肩后；就在626/1228-9年[26]，察合台引着他的右手，斡赤斤引着他的左手，把他拥上宝座，既有老成持重的赞助，又有鼎盛青春的扶持。兀鲁黑

那颜举杯，宫廷内外的人都三次跪拜，发出祈祷，说："愿他的登基使国家繁荣昌盛！"

> 如珍珠修饰美容，
> 你的美容却是珍珠的装饰。
> 只要你一抚摸，最香的香料也增添芬芳
> ——哪儿，哪儿有你这样的人啊？

他们尊称他为合罕，按照往习，所有王公，对合罕表示忠诚，

188 在斡耳朵外三次向太阳叩拜；然后，他们再入内，举行欢乐的盛会，把忧伤的荆棘从快乐的原野扫除干净。

统治世界的皇帝登上有洪福警卫的阶梯，苍天护佑，威风凛凛，而王公们，好像猎户星座，在宏大、有势的诸天太阳面前，温顺卑躬地执役；左边是后妃们，个个是天生的佳丽奇质，娇美鲜艳犹若花朵，甜蜜纯洁若春草。

> 她的好像瑰玫园的面孔，，是灵魂世界的春天；
> 她的锁甲般的卷发是耐心脖子上的圈套；
> 她的弓弦般的眉毛是天空的一弯新月；
> 她的散发龙涎香的小环是美颊的雅饰。

目睹这次盛会，及其大量的金童玉女、丰富的美酒奶汁，所有人都惊呼：

由此你将知道那至高天堂是怎样。

合罕的御极使时光的眼睛变得明亮，他的感化使人间变得无仇无怨。

因为宇宙有你这样的君王，
国土中就有了一座面目全新的市场。
风因他的刚毅而重，
地因他的仁爱而轻。

和平安宁之树在枯萎后重新生气勃勃，希望的面颊在遭到悲观失望的创伤后重新恢复光泽。白昼因安憩而获得黑夜的舒适，黑夜因酒火的温泽变得像大白天。

合罕接着下诏把多年来为成吉思汗从东西各国徽集来的国库贮藏打开，其总数连帐薄的肚子都容纳不下。他封闭那些爱 189 挑剔者之嘴，拒绝他们的劝谏，把他的份子赏给他的所有家属和士卒、他的军队和族人、贵人和黎庶、侯王和家臣、主子和奴婢，按权利各分一份；国库中为明天留下的财物，不多不少，不大也不小。

因为狮子不储一日之粮，
蚂蚁才备一年之食。㉗

他结束了宴乐和赏赐，遵照“余辈实以一种信仰以供奉吾人之父祖”㉘的风俗，他下令为成吉思汗在天之灵连续准备三天的祭品；又吩咐从那些容色可爱、性格温和、美中带甜、顾盼多姿、举动优美、起坐文雅——真个是“主许诺给畏主者”——㉙的月儿般处女中，挑选四十名出身于异密和那颜家族的女儿，用珠玉、首饰、美袍打扮，穿上贵重衣服，与良马一道，被打发去陪伴成吉思汗之灵。㉚

处理完这些事后，他开始治理国家，安排朝政。

首先，他制定一条札撒称：成吉思汗原来颁布的法令和敕旨，应予以维护、支持和保卫，不许恶意变动、窜改和混淆。

190 这时候，到处都有造谣生事者来报告、揭发异密和长官们的行为。但是，合罕说：“我登基之前，任何人嘴里散播的流言蜚语，我们予以原谅和勾消。但是，自今以后，谁要触犯新旧法令和札撒，那就按其罪行轻重给以惩处。”

制定这些札撒后，他派军征讨世界各地。

在呼罗珊和伊剌克，动乱的火焰尚未熄灭，算端扎兰丁仍活跃于该地。合罕派绰儿马罕㉛(Chormaghun)带领许多异密及三万军士，向那里出师。

他派阔阔台㉜（Köketei）和速不台㉝把阿秃儿（Sübetei Bahadur）带领一支人数相同的人马，出征钦察、撒哈辛和不里阿耳。

他再派大小不等的军队出征土番、肃良合㉞(Solangai)；他决定亲征契丹，由他的兄弟随同。

191 这些战役均将在后面分别叙述，使大家都知道各次战役的情况和性质：如全能真主意允的话。

①《古兰经》，第ii章，第50节。

②有关最后征讨唐兀的战役，见格鲁赛，《蒙古帝国》，第268-77页。

③有关各种远东史料对成吉思汗之死的记载，见海涅士的文章：《成吉思汗最后之远征及其死》。《元秘史》第265节载：1226-7年冬，成吉思汗曾坠马跌伤，这可能是促使他死亡的一个因素；但是，晚出的《黄金史》（Altan Tobchi）（1601年）是提到他的直接死因的唯一史料，它说，他在唐兀的朵儿篾该（Dörmegei）城染热病而亡。海涅士，前引文，第548页，指出，这种热病可能系斑症伤寒，与志费尼所说："因气候不良而发生的不治之症"，也是符合的。

④KLKAN。他的母亲是忽兰（Qulan）皇后，豁阿思篾儿乞（Uhaz-Merkit）族长答亦儿兀孙（Dayir-Üsün）之女。（斯米尔诺娃，第71页。）他阵亡在俄国奥卡（Oka）河上的科洛姆纳（Kolomna）城前。（伯劳舍，第46页；同见米诺尔斯基，《高加索》第III卷，第226、229页）。

⑤J̌WRJ̌TAY。据拉施特（斯米尔诺娃译，第71页），术赤台（Jūrchetei、Jūrchedei）——即"女真人"、"满洲人"——是一个乃蛮妃子生的。见后，注⑦。

⑥我把这个名字看成是拉施特的Qodon Orchan（赫塔吉诺夫译，第117页，斯米尔诺娃译，第89页）及《元秘史》的Qodun-Orchang、Qoton-Orchang的第二部分。关于Qodon Orchan，见伯希和-昂比斯，《亲征录》，第147、286页。在拉施特书中，此名的形式是Orchaqan（BWRJ̌QAN）。这种指小词形的使用，可比较格利哥尔的 Ch'awrman和Ch'awrmaghan（见柯立福，《蒙古名字》，第419页，同见后，第190页，注㉛），并比较志费尼的Qadaqan（见前，第94页，注⑦）及Sibaqan（见后，第184页，注⑯），而正常拚法是 Qadan、Siban。据拉施特（斯米尔诺娃，第72页），斡儿察罕（Orchaqan）是一个塔塔儿妃子所生。远东史料未提到他。见昂比斯编译，《元史第CVII章》，第52页。同见下注。

⑦据拉施特（斯米尔诺娃译，第231-2页），这次会面在1227年春，其时与唐兀之战仍在进行。见面的地点叫翁古答兰忽都克（Onqon-Dalan-Quduq）。成吉思汗的儿子中仅窝阔台和拖雷在场，征服者特别提到察合台不在。志费尼称术赤台和斡儿长也在场，很使人感兴趣。拉施特（斯米尔诺娃译，第72页）在一处断然说，前者“在诸子中最早”死去，后者“也死于童年”。在另一处（同前，第169页），他又把参加1213年中国北部战役的术赤台说成是成吉思汗的“幼子”。事实上，如伯希和在其文章《说圣武亲征录中的一段》，第919页，所指出，这个术赤台可能系同名的另一个人，也就是兀鲁兀台（Uru'ut）的术赤台，《元秘史》曾屡次提到他，《元史》有传。然而，伯希和（同上文，第923页）提出：术赤台是《蒙鞑备录》提到的成吉思汗的长子比因，他死于1213年或1214年蒙古军进攻西京，即山西大同的战役。

⑧巴沙马·本·哈真·纳黑沙里（Bashama b. Hazn an-Nahshali）。（穆.可.）

⑨见前，第41-2页。

⑩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1639页，第2352行。

⑪据《元史》（柯劳斯，第40页），成吉思汗死于8月25日，开始生病是在18日。

⑫钦察突厥人，俄罗斯人称之为波罗维赤（Polovtsi），拜占廷和西方称之为库蛮，在蒙古人入侵时已统治了南俄草原将近二百年。见米诺尔斯基，《霍杜德》，第315-17页，巴尔托德，《突厥史》，第88—9页，格鲁赛，《草原帝国》，第241-2页。志费尼的Qifchāq，如同较早的Khifchākh，看来都是此名的阿剌伯语化形式，但比较乞剌可思的Khuch'akh、Khiwch'akh，瓦儿丹的Khwch'agh（即：Khəw-ch'agh）。

⑬HRDW。拉施特的Orda（AWRDH），迦儿宾的Hordu或Ordu。伯希和，《金帐汗国》，第29-30页，主张拼作Ordu。斡鲁朵（Orda、Hordu、Ordu）是术赤的长子，也是所谓白帐汗国的创建者，国址在今哈萨克斯坦。见格鲁赛，前引书，第469-70页，又见兰浦尔，

《回教王朝》，第226-9页。

⑭关于拔都，见后第XXXVIII章。

⑮原文作ŠYBQAN，读作SYBQAN。Sibaqan，这个形式伯希和（同前引书，第44页）怀疑其真实存在，似即正常形式Siban的指小形式，它也出现在志费尼中（第I卷，第205页，那里的原文作ŠYBAN）。比较迦儿宾的Siban、Syban，卢不鲁克的Stican。该名的晚期拚法是Shiban，因为猜想它跟叫做Shaiban的阿剌伯部落有关系，因此再转为Shaiban。实际上昔班可能是个基督教名字：伯希和，前引书，第46-7页，指出它就是Stephen的突厥语词形。从该王公一支传下来的，除金帐汗国的临时君王外，还有土曼（Tiuman）的沙皇，不花剌和基发的月即伯汗（Uzbeg）。见兰浦尔，前引书，第239-40页。格鲁赛，前引书，第556-68页。

⑯TNKWT。拉施特（伯劳舍，第120页）的Tangqut（TANK-QWT）。

⑰BRKH。迦儿宾的Berca，马可波罗的Barca。别儿哥是皈依伊斯兰的信徒，作为金帐汗国的统治者，他是波斯伊儿汗（Il-Khans）的死敌，也是伊儿汗的可怕敌人埃及玛麦鲁克算端（Mameluke Sultan）的同盟。见格鲁赛，前引书，第474-8页，斯柏勒，《金帐汗国》，第33-52页。

⑱BRKJ̌AR。义即“小别儿哥”。见伯希和，前引书，第51-2页。

⑲TTATYMUR。迦儿宾的Tuatemur、Thuatamur，等等，文该尔特本作Chucenur，他是喀山和克里米亚诸汗的祖先。见兰浦尔，前引书，第233-5页，格鲁赛，前引书，第549-56页。

⑳BYLKTAY。他是成吉思汗的异母兄弟。

㉑AYLČTAY。他是成吉思汗的兄弟哈赤温（Qachi'un）之子。这个名字的其他形式是：野里知给歹（Eljigidei）（《元史》）、阿勒赤歹（Alchidai）（《元秘史》）。见昂比斯，前引书，第29-30页。

㉒原文作*YKWB* WRKAY，读作YKW W YSNKAY。《元秘史》第269节相应的一段记载是：“左手〔东方〕大王斡赤斤那颜、

也古和也孙格等。”也苦和也孙格是成吉思汗弟搠只哈撒儿（Jöchi-Q_asar）之子。（也孙格在《元史》中有亦孙哥、移相哥等异名——中译者注。）

㉓KLRAN。今克鲁伦河。见伯希和，前引书，第121页，注①。据《元秘史》，第269节，这次选举的地点在阔迭兀阿剌勒（Köde'e-Aral）。

㉔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1630页，第2372-3行。本书之jūi-bār“河流”（摩尔编译《沙赫纳美》同），发勒斯作kūhsār，“山岳”。

㉕参看迦儿宾对选举贵由的叙述：“第一天，他们〔鞑靼人〕全穿上白袍；第二天，贵由进帐之日，他们穿红（袍）；第三天，他们穿兰袍，第四天则穿最好的锦缎。”（柔克义译，第19页）据哈剌达万（Khara-Davan）称：第一天穿白袍，象徵选举中有术赤的兀鲁思参加。见维纳斯基，《蒙古人和俄罗斯》，第138-9页。然而，应注意的是，迦儿宾谈到不同颜色顺序出现，系根据他的同伴、波兰人班尼狄克脱（Benedict）的报道，他“口头告诉我们，他和另一僧侣在那里看见五千左右要人，选举国王的第一天，他们全穿锦缎；但是，在当天和第二天，当他们穿白色锦袍时，他们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而在第三天，当他们穿红锦袍时，他们才取得一致意见，进行选举。”（柔克义，第3788页）。

㉖实际在1229年，虽然从志费尼的叙述看，这次选举好像在成吉思汗死后的下一年，即1228年春。《元秘史》对这次选举有明确的记载，第269节称：窝阔台是在鼠年，即1228年被推选的。但是，拉施特（伯劳舍，第15页）说：这次选举过了近两年的时间才进行的，时间是在牛年，即1229年（同前，第16-17页）。据《元史》（柯劳斯，第41页），1228年帝国的摄政者是拖雷。

㉗赛阿利比在《塔特马都尔雅特马黑》中，有处说这诗的作者是阿不勒·哈里忒·本·塔马儿·瓦西帖（Abul Harith b. at-Tammar al-Wasiti），另一处又说是阿不-穆罕默德·鲁忒法剌黑·本·木阿菲（Abu-Muhammad Lutfallah b. al-Mu'afi）。（穆.可.）见埃格巴尔编，第I卷，第48页，第II卷，第89页。

㉘《古兰经》，第 xliii章，第22节。

㉙同上，第xlii章，第35节。

㉚旭烈兀死后也遵循这个风俗。参看瓦撒夫（哈模儿柏格斯塔尔编译，第97页）："他们按蒙古风俗给他准备墓地，放进大量金银珠宝，并且用星星般明丽的少女，盛装打扮，珠光闪闪，作他的陪葬，以此他可以在那阴暗的郊野、忧寂的孤居、狭窄的坟墓、及痛苦而漫长的冥年中，珍惜地度过他的岁月。"

㉛J̌WRMAΓWN。《元秘史》的绰儿马罕（Chormaqan）。在格利哥尔《射手民族史》,第301页，此名系作为 Chorman的指小形式。见柯立福，《蒙古名字》，第49页。绰儿马罕一名很难从迦儿宾的chir_podan、Cyrpodan等形中辨认出来。

㉜KWKTAY。比较合赞汗遣使教皇波尼菲八世的使者之一Köke-dei的名字。见田清波、柯立福，《梵蒂岗秘密档案所的三份蒙文文件》,第469、471页。此名义为"黑黝面孔的人。"(见前引文，第 473-4 页。)

㉝原文作SNTAY，读作SBTAY，然而，SNTAY和拉施特的S-WNDAY（伯劳舍，第18页）相当，好像表示速你带（Sönitei）（Sö-nidei）的名字，即"速你惕（Sönit）部人。"名叫速你带的人确实出现在绰儿马罕的将官名单中。见格利哥尔，第 303 页。他的原名是察合台，因为跟王子同名是犯死罪的,所以他更名速你带。见赫塔吉诺夫,第100页，同见我的文章《志费尼书中一些蒙古宗王的称号》,第153-4页，注㊴。但是，这里更可能指速不台把阿秃儿。见后，第269页。

㉞SLNGAY。高丽北部，或高丽北部人，《元秘史》的莎郎合思（Solangqas），迦儿宾的Solangi，卢不鲁克的Solanga。这次战役多半指《元秘史》第274节提到的扎剌亦儿台（Jalayirtai）的远征。同见后，第196页，注⑱。

〔XXX〕

世界的皇帝合罕出征契丹以及契丹的征服①

世界的皇帝吉祥地头戴王冠，雄才的胸怀把帝国新娘拥抱。这时，他在遣军征讨有人烟的诸国后，开始实现亲征契丹国的宿愿，随驾的有他的兄弟察合台、兀鲁黑那颜，还有其他王公，带领很多彪形武士，甲兵闪耀，战马奔腾，把沙漠变成怒海，其纵深无法测定，海岸和中心分辨不清。郊原在骑兵压力下和山岳争地，铁蹄把山头踏平。

这支军队由那些把空气堵塞、
把山头粉碎的大将率领。

首先，他们抵达一座叫做河中府八剌合孙②（*Khojanfu Balaqasun）的城池，从哈剌沐涟③（Qara Müren）河岸把192 它包围。按他们队伍的围攻部署，他们构筑新的堡垒；一连四十天，他们进行激战，突厥射手（只要他们愿意，他们能一箭把天眼缝上）来回冲杀，以致

他们射出的支支急若流星的箭矢，

都把目标击中。

该城的百姓发现，跟棍棒相斗，除后悔外别无结果，跟运气争吵只有招来祸害，且是〔被天〕遗弃的凶兆，他们就乞降，同时因衰弱和恐惧之极，乡人和市民

最后都把头靠在王宫门槛上，

另一方面，为数一土绵的契丹军士，登上一艘他们早就造好的船逃走。很多参加战斗的居民被投入“真主的烈火及地狱；”他们的少年和孩童被掠为奴，送到别的地方去。

蒙古人离开该城，窝阔台派兀鲁黑那颜和贵由率一万人马先行，他亲自缓慢地殿后。那些地方的汗，阿勒坛汗④（Altun--Khan），得到蒙古军来临的消息，遣出他的两员大将合达仑古（Qadai Rengü）及合马儿·涅苦斛儿⑤（Qamar Neküder），领十万精兵回师御敌。契丹军因自己人多势大，蒙古军人少，过于自信，把蒙古军围困，屯兵于他们四周，以为这就能把蒙古军俘去献给他们的汗，然后他来个狩猎检阅，亲自进行最后的斩杀。 193

兀鲁黑那颜看到战事紧迫，可以用计谋去对付契丹人——因为“战争就是欺骗”——而且可以用阴风吹灭他们的烛火。蒙古军中有个精通扎亦⑥（yai），即使用雨石的康里人，兀鲁黑那颜命他施展法术，又命全军在冬衣上加着雨衣，三天三夜不许下马。这个康里人大施邪法，因此，蒙古人后面开始下雨，最后一天雨转为雪，寒风助威。因这种他们在冬季都未经

历过的夏季酷寒，契丹军垂头丧气，蒙古军则斗志昂扬。最后——

当红色晨珠分清黑白时

——蒙古人见契丹军因严寒酷冷，像群绵羊那样——“首尾相接”——挤作一团，缩头缩足犹若刺猬，冰雪满弓刀——“此时汝见其人之颠仆不起，与枯棕榈根相类。”⑦同时候，扎亦赤⑧（yaichi）停止施法，蒙古军冲往敌人身后，像鹞鹰扑向一群鸽子，雄狮扑向一群鹿，以野牛的目光、鹧鸪的步履、孔雀的神态，邀击那些驯鹿般的人，从四面八方向他们进攻。

194

鹰用尖嘴叼啄鸽子，
狮用利爪撕裂驯鹿。

蒙古人不让敌人的血玷污他们的刀，而用枪矛从马背上把他们送往地狱。

狠心的矛子把他们当中的勇士
扎得肢体破碎。⑨

至于前面提到的两员大将，他们带五千人逃跑，投入水里：蒙古人用一排箭矢使他们丧身，让他们横尸黑土；那两个统领十万人马⑩的有如恶魔的家伙，虽然他们一股风似地过了河，但是赶在前面过河的军队，向这两个贱货倾泼毁灭之火；

有命令叫军队都按天意尽量进行报复[11]。

> 停止，当心那丛林似的矛尖，
> 蛇穿过它，也窒息而归。[12]

蒙古人把死者的右耳堆积成山[13]，遣使向合罕告捷。他也 195 在这时候到达，于是他们进攻南京[14]（Namging）城内的阿勒坛汗，他在那里继续抵抗一个礼拜；然后，他发现，他的王国根基中已失掉幸运的砖石，军队大多数伤亡，就跟他身边的妻妾子女进入一所房屋，吩咐在四周架上木柴，点一把火；因此他给活活烧死了。[15]“他失去今生和来世。此诚彻底之复灭。”[16]

蒙古军入城，

> 他们伸手瞪眼去抢劫，
> 他们的士气激昂，因坚定不懈而倍增。[17]

他们大肆烧杀虏掠，杀人无数，夺得数不清的战利品。他们还攻占了另外几座城池，俘获了许多月儿般面孔的漂亮人儿，有少男，也有少女，使天尽头由此变得繁荣，但人心都感到凄凉。

窝阔台把阿吉思·牙老瓦赤（‘Aziz Yalavach）留在契丹，凯旋返回自己的斡耳朵，遣师攻蛮子，进兵肃良合[18]及其 196 他地方：唐兀、土番、水蒙兀[19]（Su-Moghol）；这些，往后你将读到。

①有关中国史料对这次战役所作的叙述，见佛朗克，《中华帝国史》，第IV卷，第285-90页。同见格鲁赛，《草原帝国》，第321-4页，《蒙古帝国》，第291-4页。

②原文作 XWJ̌ATBWNSQYN， 读作 XWJ̌ANFWBLQSW-N。Khojanfu 就是汉语的河中府，今蒲州。至于八剌合孙， 这个读法是柯立福教授在1955年 6 月14日的一封信中告诉我的。 如他在1955年 8 月2日的另一封信中所指出， balaqasun或 balaqasu， 蒙语义为“城镇”、“城市”，在《元秘史》中屡次出现（第247、248、253、263诸节），附在汉文城名后。

③QRAMWRAN。译义为“黑河”，黄河的蒙文名，马可波罗和高僧鄂多力克作 Caramoran。

④见前，第39页，注⑱。这是金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哀宗。

⑤QDAY RNKW、QMR NKWDR。这两名金将，如柯立福教授在 6 月14日的信中所指出，前者必为《元秘史》第251、 252节的合答，及《元史》本纪卷二的合达。RNKW（或即 Y RNKW），可能为SNKM，即 senggüm，汉语“将军”的讹误。见伯希和，《突厥斯坦评注》，第45页，注③。 至于QMR NKWDR、 QMR或为 TMR，即 Temür的讹误，而 Neküder为一个完好的蒙古名字（“奴隶”，见柯立福，《蒙古名字》，第427页）。然而，更可能的是，如柯立福在信中所指出， QMR NKWDR是《元秘史》第251节的豁孛格秃儿（Höb-ogetür）的讹误，一员金将之名，与合答在251节中相并提及。

⑥这种置胃石于水，以呼唤雨雪的巫术，突厥语叫 yai，蒙语叫 jada。据《元秘史》，第 143 节，及拉施特（斯米尔诺娃译，第 121-2 页)，乃蛮曾用此术对付成吉思汗的军队，但是，乃蛮呼来的暴风雪反扑向自己，伤亡惨重。同见格鲁赛，《蒙古帝国》，第112-13页。 卡特麦尔，《波斯蒙古史》，第328-35页， 搜集了许多中世纪回教著者对这种唤雨术的叙述。有关这种巫术的近代记载，见佛累瑟，《金色树枝》，第I卷，第305-6页。

⑦《古兰经》，第lxix章，第 7 节。

⑧即唤雨的术士。

⑨引自阿不亦沙黑·亦卜剌金·本·乌忒蛮·迦集为称赞起儿漫长官穆克兰·本·阿剌（Mukram b. al-'Ala）的一首合西答。

⑩这好像跟刚才提到的“五千人”不符。全军为十万人。见前，第193页。（志费尼的记载含糊，但此战必为三峰之战，金兵共十五万人——中译者注。）

⑪这显然是对金兵欺辱蒙古妇孺的报复行动。见拉施特，伯劳舍编，第21、23页。

⑫引自阿不亦沙黑·迦集的一首合西答，其中两巴依特（baits）前已引用，见第Ⅰ卷，第63页〔第i册，第81-2页〕。（穆.可.）

⑬见后，第270页。同样，里格尼志（Liegnitz）战役后，“胜利的蒙古人割掉战场上每具敌人尸体上的一只耳朵；共装了九大口袋。”（维纳斯基，《蒙古人和俄罗斯》，第55页。）

⑭NAMKYNK。《元秘史》的南京，金朝南部都城，今开封。

⑮志费尼对金帝自杀的情节，多少有些改动。哀宗不再在开封，而是先逃到归德，再逃到靠近宋朝边境的蔡州，今汝南。他再被蒙古军和宋军包围，失去进一步抵抗的可能性，于是他便在一座宫殿或楼阁里自缢，根据他的遗旨，或者根据他的一个近亲后来下的命令，该楼被焚毁。见佛朗克，《中华帝国史》第Ⅳ卷，第290页，第Ⅴ卷，第157页。

⑯《古兰经》，第xxii章，第11节。

⑰迦集赞颂突厥人的合西答的另一行，见前，第Ⅰ卷，第63页，〔第i册，第81-2页〕。（穆.可.）

⑱这也可能指扎剌亦儿台的远征。见前，第190页，注㉞。

⑲SWMΓWL。译义为“水蒙古”，su是突厥语的“水”，迦儿宾（文该尔特，第51页）的“Sumongol id est aquatici Mongoli”，卢不鲁克（同前书，第269页）的“Su-Moal, hoc est Moal aquarum”-汉语的水达达：他们居住在满洲东部。见白莱脱胥乃德，第II卷，第175页，注593。柯立福教授在1955年8月26日来信中告诉我，远东史料中没有找到窝阔台遣师征水达达的材料。但是，本书前面（第190页，注㉞）引用《元秘史》的一段话，称扎剌亦儿台出征是为增援前头往征主儿扯和莎郎合的军队；柯立福教授指出，在此情况下，主儿扯一名多半把水达达包括进去，水达达似即主儿扯的一个分枝，《元史》时时把二者并提。

〔XXXI〕

第二次忽邻勒塔

慷慨如哈惕木，仁爱如忽思老的皇帝，征服契丹而安心后，凯旋返回他的驻地；他遣往征伐世上诸国的王公、异密，也达到他们的目的和目标，怀着胜利的喜悦，班师回朝。这时候，他目光远大，再次召集他的诸子和族人，跟他们共同商讨，以确保新旧札撒和法令的实施，再遣师征伐宜于攻打的国家，并且让王公及军士、贵人和贱民，分享他的春雨般的恩赐。因此，他遣使宣召他们，他们就都离开他们的驻地，前往朝廷。

197 在……年①，当大地变成了一座伊剌木园②（Iram），花瓣因云采的博施，宽弘大量如国王的气魄，诸天的眷顾使人间披上五颜六色的衣袍，树木和枝叶饮下幸福和绿色的汁液——

春天用露珠调制的花髓，
替它的邸第织一件花缎衣裳。
天空在它上面倾落泪珠般的细雨，
它在清晨代替群星，露出笑容，
披一件绿袍，其刺绣饰有罗勒花，
缀一颗黄珠而显得富贵。

——众王公抵达合罕的宫廷。这次盛会，好比与明亮的满月幸会的昴星，绚丽光灿。正是，

他们在长期分别后重聚在幼发拉底河畔。
他们使族人的牧地再变肥沃，
使调情的花园芳草如茵。

前来的尚有很多那颜、异密、大臣（arbāb-i-ashghāl），地方官吏(aṣḥāb-i-a‘māl)。

世界的皇帝很尊崇礼敬地欢迎他的兄长和叔伯，而对他的诸弟、子侄，如同他的子女，甚至，如同他的片片心肝，他示他们以殊恩宠幸。接连一月，他和同心同德的族人一起，在举世无双的亲属的扶持下，不分朝夕、晨昏，尽情宴乐，饮干貌美侍儿递上的酒杯。他们心里渴望虚幻命运的果实和花朵，也就是说，享受人间的欢乐。与会者及宫内的人，在合罕皇恩的庇护下，过了几天美好愉快的日子，这有神的力量和行动所支 198 持，而且符合我在哈剌和林听见的如下的四行诗：

啊，人生确实仅有寥寥数天的光阴，
即使整个世界帝国，对这寥寥几天又有何意义？
尽情享受你的一份生活吧，
因为这寥寥数日即将消逝。

然后，一如既往，按照惯例，合罕把国库大门打开，这大门从未有人见它关闭，把第一次忽邻勒塔以来从各地征集的珍宝，统统赏给所有与会者，有族人，也有百姓，像春云用雨水滋润草木，赐给大小人物。

在不幸时刻，你的手指倾泻着施舍物，
大地的子民因淹没在其中而大声呼救。

商人、投机者、寻求一官（a'māl）半职的人，来自世界各地，都达到他们的目标和目的后归去，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得到了满足，而且所得倍于所求。多少穷人富裕起来，多少贫民发财变富！每个微不足道的人都变成显要人物。

宴乐如此结束，合罕回过头来处理朝政，部署军队。世上许多地方，叛乱的风暴还在骚扰人心，所以合罕派他的诸子和族人分头出师，并决定再次亲征，御驾出动。但是，在他拿定主意后，蒙哥可汗（尽管论年龄他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论智谋和威严他却侧身于年长有识者之列）批评合罕〔亲〕征的 199 〔决定〕说："我们这些弟兄子侄，都时时准备服从您的令出必行的诏旨，一心一意去完成任务，排除困难，以实现所命之事，而合罕本人则能娱乐消遣，享受荣华富贵，免除征途之劳，讨伐之险。否则，这样多的族人，这样大的军队，有何用场？

缓行吧，因为太阳之顶将不移动。"

与会者听见这位举世无双的王子说出这番老练的话，都以此为榜样、指导，纷纷谈出类似的话，直到把合罕说服。

以此，众王公、那颜，奉命分头出师，各赴东南西北。因为钦察和克列儿③（Keler）各部尚未完全摧毁，所以，征服和消灭这些部族就成为首要的任务。诸王拔都、蒙哥可汗、贵由，领命指挥这次战役，他们率大食和突厥大军各返已营，准备在来年初春出师。他们作好这次远征的准备，在预定时间出发。

而合罕呢，他无需亲劳圣躬了。监官和书记被遣往征服的地区。收刀剑入鞘；锁住残暴酷虐之足；打开宽仁乐施之手；颁发法令和札撒到四方，宣告称：人们不得彼此残害，强不得凌弱。骚乱、祸害的风暴止息，人人高枕无忧。在北风的播送下，合罕的美名像香风传遍大地，他的公道和慷慨的令誉远达 200 天涯海角，象鹰一样翱翔。

> 你居住在一个国家中，但你的名声却不断旅行；
> 它憎恶午休，讨厌营帐④。

由于四面八方都在传播他的美好故事，各地的人出自诚意，选择当他的子民，认为向他臣服是人间的福气。他们因此遣使赍礼往朝他的宫廷；从那遥远的国家，因他的名字和盛誉使前代诸王不值一提，人类各族竞相前去向他表示归顺。

于是他这样过他的日子，尽情享乐：观看歌舞，亲近歌姬，畅饮美酒。

> 动荡不定算得什么生活？
> 欢乐普在才算得是生活。
> 当我受到敬重，我的命令被服从的时候，
> 我才把这些看成是生活。

他的余下岁月这样消磨过去，最后，突然间，在639年主马答II月5日〔1241年12月11日〕，快乐的毁灭者从暗中跳出来，出其不意地从劫数的手指射出致命之矢。

这总是蓝色天轨的习惯：当它发现
一个无忧无虑的人时，它就迅速叫他死亡。⑤

死亡的尘土玷污了生命的宴席。

倘若蔷薇无刺也能生存，
那这世界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欢乐。
倘若死神不在门前，
这座古老的生命之宫会使我们愉快。

---

①A本和B本在这里都是个空白。如穆.可.所指出，这次忽邻勒塔召开的正确年代必为632/1234—5年，因为拉施特称（伯劳舍，第40—1页），此次会议在羊年，即1235年举行的。（据《元史·太宗本纪》载："（六年甲午）夏五月，帝在达兰达葩之地，大会诸王百僚"，或即指这次忽邻勒塔。六年甲午为1234年——中译者注。）

②传说中的地上乐园，在阿剌伯南部沙漠中，它是神灵为阿代之子撒答解（Shaddād）修建的。

③即匈牙利人。克列儿（KLAR），如《元秘史》中的克列勒（Kerel）（第262节，270节），都是匈牙利语király，"国王"的讹误，这个王号也被用来称呼其人民。见伯希和，《金帐汗国》，第115—23页。

④阿不一菲剌思·韩达尼（Abu-Firas al-Hamdani）的"狩猎诗"的第一行。（穆.可.）

⑤本书第III卷，第6页（第ii册，第549页）还要引用。

201

〔XXXII〕

合罕言行录

当权力的创造者用手把帝国的印玺置于他的幸运的掌上时，如前所述，他就向四面八方派遣师旅，同时他的敌人在大部分国土上被肃清。他的公正和德行的声名变成所有耳上的耳饰，他的恩惠和仁爱又象一切人手和臂上的环镯。他的宫廷是全世界的收容所，他的御前是普天下的庇护和避难地。因为他的公道的晨曦不含夜晚(shām)的暗尘，所以他帝国的疆域从遥远的金和摩秦抵达西利亚(Shām)的边疆。他的恩赐溥及全人类，不等待岁月①。他的品德和大度是并驾齐驱的两头骏马，他的天性和忠实是同乳的双胞婴儿。在他生时不许提到哈惕木·塔亦，而阿纳甫②(Ahnaf)的宽厚与他的相比不值分文。他统治期间，动荡的乾坤终获安宁，无情诸神的暴行得到减轻。当他御极时

> 老天，那匹从未被驯服的骏马，
> 在顺从于他的雕鞍下温和地徐行。

期待他的同情和怜悯，希望在所有心胸中复苏。而那些刀下余生者仍获得生存，高枕无忧。回教的旗帜飘扬在尚未嗅到伊斯兰芬香的遥远异端国土和偏僻的多神教邦邑上。慈悯真主的寺院

耸立在偶像庙宇的对面。他的正义之名使迷途羔羊受束缚，他202的博爱之誉使凶兽遭捕获。因为他令人敬畏，刚愎者被奴役，由于他惩罚严酷，傲慢者屈膝。他的札儿里黑发挥刀剑的作用，他的御函使马刀的光辉失色。

在追逐他们之前他用威名打败他们，
并且用书函使他们败逃，无需军旅。

他朝中的大将和他财富的奴仆率师出征东方和西方，而合罕则能免除亲征之劳，并且按诗句所说：

这人世一半是为了享乐，一半是为了获得英名。
当你放松时，你自己的束缚就放松，
而当你约束时，你自己就受到束缚，

反对进谏者和责难者的话，拒绝他们的这个说法：

当帝王乐不早期时，
他的国家注定要受难和毁灭③，

他总是在不断酗酒和亲近妖娆美姬中打开欢乐的地毯和踏上纵欲的道路。

在赏赐财物中，他胜过了他的一切前辈。因为天性极慷慨和大方，他把来自帝国远近各地的东西，不经司帐(mutsaufī)或稽查（mushrif）登录就散发一空。同时他一笔勾消前代帝

王故事的总帐，因为跟他自己功业的开销相比，它显得是哈昔甫[④] (hashv) 而已，并把过去传说的巴里思[⑤] (bariz) 视为已赏付一清（tarqīn mī nihād），那从头到尾都是错的。没有人不得到他的赐物或份儿离开他的御前，也没有乞赏者从他嘴里听见“不”或“否”字。

回答“不”字切断愿望之翅，因此之故象把剪刀。[⑥] 203

从四方来求他的那些穷人，意外地满足了他们的期望，很快返回去，求一官半职者个个如愿以赏，立即回家。

因为在他听来乞赏者的声音
比音乐的旋律更甜蜜，更值得想望。[⑦]

对那些来自遥远的和叛乱的 (yaghī) 国土者，他赐给的财物与赏赐来自附近和臣服 (il) 国土的人无异。没有人失望或受挫地离开他的御前。国家和朝廷的大臣一次又一次反对他的浪费，说，如果避免不了财物的这种赏赐，那么他应当把财物赐给他的奴仆和臣属。合罕会回答说：“吹毛求疵者缺乏智慧和明智之宝，他们的话从两方面说是没有道理的。首先，由于我们习俗风尚的声名传给叛逆者，他们的心必然倾向我们，因为‘人是恩惠的俘虏’，而因这种善行，军队和百姓将免除征伐他们之劳，无需大量履危涉险。其次，这甚至更清楚——既然这人世众所周知地不忠于任何人，而最终凶相毕露——一个饰有智慧之光的清醒人应通过英名的长存来使他自己永垂不朽。

来吧，让我们别践踏罪恶的世界；
让我们努力抓紧一切行善的机会。
倘若我死后留下美名，那是好的；
我需要一个名字，因为肉体要死亡。”⑧

204 同时每当谈到古代帝王和他们的风尚习俗，提及他们贮存和收藏金银时，他会说，那些藏珍宝于地下的人毫无远见卓识，因为它既不能用来防止祸害，又不能用作获利之源，那么珍宝和粪土就毫无差异。末日一到，他们收藏的珍宝帮得了什么忙？对他们又有何用？

忽思老，那些最早的伟大人物，今在何处？
他们贮藏珍宝，而珍宝不持久，
他们也不久长。⑨

“至于我们，为了我们的英名起见，我们将把我们的财宝贮藏在人们的心坎里，不给明天留下任何东西。

当代的算端甚至在睡梦中都没有看见过
我们随手赏赐的十分之一的财物。
我们把全世界的金银赐给了人类，
因为它们是我们大方手掌乐施的证据。”

以上只不过是他的言行的一个概述。那些听到或读到这个

历史的人，可能要把这些故事看成是属于“最美的诗也最虚假”的范畴。为证明其真实性，我们将用没有贬损或夸大之弊的简明笔法，重述一些轶事，从中这些故事可得到充分证实，尽管它们确实仅仅是无数中的几个，犹如千中之一而已。

〔i〕在蒙古人的札撒和法律中规定：春夏两季人们不可以白昼入水，或者在河流中洗手，或者用金银器皿汲水，也不得在原野上晒洗过的衣服；他们相信，这些动作增加雷鸣和闪电。因为在他们居住的国土中，从初春到夏末，大部分时间都有雨，而雷声如此之烈，以致当其震吼时，“彼辈因雷击而以指塞耳，深畏陨灭”，⑩电光也如此之亮，以致“闪电几攫去彼辈之目”⑪；据观察，当雷电交加时，他们变得来“若鱼无声”⑫。每年，当他们中间有人遭到雷击时，他们便把他的部族和家室从诸族中赶走三年，在这期间他们不得进入诸王的斡耳朵。同样地，要是他们的牲畜和羊群中有一头也遭雷击，他们如法施行数月之久。而当这类事发生时，他们在该月余下的日子里不进食，就他们的哀悼期限说，他们在该月的末尾举行一个仪式（süyürmishī）。 205

有天，合罕和察合台从猎场归来，中午时他们看见一个穆斯林坐在河中洗身。察合台原来对执行札撒十分热心，而且不宽恕一个那怕稍有违犯它的人。当他看见这个人在水中时，出自他的愤怒火焰，他想把这个人焚骨扬灰，要他的命。但合罕说：“今天天晚了，我们也累了。把这个家伙监禁到明天，那时我们能审问他的案子，弄清楚他破坏我们札撒的原因。”于是他叫答失蛮哈只不把此人看守到早晨，以查清他有罪或无罪；他又偷偷叫答失蛮把一个银巴里失扔进那个人沐浴的水

206 中，教那个人在受审时说，他是个负了很多债的穷人，这个巴里失是他的全部家当，正是这个原因他才如此鲁莽行事。第二天，犯人当着合罕受审。合罕嘉纳地倾听申辩，但为慎重起见，有人到出事地点去，把那个巴里失从水中捞出来。这时合罕说："谁个胆敢故意破坏我们的札撒和法令，或者胆敢丝毫违犯它？但看来这个人是个赤贫如洗的家伙，所以才为了仅仅一个巴里失而牺牲自己。"他命令在这一个巴里失外再给他十个巴里失；并从他那里得到一纸保证说他不再犯类似的罪行。因此他不仅逃脱一死，还获得了钱财。由此之故，自由民变成了这条法令的奴隶，它比巨大的财富还要好。

他的宝刀有着使自由民受奴役，
劳苦者得解脱的锋刃。⑬

〔ii〕 当他们开始兴起时，他们制定一条札撒说，人们不得用断喉的方法屠宰牲畜，而当按蒙古人自己的方式剖开牲口的胸腹 。

有个穆斯林在市场上买了只羊，把它带回家去，牢牢关上门，在两三间房屋〔之间的过道〕中，用穆斯林的方法杀羊，不知道他受到一个钦察人的监视，后者等待他的机会，已从市场跟踪而至。当他拿刀断羊喉时，钦察人从房顶跳下来，把他缚了个结实，并把他送到世界皇帝的宫廷。合罕审视这个案子，派出书记去作调查。当案情上达他明断时，他说出如下一番话：“这个穷人注意到我们札撒的规定，而这个突厥人却违犯了

207 它。”穆斯林获免，他受到恩遇（soyurghamishī），同时黑

心的钦察人被交给了刽子手。

> 倘若你的一股恩惠和风吹过森林，
> 麝鹿就从狮子口中保住它的香脐。

〔iii〕一个戏班子从契丹来，演出前所未见的奇妙契丹戏。其中一幕有各族人的场面，当中是个有着长白胡子、头上围着头巾的老头，缚在马尾上给倒拖着走。合罕问这扮演的是谁。他们回答说，这表示一个叛乱的穆斯林，以此士兵用这种方法把他们从乡村拖出来。合罕命令停止演出，并叫他的仆从从库藏中取出来自呼罗珊和两伊剌克等地的各种珍宝，如珠子、红玉和绿玉等，并取出织金料子和衣服，阿剌伯马，以及来自不花剌和帖必力思的武器；又取出从契丹运来的东西，那是质量较差的衣服，瘦小的马匹和其他契丹产品；所有这些东西他命令并排放着，以致可以看出差别有多大。接着他说："最贫穷的穆斯林有很多契丹奴隶，而契丹大异密却连一个穆斯林驱奴也没有。这个原因只能归诸造物主的慈恩，他知道各族的地位和等级；这也和成吉思汗的旧札撒相符合，据此，一个穆斯林的命价是四十巴里失，一个契丹人的命价是一头驴子。鉴于这些证据和证明，你们怎能拿伊斯兰百姓当笑料呢？你们犯的这个罪行应当受到惩罚，但我饶了你们的命。以此作为全部报酬，马上从我面前离开，不许再在这个地方出现。"

〔iv〕……⑭的一个君王遣一名使者给他，表示希望臣服和归顺于他，在其他贡礼中奉献一块从他祖先的武功传给他的光灿红玉。真主遣降的先知穆罕默德之名刻在宝石顶端，同时 208

在它下面依次刻着他的祖先的名字。合罕命珠宝匠留下穆罕默德的名字以祈求恩福，但涂去诸算端的名字，把他自己的名字刻在穆圣（愿他获得怜悯与和平！）之名及遣降他的真主之名后。

〔v〕一个无力谋生，没有手艺的穷人，把铁片磨成尖锥形状，安在木片上。然后他坐在合罕车驾经过的地方，等候着。合罕老远看见了他，并差一名仆从去看他。这个穷人向他诉说他环境困苦，财产微薄而家口大，并把锥子递给他。但当使者看见他的那怕一百把也不值一粒大麦的粗陋锥子时，他认为这些值不得进献合罕，就把锥子留给他，并〔回去〕报告他见到的情况。合罕叫他再〔转去并且〕把那个家伙身边的锥子都拿来。于是手里拿着锥子，他说："即使这种玩意儿也可以让牧人用来缝补他们忽迷思[15]（qumiz）皮囊的口子呢"。他赏给那个人每把锥子一个巴里失。

〔vi〕一个随着岁月的消逝而精力衰退的老人，去见合罕，要求赏给二百金巴里失跟他作个伴。一个廷臣说："此人生命已日薄西山，而且他没有子孙，也没有任何固定的居室住宅，谁都不知道他的情况。"合罕回答说："既然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必定心怀此愿，总在寻找这样的时机，让他失望和沮丧地209 离开我们面前，未免太不宽厚，这也不配真主赐给我们的王道。趁他寿数未尽之前赏给他所求的东西。

吹毛求疵者啊！仁爱确实将不毁灭我，

而贪婪的灵魂将不因它的卑鄙而不朽。

英雄的品德仍将受到称颂，当他的尸骨埋入坟墓，

腐烂和朽坏的时候。⑯

满足不了他的愿望他会死不瞑目。”这个人还没有领得全部的巴里失就死了。该事的传说把很多人引向合罕的宫门。

他的声名指引通往他恩施之途，
犹如水的淙淙声把人们召向海洋。

[vii]有个人去见他，要求赏给五百巴里失作笔生意。他吩咐满足他的请求。他的廷臣们指出，这个人是个没有身份的家伙，他自已分文皆无，欠债恰与所求之数相当。合罕叫他们加倍赏赐，以此他可以拿一半去做资本，余下的去还债。

这些施舍行为不是两杯牛乳。⑰

[viii]发现了一份文书，它说，在合罕治下的某某地方，有阿甫剌西牙卜埋藏的宝藏。同时文书上写道，当地的所有牲口都驮不完那个宝库。但合罕说：“我们要别人埋的珍宝有什么用？我们把它通统赐给全能真主的奴仆和我们自己的子民吧。”

他的关怀至大无边，
而他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比天命更伟大。

[ix]一个斡脱⑱（Ortaq）去见他，领到一笔五百巴里失

210 的资本。他离开了一阵子，又回来说他没有剩下一个巴里失，提出一些不能接受的借口。合罕叫再给他同样的数目。在一年时间内，这个人再回来，比头一次更穷，并提出另一些理由。他领到另外的五百巴里失。当他第三次回来时，必闍赤们不敢通报他的消息。相反地他们斥责他挥霍浪费，说："他在某某地方耗费和吞没了这笔钱。"合罕问："人怎能吞没巴里失呢？"他们答道，他把钱给了小人，而且花在吃喝上。合罕说："既然巴里失自己还在那儿，既然从他那里接受钱的那些人也是我们的子民，那钱就仍然留在我们手中，不是散在脚下。给他头一次你们给他的数目，但叫他别再挥霍浪费。"

> 我在两种情况下试验他，
> 并发现他在归来时比在当初更加慷慨。⑲

[x]契丹国有一座叫做太原府⑳（*Tayanfu）的城市，该地的百姓提交一份申请说："我们欠了八百巴里失的债，它将使我们遭到破产，而我们的债主正在要求偿还。倘若降旨叫我们的债主宽限我们一个时期，那么我们能够逐步偿还他们，将不会破产流离"。合罕说："如果我们叫他们的债主宽限他们，他们要蒙受巨大损失，但如我们置此事于不顾，百姓又将倾家荡产。"他因此命令出一个告示，在整个国内公布说，凡有债权者可提出契约，要么负债者可指出债主，他就可从国库领取

211 现金。那从未关闭的国库大门，大大敞开，于是百姓前去领取巴里失；很多人没有债务，装成债主和负债者，也领取巴里失；因此他们所得倍于所求。

当他的施舍涌流时，雨水感到羞惭，

而且幼发拉底河陷落——那么幼发拉底在何处？

〔xi〕当他在猎场上时，有人献给他两三个西瓜。他的扈从中没有人有可供施舍的巴里失或衣服，但在场的木格哈敦（Möge Khatun）耳边戴着两颗珍珠，犹如两颗和明月会合而受福的光灿小熊星。合罕叫把这两颗珠子赏给那个人。但因它们太贵重，她说："此人不知道珠子的价值和价钱，这好比把鬱金花赏给一头驴子。倘若叫他明天到斡耳朵去，他将在那里领取巴里失和衣服"。合罕说："他是个穷人，等不到明天。这些珠子会到哪儿去呢？它们最后也会回到我们这里。

当一个乞丐到来时，那就施舍，不要吝啬，

因为我有此嗜好，不许再找任何借口。"㉒

奉合罕之命，她把珠子给了那个穷人，他喜跃而去，把珠子卖了一小笔钱，约两千的那。买主非常高兴，心里想："我得到两颗美珠，值得献给皇上。他难得有象这样的珍品。"因此他把珠子进献皇帝，这时木格哈敦在他身边。合罕收下珠子并说： 212 "我们不是说过珠子要回到我们这里吗？那个穷人没有失望地离开我们，而是达到了他的目的，珠子也回到我们手里。"于是他对献珠者恩渥备至。

凡说大海和雨水彼此最相似的人，都提到您，

并因此赞美雨水和大海。

〔xii〕一个异乡人献给他两支箭，老远跪着。合罕叫他的仆从去询问此人的境况，看看他需要什么。这人说："我职业是制箭匠。我欠了一笔七十巴里失的债，那就是我家计困难的原因。倘若下命赐给我这笔巴里失的数目，我将每年献一万支箭"。当代的哈惕木说："这个穷汉的境遇要不是糟透了，他要不是绝了望，他将不接受这区区的巴里失以偿还那么多的箭。给他一百巴里失，好让他能改善他的家境。"当他们取来巴里失时，老箭匠却搬不动它们。合罕笑着叫再准备一辆牛车，老人就把巴里失放在车上，走他的路。

你给他满载的财富，对越过沙漠的他说，

带着它旅途也显得轻松。㉓

〔xiii〕在他下令兴建哈剌和林，圣意忙于这个规划时，他有天走进国库，看见那里有一两土绵的巴里失。他说："从这些必须经常看守的金钱上，我们得到什么乐趣？叫使者去宣布，凡短缺巴里失者都前来领取它们。"人人都从城镇出发，奔赴国库。主子和奴隶、富翁和贫民、贵族和百姓、老头和小孩，他们全领到所求的数目，每人在得到丰富的份子后，一面表示他们的感激，一面为他的幸福祈祷，离开他的御前。

213

当我们的的儿海姆有一天集中时，

它们就不断地沿着行善者和守法者的道路滚动。㉔

〔xiv〕因为酷寒，在哈剌和林境内没有农业，但在他统

治期间，他们开始耕垦土地。有个人种植萝卜，成功地生长了几株，他就把它们献给合罕。合罕叫点点萝卜及其叶子的数目。共计一百，于是他给此人一百巴里失。

倘若心和手是大海和矿藏，
那么它是国王的心和手。㉕

〔xv〕离哈剌和林以东两帕列散之遥，在山腰的一角建筑了一座宫殿，他在往返于他的冬营时经常路过，以此可以从城镇把膳食供应（他们称之为图苏湖）运送给他。因这个缘故，他们把该地叫做图苏湖八里㉖（Tuzghu-Baligh）。有人在这座山脚下栽了几棵杏树和柳树。过去没有人曾经在该地区看见绿色的树木，但这些树长得来枝叶青葱。合罕叫赏给植树人每株一巴里失。

当施降雨水时，云采的态度几乎告诉他说，
如果他风度大方，他会雨金。㉗

〔xvi〕当他登上王位，而且他的仁爱和乐施之名传遍天下时，商旅开始从四面八方奔赴他的宫阙，同时他们运来的任何货物，不管好坏，他会下命一律全价收买。下面的事经常发生：不瞧一眼他们的货色，或者问问价钱，他就把它们分赐一空。因此商人私自盘算，“这值多少，那值若干”，把“一”说成是“十”，每个贝壳他们都叫做珍珠。商人们注意到他的这种习惯后，常常打开他们的货色，然后走开；在一两天时间 214

内，那怕他们的货物是瓮蛮海，一滴水也剩不下。商人这时转回来，呈报他们货物的价钱；而合罕有命，不管价钱多少，他的官吏应把它增加百分之十（dah-yāzdah），把这笔钱付给商人。有一天，他朝中的官吏和臣僚向他提出，增加这百分之十的钱是不必要的，因为货物的价钱已经超过了它们的实际价值。"商人跟我们国库作生意"，合罕说，"是为了在我们的保护下获得蝇头微利。这些人确实有付给你们的必闍赤的花销，而我所支付的恰是他们欠你们的债，免使他们离开我们面前受到损失。"

为何人言阻止你行善？
谁又拦住他遭遇豺狼的道路？㉘

〔xvii〕有几个印度人献给他两条象牙。他问他们需要什么，并得到答复说"五百巴里失"。他毫不迟疑地叫如数以偿。他的官吏大声吆喝，询问他怎能为此区区小事赏赐偌大一笔钱呢。"更何况"，他们说，"这些人来自一个敌邦"。他回答道："没有人是我的敌人。"

他如此无节制地权力施舍，
以致他使敌人接受他手中的礼物。

〔xviii〕在他的头脑热中于杯中物的某个时期，有次在215 酒宴中，当他快活时，一个人献给他一顶照呼罗珊帽式制作的帽子。他叫他的官吏写给这个人一张支付两百巴里失的凭条。

他们迟迟不盖上塔木花，以为他喝醉了酒才给这笔钱。第二天，在同一时候，此人又来到斡耳朵。合罕看见了他，于是在把那张凭条上呈他后，他叫他的书记把它增加到三百巴里失。这事搁了下来；每天他都叫增加一百巴里失，直到总数达到六百。然后把他的异密和书记召来，他问他们，在这有盛有衰的世界上有无永存之物。他们齐声回答说没有。这时，向着丞相牙老瓦赤，他说："那就错了。好的令誉和声名在这世上永存。"接着，转向众书记，他说："你们是我的真正敌人；因为你们不希望留下颂碑或佳誉作为对我的纪念。你们多半认为，倘若我喝酒时赏给某人东西，那是因为我醉了；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不给钱，不干当干之事。除非你们当中一两个人因他们的行为而受到处罚，作为对他们同伴的警告，否则你们将是得不到好处的。"

除我外别人都服从进谏者，
除我外别人都倾听责难者。
我反对那些怪我爱她的人，
我宁愿走得更远。㉘

[xix] 泄剌失尚未归顺时，有个人从该地前来，跪着说出下面一番话："慕陛下厚道和仁德之名，我从泄剌失而来；因为我是个有家室之人，欠了很多债，没有家底；我的要求是五百巴里失，那是我欠债的数目。"合罕叫他的官吏给他所求之数，并再增加同样的钱数。他们迟疑了，说："增加他所求之数是浪费，即使不破产。"他回答说："这个操心的可怜人因慕我们之名，跋涉了多少山川，经历了寒暑；他要求的钱抵付 216

不了他来往的旅费，也不够还债。若不增加它，有如他没有达到目的而归。一个穷人在千里跋涉后失望去见他的家人和子女，这怎能认为是正当呢？偿给他我说的数目，不要耽误延缓。”穷人富足和愉快地回家，皇帝的美名则留在这世界上。

当乞赏者老远来求他时，

他认为此人如有一大家人，拒绝是悖理的。㉚

［xx］一个穷人携带十条系在一根棍子上的皮带，来至他的宫廷。他张口〔为合罕〕祈祷，远远站着。御目看见了他，当官吏向他询问他的情况时，他说出下面的话：“我家有只小山羊。我把它的肉做了我家人的食物，又用它的皮做了军士的皮带，我已把它们随身带来”。合罕接过皮带，说：“这个穷汉献给我们比山羊要好的东西。”他叫赏给他一百巴里失和一千头羊。他再表示，当这些东西都花光时，再去找他，他会赏他更多的东西。

在清晨，他的恩施是晨雨的先兆，

也是食物和粮草的使者。

［xxi］有人献给他一百骨箭头，他给他同样多的巴里失。

［xxii］他的习惯是，冬季三个月在狩猎之乐中度过，而其余九个月，他要每天早餐后坐在他宫外的御座上，那里，分217 门别类堆放着世上有的各种货物；他要把这些分赐给穆斯林和蒙古人，扔给那些谋利者和乞丐。这样的事常常出现：他要叫

身躯高大的人尽量抱走他们看中的货物。有一天，他又叫一个这样的人如此做，这人抱起好几个〔普通〕人两臂所能容纳的很多值钱衣物。当他离开时，一件衣服掉在地上；因此他把其余的衣服抱回家后，再返回来拾这一件掉在地上的。合罕说："一个人怎能为仅仅一件衣服跑一趟呢？"于是他叫他再尽量取走。

> 倘若哈惕木活着，他会领略您手掌的施舍，
> 无疑地他会在您手中被改造。

〔xxiii〕 有人把那些地方当作柴火烧的红柳木制成的鞭柄献给他，他赏他每把鞭柄一巴里失。

> 乞求恩赐者成群地从四方去投奔他，
> 引颈而待。
> 他们从他手里得到所求之物，
> 而他一如既往地通报他乐施的喜讯。[31]

[xxiv] 有人献给他三把这样的柄，他赏他一半的钱，即一百巴里失。

[xxv] 哈剌和林初建时，他偶而走进市场，经过一家枣子店铺。他想尝尝这种果子，因此当他坐在宫中时，他叫答失蛮哈只不从库里取出一个巴里失，出去买一些。答失蛮到那家店去，买了一盘枣子，付出四分之一的巴里失，它已是枣子价值的两倍了。这盘枣子端到合罕面前，他说："买这么多枣子，

一个巴里失真是太便宜了。”答失蛮从他衣袖里取出余下的巴里失，说：“它们不值几个钱”。合罕严厉申斥他，说：“这人几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顾客？把钱添至十个巴里失，全部给他。”

218

那么说说他的恩泽，那不是恩泽，

而是人们脖子上的项圈。㉜

[xxvi] 他去狩猎，丞相牙老瓦赤的府宅恰好在他经过的路上。摆出了图苏湖，牙老瓦赤给他讲所罗门、蚂蚁和蚱蜢腿的故事㉝。这是个舒适的地点；合罕想饮酒取乐，而他最宠爱的妃子木格哈敦在他身边。他屈驾停驻，在他的幄帐外，他铺设纳失失㉞（nasij）和锦缎(zarbaft)地毯，帐内缀有颗颗链珠。当他们坐上他们的席位后，他把大量的美珠洒在他们的头上。

若我赏赐值得你接受的东西，

那么我已把天上所有的福星都赏给了你。㉟

当天他观看了很多歌舞，把一件袍子和一匹马赐给在场为他执役者。第二天，他下诏恩赏丞相牙老瓦赤各种珍贵的礼物，外加四百巴里失。

他的施舍及于羊群和牧童。

[xxvii] 他吩咐给一个穷人一百巴里失。朝中的大臣彼此说："他知道那么多的巴里失值多少的儿海姆吗？"他们取出一百巴里失，把它们撒在他要经过的地方。当他经过时他问："这是什么？"他们回答说这是给穷人的一百巴里失。219 "这是个微不足道的数目"，他说。因此他们增加一倍的钱，全给了那个穷人。

吻他的手指，那不是手指，是粮草之源。㊱

[xviii] 有那么个人跟他的异密和司库官做了一笔一百巴里失的生意。他叫付给这个人现金。有一天，一个穷人站在哈儿石㊲(Qarshi)门前。当世界皇帝出宫时，他看见这个人，他想："这多半就是要给他一百巴里失的那个人吧？"他叫他的官吏来解释，说："自从我叫立即给这个人现钱以来，已有好些天了"。他在所站之地等候，火儿赤㊳ (qorchis) 则去库藏取巴里失。把一百巴里失放在他们的衣兜里，他们把钱交给那个穷人。"这些巴里失干什么用？"他问道，于是他们回答说："这些是付给你的货物的巴里失"。他们发现他不是那个人，就把巴里失带回去，上奏皇帝。"这是他的运气"，他说。"从我们库里取出的不管什么东西，怎能送回去呢？"因此他们把钱都给了那个穷人。

侠义的呼声通过了对我的财富的裁决：
在慷慨者看来，侠义的德行是应尽的义务㊴。

〔xxix〕一个背着两个孩子的印度妇人经过哈儿石门前。刚从乡下回来的合罕看见了她，叫司库官给她五个巴里失。他马上把钱给她，但一个进了他的腰包，只给她四个。妇人发现少了一个，就要求他给她。合罕问他这个妇人说些什么。他答道，她是个有家室的妇人，正在作祈祷。合罕这时问："她家里有什么？"司库官回答说："有两个小孤儿。"合罕进入哈儿石，到国库去，叫把妇人召来。然后他叫她尽量挑选各种她喜爱的诸如富贵人家穿的绣花衣袍等服饰。

220

你是孤儿的保护人，代替他们的父亲，
因此我们希望我们自己也是孤儿㊵。

〔xxx〕一个养鹰人腕上带着只鹰去见他。"那是什么品种的鹰？"合罕问。"它是只生病的鹰"，那人说，"它的药物是鸡肉。"合罕叫他的司库官给此人一个巴里失。司库官领着他，把一个巴里失交给一家银号，从这笔钱贷给他几只鸡钱。当合罕下次看见司库官时，他问他那只鹰的情况，于是司库官把他的有效措施告诉他。合罕生气了，说："我把这世界上的财富都交给你手中，那数都数不清，点都点不完，即使那么多东西对你说来还不够。"他往下说："那个鹰人不要鸡，他仅以此为借口，要求给他点赏赐。来找我们的每个人——那些口称'我们要当斡脱，领巴里失去谋利'的人，那些贩运货物的人，再有那些来找我们的各色人——我们知道他们都制造不同的圈套，这也瞒不过我们。但我们希望人人都从我们这里得到快乐和安宁，以此让他们领取我们的一份财富，而我们装做不

知道他们的把戏”。然后他叫给鹰人几个巴里失。

[xxxi] 有个人是一名弓匠，制造劣弓。他在哈剌和林如此声名狼藉，以致没有人愿意拿一粒麦子换他的货物；他又别无手艺。弓匠在他的家业中变得来贫困潦倒；他想不出其他主意，只有拿二十把弓，拴在一根棍子的头上，往斡耳朵门前一站。当合罕出宫时，他差人去弄清楚这个人是谁。他说：“我就是那个没人买他的弓的人。我别无他长，所以家境日愈艰苦。我带来二十把弓献给合罕。”合罕叫他的扈从收下弓，给那个人二十巴里失。 221

[xxxii] 一付珍贵的镶宝皮带献给了合罕。他检视它，把它围在腰上。它的一头有一颗扣钉松了，于是他把它交给一个廷臣去紧紧扣钉。该官吏又把皮带交给一个叫拉施特·苏答迦儿（Rashid Sudagar）的金匠。金匠收下皮带，卖掉了它。而每天他们去要它时，他都有一些不同的借口。到拖无可拖时，合罕派一名管事去要他把皮带交回来。他被迫说出他已把它卖掉，因这个无耻行为，他们把他绑起来，带他去见合罕，说明原委。“虽然罪行严重”，合罕说，“但他采取这种作法是贫困、无能和怯懦的证明，因为，倘若他的家境不是窘迫不堪，他哪能斗胆干这种勾当。放掉他，从库里赏他一百五十个巴里失，以此他可以贴补他的家用，不致再犯类似的罪行。”

倘若你的仁慈是你生存的本质，
那么它对肉体说是一付灵魂的图画。
唯有找理由赏赐者才大量赏赐，
也唯有强者才宽恕。㊶

[xxxiii] 有人献给他一个阿勒坡[42] (Aleppo) 酒杯。那些在宫内的人收下它，把它上呈给他，没有让献杯人进宫。合

222 罕说："献杯人历经艰苦，千里迢迢把这样的宝贝献给我们。给他两百巴里失。"献杯人坐在斡耳朵门口，不知道有没有人把他的消息上达皇帝圣听。突然，总管出宫把他受赐的喜讯告诉他；同一天他们给他两百巴里失。也就在这天，当议论有关阿比西尼亚奴仆的事时，合罕叫他的扈从去问这个人能否替他找到奴仆。"那正是我的本行"，这人说，因此合罕叫他们再给他两百巴里失作为旅途费用，还给他敕令。那家伙再没有回来，没有人知道他的家和出身。

> 我散光了我的财富，这时我想要它的一个同类，
> 以此我可以再度欢饮，向它再敬一杯酒。

[xxxiv] 除了一个来自巴哈儿思[43] (Bakharz) 的麻林 (Malin) 的人外，从来没有听说有人失望地离开他的御前，此人四面八方散播谣言称，他找到一座宝藏，但不愿说出它在什么地方，除非他的眼睛因目睹合罕的御容而明亮。同时他向到那里去的每个使臣重复这番话。当他的话上达合罕圣听时，他叫给他一匹马。这人来到他的御前，进入斡耳朵，大家议论他的说法，他就说："我不得不想方设法目睹合罕的圣容。我不知道什么宝藏。"既然这些话貌似无耻，不出大家所料，这使合罕不乐，他怒形于色。然而，他装作不懂，说："你已见到我的面容[44]，现在你必须回去了。"他命令把此人交给使者，

223 安全送他到家。

倘若云采不从一个城镇上消失，
倘若云采不准备某天笼罩在一个该受谴责者头上，
云采又算什么？㊺

[xxxv] 哈剌和林有个萧索和贫困的人。他用山羊角制成一只杯子，坐在大路上，等候着。当他老远看见合罕的车驾时，他站起身来，取出杯子。合罕从他那里接过杯子，给他五十巴里失。有个书记念叨巴里失的数目，合罕说："我该多少遍要你不反对我的施舍，不吝惜把我的钱财施给乞丐？"为了向这个吹毛求疵者泄愤，他叫增加一倍的钱，用这笔巴里失使那个穷人成了富翁。

威凛崇高的当今之王啊！
人们中两个永不相聚一处的敌人是：
你的面容和贫穷。㊻

[xxxvi] 一个穆斯林向一个畏吾儿异密㊼借了四个银巴里失，无力偿还这笔钱。他因此抓住他，辱骂他，要他放弃穆罕默德（愿他获得和平！）的教义，改信偶象教的律条，否则要他在市场中心出丑，挨一百脚掌。那个穆斯林，被他们㊽恐吓得手足失措，请求宽限三天，并且到合罕的朝见殿去，在那里他扬起棍端的一个标记。合罕叫把他带上来。当他了解到那个穷人的境况时，他命令把他的债主们找来，他们被控犯下迫害穆斯林的罪行。至于那个穆斯林，他受赐一个畏吾儿妻子和一所房屋。接着合罕下令在市场中心打畏吾儿人一百脚掌，赏给穆斯林一百巴里失。 224

当旅客歇在海岸时，他们饮第一口水，

不能阻止他们不饮第二口。

[xxxvii] 不花剌附近的察儿黑（Chargh）有个赛夷，叫做察儿黑的阿里后人。他曾向合罕领取一些巴里失去作笔买卖。到了偿还时，他说他已经交清了利息。书记们索取契约、收据和证人。他说他已把钱交给合罕本人。他们把他带进朝见殿。合罕问："这事在什么时候？当着谁的面？因为我不认识你。"此人说："那天你是独个子，除我之外别无他人。"合罕想了一阵，然后说："他的无耻已经清楚，他的撒谎欺骗也一目了然；但若我要把这些话解释明白，那些听见的人要说：'世界皇帝自食其言了'。让他去吧，但不要收购他带来卖给我们库藏的货物。"很多商人当天到来。他们收下每个商人的货物，合罕给予他们比实价要多的钱。突然，他问起那个赛夷，说："他在哪儿？"他们带他进来，合罕说："我叫他们不要收买你的货物，你心里难受吗？"他马上痛哭流涕。合罕这时问："你货物的价钱是多少？""三十巴里失"，赛夷回答，"有这笔数目我就满足了"。合罕给他一百巴里失。

[xxxviii] 他的一个女戚入宫，熟视他的后妃和嫔妾，打量她们的衣服，珍珠和镶宝服饰。丞相牙老瓦赤在场，合罕叫他把准备好的珍珠送进来。十二盘他用八万的那收买的珍珠这时捧上来。他叫把珍珠倾泻在她的衣袖和裙边中，然后他说：现在你是满身珠宝，你还要看别人多少眼呢？"

225

阿儿马克（Armak）之子践踏出施舍的道路，

若哈惕木经过它，他会迷失方向。

他因他的英明而显得崇高，

贬低西马克（Simak）之巅和第二十四座月宫之角。㊾

[xxxix] 有人献给他一个石榴作贡礼。他叫点一点石榴子，那些在场的人都分得一份。后来他赏给该人每粒石榴子一巴里失。

因这个缘故，群众在他宫门之拥塞，

就象石榴中种子之拥塞。㊿

[xl] 一个操阿剌伯语的叛教者去见他，说："晚上我梦见成吉思汗，他说：'叫我的儿子杀戮穆斯林，因为他们是魔鬼。'"想了一会儿，合罕问，他跟他说话是通过翻译还是亲口说的。此人说："是他亲口说的"。合罕问："你懂蒙语和突厥语吗？"这人回答："不懂。"合罕说："我也不怀疑这点，但成吉思汗除蒙语外不懂其他语言。因此很清楚，你说的全是谎话。"他命令把这人处死。[51]

[xli] 唐兀地区的一个穆斯林，来自一个叫做哈剌塔失[52]（Qara-Tash）之地，献给他一车粮食，希望获允返回他的故里。合罕给他一车巴里失，给他自由。 226

大海的水是他天性的一个标志，

巴合蛮（Bahman）月的云是他宽仁的一个传说。

[xlii] 某天，有个人为期待一个节日而来。发现守卫喝醉了，他就潜入寝宫，偷了一个杯子，逃走了。第二天，他们找那只杯子，找不着。合罕叫出个公告说，送还杯子者不仅免他的罪，还将赏给他所求的任何东西。窃贼第二天送回杯子。“为什么你干这个勾当？”合罕问。这人说：“为的是它可以警告世界皇帝不要信赖他的侍卫（他们把侍卫叫做秃儿合黑[53]（turqaq））。否则，如我为偷而来，库藏中有比它更多的宝货。”一些异密主张拿他开刀，以使别的人不犯这样的罪行。合罕说：“我已赦免了他，那么我怎能再次控告他呢？杀了这样一个机灵的家伙，未免可惜，不然的话，我倒要下令剖开他的肚子，看看他长着什么样的肝胆，焉能在这种情况下不破裂。”于是合罕赏他五百巴里失以及很多马和衣服，让他当几千人的将官，并送他到契丹去。

[xliii] 庄稼正在生长时，下了一场大冰雹，把它们毁光。在这灾荒期间，哈剌和林如此缺粮，以致一个的那还买不到一芒特谷物。合罕命令使者宣告，凡种庄稼的人都不用担忧，因为他的庄稼没有受灾。如他们再灌溉他们的田亩，耕种227 土地，仍无收获，他们将从他的库藏和仓廪得到足足相当的一份。赶巧那年收获了那样多的谷物，自从他们首次耕垦土地以来尚无这样的谷物和年成。

[xliv] 三个人因犯罪被带到他面前。他下令把他们处死。当他离开他的朝见殿时，他遇到一个扬尘嚎叫的妇人。他问：“你这是为什么？”她回答：“因为你下令处死的这些人，其中一个是我的丈夫，一个是我的儿子，另一个是我的兄弟”。合罕说：“任择一个吧，为你的缘故饶他不死。”妇人答

道："丈夫能够再找，孩子也可望再生；但兄弟不能再得。"他赦免了这三人的死罪。[54]

[xlv] 他喜欢观看角力，最初有很多为他服务的蒙古人，钦察人和契丹人。呼罗珊被征服后，他听说到呼罗珊和伊剌克的角力士，因此他派一名使者给绰儿马罕，命他送一名角力士来。哈马丹有个叫做帕剌汪·菲剌（Pahlavan Fila）的人，他们送来的正好是他。当他见到合罕时，合罕深喜他的身材和像貌，体格的健壮和四肢的匀称；他叫他跟在场的一些别的角力士比赛。他把他们都击败了，没有人能摔倒他。除其他恩赏外，合罕给他五百巴里失；不久，他赐给他一个美貌、漂亮、甜嗓子的姑娘。角力士的习惯是禁绝肉欲以保存元气，故此他没有动她，宁愿躲避她的亲近。有一天，姑娘到斡耳朵去，合罕对她说："你觉得这个大食人怎样？你饱尝了爱情的乐趣吗？"因为蒙古人常开玩笑说大食人有特强的性欲能力。如诗人说： 228

> 唉呀，我的阳具啊，你从衣裳底下昂起你的头，
> 难道你不使我在我的同伴中感到羞耻？[55]

"我没有尝到，"姑娘说，"我们分开生活"。合罕遣人把菲剌找来，问他这是怎么回事。角力士说："为陛下服劳我已出名，没有人打败我。如我进入角力场，我的精力必须不消耗，我的地位在为陛下服劳中必须不降低。"合罕说："我的意思是要你们之间生儿育女，从今后我不要你摔跤比赛了。"

菲剌有个叫做穆罕默德沙（Muhammad-Shah）的族人。

一名使者被派去召他，他奉命携带几个同行角力士来。他们到达后，穆罕默德沙和几个角力士进入比赛场地，把他们都打败了。合罕问："你愿跟菲剌角力吗？"穆罕默德沙马上跪下并回答："愿意。"合罕说："你们是同族，在你们之间有手足之亲，不要像敌人那样相互博斗。"过了五天后——这期间他不断眷顾他——，他赐给他一些巴里失。当时从某地运来七百巴里失，他把这些也赐给了他。

> 财富必定明白，当它落入你掌中时，
> 他不是在一个永久的住宅中。

他赏给他们作为报酬等等的东西，如衣物，皮毛和巴里失，如流水之不可中断。常有这样的事：他要他们两人尽量搬走堆在斡耳朵前的衣服。

[xlvi] 我的一个善于辞令的朋友告诉我如下的故事：

229 算端阿老丁·凯库拔[57]（'Ala-ad-Din Kai-Qubad）统治时期，我在鲁木（Rum），我的亲友中有个家境窘迫，靠打诨说笑谋生的人。现在那个时候，天下的皇帝、当代的哈惕木博施的故事已在所有人的嘴上流传，据说，东方有一个视黄金如粪土的蒙族皇帝。

> 按他崇高的毅力作尺度，
> 七个行星的现金都不值钱。

赶巧那个小丑要到那里去旅行，可他既无骑乘，又乏旅粮。他

的亲友共同资助，买了头驴子给他，他就骑驴登程。三年后，我正漫步市场，看见一位绅士，带着骑从、马匹、骡子和骆驼，以及左右的契丹奴隶。当他看到我，他立刻下了他的马，热情问我好，表示很高兴见到我。他再三邀我去他家，在那里，一如殷勤大方者的风度，他待我极周到，把点心和酒摆在我面前，尚有金银盘碟；我们四周整齐排列着歌姬、乐人和侍仆。如此这般他坚留我跟他呆了一整天，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如此；到他说“我是那个全部家当仅为一头驴子的某某人”时，我才认出了他。我问他有何奇遇，说：“‘我看你愚蠢，何时你变得聪明起来？’”他说：“我离开鲁木，骑着那头驴子行乞去见地面上的皇帝。我随身携带一些果脯，并坐在他要经过之地的山头上。他吉祥的目光老远望见我，于是他派人来询问我的情况。我诉说我家境贫乏，说我慕皇上乐施好善之名从鲁木而 230 来，赤贫如洗地登上旅程，为的是四海之主的皇帝陛下可以垂顾我的卑贱之身，同时我的境遇可以改变，我的命星可化为吉祥。

> 我的父亲——愿他的灵魂因我而充满光明！——
> 曾给我一个聪慧和著名的忠告：
> 避灾如矢，择居于福巷。

他们把那盘果脯呈献给他，把我说的情况告诉他。他拾起三两片果脯，扔进一个苏鲁克[58]（suluq）中。发觉他的扈从们肚里反对他的作法，他对他们说：‘这人从一个遥远的国土来到这里。他经过很多神庙和圣地，侍候过许多大人物。向这样一个

人的灵感祈福是有益的作法。我因此把果子扔进苏鲁克中，以此我和我的子女可以随时把它当点心吃，余下的你们可以分掉。'带着它，他策马向前，当他返回斡耳朵后，他从苏鲁克中取出果子，仔细计数，并且转向答失蛮哈只不，向他打听我的住处。答失蛮说他不知道，皇帝狠狠申斥他，说：'你是个什么穆斯林？一个穷人从千里外来投奔我们，你却不管他的吃喝和起居。马上亲自去，把他找到，在你自己的家里给他预备一个体面地方。但无论如何要把他找到。'我住在市场附近。人们从左右跑来打听我，最后他们当中有个人找着了我，把我带到答失蛮家里。第二天，当合罕登上他的御座时，他看见一车巴里失，来自蛮子国的一个被征服的城市，正送往府库去。巴里失的数目是七百。合罕对答失蛮哈只不说：'叫那个人来'。231 当我出现时，他把它们赏给我，还用其他许诺来抚慰我。于是我收下所有这些巴里失，我的家业就从贫困的境地进入兴旺的辽原。"

当羊和骆驼的主人作为请愿人
去找他时，
你发现他在他的庭院中犹如
哈瓦儿纳吉(Khawarnaq)和沙的儿(Sadir)的君王[79]。

[xlvii] 一个叫明忽里不哥[80] (Minquli Böke) 的蒙古人有一群羊。在一个寒风凛烈的夜晚，一头狼偷袭他的羊群，咬死过半。次日，蒙古人到宫廷去，述说羊和狼的事，称他的羊损失了一千头。合罕问狼的去向。恰好一班穆斯林角力士带进头嘴被缚住的活狼。合罕说："我用一千的那向你们买这头

狼。”又转向羊群的主人，他说：“杀死这头畜牲你得不到什么好处或便宜。”他叫他的官吏给这人一千只羊，并说：“我们把这头狼放掉，以此它能把所发生的事告诉它的同伴，它们许会离开这个地区。”当他们放掉这头狼时，看狗人的犹如狮子的猎犬追赶它，把它撕得粉碎。合罕生气了，下令将狗处死以赏狼命。他在一种郁郁不乐的心情中进入斡耳朵，然后转向他的丞相和廷臣，他说：“我放掉那头狼，因为我觉得肠胃不适，我想，倘若我把一条生命从死亡中救出来，全能的上帝会让我也得到赦免。既然狼没有逃开猎犬，我多半也难逃此劫。” 232 几天后他去世了。

帝王被上帝攫取而去以及他们受到神灵的启示，这原本是瞒不过哲人智士的。上述故事类似载诸……者。

当末门（Ma'mun）派塔希儿·本·忽辛（Tahir b. al-Husain）和阿里·本·爱薛·本·马罕（'Ali b. 'Isaa b. Mahan）出师八吉打跟他的兄弟穆罕默德·阿明[61]（Muhammad Amin）打仗，在同一时候，穆罕默德·阿明对他的一个廷臣哈马德·剌维牙（Hammad Rawiya）说：“今天我们到外面去，饮酒寻乐。”他们准备好一只船，登上了它。现在阿明有个叫花比哈（Qabiha）的女奴，她有一颗黄牙，而她的美点就在那颗牙上。他随身携带她登船。同时他有一只用火红宝石制成的、呈船形的酒杯，在他眼里它抵得过世上的所有奇珍和他库藏的一切财宝。当一班人喝得面红耳赤，都乐不可支时，花比哈起身去作点什么，但她的脚被她的衣裙绊住，她就扑倒在杯上，把它打碎；又因她的牙齿碰着船，那颗穆罕默德视为掌上珠的黄牙也碎了。穆罕默德·阿明转向哈马德，说：“我们

全完了。”哈马德，按廷臣的习惯，发出乞免的祷告，说：“愿您无灾无难！”于是他们开始谈论它。突然，一个来自上空的声音喊道：“‘汝等所询之事系天定。’”[62] 穆罕默德·阿明对哈马德说：“你听见了吗？”但他没有听见。阿明又听见这番话，用一种大而可怕的声音发出来，他对哈马德说：“无庸再怀疑了。起身去自寻生路吧，因为

我们将到审判日才再相见了。”

233 [xlviii] 八吉打境内一个老人前来坐在大路中。当皇帝经过时，他发现那个老人挡住道路，因此召他前去。合罕问：“你为什么拦路呢？”老人答道：“我又老又穷，还有十个女儿，因为我穷，我不能给她们找到夫婿。”“你从八吉打来，”合罕说，“为什么哈里发不给你点东西，帮你替她们找丈夫呢？”“每当我向哈里发要求施舍时，”老人说，“他给我十个金的那，但我需要那笔钱供我自己花费。”合罕叫赐他一千银巴里失。他的廷臣建议下敕令给契丹国，但合罕吩咐从国库支给他现金。他们从库藏取出巴里失，放在老人面前，他说：“我哪能把所有这些巴里失从这里运走呢？我年老体衰，只拿得起一个巴里失，最多两个。”合罕叫他的官吏给他马匹、行囊和车辆，让他把巴里失带走。但老人说：“带这么多巴里失上路，我不能平安地到达我的家乡，倘若我在路上有个三长两短，我的女儿将领受不到陛下的恩赐。”合罕这时叫两个蒙古人去护送他和钱，迄至他们抵达友好（il）之邦，并送他和巴里失安全通过。蒙古人跟他一道动身，而他死于途中。他们上

报皇帝，他问："他有没有指明他的家，说他的女儿住在哪里？"他们回答说他已这样做了。"那么把这些巴里失送往八吉打，"合罕说，"到他的家去，把钱给他的女儿，并说：皇帝送来这些巴里失作施舍，好让女儿们找到夫婿。'"

[xlix] 他手下一个廷臣的女儿正被送往夫家，一箱八人抬的珍珠给运去作为她的嫁妆。当箱子从合罕前面经过时，他正在欢饮。他叫打开箱盖，把所有的珍珠，其价值从一个的那 234 到六分之二的那不等，散发给那些在场的人。有人告诉他说，235 他已把这口箱子赏给了某某闺女作她的嫁妆。他说："明天你再给她一口跟这个一样的箱子。"

[l] 泄剌失的阿塔毕[63]派他的兄弟塔哈木坦（Tahamtan）去见合罕，在他携来的贡礼中，有两个装满珍珠的玻璃瓶，这些很受他们的珍视，如俗话说："东西是自己的好。"这份贡礼献给合罕时，他听说这些珍宝在进献它们的人看来价值连城，就命令他的仆从送进一口装满大珠的长箱子。使臣及一切在场者一见之下目瞪口呆。合罕下令把在宴席上传递的酒杯用这些珍珠盛满；珠子就这样都分给了那些与会者。

你把一滴水献给大海，这个想法类似疯狂。

我们叙述了必定存在的真主使之体现在他天性中的东西，诸如仁爱，宽大、公道、乐施以及真主的教义；而我们这样做，在于可以知道每个时代都有一位四海的君主，如前代有哈惕木、奴失儿汪及其他人，他们的英名将如日头照耀至万古，有关他们的故事和传说将被传诵和记录。"每个时代均有一位唆

董（Sodon）和一位苫答卜（*Jandab）”[84]。如我们详尽谈这个题目，那它会导至冗长不堪；我们因此仅限于这个简要叙述。同时我们将谈一个有关他凶残严酷的故事，以此大家不仅可以知道他的恩泽怎样溥施，而且知道他的仇报和严峻怎样惩治。

235 他有使人类遭殃的艰辛日子，
也有使人类受福的舒适日子。
在仁爱的那天，他的手掌布施雨露，
而在严酷的那天，他的手掌流出鲜血。[85]

在千户……[86]的部落中，出现谣言说有诏括该部的少女去配人。因为给这个消息吓坏了，人们就把他们的闺女在族内婚配，有些他们实际是送上男家。有关的消息一口传一口，传到皇帝耳中。他派一队异密到那里去，调查此事。查明属实后，他下诏把七岁以上的少女都集中起来，当年许配人的均从夫家追回。四千名各有打动男人心弦处的星星般的少女，就这样聚集一处。

当把面纱从她的美色面孔上挪开时，
“自形惭愧”的月亮黯然无光。

首先他命令把那些异密之女和别的分开来，接着所有在场者奉命糟踏她们。其中两个月儿般的少女毙命。至于剩下的纯洁少女，他让她们在斡耳朵前列队，那些品貌堪充下陈的送往后

宫，另一些则被赐给豹子和野兽的看管人，还有一些赏给官廷的各类奴仆，再有的送至妓院和使臣馆舍侍候旅客。至于那些仍然剩下来的，有诏叫在场的人，不分蒙古人和穆斯林，可以 236 把她们带走。而他们的父兄、亲属和丈夫，观看着，不能透气或出声。这是他的诏令严厉执行，他的军队顺从的一个绝对证明。

---

① 即是说，他不仅在节日，而且在所有时候都是仁慈的。

② 哈亦思（Qais）之子阿纳甫是一个以他的厚道（ḥilm）而知名的伊斯兰以前的阿剌伯人。

③ 阿不勒法特·不思忒。（穆.可.）

④ 即，其最后现金值尚拿不稳的实物收入帐。

⑤ 即现金收入帐。关于 ḥashv 和bāriz，见前，第32页，注⑱。

⑥ 指的是通常写作 lā“否”的lām-alif一字的形状。

⑦ 引自阿不-塔马木的一首合西答。（穆.可.）

⑧ 第一行见于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61页，第528行。第二行不见于发勒斯。

⑨ 木塔纳比。（穆.可.）

⑩ 《古兰经》第ll章，第18节。

⑪ 同上，第19节。

⑫ 参看卢不鲁克：“他们从不洗衣，因为他们说天神会因此发怒，并说如果他们挂起衣服来晒干，那会打雷的。他们甚至要打那些他们发现洗衣裳的人。他们特别害怕打雷；每当打雷时，他们把一切外人从他们的住所赶出去，用黑毯把自己包起来，这样，一直躲到雷声过去。”（柔克义，第75-6页。）

⑬ 引自亦卜剌金·本·乌忒蛮·迦集赞美起儿漫长官阿不-阿不答剌的一首合西答。（穆.可.）这个轶事也载于朱思扎尼。见拉维特，第

1107-9页。

⑭ D本作："有人遣使者给他，此人是巴达哈伤国王之子（pādshāh）……"拉施特书（伯劳舍，第64页）相应的一段是："波斯(Irān-Zamīn）的一个诸侯（mulūk）派一名使臣……"

⑮ qumīz，即发酵马乳，卢不鲁克的Cosmos，他作出了生产它的详细叙述。见柔克义，第16-7页。

⑯ 《哈马沙》中归之于塔亦的哈惕木。（穆.可.）

⑰ 引自乌马牙·本·阿不思撒耳忒·赛哈菲(Umayya b.Abus-Salt ath-Thaqafi)颂扬舍甫·本·都牙赞（Saif b. Dhu-Yazan）的著名诗句，引在《乞他卜阿迦尼》的一个长故事中。（穆.可.）

⑱ 斡脱，突厥语义为"合伙"，是跟君王或大人物共同营商的商人。见米诺维和米诺尔斯基，《纳速鲁丁·徒昔论财政》，第788页，欣兹《一笔东方交易》，第334页。

⑲ 引自布叶朝(Buyids)著名丞相伊本阿迷德（Ibn-al-'Amid）的一首合西答。（穆.可.）

⑳ 原文作ṬAYM'W，我把它订正为ṬAYNFW，即Tayanfu（太原府）。比较马可波罗的Taianfu即太原府，它当时是山西的都城。见玉尔《马可波罗游记》，第II卷，第15页，注②。另一方面，参看伯劳舍，第66-7页，注k。

㉑ MWKA。据拉施特（赫塔吉诺夫译，第149-50页），她是别客邻（Bekrin）部酋长的女儿，其父将她嫁给成吉思汗。他死后，按蒙古风俗，她成为其子窝阔台之妃，他"爱她胜于爱其他嫔妃，因此她们妒忌她。"（参看下面第218页，那里说他爱她"超过爱所有其他妃子."）她明显地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察合台也迷恋她，因取她晚了一步，拒绝接受其父的其他嫔妾作代替。她没有给窝阔台生下子女，这多半是她不见于后妃表的原因（伯劳舍，第3-4页）。

㉒ 见布剌吉编《撒儿黑·哈马沙》，第IV卷，第67页。（穆.可.）

㉓ 引自亦卜剌金·本·乌忒蛮·迦集的一首合西答。（穆.可.）

㉔ 引自《哈马沙》。（穆.可.）

㉕ 安瓦里为颂扬算端桑扎儿而撰写的著名合西答的首行。

㉖ 这是图苏湖城，据《元史》，它筑于窝阔台统治的第十年，即1238年。见柯立福，《德黑兰博物馆藏的蒙古文书》，第90页。

㉗ 哈马丹的巴底阿扎蛮。（穆.可.）

㉘ 木塔纳比。（穆.可.）

㉙ 这两首巴依特的第二首，在《杜木雅特合思儿》（Dumyat-al-Qasr）中被归之于阿不-别克儿·阿里·忽希思塔尼（Abu-Bakr Ali al-Quhistani)。（穆.可.）

㉚ 引自亦卜剌金·本·乌忒蛮·迦集的一首合西答，其中一巴依特前已引用，第169页〔第212页〕（穆.可.）

㉛ 引自阿不-阿里·法的勒·本·穆罕默德·塔剌思惕（Abu-'Ali al-Fadl b. Muhammad at-Tarasti）的一首合西答。（穆.可.）

㉜ 哈的哈散·穆阿马勒·本·哈里勒·本·阿合马·不思忒（Cadi Hasan Mu'ammal b. Khalil b. Ahmad al-Busti，哥疾宁朝的同时代人。（穆.可.）

㉝ 蚂蚁把一支蚱蜢腿当作她的最好礼物献给所罗门。这个故事见于萨迪的《古里思坦》。见阿伯利，《国王和乞丐》，第91页和110页。

㉞ 纳失失，突厥语 nasich，卢不鲁克作 nasic，马可波罗作 nasich，“是一种用丝和金制成的绢。”见伯希和，《蒙古统治下中国北方的一座回教城镇》，第269页，注①。

㉟ 阿不勒法特·不思忒。（穆.可.）

㊱ 伊本都来德（Ibn-Duraid)。（穆.可.）

㊲ 哈儿石蒙语义为“宫殿”。当指哈儿石扫邻(Qarshi-Suri)。见后，第237页。（扫邻一名见《元史·太宗本纪》——中译者注。）

㊳ 火儿赤义为“佩櫜鞬者”（佩箭筒者）。关于成吉思汗创设的这一职司及火儿赤的职掌，见《元秘史》，第124、225、和229节。

㊴ 伊本都来德，（穆.可.）

㊵ 引自阿不-塔马木颂扬哈里发末门的一首合西答。（穆.可.）

㊶ 阿不勒高特·满吉比（Abul-Ghauth al-Manjibi）。（穆.可.）

㊷ “阿勒坡的”ḥalabī，可能指制造酒杯的金属：现代语言中它义为“洋铁”。（弗.米.）

㊸ 巴哈儿思（Bākharz）县在扎木（Jām），今托尔巴特谢赫·贾姆（Turbat-i-Shaikh Jam）之南。麻林（Mālin）似即今之薛合里诺(Shahr-i-Nau)。

㊹ 参看赫塔吉诺夫译拉施特，第160页：“蒙古人有一习惯，当他们见到国王后，他们说：‘我们看见了国王的金面’。”（弗.米.）

㊺ 阿不-都法法·密昔里（Abu-Dufafa al-Misri）。（穆.可.）

㊻ 阿不勒-瓦法·答迷牙忒（Abul-Wafa ad-Damiyati）。（穆.可.）

㊼ 原文的umarā-yi，据伯劳舍编拉施特（第75页）读作amīrī。

㊽ 即畏吾儿人的。

㊾ 引自你沙不儿的阿不-撒里黑·本·阿合马（Abu-Salih b.Ahmad）颂扬阿不-撒的·本·阿儿马克（Alu-Sa'd b.Armak）的一首合西答。（穆.可.）

㊿ 引自迦集的一首合西答，其中——巴依特前已引用，第I卷，第163页〔第i册，第206页〕。（穆.可.）

(51) 在朱思扎尼对这个轶事的文字中（拉维特，第1110-14页），攻击穆斯林者是一名脱因，即僧侣，他懂突厥语，但不懂蒙语。关于成吉思汗可能懂点汉语的说法，见韦利，《长春真人西游记》，第159页。

(52) 雷斯特朗治译韩达剌，第250页，称额里合牙（Eriqaya）（拚作Yarāqiyā，马可波罗的Egrigaia，即在甘肃的宁夏）和哈剌塔失是唐兀国“最著名的城市”，二者是“有相当规模的城镇,有很多建筑物。”

(53) 和客卜帖兀勒（kebte'ül）即宿卫相对，秃儿合黑是白天的卫士。见米诺尔斯基《881/1476年法儿思一次民政和军事检阅》，第163页。关于他们的职责，见《元秘史》，第229节。（《元史》中作秃鲁花，译义是质子军——中译者注。）

⑭ 这个故事逐字逐句地记录在撒答丁·瓦剌维尼（Sa'd-ad-Din Varavini）的《马祖班那麻》（Marzuban-Nama）中，成书早于《世界征服者史》近五十年。它在那里指暴君答哈克而言。见我编的《马祖班那麻》，第16-17页。（穆.可.）

⑮ 拉思-阿因（Ra's-'Ain）的阿不思-西木特（Abus-Simt）。（穆.可.）

⑯ 提哈马的阿不勒-哈散·阿里·本·穆罕默德（穆.可.）

⑰ 鲁木即小亚细亚塞勒术克诸侯阿老丁·凯库拔一世。（1219-36）。

⑱ 义为“盛水用的器皿”的突厥词。

⑲ 引自花剌子模的阿不-别克儿（Abu-Bakr）颂扬阿不-阿里·本·昔木术儿（Abu-'Ali b. Simjur）的一首合西答。（穆.可.）哈瓦儿纳吉和沙的儿是两座宫殿的名字，据说是希剌（Hira）的阿剌伯王奴蛮·本·蒙的希儿（Nu'mān b. Mundhir）为撒珊朝君主巴合兰古耳（Bahrām Gūr）（费兹格拉德（Fitzgerald）的“伟大猎手巴合兰”）所修建的。

⑳ 原文作SNQWLY BWKA，读作 MYNQWLY BWKA，拉施特（伯劳舍，第83页）相应之处作MYNΓWLY BWKH。Minquli似为突厥语 Ming-Qulī，来源于 ming “千”和 qul “奴隶”。不哥（Bōke）义为“角力士”，它是蒙语，并且是附加成份。比较蒙哥亲弟阿里不哥的名字，义为角力士阿里。

㉑ 哈里发阿明（809-13）和末门（813-33）都是著名的哈仑拉施特（Hārūn ar-Rashīd）（786-809）的儿子。如穆.可.所指出，在这两兄弟的内战中，阿里·本·爱薛·本·马罕实际是阿明军队的统帅，他在剌夷跟塔希儿·本·忽辛率领的末门的军队交战，死于战场。

㉒ 《古兰经》，第xii章，第41节。

㉓ 这是阿不-别克儿（1226-60），诗人萨迪的保护人。

㉔ J̌NDB。这个词穆.可.未能解释。整个成语明显地是某种谚语。

㊵ 忽辛·穆塔牙儿·阿撒底(Husain al-Mutayyar al-Asadi)。(穆.可.)

㊶ A本和B中是一空白。D本作"斡亦剌，"它在上下文中没有意义，尽管据拉施特对这个轶事的说法（伯劳舍，第84页），所说的部落确实是斡亦剌。（据《元史·太宗本纪》，"（九年丁酉—1237）六月，左翼诸部讹言括民女。帝怒，因括以赐麾下，"当指此事。——中译者注。）

〔XXXIII〕

合罕的宫室和驻地

当代的哈惕木和世界的统治者登上帝王的宝座，无需为讨伐契丹而操心，凯旋抵达他父亲的大斡耳朵，然后他把他自己的在叶密立地区的驻地，赐给他的儿子贵由，为他的〔新〕驻地和国都选中一个在斡耳寒河和哈剌和林诸山间的地方。除一堵叫做斡耳朵八里的颓垣外，该地从前没有城镇或村落。当他御极时期，从该堡遗址外找到一块碑石，上面的铭文说，此地的兴建者是不可汗。（在述畏吾儿地的一章中，这事已作详细叙述。①）蒙古人把它叫做卯危八里②，合罕就命令在它上面构筑一座城镇，他们称之为斡耳朵八里，尽管它更以哈剌和林而知名。从契丹往这里送来各类工匠，从伊斯兰各地也同样送来匠人；他们开始整治土地。因为合罕十分宽弘仁爱，百姓从四方奔赴那里，在一个短时期内它成为一座城市。

市镇中替合罕建造了一座有四扇门的花园，一门为统治世界的皇帝开设，一门为他的诸子和族人开设，再一门为后妃公主开设，第四门作为黎庶进出之用。那座花园的中央，契丹匠人筑有一座城堡，有像花园门一样的门；并在它的里面筑有一座分三层的御殿，一层单供合罕之用，一层供他的后妃之用，第三层供侍臣和奴仆之用，左右还筑有为他的兄弟、诸子和秃儿合黑准备的房屋，〔这些房屋的墙上〕绘有图画。而在侍臣 237

的住处中，他们放置有重得来不能移动的酒桶以及其它大小类似的器皿，尚有相应数量的大象、骆驼、马匹和它们的看管人，以此在举行公众节筵时，他们可以搬运各种饮料。所有的器皿都用金和银制成，并镶有珠宝。合罕要一年两次临幸这个安乐乡。每当太阳进入白羊宫，这世界感到欢喜，地面因云采施雨，露出笑容，从花瓣放射光辉，这时他要在这个金星般的驻地，像太阳那样宴乐一个月；而且，既然雨露之恩遍及草木，大大小小的人物都参加盛宴，穷神则从那聚会上逃跑了。

雨水迟迟不施降给他们，
没有损害边疆的百姓，
因为他们当中有穆罕默德之子玉素甫。

又当春之美已臻其极，草木已生长到它们的最高度；他要亲往另一座穆斯林匠人为蔑视契丹人而修建的，叫做哈儿石扫邻（Qarshi-Suri）的乐园。它是一座非常雄伟的城堡，其中尽是各种五颜六色的镶宝刺绣和地毯。入口处设置有完全配得过该地的御座，宴乐殿内是碧玉瓶、镶珠子的水罐，以及其它与它们协调的器皿。在这里他要宴乐四十天。该堡的前面有水池（他们把它叫做库耳（köl）③），其中常聚有很多水禽。而他要观238 看猎取这些水禽，然后纵情于饮酒之乐，打开永不收起的恩施地毯。每天不间断地，只要他住在该地，他要把他的赐物散给一切人；至于宴乐和连连寻欢，就好像他曾以嘉纳之耳倾听忽希思塔尼④（Quhistani）的劝告：

享受这人间吧，因为它的岁月短暂，
一个青年的生命，（愿你享受它！）
至多片刻即逝。
赶紧尽情寻乐吧，因为往者将不复返，
它也不能被停留。
与良朋度过佳会的时光吧，
勿忘你的欢乐，因为酣睡者无欢乐。
今日无需为明天担忧，而要和明日之事永别，
因为对此担忧是愚蠢的。
灵魂犹如一盏灯，酒是它的油，
由此去他的吧——这是要接受的忠告。
我将告诉你关于我自己以及我的经验，
不说从阿纳思(Anas)经合塔答(Qatada)
传下来的圣传。⑤



又当春之生命已达它的成熟期，而且其岁月已趋它的衰亡，这时他要返回他的夏季驻地。因为市镇中的花园和宫室在他经过的途中，他要按照他的习惯作法在那里住上好几天，实行上帝的训诫(amr-i-ma‘rūf)，同时要从那里进向他的目的地。当他离开那里，他要到一座他修筑在离城三哩远一个山头上的小宫殿，从他的冬季驻地返回时他也要经过该处。在两种情况下，他都要在这个地方娱乐四、五个礼拜，膳食则从城镇运送给他。而在夏季，他要从那里进入山中，山中为他修造了一座契丹帐殿，它的墙是用格子木制成，而它的顶篷用的是织金料子，同时它整个复以白毡：这个地方叫做昔刺斡耳朵⑥(Shira-Ordu)。 239

在这些地方有冷泉和沃草。在这里他要居留到太阳进入处女宫和落雪的时候。也在这里他的施舍要比在他的其他乐园更自由涌流。离开那里后，他要在秋末抵达他的冬季驻地，这是他们冬季的开始。那里，他要作乐三个月，但在这几个月期间，他的恩赐和施舍有所节制，并不如此任意涌流。这也当验了这些双关含义的诗句：

在吾人和蔷薇之间经历了持久的严寒，
忧如吉兆隐藏在凶兆之中。
春及其美丽为雪所复盖，
恰如雏凤藏在白色的蛋中。⑦

赞美全能的真主，这些驻地在今天为那强大的国王和光荣的皇帝，当代的奴失儿汪蒙哥可汗的御步所美饰，因他的大度和公正的庇护，这世界变得灿烂，各地处处都变成了蔷薇园。愿全能的真主赐给他亿万斯年，他的仁德日增，他的话永被遵从，而且通过他去增强正教的统制！

---

①见前，第VII章。

②即"歹城"，蒙古人给范延取的名字。见前，第133页。

③köl是"湖"的标准突厥词。

④即阿不别克儿·阿里·本·哈散·忽希思塔尼（Abu-Bakr'Ali b. al-Hasan al-Quhistani），算端马合木的一个同时代人。（穆.可.）

⑤阿纳思·本·灭里（Anas b. Malik）是穆圣的一个伴侣，最多产的圣传学者之一。死于117/735-6的合塔答（Qatāda）是另一圣传学者。

⑥据E本读作 Š̌YRH ARDW。原文作SYR ARDW，拉施特(伯劳舍，第49页）作SRH ARDW，显即Sira-Ordu。它是迦儿宾的Sira-Orda，波兰人班尼狄克脱的Syra-Orda，后者留下了对它的详细叙述。见柔克义，第38页。(《元史》《宪宗本纪》作昔剌兀鲁朵。——中译者注。)

⑦阿不满速儿·哈辛·本·亦卜剌金·哈亦尼(Abu-Mansur Qasin b. Ibrahim al-Qa'ini)，其剌合卜是布祖儿哲迷合儿(Buzurjmihr)。他是算端马合木的宫廷诗人。(穆.可.)

〔XXXIV〕

脱列哥那①哈敦

当全能真主的诏令已经执行，同时世界的君王、当代的哈

240 惕木合罕已经去世，这时他的长子贵由还没有从远征钦察中归来②，因此按照先例就在其妻木格哈敦的斡耳朵，即宫廷的门前发号施令和召集百姓。木格哈敦是按照蒙古风俗从其父成吉思汗那里传给他的。但因脱列哥那哈敦是他诸长子的母亲，而且比木格哈敦更机智聪慧，她就向诸王公，即合罕的弟兄和子侄传送使信，把所发生的事和合罕之死通告他们，并说，在一致选定新汗之前，应有人当摄政者和领袖，为的是朝政不致被荒废，国事不致陷于紊乱；也为的是军队和朝廷可以得到控制，民生得到保护。

察合台和其他王公遣代表说，脱列哥那哈敦是有权继承汗位的诸王子之母；因此，迄至召开一次忽邻勒塔前，正是她应指导朝政，旧臣应留下来在宫中服劳，以此新旧札撒才可以不从法律上被改变。

脱列哥那哈敦原来是一个非常机智和能干的女人，她的地位因这种联合和呼应大为加强。当木格哈敦不久步合罕的后尘后，用巧妙和狡猾的手腕，她控制了一切朝政，并且施给各种小恩小惠，请客送礼，赢得了她的族人的欢心。就大多数说，

241 外姓和亲属、家人和军队，都倾向于她，顺从她和愉快地听她

的吩咐和指令，而且接受她的统治。真主的先知（愿主赐福他，赐他和平！）曾说：“善使人者人心恒爱之，恶使人者人心辄恨之。”因此各色人都投靠她；同时，镇海③（Chinqai）和合罕的其他大臣如以往一样继续担任他们的职务，四方的长官也留在他们的位置上。

但在合罕活着期间，在她心中已经积存了对几个廷臣的仇怨，这个创痛日益加深。一旦她被委与朝政，她的地位增强，而且没有人敢于跟她争辩，她就决定立即行动，不丢失时间，也不坐失良机，如这半行诗说：

赶快，因为时间是把犀利的剑，

向这些人一个个报复以消她的心头恨。她因此遣使者到契丹去取丞相牙老瓦赤来，也企图抓获异密镇海。然而，镇海以敏锐的分辨力看出她别有用心；就在她的阴谋能够实现前，他动身登程，自寻生路。因此急投她的儿子阔端⑤（Köten），他寻求他的庇护，如此以一走逃得他的命。至于牙老瓦赤，当使者们见到他，他用尊崇礼敬的仪式欢迎他们。而每天他对他们倍献殷勤照料，以致这样过了两三天。也就在这整个时间，他偷偷地集中马匹等作为逃跑之用。最后在第三天晚上，这事实上是他幸运的日子，他使使者入睡，带着几骑投奔阔端，也逃脱他们的毒手。 242

我返回法合木（Fahm），尽管我不期望回去

——当他们〔无力地〕罵闹时，

我曾怎样再三逃脱他们那类人啊！⑦

这两个名人抵达阔端处，求他的保护，把他的宫门当作他们的避难所，这时他们受到他的恩遇。脱列哥那哈敦遣一名使者去要他们回来，而阔端回答："逃避鹰爪而藏身于丛林的雀鸟，不遭到鹰的暴行⑧。这两人也是来求我们的庇护，并处于我们的势力范围内。把他们送回去既为宽弘大度的法典所禁止，也远离行侠仗义之道：我看不到亲和疏、突厥人和大食人可作借口。忽邻勒塔不久要召开，让他们的罪行和过失由族人和异密来处理，并且让他们受到任何他们应得的惩处。"她三番两次遣出使者，阔端用同样的的理由推脱。她发现要他们回来是不可能的，他决不会送他们回来，这时她极力劝诱曾经是合罕的一名大臣，忽炭的异密亦马都木勒克·穆罕默德（'Imad-al-Mulk Muhammad）去揭发他们，杜撰一些谎言，申明他从前跟他们有密切勾结，以此用这个借口她可以在他们的道路上投下绊脚石，而且他们将因此理由在大忽邻勒塔上受惩。但因忠义和仁德，这是伟人天性中最主要和最美丽者，当今犹如昔木儿黑⑨（simurgh）即点金石之不复存在，在他的质地中占主导地位，他拒绝去干污蔑毁谤的丑行和勾当，并使他的身子成为自由意志的俘囚，直到全能的真主因他的纯真信仰，把他从那可怖的深渊及类似的绝境中解脱出来，而在贵由汗的宫廷中他比在前朝享有甚至更大的权威。

243

同时异密麻速忽毕发现这个事情不妙，他也认为留在他自己的领地内不是办法，觉得以急投拔都的宫廷为宜。

合刺斡兀立⑩(Qara Oghul)和察合台的后妃遣忽儿八哈⑪额勒赤（Qurbagha Elchi）及异密阿儿浑⑫（Arghun)一起去逮捕阔儿吉思⑬（Körgüz）。

而在那个时期，有个叫法迪玛（Fatima）的女人，她在脱列哥那哈敦手下获得巨大的权势，所有的朝政都委付给她的主意和才智。她提拔奥都剌合蛮（'Abd-ar-Rahman），把他派到契丹去代替马合木。下一章将单独用来谈这个女人⑭。

当异密阿儿浑把阔儿吉思带给脱列哥那哈敦时，她因旧恨将他囚禁，又派异密阿儿浑到呼罗珊去接替他。

因此人人都向四方派遣使臣，滥发诏旨牌符；他们四下结党，各自为政，通通如此，唯唆鲁禾帖尼别吉及其诸子除外， 244
他们没有丝毫违背他们律文中的札撒和法令。

至于脱列哥那哈敦，她派遣使臣到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及其北方和南方，召请诸算端和异密、王公和长官，叫他们参加忽邻勒塔。

同时贵由尚未归来，他的位子看来是空着的。如俗话说："强者得食，大丈夫的力量在于他能屈能伸，"斡赤斤想用武力和强暴夺取汗位。怀着这个野心，他前往合罕的斡耳朵。当他接近时，蒙力斡兀立⑮（Mengli Oghul），〔成吉思汗的〕孙子，率他的麾下和军队迎向他，使他悔不该出此策。他借口他是为奔丧而来，用这话来替自己开脱。在同一时候传来贵由抵达他的叶密立河岸的斡耳朵的消息；因此他更是后悔莫及。

但当贵由见到他的母亲时，他没有参预朝政；脱列哥那哈敦仍然执掌帝国的政令，尽管汗位已交给了她的儿子。可是当两三个月过去，儿子因法迪玛而跟他的母亲有所反目，这时伟

大和光荣的真主的旨令被执行，脱列哥那去世了。

---

①TWRAKYNA。《元秘史》中的朵列格捏(Döregene)。据拉施特（伯劳舍，第3页），她属于豁阿思篾里乞（Uhaz-Merkit），曾经是，或者不是该部之长答亦儿兀孙的妻子。在谈篾里乞的一章中(赫塔吉诺夫，第116页），她也被说成是答亦儿兀孙之妻。另一方面，据《元秘史》，第198节，她的第一个丈夫是忽都(Qodu)，兀都亦惕篾儿乞(Uduyit Merkit）部长脱黑脱阿的长子。据《元史》，(伯希和《蒙古和罗马教廷》〔第193页〕所引用)，她不是一个篾里乞人，而是一个乃蛮人。

② 原文作nuzūl karda，应据E本读作nuzūl na-karda。拉施特（伯劳舍，第232页）相应的一段作furū na-y-āmada。

③ 原文作ǰYNQAY，读作ČYNQAY。他是迦儿宾的"书记Chingay"。关于他的生平和出身，见韦利，《长春真人西游记》第34—8页。

④ 引自阿不亦沙黑·迦集的一首合西答。（穆.可.）

⑤ KWTAN。在《元史》中他叫做阔端，即Ködön。见昂比斯，《元史第CVII章》，第71页。

⑥ 把他们灌醉。这个故事在拉施特书（伯劳舍，第233—4页)中有更详细的叙述。

⑦ 塔阿巴塔·撒伦（Ta'abbata Sharran）。（穆.可.）

⑧ 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47页注③)引用这段作为志费尼使用蒙古史料的一个证明：当锁儿罕失剌（Sorqan Shira)对逃难的铁木真说话无礼时，他的儿子们就拿这个相同的譬喻来责备他们的父亲。见《元秘史》第85节："雀儿被龙多儿（土林台（turumtai））〔一种肉食小鸟的名字，或即鸩隼〕赶入丛草去呵，丛草也能救他性命。"见田清波：《说元朝秘史中的几节》，第313页。

⑨ 在《沙赫纳美》中作为鲁思坦父亲扎勒（Zāl）的养父母而出现的一种神鸟之名。

⑩ 即王子合剌。关于合剌，即合剌旭烈兀（Qara-Hülegü），察合台的孙子和第一个继承人，见后，第273—4页。

⑪ 原文作QWRBQAY，读作QWRBQA，它在别的地方作 QR-BQA（第II卷，第230页和239页）以及QWRBΓA（第II卷，第243页）。拉施特（伯劳舍，第57页）作 QWR BWQA，它看来像是一个以 buqa "公牛"为第二部分的复合名字。然而我把志费尼的 QWRBQA 即Q-WRBQA当作是代表突厥词 qurbaqa "蛙"。

⑫ 关于阿儿浑，见后第II卷，第XXX和第XXXI章。

⑬ 关于阔儿吉思，见后第II卷，第XXVIII章。

⑭ 第XXXV章。

⑮ 即王子蒙力（MNKLY）。这明显地是窝阔台的一子灭里（M-elik）（见后，第ii册，第573页，和注⑬。他在《元史》中既以灭里（Meli〔k〕），又以明里（*Mingli〔k〕）而出现。见昂比斯，前引书，第72页注⑦。

〔XXXV〕

法迪玛哈敦

在攻陷阿里·利扎（'Ali ar-Riza）（愿最美的天恩和天福赐降给他！）神庙①所在之地时，她被虏掠而去。碰巧她来245到哈剌和林，在那里她是市场中的一个拉皮条的女人。要说是耍阴谋和狡诈的手腕，诡计多端的底里那（Delilah）只能是她的学生。合罕统治期间，她不断接近脱列哥那哈敦的斡耳朵；而一旦时局变化，镇海退出舞台，她享受甚至更大的恩宠，她的权势倾朝；以此她变成机密的参与者，秘务的知情人，大臣不得预朝政，她却任意发号施令。贵人从四方去求她的保护，特别是呼罗珊的贵人。神庙的一些赛夷也去找她，因为她自称是大赛夷的同族。

当贵由继承汗位时，有那么个撒麻耳干的土著，据说是个阿里的后人②（'Alid），叫做失刺（Shira），合答③（Qadaq）的侍臣，讽示法迪玛曾蛊害阔端，那是他如此重病的原因。阔端归去后，他染的病愈发沉重，因此他遣一名使者去见他的兄长贵由，说他是因法迪玛的妖术才遭受那种病魔的袭击，倘若他有个三长两短，贵由应向她寻仇。紧接这个使信，传来了阔端的死讯。现在是一个当权人物的镇海，提醒贵由这番话，他就遣一名使者去向他的母亲索取法迪玛。他的母亲拒绝让她走，说她会亲自带她去。他屡次遣使，但每次她都用不

同的方式拒绝他。结果他跟他母亲的关系变得十分恶化，因此他派那个撒麻耳干人④带着指令去强取法迪玛，倘若他的母亲仍然迟不交出她或找理由拒绝的话。再不能为自己解释，她同意送出法迪玛；不久后她就死了。法迪玛被带去和贵由对面，给剥得精光，加上镣铐，许多日夜来饥渴交迫；她遭到各种酷刑拷问，恐吓威胁；最后她招认犯下进谗者的诽谤罪，并自承 246 她的虚伪。她的上下孔都被缝上，然后她被裹在一张毡子中，给扔进河里。

您抬举一个人，给他一个帝国，
然后您把他扔进海里去喂鱼。⑤

每个跟她有关系的人也完了。使者们被派去搜捕一些来自神庙，自称和她有亲的人；他们受到很多骚扰。

这是贵由汗步其父后尘的一年，而就在这时，叶密立⑥的阿里火者（'Ali Khoja）指控失剌犯下同样的罪行，即蛊害忽察（Khoja）。他被投入缧绁，给监禁了将近两年，其间因受到种种审问和处罚，他丧失了生的乐趣。当他认识到和弄明白这是"吾钱复归吾人"⑦的惩罚时，他唯求一死，而且在把他的身子交给老天和上苍摆布后，自供他不曾犯下的罪行。他也给抛进河里，他的妻儿被处斩。

他杀了他的祖父，他自己也没有留在这里，
世界上没有读到他的宣言。⑧

同一年，在一个吉祥如意的时刻，当蒙哥可汗登上汗位时，他以不怜吉䚟[9]（*Bürilgitei）管辖别失八里地区。而当247 忽察给带去见可汗时，一名使者被遣去召他的廷臣阿里火者。另一些人对他进行同样的指控，蒙哥可汗下命从左右打他，一直打得他体无完肤；因此他死了。他的妻儿被贬为奴婢之贱，受到凌辱和虐待。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而老天的声音大喊道：“当汝口在吹嘘时，汝手被束缚。”

倘若它是丝，那是你自己织它，
但若它是一担荆棘，那是你自己种它。[10]

众先知之主（愿最美的天福及和平施降于他！）如实地说：“汝曾杀人则将被人杀；杀汝者又将为人所杀。”古语说得好：

在它之上除真主之手外别无他手，
而没有不被更大暴君虐待的暴君。

因恶行和邪念而产生的欺诈的结局、谋逆的后果，是可耻的，其下场是不幸的，这瞒不过聪明有识之士，他以悟性来观察这些事，思考和推敲着它们。幸运属于能够接受前车之鉴者：“以他人的遭遇为借鉴者才是快乐的”。

倘若他们知道罪恶给行恶者带来什么，

[那是好的] 但他们不去顾及后果。⑪

真主保护我们不遭遇类似的处境，不侵入有意犯罪的领域！

---

①即今麦什特。

② 指哈里发阿里的后裔。

③ 关于合答，见后，第259页和注㊲。

④ 原文作Samarqant，显即Samarqandi （撒麻耳干人）。

⑤ 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1003页，第734行。

⑥ 即以河命名的叶密立城，迦儿宾的Omyl。

⑦ 《古兰经》，第xii章，第65节。

⑧ 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1277页，第99行。

⑨ 原文在这里作BRNKWTAY，在另一处（第III卷，第53页和57页）作BRNKWTAY，鉴于他的名字在《元史》中拼作不怜吉䚟（Bürilgidei），我把它读作BRLKTAY。柯立福教授在1954年12月5日的信中，好意地提供给我两段有关的译文—《元史》第3卷，第2册，第2页下，第5-6行，以及第8页上，第1-2行，其中提到了这个将官。第一段在1251年条下："诸王也速忙可，不里火者等后期不至，遣不怜吉䚟率兵备之。"第二段在1257年条下："元帅卜邻吉䚟自邓州略地，遂渡汉江"。柯立福教授在下一封信—1955年2月4日—中指出，不怜吉䚟来源于蒙古词bürilgi，意思是"放荡者"或"破坏者。"

⑩ 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122页，第1042行。

⑪ 引自阿不亦沙黑·迦集的一首合西答。（穆.可.）

248

〔XXXVI〕

贵由汗登上汗位

就在合罕告辞这人生的荣华、抛弃这凡尘的欢乐的那一年，他遣人去召贵由，叫他转辔回程，一心一意赶去见他。遵从此令，贵由催马速行，放缰飞驰；但就在长途产生的劳累因接近目标而即将得到消除，离散分别的障碍即将被挪去，这时候，老天的不可避免的指令已经执行，因此没有片刻时间供那些在离别沙漠中饥渴的人用一滴重聚的清水止渴，或让父子用彼此英姿的药膏涂眼。当贵由接到那无法挽回的灾难消息，他认为应更加快赶路，而对这不幸事件的哀痛没有使他停驻，直到他抵达叶密立。在这里他也没有逗留，因为传来斡赤斤到来的消息，而是进抵他父亲的斡耳朵；野心家的图谋被他的抵达所挫败。于是他在该地住下来。

朝政仍委付给他母亲脱列哥那哈敦的才略，庶务的损益操执在她手中，贵由没有介入其中去执行札撒或法令，他也没有跟她争议这些事。

于是当使者们被派到远近地方去召诸王、那颜，宣算端、国王和书记时，每人都奉这个命令离开他们的家乡和邦邑。又当这世界因春之来临而美冠群星，使伊剌木园湮没无闻；大地因法瓦儿丁（Favardin）及她的辅助植物的到来，披上各色花

249 朵的外衣；为感谢这个奇妙的恩赐，春天用鲜花把它的整个身

子做成一张嘴，用百合把它的所有四肢变成舌；鸽子和斑鸠嬉戏，歌喉嘹亮的夜莺和云雀一起在半空中撰写了这首迦扎勒：

> 春之军旅把他们的营盘扎在郊外
> 一你也必须把你的营盘扎在郊外，
> 从朝至暮饮酒，从昏至晨采摘蔷薇，

一这时，诸王公抵达，每人都带着他的骑士和仆役、他的军队和扈从。人类被他们的行装搞得眼花缭乱，他们之间的团结一致搅乱了敌人的快乐源泉。

唆鲁禾帖尼别吉及她的儿子们带着“目未曾睹、耳未曾闻”的乘舆和服御，首先抵达。从东方到来的有阔端及其诸子；斡赤斤和他的子女；按只带；尚有其他居住在该地区的叔伯和子侄。来自察合台斡耳朵的是：合剌、也速[1]（Yesü）、不里[2]（Büri）、拜答儿[3]（Baidar）、也孙脱花[4]（Yesün-T-qa），及其他的孙子和重孙。从撒哈辛和不里阿耳之地，因拔都未亲临，他遣来他的兄长斡鲁朵、他的诸弟昔班、别儿哥、别儿哥察耳和脱哈帖木儿。属于这一党或那一党的著名那颜和大异密，陪同诸王公到来。从契丹来的有诸异密和大臣；来自河中和突厥斯坦的是异密麻速忽，由该地区的贵人随同。和异密阿儿浑一起来的是呼罗珊、伊剌克、罗耳（Lur）、阿哲儿拜占和失儿湾的显贵和名人。来自鲁木的是算端鲁克那丁[5]（Rukn-ad-Din）和塔迦窝儿（Takavor）的算端[6]。从谷儿只（Georgia），两大维德[7]（Davids）；从阿勒坡，阿勒坡侯王[8]的兄弟；从毛夕里（Mosul），算端别都鲁丁·卢卢[9] 250

(Badr-ad-Din Lu'lu)的使臣；从和平城八吉打，大哈的法合鲁丁（Fakhr-ad-Din）。前来的还有额儿哲鲁木（Erzerum）的算端[10]，富浪（Franks）的使团[11]，尚有来自起儿漫和法儿思的；从阿剌模忒（'Alamut）的阿老丁[12]（'Ala-ad-Din），遣来他在忽希思坦（Quhistan）的长官（muḥtasham）失哈不丁（Shihab-ad-Din）和苫思丁（Shams-ad-Din）。

所有这一大群人带着配得过这样一座宫廷的行装到达；从其他方向还来了那么多的使节和使臣，以致为他们准备了两千毡帐；前来的尚有带着产于东西方的奇珍异宝的商人。

当这个从未有人见过，类似者不见诸史册的集团会齐时，251 广阔的原野变得狭窄，斡耳朵内无容身之地，更没有地方可以下马。

因为很多的帐幕、人马、营盘，
原野上没有留下一块平地。[13]

食物和饮料也很缺乏，没有给马匹和牲口留下饮料。

为首的王公们一致同意决定汗位的事，把帝国的权柄交给合罕的一子。阔端一心要获得这个荣誉，因为他的祖父一度提到他。其他的人认为，失烈门[14]（Siremün）在成年后可以是一个治理国政的适当人选。但在合罕的所有儿子中，贵由以他的英武、严峻、刚毅和驭下而最知名；他是长子，处理危难最富实践，而且对祸福最有经验。阔端，相反地，病体奄奄，失烈门仅为一孩童。再者，脱列哥那哈敦属意贵由，别吉及其子在这点上与她意合，大多数异密在这件事上跟他们一致。因此

大家同意汗位应交给贵由，他应当登上帝国的宝座。贵由一如旧习，暂时拒绝这份荣誉，时而荐举这个，时而那个作为代替。最后在珊蛮巫师选定的一个日子，所有王公齐聚一堂，脱去他们的帽子，松开他们的皮带。于是［也速］⑮引着一手，斡鲁朵引着另一手，他们把他拥上御座和皇位，同时举起他们 252 的酒杯；朝见殿内外的人三次叩拜⑯，称他为“贵由汗。”又按照他们的风俗，他们立下文书称他们不违背他的话和命令，并为他的幸福祝祷；在这之后他们走出大殿，三次向太阳下跪。当他再度登上雄伟的宝座时，王公们坐在他右手的椅上，公主们在他的左手，每个人都像一颗珍珠那样极其高雅。充当侍儿的都是这样的俊童：风姿优美、紫罗兰面颊、玫瑰脸宠、乌黑头发、丝柏身材、嘴如鲜花、齿若贝珠、笑脸迎人。

> 倘若在约瑟时代，男人的心会被刺伤，
> 而不是女人的手。⑰
> 这些情人哟，倘若出家人看见他们的秀美面孔，
> 也要用祝福把他们搂在自己的怀中。

他们振奋一番，在当天开始时轮流把盏忽迷思和各种酒。

> 当泡沫缘着杯边跳动时，
> 你在红色盒中看见珍珠。

美女金星，凝视着那欢乐的盛会，仅仅是在绿色苍穹顶的一个观众；月亮和木星，惊羡那仙女般明亮面孔的人儿，受到刺激，

藏身于塵垢。而乐人们，有如巴尔巴德[18]（Barbad），在世界的库萨和面前启唇歌唱，所有其他人因敬畏和恐惧，鸦雀无声。如此直到当天的午夜，酒杯满到边儿，王公们在这举世无双的皇帝面前

253

随着丝弦的调子和横笛的旋律，
拥着库萨和足下频若素馨的美人，
欢饮直至午夜，乐人展喉歌唱。[19]

当他们喝醉了，在共同赞美和称颂这地面上的君主后，他们返回他们的寝室；而在第二天，当面容明亮的库萨和从他闪光脸宠上揭开黑色面纱，当黎明的使者把黑夜的突厥人浸沉在他的血光中——

迨至黎明支起她的营帐，
黑夜曳着她的裙边离开

——这时王公们、那颜们和黎庶

大摇大摆来到国王的宫廷，
愉快和善意地他们到来。[20]

又当太阳的灿烂旌旗在蔚蓝苍穹顶上招展时，那强大的国王和有势的君主，准备离开他的寝宫，

身披锦缎龙袍，头戴巍峨皇冠，[21]

目空一切，不可一世，

> 高视阔步走出幄殿，
> 一面闪光的旗帜跟在他身后，㉒

并且在他的朝见殿内登上华贵壮丽的宝座：贵人和黎庶被允许进入，每人都坐在他自己的位子上，然后

> 开始赞颂这位英雄，说：
> “你警觉开通：
> 愿这世界，从这头到那头，都屈服在你足下；
> 愿你的位子始终在宝座上！”㉓

公主们和嫔妃们，青春貌美，像心情愉快的天使，高昂地进入，举杯敬酒。 254

> 我向你的面颊致敬，而且我愉快地
> 用蔷薇向蔷薇致敬，
> 用苹果向苹果致敬。

接着他们像北方的和风那样坐在左边。所有男人和女人，少男和少女，都穿上美珠的衣服，其闪耀和明亮致使晚上的星星因妒忌而想在隐没时刻之前四散。在欢乐的酒宴中，他们举杯为乐，愉快地涉足于游戏的场地，凝视歌姬以饱他们的眼福，

倾听歌声以充悦他们之耳；——而他们的心情因欢乐连连而振奋——

在头中，醉酒的头痛，在手中，情妇的秀发。

就这样当天结束：又照这个方式一连七天，从早到晚，他们尽情轮番把盏，凝视美若天仙，体态婀娜的美人。

他的手在丝弦上弹出很多逢迎的歌曲，
思慕的徵象。

当他们宴乐完毕，他命令打开新旧库藏的大门，准备各种珍宝、金钱和衣服。主持这件事，即是说，散发这些财宝，他委诸唆鲁禾帖尼别吉的才智和持重，她在那次忽邻勒塔上享有最大的威望。最先得到他们份子的是在场的成吉思汗氏族中的王公和公主；还有他们的所有奴仆和扈从，贵人和贱民，老头和幼儿；然后按顺序，那颜们，土绵长、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按人口，算端们，蔑力克们、书记们、官员们，以及他们的属下。其他每个在场的，不管他是谁，没有不分得一份而离开，确实，人人领到他的足额和该得的那份。

255

处理完这件事后，他们开始追究国事。首先他们审理斡赤斤的案子，他们认为应对它认真调查和仔细审视。而因这个审讯事关紧要，不能把它交给异姓，蒙哥和斡鲁朵就担任审判者，别的人不能对这件事置一词。当他们完成他们的任务后，一群异密按照札撒把他处死。用同样的方法他们处理其他要务，异密不得争论。

继合罕之后不久，察合台也去世了。他的孙子合剌斡兀立继承他，而他的嗣子也速没有干预。但因贵由汗对后者极为友好亲密，他说："有子怎能让孙子当继承人？"在他们生时，合罕和察合台都指定合剌作为察合台国土的继承人，但贵由把它交给也速，在所有事情上助他一臂之力。

合罕死后，诸王各自为政，贵人则分别依附他们当中的一个；因此他们在国土上宣写敕令，散发牌子。贵由命令把这些收回。因为这种作法不符他们的札撒和法令，他们感到羞愧，狼狈地低下他们的头。他们每个人的牌子，札儿里黑被追回，摆在颁发者面前，加上这句话："览汝所写。"㉔而别吉㉕和她的儿子们却昂着他们的头，因为没有人能够拿出他们违背札撒的任何东西。在整个谈吐中贵由汗总是拿他们当榜样；又因他们遵守札撒，他轻视别人，但称赞和夸奖他们。　256

他制定一条札撒称，一如合罕即位时维护其父之札撒，不许丝毫改动其律文，因此同样地，已父之札撒和律文也不应任意损益增删，确保不受窜改之害，而每道饰有皇室塔木花的札儿里黑，无须呈报皇上，应重新加印。

在这之后，他们共商军机以及如何遣师到世界各地。当获悉最远方的契丹蛮子国已经败盟反侧时，他派遣速不台把阿秃儿和札罕㉖那颜（Jaghan Noyan）率领一支劲旅和一支大军出兵该地；又派同样的军队到唐兀和肃良合；同时他把野里知给歹㉗（Eljigitei）和一支大军派往西方。他下令从每个王公处每十人中抽调两人去追随野里知给歹，该地所有的男子应随他上马，每十个大食人中应有两人随行，并且他们应从进攻异端㉘开始。大家同意他本人随后出发。尽管他已把所有的军旅　257

和被征服的百姓置于野里知给歹麾下，他还特地把鲁木、谷儿只、阿勒坡、毛夕里和塔迦窝儿[29]的政事交给他，为了别的人不妨碍他们，也为了那些地方的算端们和长官们可向他负责他们的贡赋。他把契丹诸州交给大丞相牙老瓦赤，以及原在异密麻速忽毕治下的河中，突厥斯坦和其他的土地。伊剌克、阿哲儿拜占、失儿湾、罗耳，起儿漫、法儿思和印度方向的疆域，他委诸异密阿儿浑。而分别隶属于他们的异密和蔑力克，他都颁赐札儿里黑和牌子：他把重要职务交给他们，用虎头[30]牌子和札儿黑里宠荣之。他还把鲁木的算端位子交给算端鲁克那丁，因为后者前来向他表示臣服，同时废掉他的兄长[31]。吉思灭里[32]（Qiz-Malik）之子大维德，他使之臣服于另一大维德。札儿里黑还颁给塔迦窝儿[33]和阿勒坡的算端们以及众使者。至258 于八吉打的使臣，过去他荣获的札儿里黑却从他那里追回，同时贵由汗给伊斯兰大教主送去愤怒的使信，因为绰儿马罕之子昔烈门[34]（Siremün）对他们作出控告。至于阿剌模忒的使者们，他不屑一顾地把他们打发走；对他们携来的信函的回答，采用了相应严厉的措词。

重要事件这样处理完，王公们在告退和行过尊敬之礼后，启程回家，忙于执行贵由汗的敕旨和命令，安排军旅的调遣和异密的任命。

当他登基的消息在整个世界上公布、他执法的严峻和可畏变得闻名时，就在诸军进抵他的敌人前，因害怕和畏惧他的凛烈，个个心中都有刀兵，人人胸中都有干戈。

在你的敌人前，你的箭矢是一支英勇的军队，

而在你的军队四周，
你的威猛是一座坚强的堡垒。

听到那个消息的各国诸侯，怕他的凶悍，畏他的残暴，“但求入地有门，上天有梯。”㉟

我没有在整个世界上看到
公开的或暗藏的敌人，
他在听见你的名字时不折腾。
我说折腾吗？他确实要吓死过去。

他的宰辅，宠信和廷臣不能提出建议，他们也不能把任何事情，在他先提起它之前，呈报给他。除了那个经常在第一天呈献他的贡物，然后甚至没有入内就离开的人，远近的访问者 259 未曾逾马厩以上一步。

合答㊲原来从他的幼年起就作为阿塔毕侍奉他；因他从信仰说是一个基督徒，贵由也受到该教的培育，而其印象给于他的心胸，“犹如刻在石头上的图画。”此外尚有镇海［的影响］。他因此极力礼遇基督徒及其教士；当这事到处盛传时，传教士就从大马士革、鲁木、八吉打、阿速㊳(As)和斡罗思㊴(Rus)奔赴他的宫廷；为他服劳的也大部分是基督教医师。因为合答和镇海的侍奉，他自然倾向于攻击穆罕默德（愿最好的和平与恩福施降给他！）的宗教。既然这个皇帝天性疏懒，他就把政事的紧和松、弛和张委诸合答和镇海，要他们对好坏和祸福负责。结果基督教的教义在他统治期间兴盛起来，没有穆斯林敢

于跟他们顶嘴。

现在贵由汗希望他自己的仁德之名超过他的父亲。他的厚施没有止境。当商人从这世界上远近各地集中，并且携来奇珍异宝时，他下令依照其父在位时所采用的办法估价。有次，一群侍候他的商人的款项，总计为七万巴里失，为此宣写敕令到各地。这时接受那些商人的货物，以及同天来自东方和西方，从契丹到鲁木的商品，连同各地各族的物货，堆积如山，分门

260 别类堆放。“运送所有这些将有困难，”大臣说，“但必需把它们送进哈剌和林的仓库。”“看守也会是困难的，”贵由说“而且对我们无益：把它赏给士卒和那些侍候我们的人吧。”因此一连几天把它分赐给左右的所有属民；没有一个乳儿不分得它的一份。还把它分赐给来自远近的一切人，不分主子和奴隶。最后仅有三分之一没有处理掉；这些也被分掉，但到头来还剩下很多。一天，贵由从斡耳朵出来，经过这些货物。他说：“难道我不曾叫你们把它都赏给军士和百姓吗？”他们回答：“这是每人足足分得两次后剩下来的。”他叫当时在场的每个人尽量取走。

那一年[40]，他在他的冬季驻地度过；当新的一年到来，这世界又摆脱冬天的严寒，柔适的云霭降临，地面披上春之彩袍，树木和枝叶又充满汁液，丰饶的风开始吹拂，空气(havā)犹如甜蜜女郎的爱情（havā），花园像公主的面颊那样容光焕发，鸟兽成双成对，情侣密友趁肃秋未至之前享乐的日子，如诗所说既不睡眠又不休息：

用爱情打动素馨宁静心情的人，

起来吧，让我们在这素馨的时刻
共同享乐吧；
让我们从玫瑰色花园的面上采摘玫瑰，
让我们从美酒色素馨的唇上欢饮美酒，

——这时贵由汗实现他出游的打算，离开他的首都。[41] 每逢他抵达有耕垦之地或者他见到有百姓之处，他就叫他的随从赏给他 261 们巴里失和衣物，让他们免于冻馁和饥寒之辱。象这样极其威凛和显耀，他进向西方诸邦。当他抵达距别失八里一周之程的横相乙儿[42]（*Qum-Sengir）境内时，大限已到[43]，不给他片刻时间从该地向前进一步。

多少希望因残酷苍天的幻化而没有实现啊！凶狠残暴都阻挡不住，军旅和干戈都制止不了。更奇怪的是，不管人们怎样观察和看到类似的事，他们决不接受教训；贪婪和欲念与日俱增；贪欲的力量时刻在增强；然而这无声说教者的声音不能阻拦，它在明智之耳中的戒谕也不能禁止。

这世界总在说：“最好别把你的心花在我身上。”
你没有倾听这个无声说教者的话。
为何你去追求亚历山大为之丧身的凶妇之爱？ 262
为何你去跟大流士为之丧失国土的女人调情？
你不曾发现这貌似娟好的刁妇，
时刻从这银色天幕变出的戏法吗？

①YSW。也速，也速蒙哥（Yesü-Mengü、Yesü-Möngke），是察合台的第五子。

②BWRY。蔑惕干（莫阿图堪）的第二子。

③ BAYDAR。察合台的第六子。

④ 原文作YSNBWQH，读作 YSNTWQH。拉施特常有此形的异写，但在一处(伯劳舍,第166页)作 YYSWTWA或YYSWNTWA，即Yesün-To'a。伯希和，《金帐汗国》第88-92页，把这个名字当作是《元秘史》的也孙帖额（Yesünte'e）或也孙脱额，Yesün Tü'e)，然而在志费尼和拉施中的形式似乎更支持伯劳舍在242页注中所提出的语原，即Yesün-togha“第九”，由蒙语yesün“九”和 togha(to'a)“数字”而来。也孙脱花，即也孙脱阿，是蔑惕干的第三子。

⑤ 乞里只-阿儿思兰四世（Qïlïj-Arslan IV）(1257-65)。

⑥ *T*AKWR。如穆.可.所指出（第III卷第484-90页）这是亚美尼亚词 t'agawor“国王”，被志费尼错误地用来，不是指西里西亚即小亚美尼亚的侯王，而是指该国本身。然而这里非指国王海屯一世(King Het'umI)自己，而是指他的兄弟元帅仙拍德(Constable Sempad Smbat)。

⑦ 即皇后鲁速丹（Queen Rusudani）的儿子大维德四世及后兄阔里吉王（King Giorgi）的私生子大维德五世。见阿伦，《格鲁吉亚人民的历史》，第113-4页。

⑧ 这是阿由比朝的(Ayyubid)纳昔儿·撒剌合丁·玉素甫(Nāṣir Salāḥ-ad-Din Yūsuf)，阿勒坡（1236-60）和大马士革(1250-60)的侯王。

⑨ 毛夕里的赞吉朝（Zangid）阿塔毕（1233-59）。

⑩ 这是个年代错误，而有意思的是，在他史书的这部分中（伯劳舍，第242页）几乎逐字抄录志费尼的拉施特，略而不提“额儿哲鲁木的算端。”鲁克那丁·扎罕沙（Rukn-ad-Din Jahan-Shah），额儿哲鲁木的塞勒术克侯王，在扎兰丁花剌子模沙为鲁木和西利亚联军所败后，遭到废黜，并被处死（1230）；他的领土这时被并入他堂兄阿老丁·凯

库拔一世（Ala-ad-Din Kai-Qubad I）的国土内。

⑪ 这看来指的是迦儿宾的出使。

⑫ 马可波罗的“山中老人，名叫阿老丁（Aloadin）”，即亦思马因或阿杀辛大长老穆罕默德三世（1221-55），关于他，见后，第ii册，第703-12页，同见荷治松《阿杀辛教派》，第256-8页。

⑬ 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474页，第652行。

⑭ SYRAMWN。这个名字较早的拼法。比较格利哥尔的Siramun 和汉语的昔烈门。后来的拼法（Shiremün）以迦儿宾的Chirenen，拉施特的 ŠYRAMWN，以及汉语的转写失烈门为代表。见柯立福，《蒙古名字》，第426-7页。此名似即 Solomon 的突厥蒙古语形。见伯希和，《蒙古和罗马教廷》，第〔203〕-〔204〕页，注④，或见柯立福，前引文，那里全文引用了伯希和的注。昔烈门，即失烈门，是窝阔台次子阔出（Köchü）的长子。

⑮ 原文有一空白，A本和B本同，但E本作NYSW，即YYSW。

⑯ 参看前面，第187页，D本作“九次”。

⑰ 指的是约瑟传中一个著名的轶事。祖来哈（Zulaikha）（波特费尔（Potiphar）之妻）的客人们，埃及贵妇，不能把她们的眼睛离开俊美的年轻男仆，用削桔子的刀割伤了她们的手。

⑱ 巴尔巴德是撒珊朝时代一个著名宫廷乐人。

⑲ 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472页，第623-4行，那里以“张口颂扬伟人”代替“乐人启唇歌唱。”

⑳ 同上，第465页，第504行。

㉑ 同上，第1648页，第2669行。

㉒ 同上，第2670行。

㉓ 同上，第470页，第571-2行。

㉔ 《古兰经》，第xvii章，第15节。

㉕ 即唆鲁禾帖尼（唆鲁禾黑帖尼）别吉。别吉（“后妃”）可能是一种为避免提到她真名而采用的死后谥号。见我的文章，《志费尼书中一些蒙古宗王的称号》，第153页。

㉖ J̌ΓAN。在第III卷第64页中，此名拼作J̌ΓA，即Jagha。jaghan是蒙语的"象"。伯劳舍，第306页，采用 ČΓAN即Chaghan之形，这也是有可能的，Chaghan的蒙语意思是"白"。据拉施特（贝烈津，第VII卷，第156-7页，赫塔吉诺夫，第144-5页，在那里，此名拼作Uchagan），扎罕原为一唐兀人，十五岁时被成吉思汗收为第五子。（这显然跟征服者塔塔儿妃子所出之子斡儿长，即斡儿察罕有些混淆。关于他，见前第180-1页，注⑥，又见赫塔吉诺夫，第110页，他的名字在那里拼作Chagan。）他统率成吉思汗的"大土绵"（hazāra-yi-buzurg），后又为窝阔台委派为所有契丹即中国北部境内蒙古军的统帅，以及契丹本土的长官。（《元史》有察罕传一中译者注）。

㉗ 原文作AYLČYKTAY，读作AYLJ̌YKTAY。关于此名的形式和含义，见伯希和，《蒙古和罗马教廷》，第〔116〕页注②，第〔171〕页注②。这就是遣使去见路易九世(LouisIX)的"鞑靼之王"Elcheltay，等等。见伯希和，前引书，第〔154〕-〔155〕页，至于他致圣路易之函的拉丁译文，亦见第〔161〕-〔164〕页。参看格鲁赛，《草原帝国》，第421-3页。（《元史》中又写作野里知吉带和宴只吉带等等——中译者注。）

㉘ malāḥida（单数为 mulḥid），这个词通常用来称亦思马因人即阿杀辛人。它为卢不鲁克所知，他谈及"他们称之为 Mulidet 的 Hacsasins"（柔克义，第222页），而且也为亚美尼亚史家瓦尔丹（Mlhedk'）和乞剌可思（Mlhedk'和 Mulhedk'）所使用。mulḥlid 实际是个比 heretic 更强烈的词，因为亦思马因人被认为在伊斯兰的范围外。（汉文史料中作没里奚、木乃奚、木剌夷，等等——中译者注。）

㉙ 原文作 Diyar-Bekr（Diyār-Bakr），但E本作 TAKWR（B本和C本讹为BAKWR），即 Takavor，关于它，见前，第250页，注⑥。

㉚ shir-sar，它也可能义为"狮头"。参看别奈代脱编马可波罗，第112页："汝须知者，百夫长获一银牌，千夫长金牌或镀银牌，万夫长获一狮头金牌。"在两种情况下指的都是中国的"虎符"（hu-fu）。如伯希和说，马可波罗始终用"狮"代替"虎"—"比方以虎符作狮符

之类，好像是受了波斯语Šēr、Šīr等字的影响。”（《巴尔托德著突厥斯坦评注》，第17页。）事实上，在古典波斯著作中。shīr（或如当时的拚法shēr）并无区别地既用来指狮，又用来指虎。在今波斯，这个词仅有“狮”之义，但在印度，旧读法（shīr）仍保存下来，它是“虎”的普通称呼。比较《森林故事》的Shere Khan。

㉛ 也速丁·凯迦武斯二世（'Izz-ad-Dīn Kai-Kā'ūs II）(1245—57）。关于这两个诸侯统治的复杂情节，见格鲁赛，前引书第423页。

㉜ 即鲁速丹。Qïz-Malik多少算是“皇后”，来自突厥语 gïz“少女”和阿剌伯语 malik“国王”。

㉝ 见前，第250页，注⑥。

㉞ 不要跟窝阔台的孙子弄混了，关于他，见前，第251页，注⑭。

㉟ 《古兰经》，第vi章第35节的改写。

㊱ 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1637页，第2492-3行。

㊲ 迦儿宾的“整个帝国的管治者合答（Kadac）”。（柔克义，第27页。）

㊳ 阿速（Ās）即阿兰（Ālān）人是今天奥谢梯人（Ossetes）的祖先。

㊴ 即俄罗斯人，关于这个名字的起源，见维纳斯基《古代俄罗斯》，第276-8页。

㊵ 即1247年。

㊶ 据拉施特（伯劳舍，第250页），贵由借口他因健康原因进向叶密立地区，但唆鲁禾黑帖尼王后怀疑他的真正意图是进攻他的堂兄拔都，她因此向后者送去警报。

㊷ 原文作SMRQND，即Samarqand（撒麻耳干），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应读作QMSNKR。在《蒙古和罗马教廷》第〔196〕-〔197〕页中，伯希和已基于D本的MSKR和把儿赫不烈思中相应一段的QMSTKY，提出了这样一个订正，他把它的词形考证为《元史》中的横相乙儿（Hêng-sêng-yi-êrh）和乞剌可思的Ghumsghur。据后者（第213页，白乃脱胥乃德，第I卷，第168页），小亚美尼亚王海屯离开哈剌和林回

国途中，走了三十天后到达Ghumsghur，再从那里进向Bēřbalekh和Bēshbalekh，即别失八里。横相乙儿，“沙岬”，是《元秘史》（第158节）的忽木升吉儿（Qum-Shinggir），据伯希和，《亲征录》第316页，当沿乌伦古（Urungu）上游去寻找，该河在那里仍以布尔根（Bulgan）而知名，“可能在该处，它因形成一个朝西方和西北方的大转湾而停止从北往南流；今天通向古城（Gutchen）的邮道仍在那里。”

㊸ 据《元史》，贵由死于1248年3月（3月27日-4月24日）。见伯希和，《蒙古和罗马教廷》，第〔195〕-〔196〕页。

〔XXXVII〕

斡兀立海迷失后[1]及其诸子

当一切凡人均不可避免的天命夺走了贵由汗时，大路被封锁了（每逢一个国王崩驾，这是他们的风俗和习惯），同时颁布了一条札撒说，每人应在他已抵达的任何地方停留，不管那是有人烟之地或是荒郊。对这个不幸事故的哀伤减轻后，斡兀立海迷失遣使去见唆鲁禾帖尼别吉和拔都，向他们报告所发生的事；而且在跟大臣们商量她应返回合罕的斡耳朵呢，还是前往贵由汗前斡耳朵所在之霍博和叶密立后，按照她自己的意见，她启程到叶密立。唆鲁禾帖尼别吉，按他们的旧习，送给她衣服和一顶顾姑[2]（boghtagh），以及劝慰和哀悼的使信。拔都用同样的方式抚慰她，以美诺来勉励她；就中他提出，斡兀立海迷失，一如既往，应与大臣们共同治理朝政，照拂一切必须的庶务。借口他的马瘦，他驻留在阿剌豁马黑[3]（Ala-Qamaq）；并带话给所有的王公和异密，要他们到该地，以便共商把汗位交给一个适当人选的事，庶几朝政不致再度失序，骚乱不致发生。忽察和脑忽也应前去，而合答务必陪随他们。忽察和脑忽他们那方面倒动身去见拔都。至于合答，当因位高势大他把足踏在天上时，他曾说了些不符他身份的胡话，又因愚蠢之极和无知到顶，发表了些成为恐慌根源和是非材料的言论。因此出自畏惧，他裹足不前，低头装病。尽管三番两次遣使者

263

264

们去召他，他并不答应，斡兀立海迷失和她的儿子们也不同意他去。使者因此马上向他告别。

忽察和脑忽抵达阿剌豁马黑，顶多住了一两天，便赶在其他诸王之前返回去了，因为他们的命星衰微了。他们把帖木儿那颜（Temür Noyan）留给拔都作为他们的代表，告诉他说，无论诸王达成了何种协定，他也要立下同样内容的文书。而当王公们同心翊戴贤明的君主蒙哥可汗登基时，他也作出了他的书面赞同。

为了对贵由汗的儿子们表示尊重，诸王公仍让他们执政到召开一次忽邻勒塔之时；他们遣一名使者对他们说，因镇海始终是个忠实的人，曾总握要务，他可继续指导政事和颁发札儿里黑，迄至新汗被推立和全能真主的秘密被揭开的时候。

王公们都从阿剌豁马黑返回他们自己的斡耳朵，以准备这次忽邻勒塔。至于帖木儿，他回去见忽察和脑忽，告诉他们怎样王公们一致同意蒙哥可汗承运登基。他们责备他给出了他的文书，同意别人的意见；同时他们阴谋在蒙哥可汗的道路上设下一面埋伏，从粗暴的指上射出叛逆之矢。然而，因福星警觉协助、仁慈，天命在他一边，运气是他的友伴，造物主（主的慈恩光荣，主的赐福众多！）的天恩在护佑他，加之百姓的热忱在支持和拥护他，他就在他们觉察前渡过了险境和危难。尽管如此，他们仍在他们心里怀着那个念头，并继续处理时政，

265 虽则这些事很少，不过跟商人交易，临时拨款给各地和各邦，派遣下层驿使和税吏而已。

斡兀立海迷失整天跟珊蛮策划于密室，以实现他们的妄念和狂想[4]。忽察和脑忽呢，他们在其母对面各据一宫；这样就

在一个地方有了三个统治者。在别处，王公们也按他们自己的愿望做生意，各地的达官贵人凭他们的私意依附于一党。因为彼此不合以及跟他们的年长族人有矛盾，斡兀立海迷失及其诸子的事情不可收拾了；他们的图谋和诡计更是逸出了正义之道。至于镇海，在办事中他既软弱又为难，他的劝告不为他们的明智之耳所采纳：因为年轻，他们任性胡来，斡兀立海迷失则以抑沮贤良为乐。

苦行者无能为力的两桩事是：
女人的心计和年轻人的专横；
就女人说，她们的性子容易激动，
而就年轻人说，他们放纵不羁⑤。

因此他们遣使者去见拔都说："我们不同意选举另外的汗，我们决不承认那个协定。"

判决被通过，文书立在先，
急燥或焦虑有何用场？
真主通过他喜爱的判决，然则一切皆安，
你又为何烦恼不安？

他们送去所有这些使信，都有也速的鼓动，得到他的同意和支持。而他们的忠实的亲族别吉和拔都却屡次给他们送去忠告，说："当所有的阿合（aqa）和额尼⑥（ini）聚会时，无论如何你们应当出席忽邻勒塔，再一次共同商讨和审议。"从拔都 266

遣去的使者们说，倘若汗位交给了蒙哥可汗，他们会得到最大的好处。但因他们用幼稚和任性的目光来观看，又没有受到生活经验的锻炼和惩罚，他们固持这些意见。至于合答，因害怕他的蠢话和不成熟的想法的后果，他同意他们的反对意见。尽管使者们从四方去叫他们赶快应忽邻勒塔之召，他们仍坚持他们的拖拖拉拉，在敌对的幕后策划阴谋，在野心的棋盘上投掷暗算的骰子；他们还是不去干有益的事。最后，王公们派去一名使者说，他们已聚会在［蒙哥的］御前。因此脑忽就启程去参加他们，随后是忽察，最后海迷失也去了，这将在谈世界皇帝蒙哥可汗登极的一章中披露；当因短见和狂妄，事情就达到这样的程度：智者之悟性在那思虑的泥潭中挣扎而不能找到出路。

---

①AΓWL ΓAYMŠ。根据把她称为 Oqul-Qaimish 的拉施特，她是个篾里乞人；（赫塔吉诺夫，第116页）接见路易九世遣来第一次使节的正是她，她给法兰西国王的复函保存在约因维尔（Joinville）的书中。见伯希和《蒙古和罗马教廷》，第［213］页。在蒙哥致圣路易的信函中，她被称作迦木思(Camus)："……当贵由汗(Keu Chan)死后，你的使臣们到达此宫廷。而他的妻子迦木思送给你纳失失料子和函件。但对一个大国的幸福和安宁，以及战争和和平的事，这个比狗还贱的女人对它们能懂得什么？……"（柔克义，第249-50页。）（Keu，我是据余大钧同志的意见读作贵由，其他一些译名也考虑了余大钧同志的意见，仅表谢意。Camus当即Qaimish的拉丁文写法——中译者注。）

② 顾姑（boghtagh、boghtaq）是已婚妇女的头饰。它是卢不鲁克的bocca，即* bocta，卢不鲁克描写它如下："再者他们有一种他们称之为bocca的头饰，用树皮或他们能找到的这类轻物质制成，而它大如两手合掐，高有一腕尺多，阔如柱头。这个 bocca，他们用贵重的丝绢包起来，它里面是空的，在柱头顶，即在它的顶面，他们插上也有

一腕尺多长的一簇羽茎或细枝。这个羽茎，他们在顶端饰以孔雀羽毛，围着（顶的）边上有野鸭尾制成的羽毛，尚有宝石。贵妇们在她们的头上戴上这种头饰，用一根amess把它向下拉紧，为那个目的在它的顶上替它打开一个孔，并且她们把她们的头发塞进去，将头发置于她们的脑后打成一个髻，把它放进 bocca 中，然后她们把bocca紧拉在颚下。因此当几个妇女一起骑马时，打老远看她们，她们就象士兵，头戴盔，竖执矛。因这个bocca象一顶头盔，它上面的羽茎象一支矛”。（柔克义，第73-74页。）

③ ALAQMAQ。显然就是《元史》的阿剌脱忽剌兀（*Ala-Toghra'u），伯希和，《蒙古和罗马教廷》，第〔190〕页，注“②，把它看成是 *Ala-Toghraq，“有斑的白杨，来原于突厥语“ala 有斑的”、“黑色和白色的，”以及toghraq “白杨。”他解释这两个词形之间的差异时提出，Ala-Qamaq可能是*Ala-Toghraq之讹。问题的另一个解答可以是把Ala-Qamaq的第二部分看成是鄂图曼和阿哲儿拜占的“白杨”，即 qavaq（kavak）一词的异写或讹错。阿剌豁马黑距海押立为一周之程（见后，第ii册，第557页），或者，如巴尔托德在他为《伊斯兰百科全书》撰写的“拔都”条下所提出，位于伊塞克湖（Issik）和伊犁河之间的阿拉套（Ala-Tau）山中。据拉施特(伯劳舍，第274-8页），拔都和诸王相会，不是在阿剌豁马黑（没有地方提到它），而是在他自己领土内的某地。因在贵由死时害风湿成了瘫子（同见伯劳舍，第251页），拔都把诸王召到他在西方的大本营去；而窝阔台、察合台和贵由的儿子们被说成是拒绝长途跋涉去钦察草原。此外，拉施特关于这次相会的叙述，和志费尼记在阿剌豁马黑召开的忽邻勒塔的细节，决无不同。见后，第ii册，第557-62页。

④ 卢不鲁克的威廉听蒙哥“亲口说，迦木思是一个最坏的巫婆，她用她的巫术毁灭了她的整个家庭。”（柔克义，第250页。）

⑤马鲁鲁德的忽辛・本・阿里（Husain b.'Alī），他享名于撒曼朝统治下。（穆.可.）

⑥ 即哥哥和弟弟。

〔XXXVIII〕

术赤及其继承人拔都①的登基

长子术赤曾到豁兰八失去见成吉思汗并从那里归去，这时大限已到。他的诸子中，孛哈勒②(Boghal)、斡鲁朵、拔都、昔班罕、唐古忒、别儿哥和别儿哥察耳，这七个均已成年；而267 拔都继承他的父亲，成为国土及他兄弟的统治者。当合罕登上帝位时，拔都征服和削平了与其本土接壤的所有疆域，包括所有钦察、阿兰、阿速、斡罗思等余下的土地，以及诸如不里阿耳、篾怯思③ (Magas) 等其他国土。

拔都驻在他设在阿的勒④ (Etil) 地区的幄帐；他在那里建筑了一座叫做萨莱⑤ (Sarai) 的城市；而他的话是每个地方的法律。他是一个无宗教信仰的国王：他仅信仰天神，不盲目地归依这派那教。他的施舍无数，他的恩泽无穷。各国的国王、四海的诸侯，及其他所有人都去朝见他；就在把他们多年积存的贡礼运进府库之前，他已把它们统统赏给了蒙古人、穆斯林及一切在场者，不管贡礼是多是少。四方的商人运给他各类货物，他一古脑儿收下，支给好几倍的价钱。他宣写敕令给鲁木和西利亚的算端，把札儿里黑赐给他们；前去朝见他的人没有不达到目的而离开。

贵由汗继承汗位时，拔都应他的要求，出发去迎接他。他抵达阿剌豁马黑，贵由汗的死亡便来临了。他停驻在该地，王

公们从四方去见他；于是他们把汗位交给蒙哥可汗，其经过将在谈蒙哥可汗的一章中披露。从那里他返回去，到达他自己的 268 斡耳朵，纵情于声色歌舞。凡是组织远征时，他就会根据情况的缓急，调发由他的族人、亲属和将官率领的军旅。当在653/1255-6年蒙哥可汗举行另一次忽邻勒塔时，他遣去信奉基督教的撒里答（Sartaq）。撒里答尚未抵达，这时真主的旨令得到执行，那不可避免的事⑥发生在……⑦年。撒里答到达后，蒙哥可汗优礼接待他，以种种超逾他的所有同辈的恩赏来显扬他；他又用宜于如此一个伟大国王的财富和珍宝送走他。他还没有到他的斡耳朵，而是仅到达……这时他也前去见他的父亲。蒙哥可汗遣他的异密去吊慰他的妻妾和弟兄；同时他教拔都的长妻孛剌黑真⑧哈敦（Boraqchin Khatun）颁发敕令和教育撒里答之子兀剌赤⑨（Ulaghchi），直到他长大继承他的父亲。但天不从人愿，兀剌赤同年就死了。

---

① 关于金帐汗国的建立者拔都的统治，见维纳斯基，《蒙古和俄罗斯》，第140—9页，格鲁赛，《草原帝国》，第470—4页，斯柏勒，《金帐汗国》，第10—32页。

② 原文作BMHL，读作BWΓL。拉施特作BWWAL，即Bow-al或Bo'al，又作BWQAL，即Boqal。Bo'al实际是义为“奴隶”的蒙古名Bo'ol的西方拚法。见伯希和，《金帐汗国》，第52—4页。在兰浦尔《回教王朝》中作Teval的孛阿勒（Bo'al），是著名将军那海(N-oqai)，马可波罗的Nogai的祖父。

③ MKS。篾怯思，《元秘史》的篾格惕（Meget）等等，实为阿兰人即奥谢梯人的首府。见米诺尔斯基，《高加索》，第III卷，第232-

8页。

④ AYTYL。伏尔加河。迦儿宾是第一个用它的俄罗斯名字称呼这条河的西方作家。甚至卢不鲁克都把它叫做 Etilia。见柔克义，第8页，注②。这个名字被不里阿耳人和阿瓦儿人（Avars）用来称伏尔加河，而 etil 至今仍是“河流”的楚瓦什（chuvash）语。见巴尔托德，《突厥史》，第22页。

⑤ 这是乔叟（Chaucer）的“在鞑靼（Tartarye）地面的萨莱（Sarray）”。萨莱（后被叫做“老萨莱”，以把它区别于别儿哥建造的“新萨莱”）位于阿赫土巴（Akhtuba）东岸，阿斯特拉罕（Astrakhan）以东约六十五哩。见维纳斯基，前引书，第266—8页。

⑥ 即拔都之死。

⑦ 拔都的死期，史料有很大的分歧，但看来最可能他死于1255年。见斯柏勒，前引书，第32页，注108。

⑧ BRAQČYN。关于孛剌黑真（Boraqchin）——这个名字是蒙语boro“灰色”的阴性形式——，见伯希和，前引书，第39—44页。据拉施特（赫塔吉诺夫，第111页），她是塔塔儿的按赤（Alchi）族。

⑨ 据拉施特，兀剌赤（Ulaghchi）——“驿骑管理者”——并非撒里答之子，而系他的兄弟，但见伯希和，前引书，第34—9页。

〔XXXIX〕

不里阿耳①以及阿速、斡罗思领域的征服②

当合罕召开第二次忽邻勒塔时，他们共同商议如何剪除和征服所有余下的反抗者；并决定攻占与拔都营地接界的不里阿耳、阿速和斡罗思等国；因为它们为自己领域的广阔所欺，还没有完全投诚。他因此责成一些王公去援助拔都，他们是：蒙哥可汗及其弟拨绰③（Böchek）；他自己的儿子贵由汗和合答罕；其他王公中的阔列坚。不里、拜答儿；拔都的兄弟斡鲁朵和唐古忒；几个别的王公以及从大将中挑选的速不台把阿秃儿。为组织他的兵力和军队，王公们各返他们自己的驻地；而在春天时他们每人就从他自己的领域出师，赶去进行这次战役。他们在不里阿耳境内会师。大地因他们军旅的强大而震响共鸣，就连野兽都被他们兵力的规模和喧嚣吓了一跳。首先他们袭取了以阵地坚固和资源丰富而名闻全世的不里阿耳城；作为对他人的一个警告，他们屠杀百姓，掠他们为奴。从那里他们进兵斡罗思国，征服了该邦④乃至篾怯思⑤城，它的居民多如蚂蚁和蝗虫，而它的四周，树木和茂林密布，以致连一头蛇都不能穿过。王公们均停驻在该城的郊野，同时他们在四面八方修建宽阔足够三、四辆大车并排而行的道路。接着他们对着城墙架起

射石机，几天时间后，除了它的名字⑥外没有给该城留下什么东西，并掠获了大量的战利品。他们下令割掉百姓的右耳，计有二十七万只耳朵。从那里王公们班师而回。

---

① 不里阿耳在这章中既用来指城镇（关于它，见前，第42页，注⑫），又用来指民族。关于伏尔加不里阿耳人，见维纳斯基，《古代俄罗斯》，第222-8页。

② 这章和下一章已出现在付印的米诺尔斯基的《高加索》中，第III卷，第222—3页中。

③ BWČK。《元秘史》中的不者克（Büjek），迦儿宾的Bichac或 Bechac。拨绰实际是蒙哥的异母兄弟。见伯劳舍编拉施特，第207页，那里在提到他母亲名字处是一个空白。他必定是蒙哥和阿里不哥的"同父"的兄弟，据卢不鲁克，他曾"在匈牙利，在一个叫做贝尔格莱德（Belgrade）的城市"俘获了金匠威廉·布昔尔（William Buchier）。见柔克义，第222页。

④ 在这个地方，米诺尔斯基，前引书，第222页注②，认为有一个大脱漏。由此给人的印象是，蔑怯思是在俄罗斯战役期间被攻陷的，而它实际上是在以后高加索战争过程中被攻占的。

⑤ 在波斯语中，magas义为"苍蝇"，连同下面提到的蚂蚁、蝗虫和蛇，因此是所谓的塔纳苏卜数字的一个例子。见前，第117页，注⑦。

⑥ 一个双关语：除苍蝇外一无所有。

⑦ 参看前面，第195页，及注⑬。

〔XL〕

克列儿和巴只吉惕[1]的骑兵[2]

斡罗思人、钦察人和阿兰人被消灭后，拔都决定进兵克列儿和巴只吉惕，它们是信仰基督教的两个大国，据说跟富浪人的国家接境。头脑中抱着这个目的，他配备他的军旅，并在新的一年出师。而那个民族因他们人多势大和甲兵强盛，目空一切；因此他们听见拔都临近的消息时，他们也用四十万个个以善战闻名、视逃跑可耻的骑兵，出发去迎击他。拔都遣他的兄弟昔班罕率一万人先行，以侦察他们的人数，探报他们兵力和武装的强弱。昔班罕奉他的命令出发，在一个礼拜后回来报告说，他们两倍于蒙古军的兵力，都是骁勇善战的人马。当两军彼此接近时，拔都登上一个山头[3]；而一天又一夜，他除了祷告和叹息外不跟任何人说话；同时他叫穆斯林也集合起来，向天祈祷。次日他们准备战斗。一条河[4]把两军隔开，拔都遣一支军队在夜间渡河，然后他的〔主力〕军队过去了。拔都的兄弟亲自进入战场，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攻击；但敌军强大，寸步不让。这时〔主力〕军从后到达；昔班罕同时全力出击；他们冲击敌人的御营，用他们的刀斩断绳索[5]。当蒙古人掀翻了他们的营盘时，克列儿军队[6]丧失斗志，逃跑了。但该军没有逃脱，那些国土也被征服。这是他们的最伟大的战绩和最激烈的战斗之一。 271

① 巴只吉惕在这里仅为克列儿，即匈牙利人的一个同义词，不是指乌拉尔的巴什基尔人（Uralian Bashkirs），其后代是今天巴什基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Bashkir Autonomous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的居民。关于这后者，见米诺尔斯基，《霍杜德》，第318—19页。

② 或作“进兵克列儿和巴只吉惕的骑兵（khail）”。这是米诺尔斯基，《高加索》，第III卷，第223页，所理解的标题。另一方面，参看下面提到的四十万匈牙利骑兵。

③ 参照前面，第80页。

④ 肖约河（Sayó）。

⑤ 如米诺尔斯基，《高加索》，第III卷，第223页注③，指出，迦儿宾在伏尔加河下游拔都的营地看见“用亚麻制的幄帐。它们大而十分美观，曾属于匈牙利国王。”（柔克义，第10页。）

⑥ “胜匈牙利人之战，是于1241年4月11日，在肖约河右岸、它与提索（Tisza）河会合处之莫希（Mohi）打的。这次战斗中，拔都和速不台之间发生争吵，见伯希和，〔《金帐汗国》〕第131页对汉文速不台传的译文。蒙古人在匈牙利平原度过1241夏季，并于1241年12月25日从冰上越过多瑙河（Danube）。”（米诺尔斯基，前引书，第228页。）

〔XLI〕

察 合 台

察合台是个勇猛和强大的汗，严厉而凛烈。河中和突厥斯坦诸地被征服后，他的驻地，以及他的子女和军队的驻地，从别失八里扩展到撒麻耳干，适合帝王居住的美丽富饶的地方。春夏两季，他在阿力麻里和忽牙思驻跸，此地在那些季节中好像伊剌木园。他在该地区筑有聚集水禽的大水塘（他们称之为库耳①）。他还兴修一座叫做忽都鲁（Qutlugh）的城镇②。秋冬两季他在亦剌（Ila）河岸的〔？篾鲁疾克③（Marauzik）〕度过。而每一旅程，从头到尾，他储备有粮食和饮料。他总是耽溺于声乐歌舞，亲近妖姬美妇。 272

因为怕他的札撒和刑罚，他的臣民秩序井然，以致在他统治期间，旅客只要接近他的军队，在任何一段道路上都无需保镖和卫士；而且，有那么个夸大的说法：一个头顶黄金器皿的妇女可以不用担心害怕地单独行走。他制定了精密的札撒，这对诸如大食等类人说是难以忍受的重负，例如，人们不可以按照穆斯林的方式屠宰牲畜，不得白天入流水中沐浴，等等。禁止按照合法方式杀羊的札撒，他颁发到各地；因而一度没有人公开在呼罗珊杀羊，穆斯林被迫吃腐肉。

合罕死后，察合台的宫阙成为全人类的核心，人们从远近跋涉去朝拜他。但不久重病就袭击了他，以致病势不治。他有

个突厥丞相，一个叫做胡只儿（Hujir）的人，在他统治末尾时拥有权势并接管朝政，和医师麦术督丁（Majd-ad-Din）一起，这个人尽他的一切能力来治疗察合台的病，表现出很大的关怀和忧虑。然而，察合台死后，他的长妻也速伦[4]（Yesülün）下令把他们两人连同他们的子女一起处死。

从征服河中起就追随察合台左右并已位居宰辅的异密哈巴失·阿迷的（Habash Amid），仍留下来为察合台的寡妻服273 劳。有那么个叫做撒底德-阿瓦儿·沙亦儿（Sadid-i-A'var Sha'ir）的诗人。一个节日上他撰写了几句咏事诗，并把它们呈献给异密哈巴失·阿迷的：

> 你越发清楚的知道：这个阴暗的世界是灾难的罗网，
> 你曾获悉：这个世界是一个欺人的妖精。
> 当命运向左右进攻和袭击时，
> 火儿赤和客卜帖兀勒[5]及骁勇士兵有何用处？
> 因怕他而无人入水，
> 但他却淹死在广阔无边的大海中。

察合台有很多儿子和孙子；但他的长子篾惕干死于范延，而合剌[6]当时刚出生，因此成吉思汗，以及在他之后，合罕和察合台，曾以他为察合台的后嗣和继承人。按此决定，察合台死后，他的妻子也速伦、哈巴失·阿迷的-木勒克，以及国家大臣都拥立他。但当贵由汗登上汗位时，因为跟察合台之子也速相好，他说："有子为何孙子应继承？"因此之故，他以也速承袭其父的国土，委他执掌国政。现在也速是经常宴乐；他不知

节制，以酗酒为习，从早喝到晚。

当他在国内牢牢立身后，他生哈巴失·阿迷的的气，因为后者支持合剌；于是他阴谋害他。哈巴失·阿迷的刚拥有权势时，原曾把他的儿子们交给察合台的诸子，把他们每个分配给一位王公。然而，察合台经常拿他们跟巴哈丁·马儿吉纳尼(Baha-ad-Din Marghinani)相比，因后者有才干和学识；而且他派他去侍奉也速。由于服劳日久，巴哈丁也拥有权势；他被授予辅佐也速的职位，哈巴失·阿迷的则被斥退。伊祃木巴哈丁尽到一切尊敬的礼仪，屡次阻止也速去实现他对哈巴失·阿迷的的图谋。可是，异密哈巴失·阿迷的心怀旧恨，他在等待一个时机以舒他的胸怀。 274

也速继续统治到蒙哥可汗登上汗国的宝座。也速反对他登基，所以蒙哥可汗根据在先的遗嘱把国土交给合剌：他用种种恩渥来表彰合剌，送他回家。在归途中，不能逃避的时刻不让他抵达他的斡耳朵。故此蒙哥可汗把国家交给他的儿子；因后者还仅为一幼童，他就把政权授与合剌的寡妻斡儿吉纳[7]（Orqina）掌握。当她回到她的斡耳朵时，也速，得到拔都的许可，不久也回到家里。对他，老天也没有给予宽恕[8]。

异密哈巴失·阿迷的及其子纳速鲁丁（Nasir-ad-Din)在为斡儿吉纳服劳中又获权力。而当合剌归来时[9]，他把巴哈丁·马儿吉纳尼连同他的财产和子女都交给哈巴失·阿迷的，让后者向他报仇。

巴哈丁被收系在双叉的枷锁中时，他撰写如下的四行诗：

那些包扎他们生命包袱的人，

逃避了这世界的劳累和烦恼。
我的身子因我的很多罪孽而破碎，
因此他们捆绑的是这破碎东西。

275 为了乞求恩免，他也送去这另一首四行诗：

王啊，取走我的那些筋骨和脉络吧；
又倘若我的生命于你有用，也把它取走吧。
它是来到我嘴唇、离开我胸膛的生命。
这二者任你取走其一吧。

但当他发现无策可施，卑躬屈膝无用时，他撰写了下面两首诗，把它们送给哈巴失·阿迷的：

我跟朋友和敌人一起宴乐，然后离开；
我把生命之裳塞进我的臂下，然后离开。
命运之手给我洗涤灵魂的药丸；
我向她的药丸⑩发出一百个有效的咒骂，
然后离开。

哈巴失·阿迷的命他的人把他包在一块毛毡中，并殴击毡子，把他的肢体打得粉碎。

在649/1251—2年，当我们从海迷失的斡耳朵返回时，我随异密阿儿浑到达也速的宫廷。我向伊祃木巴哈丁表示我的敬意，他在谈别的事之前先念了下面的诗：

当宽大的人是宽大的时，他是自己宽大，
但当宽大者之子是宽大的时，
他使他们两人都宽大。

他对我尽到尊敬和礼遇。

巴哈丁把高贵的门弟和卓越的学识合而为一，因为在他的父系方面，他是拔汗那的世袭沙亦黑伊斯兰，而在母系方面，他又和该邦的汗和君主脱欢汗[11]（Toghan Khan）有亲属关系；至于他的卓越学识，他把各种精神的和世俗的高尚知识施用于他晋升的宰辅高位。确实，我发现他的面前是世界上所有学者的中心，天下赛德尔的枢纽。凡是有一笔学术货物（它是 276 非卖品）作资本者，始终在巴哈丁那里找得到他货物的市场，受到他慈悯和矜恤的救济。要谈他的成就和品德会拖得太长，而既无时间又无地方去载录它们。甚么有德之士，命运把他抬举又不再把他抛弃呢？

什么丝柏她使之高耸
而不再痛苦地把它弯折呢？
光阴啊，为何你终生照料
有嫩枝和茂林的高尚德行之园？
光阴啊，你和居于高位的贵人有何相干？
倘若你留下一个贵人，
那对你有何损害？[12]

异密巴哈丁遗有儿子和乳幼，而哈巴失想把所有他的儿子

都送去追随他们的父亲。

---

① 见前，第237页，注③。

② 或村疃（dīh）。见前，前45页，注⑤。

③ 原文据A本作MRAWRYL，但有好几个异写。这个词要么是个专有名词，要么是义为"附近"、"河岸"等等的某个词的讹误，在此情况下整个短语会是"靠近亦剌（的河岸）"。İla（亦剌）是伊犁的古突厥名。

④ YSLWN。据拉施特（伯劳舍，第154页），她是弘吉剌部答力台（Daritai）之子合塔那颜（Qata Noyan）的女儿。答力台是该部之长以及成吉思汗长妻孛儿台旭真（Bürte Fujin）之父特薛禅（Dei Sec-hen）的兄弟：也速伦之父和孛儿台因此是亲堂兄妹。然而，拉施特往下说也速伦死后察合台取她之妹为妻，反之，据志费尼的说法，她活过了她的丈夫。

⑤ 即宿卫，见前，第226页，注㊳。

⑥ 即合剌旭烈兀。

⑦ AWRQYNH。拉施特（伯劳舍，第102页）拚作AWRQNH和瓦撒夫（哈模尔-柏格斯塔尔编本第28页，孟买编本第14页）拚作HRΓN-H，显即Horghīna。卢不鲁克的Organum，如玉尔，《中国以及通往中国去的道路》，第IV卷，第161页所已指出，是这个皇后的名字，转用到她居住的领土。据拉施特，她是斡亦剌的不花帖木儿（Buqa Temür）之妹，因此是成吉思汗的孙女，他的次女扯扯干（Checheken）所出。见赫塔吉诺夫，第119页，斯米尔诺娃，第70页。

⑧ 据拉施特的较详记载（伯劳舍，第175页，第184—93页），合剌旭烈兀的妻子斡儿吉纳在其夫死于归途后，奉蒙哥可汗之命把也速处死，然后继其夫统治了十年察合台的兀鲁思。（穆.可.）

⑨ 这不仅与事实不符，也与作者自己在前几行的说法不合。（穆.可.）

⑩ 即ḥabb-ash，它也能读作Habash。

⑪ 关于死在408／1017—18年的可失哈耳君王脱欢汗，见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274—5页，第279—82页。

⑫ 阿不勒法刺吉·本·阿不-哈辛（Abul-Faraj b.Abu-Hasin），阿勒坡的哈的。（穆.可.）

277

以全能真主的名义！

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

第　二　部

〔1〕

花剌子模算端朝的起源

（愿真主昭示他们的典例！）

有个仳理伽的斤①（Bilge-Tegin）是塞勒术克王室的一名重要官吏，犹如在撒曼朝治下阿勒卜的斤②（Alp-Tegin）是呼罗珊的军队统帅一样，这件事载诸伊本冯都克·拜哈吉（Ibn-Funduq al-Baihaqi）的《麦夏里布-塔扎里卜》③（Masharib-at-Tajarib），它是《塔扎里卜乌蛮》④（Tajarib-al-Uman）的续撰，又见于剌兹（Razi）的《扎瓦米兀鲁木》⑤（Jawami'-al-'Ulum），这后一著作是为算端帖乞失而撰写。这个仳理伽的斤从哈齐斯坦⑥（Gharchistan）购买了一个叫做讷失的斤·哈耳察（Nash-Tegin Gharcha）的奴隶，他依靠聪明和伶俐逐渐侪于高位，直到他成为塞勒术克朝廷中的一名要员，恰如娑匐的斤⑦（Sebük-Tegin）之在撒曼朝后期，而且获得"捧面盆者"⑧（ṭasht-dār）的称号。在那些日子里， 278

这个职位的费用原是由花剌子模的岁入来支付，如同衣橱的费用由胡济斯坦（Khuzistan）的岁入来支付一样。讷失的斤，因此，被授与花剌子模沙黑纳的称号。

他有好几个儿子，长子忽都不丁·穆罕默德（Qutb-ad-Din Muhammad），他送到马鲁的学校，为的是他可以学习领导和指挥的规章及礼仪。

在那个时候，灭里沙之子别儿克-牙鲁克[9]（Berk-Yaruq）已把他的整个帝国的绝对职权授与呼罗珊的异密，阿勒坛塔黑（Altun-Taq）之子答德别·哈巴失（Dadbeg Habashi），为颂扬他，当代的诗人撰写了很多诗歌，他的官家颂词作者是剌夷的阿不勒-马阿里·纳哈思（Abul-Ma'ali Nahhas）。答德别·哈巴失这时把花剌子模沙的职位从火赤哈儿花剌子模沙（Qochqar Khorazm-Shah）之子爱斤赤[10]（Ekinchi），一个桑扎儿的奴隶，转给忽都不丁·穆罕默德，在491/1097—8年把那个称号授与他。从此后，忽都不丁为塞勒术克人服劳中多次表现出色，这将见诸史书载录。三十年来，他平易地、安份守已地统治着花剌子模，一年亲自入侍桑扎儿的宫廷，下一年又送他的儿子阿即思[11]（Atsiz）去代替他，如此继续到他死为止。

522/1128年，他的儿子阿即思继承他。阿即思以他的品德和才艺而闻名；他是很多波斯诗歌和四行诗的作者。在勇敢和英武方面，他使他的所有敌人和对手相形见绌；他为算端桑扎儿服劳中赢得很多胜利，并且在尽到他作为一个藩属的责任时是忠实不变的；其中一例如下：在524/1129—30年，算端桑扎儿进入河中去镇压坛合赤汗[12]（Tamghach-Khan）的叛乱，并 279

在抵不花剌时有一天到他的猎场去；那里，许多刚收录为他服劳的奴隶和家人，密谋伏击算端，把他杀死。当天没有去行猎的阿即思，在中午从他的睡梦中醒来，吩咐备马，赶去参加算端。当他抵达时，这个算端，被那群暴徒所包围，确实是处于危难，陷进绝境中。阿即思当即向那些恶棍进攻，解救了算端。后者问他怎么知道他的困境，于是他回答："我梦见算端在猎场上遭到意外事故，我就立刻赶去救他。"

由于这个忠义的表现，阿即思的事业昌隆；他的权力和威望日增，而算端总是赐他新的恩宠。他因此变成其他篾力克和异密的嫉恨对象，因他们的羡妒，他们设谋害他，企图要他的命。从529年祖勒哈答月〔1135年8—9月〕算端进兵哥疾宁平巴合兰沙[13]（Bahram-Shah）之乱，迄至次年沙甫瓦勒月〔1136年7—8月〕他抵达巴里黑，阿即思始终侍候着他。在这些征战的过程中，他逐渐觉察那些忌恨的异密们的阴谋以及他们对他的恶念，同时他也对算端本人忧虑。他获允归家；当他走时，算端对他的廷臣说："一个我们再见不到他的面的人，背着走了。"他们问道："倘若陛下肯定这点，那为什么他获允回家，得到这种恩许呢？"他回答说："他给我们的服劳使我们受到 280 他的大恩，伤害他不合我们的仁义之道。"

抵达花剌子模后阿即思进入叛逆之途，双方的敌意与日俱增，最后达到如此一个程度：在553年穆哈兰月〔1138年9—10月〕算端桑扎儿进兵花剌子模向他开战。花剌子模沙调集了一支军队抵抗算端之军，甚至已摆开战阵；而这时，没有作打仗的任何尝试，感到他不能信赖他的军队，他就逃走以求生。他的儿子阿惕里黑（Atligh）被俘获，带去见算端，算端下令马

上把他处斩。桑扎儿接着把花剌子模的国土赐给他的侄儿速来蛮·本·穆罕默德(Sulaiman b.Muhammad)并返回呼罗珊；由此阿即思再进入花剌子模，算端速来蛮在他前面逃跑，回去见桑扎儿。阿即思在叛逆的途中继续下去，直到536/1141—2年，桑扎儿在撒麻耳干城门和契丹[14]之战中被击败，逃往巴里黑（此故事是著名的）：阿即思这时抓紧他的时机，进向马鲁，洗劫该城，大肆屠杀居民。然后他返回花剌子模。

这里我们从哈金哈散·合坦（Hakim Hasan Qattan）和拉施特丁·瓦特瓦特（Rashid-ad-Din Vatvat）之间关于洗劫马鲁期间前者图书室中图书之散失以及他怀疑瓦特瓦特攘书为已有的通讯中，重录一封信：

“从那些抵达花剌子模者之口以及从那些旅行至此者的言谈中，传到我的耳里说，阁下（愿真主使他的美德永存！）当他不忙于他的私事，不从事他的授课时，于他的徒众中开始说我的坏话，竭力诋毁和诬蔑我。并且他指责我劫掠他的藏书，拼281 他的命去撕下品德的面纱和帷幕。对一个穆斯林兄弟，您竟杜撰如此扰乱的谎言和如此讨厌的诬枉，这谈得上仁义道德，符合宽弘大度吗？以真主为誓，当号角在复活日吹响，当这些朽骨穿上新生命的服装从坟墓被遣走；当真主的奴仆被集中于原野的驿站，又当人们品行之薄被散在其作为者之前；当每个灵魂被问及它之所获——既有被面朝地拖入狱火的罪犯之所获，又有由天使肩载而升天的义士之所获——：这时决没有人在那个恐怖的地方拖住我的衣袍，向我索取我抢劫的财产，我掠夺的财富，我杀人的血，或者我撕裂的一张面纱，或者我杀的一个人，或者我拒绝的一个道义。因为，看哪，真主已经使我用

合法手段拥有千卷善本书籍和名著，而且我已把它们全部捐赠给设在伊斯兰诸邦的图书馆，使穆斯林可以利用它们。但凡有这种信仰的人，他怎能存心盗窃一个有学问的、尽其毕生精力收集到几本即使连同其皮封面出售也不抵悭吝人一顿饭钱的伊祃木的书籍？确实，让阁下敬畏真主，让他不——愿真主使他的美德永存！——犯诬蔑我这种人的罪行，让他不干将在审判日附在他衣袍上的罪孽。让他敬畏唯一的真主，让他想想当说真话者因他的实话而受奖、撒谎者因他的谎言而受罚的日子。再见！”

因为算端地位的这种削弱，阿即思脑子中越发自负。拉施特·瓦特瓦特有一首咏此事的合西答，以下是其首行：

> 阿即思王登上帝国的宝座：
> 塞勒术克及其家族的运气告终。

他还有调子相同的其他合西答。

算端桑扎儿，为了报这一箭之仇，在538/1143—4年进兵花剌子模向他开战；同时停驻在该城的门前，他架起他的射石机，展开战旗。但当花剌子模被征服和阿即思转福为祸的时刻近在眼前时，他把礼物送给宫中的异密，求算端的宽大，邀他的恩赦。算端缓和下来，回到和平和妥协的道路上，以此阿即思一如既往昂首造反。算端于是派阿底卜·沙必儿（Adib-Sadir）出使去见他，而阿底卜暂时留在花剌子模。同时候，阿即思收卖了两个花剌子模的异端[15]凶徒，买下他们的灵魂，付出价钱，并派他们出其不意地暗算算端。阿底卜·沙必儿得到这个情况，就写了一个关于这两个人的条子，把它放在一个老妇人的靴腿中送往马鲁。当这封信送给桑扎儿时，他命令搜捕 282

这两个人；他们在一家酒店中被查出，并被送进狱火。阿即思得知这事，他把阿底卜·沙必儿扔进乌浒水。

在542年主马答II月〔1147年10—11月〕，算端再度进攻花剌子模，首先他围攻哈扎儿-阿昔甫[16]（Hazar-Asf）小城达两月之久，在今天它在蒙古军〔通过〕后已湮没。此次战役中追随桑扎儿的安瓦里（Anvari），把如下的四行诗写在一支他射进哈扎儿阿昔甫的箭上：

王啊，整个地上的国土，都算是你的；
靠天命和幸运这世界是你的囊中物：
今天一举拿下哈扎儿阿昔甫，[17]
而明天花剌子模和十万头马将归你所有。

在哈扎儿-阿昔甫的瓦特瓦特在箭上写了如下的诗，把它射回去：

283 倘若你的敌人，王啊，是英雄鲁思坦自己，
他不能从你的千匹马中牵走那怕一头驴。

费尽千辛万苦后，算端终于攻下了哈扎儿阿昔甫。因为刚提到的这首诗和前面引用的诗句，以及其他类似的诗，他大生瓦特瓦特的气，并发誓说找到他时要支裂他的七肢。因此他拚命追捕他，颁发一个接一个的告示。同时候，瓦特瓦特整宿〔藏匿〕在屋顶上，整个白天则在河床中[18]。后来，发现逃走对他不会有好处，他就偷偷去见国王的大臣们，但因算端发怒，他们没有人愿去替他说项。靠他们的共同职业，他这时托

庇于本书作者高祖父之叔穆塔哲伯丁·巴的阿·迦惕卜（Munt-ajab-ad-Din Badi'al-Katib）（愿真主用主的圣云浇灌他的坟面！）穆塔哲伯丁因他身兼秘书和廷臣之职，惯常赶在底万的权贵入朝前，在晨祷时刻接近算端，作完祈祷后他要开始进谏，并在要事完毕后讲几个应景的愉快故事；而算端经常跟他商讨国家的机密。简短说，谈话逐渐转至拉施特·瓦特瓦特，因此穆塔哲伯丁站起来，并且说："倘若陛下答应它，我有一个请求。"因算端答应这样做，穆塔哲伯丁接着说："瓦特瓦特仅仅是只弱小的鸟[19]；他受不了被分成七块。倘若陛下发令，让他仅被砍成两块吧。"因此算端笑了，饶了瓦特瓦特的命。

算端抵达花剌子模城门时，一个叫做扎希德阿胡普昔[20]（Zahid-i-Ahu-Push）、衣食为鹿皮和鹿肉的苦行头陀，出现在桑扎儿前，在讲了一番大道理后，替该城的百姓求情。阿即思也派遣使者们进献礼物和贡品，要求饶恕。象徵宽弘大量的算端，第三次赦免他的过失，并且安排好阿即思应去乌浒河岸向他表示臣服。在543年穆哈兰月12日礼拜一〔1148年6月2日〕，阿即思到来，在马背上敬礼；然后在算端能转辔之前驰骑而去。尽管桑扎儿对这种无礼发火，然而因他已赦免了他，他就尽量忍气，没有说什么。由是他立刻得到如下优秀诗句的褒扬："彼克制其愤怒，宽恕他人"，[21]因为"真主喜爱行善者"。[21] 284

于是在算端到达呼罗珊时，他遣出使者，用恩赐和厚礼以宠荣阿即思。阿即思这方面极为尊敬地接待使者们，以很多礼物和贡品送他们回去。此后阿即思进行了几次对异端[22]的战役，取得对他们的胜利。当时毡的的君王是阿儿思兰汗·马合木（Arslan-Khan Mahmud）之子怯马鲁丁[23]（Kamal-ad-Din），

他们之间有很大的交情。阿即思征服了该地区的大部分时，他于547年穆哈兰月〔1152年4—5月〕进向速格纳黑及〔那边的〕其他领域，打算跟怯马鲁丁共同向那个方向出兵。他到达毡的境内，这时怯马鲁丁大吃一惊，带着他的军队逃往鲁德八儿[24]（Rudbar）。阿即思听到他吃惊和逃跑，他派出许多知名人士和首脑人物用诺言和护卫去使他安心。怯马鲁丁去迎接他，但他下令把他囚禁，在囚禁中他呆到死为止。

怯马鲁丁和拉施特·瓦特瓦特有亲密友好的关系，阿即思这时被告知瓦特瓦特曾知道怯马鲁丁的态度。因这个缘故，他285 暂时斥退他不用。瓦特瓦特有咏此事的合西答和乞塔(qit'a)。以下是引自这样一首乞塔的两三首诗句：

> 王啊，当命运发现你的慈恩之手不再触摸我的头时，
> 她把我的身子在残暴的足下践踏。
> 没有你的恩渥和你的宠幸，
> 宇宙减少我的欢乐，命运增加我的痛苦。
> 更仁慈地垂顾我吧，因为若我遭到不幸，
> 那么，以真主为誓，命运将不指示象我这样的其他人。

这里是引自另一首的几句诗：

> 三十年来你的仆人在鞋间[25]唱你的颂歌，
> 同时你从你的御座上把那些颂词召唤。
> ［天宫］宝座之主知道在任何宫廷中决无
> 象你的仆人那样的颂词歌手，

现在你的心已经讨厌给你当了三十年仆人的人：
因为时久，厌倦侵入了
你的心窝。
但俗话说："主子在烦恼时挑错"，
—而你的可怜的仆人并无罪过。

肃清了毡的的反抗者后，阿即思派阿不勒法特·亦勒-阿儿思兰[26]（Abul-Fath Il-Arslan）到那里去，让他治理该地区。

就在这年，古思（Ghuzz）军队（ḥasham）获胜，生俘算端桑扎儿，白天把他放在御座上，晚上把他置于铁槛中[27]。有意攫取这个国家，但把他报他恩主之德作为借口，阿即思率领所有他的麾下和军队进向阿母牙。他进兵非常缓慢，并在抵阿母牙时极力用手腕去占领该堡。然而，守令拒绝听从他，于是他送使信给算端桑扎儿，表示效忠和勤王、乞赐阿母牙堡。算端送去如下的答复："我们不对你吝惜该堡，但先遣亦勒-阿儿思兰率师来救援我们，然后我们将把阿母牙堡和成倍的城堡赐给你。"使者们带着询问和答复，三番两次往返于他们之间，面临这种拒绝，阿即思班师，到达花剌子模，从那里他再度准备一次对异端的入侵。 286

在这个时候，算端桑扎儿之侄鲁克那丁·马合木·本·穆罕默德·博格剌汗[28]（Rukn-ad-Din Mahmud b. Muhammad Boghra-Khan）——军队已誓忠于他，而且他们把当作桑扎儿的继承人推上算端之位——想起他和阿即思的旧谊，从呼罗珊遣一名使者去向他求援，以扑灭古思人的凶焰。花剌子模沙因此进向薛合里斯塔纳，随身带着亦勒-阿儿思兰，把另一子契

丹汗[29](Khitai-Khan)留在花剌子模作为摄政者。抵薛合里斯塔纳时，为了使一个已经丧失的国家和混乱的庶政得以恢复秩序，他把该地区的异密们召来。同时候传来消息说异密亦马都丁·阿合马·本·阿不-别克儿·哈马只('Imad-ad-Din Ahmad b. Abu-Bakr Qamaj)已派出一千骑兵，把算端桑扎儿从猎场上劫走，送他到帖耳迷。贵人和黎庶欢欣鼓舞；花剌子模沙驻留在奈撒中等候马合木汗和其他异密们。这些人现在既后悔他的

287 到来，又后悔他们曾派人去请他。然而他们派出阿吉兹丁·秃格拉依('Aziz-ad-Din Tughra'i)，并跟他缔结盟约。他这时离开了，到达兀思秃哇的哈不珊，可寒·鲁克那丁(Khaqan Rukn-ad-Din)也从你沙不儿到达那里。他们相遇了，结成了友谊，彼此形影不离达三月之久，努力兴复这个国家的荒废。有天花剌子模沙举行一次招待可塞·鲁克那丁的盛宴。以下是引自瓦特瓦特一首合西答中为称颂他们的一句诗：

他们象在一个宫室中的两颗吉星那样会合，
两个君主在一座快乐的宫廷中。

这之后花剌子模沙病例。某天在他的病中，有人念古兰经的声音被他听见。想要预卜吉凶，他专心地听，叫他的廷臣们安静。诵经者读到如下的诗句："任何灵魂均不知道它将死于何地。"[30]他认为这是一个凶兆；他的病情愈来愈恶化；在551年主马答II月9日〔1156年7月30日〕晚他去世了，骄横的狂念从他头脑中消失殆尽。拉施特丁·瓦特瓦特对着他的尸体哭，指着它说：

"王啊，老天因你的严厉而发抖，
它象一个奴隶在你面前执役。
何处有明辨之士，
估量你的整个国土是否仅值这个？"

四天后他的死公开了，亦勒-阿儿思兰就进向花剌子模；而在他到那里去的途中所有异密和士兵都誓忠于他。他把他的兄弟速来蛮沙（Sulaiman-Shah）囚禁，在后者的额上他看出了叛迹，又把他的阿塔毕斡兀立别（Oghul-Beg）处死。在同一年剌扎卜月3日〔1156年8月22日〕他登上了花剌子模沙的宝座；由此他拘捕了一些存心不良的人，并赐给异密们和士兵们比他们在其父的日子里所得更多的金钱和更大的采邑；他还广施博舍。鲁克那丁·马合木汗遣使贺他登基，同时吊慰其父之死。 288

当传来算端桑扎儿于552年剌必阿I月6日〔1157年5月8日〕去见真主的消息时，花剌子模的百姓居丧三天。

在553/1158—9年，居住在花剌子模的一些哈剌鲁首领，在剌真别（Lachin Beg）、仳古汗[31]（Bighu Khan）的儿子们以及其他类似他们者的率领下，从撒麻耳干的汗，叫做阔克沙吉儿[32]（Kök-Saghir）的扎兰丁·阿里·本·忽辛[33]（Jalal-ad-Din ʻAli b. al-Husain）那里逃走，抵达花剌子模称：扎兰丁已杀害了哈剌鲁的首领仳古汗，并图谋众首领。花剌子模沙亦勒-阿儿思兰给他们以鼓励，于同年主马答II月〔1158年7月〕进兵河中。撒麻耳干的汗得到他兵临的消息时，他避入堡内，把定居在哈剌库耳和毡的之间的所有突厥蛮牧民随身带进撒麻耳干。他向哈剌契丹求援，后者派出夷离堇·突厥蛮[34]（Ilig 289

Türkmen）率一万骑去解救。同时候，花剌子模沙，在用许诺鼓励了不花剌的百姓后，从那里进向撒麻耳干。撒麻耳干汗在他这方面也摆开他的兵马，于是两军驻在速格德（Sughd）河 289 两岸，年轻战士在战斗中相互攻击。但当夷离堇·突厥蛮看见花剌子模沙及其军队时，他开始自形卑贱，因此撒麻耳干的伊祃木和乌列麻（ulema）进行斡旋和调停，要求和平。花剌子模沙接受了他们的祈求，极其体面地恢复了哈剌鲁异密们的地位后，他回到花剌子模。

这时在算端死后，马合木汗已即位，但因有古思人以及穆阿夷·爱阿巴㉟（Mu'ayyid Ai-Aba）的胜利，呼罗珊的时事混乱不堪。穆阿夷·爱阿巴是桑扎儿宫廷中的一名古剌木㊱（ghulam），在那里他以他的骑术和马技压倒其他的古剌木。又在557年剌马赞月〔1162年8—9月〕，穆阿夷·爱阿巴把算端马合木从你沙不儿的内城劫出来，把他弄瞎；他死于他被区禁的城堡中。因此在558/1162—3年，花剌子模沙率一支雄帅劲旅进向沙的阿黑；他把爱阿巴暂时困在那里，直到使者往返于他们之间，他们缔和为止，然后他返回花剌子模。

在566/1170—1年，契丹和河中的军队（hasham）大量集中去进攻他。获悉有关的情报，他准备战斗，遣他的统帅，一个河中的哈剌鲁人阿牙儿别（'Ayyar Beg）先进兵阿母牙。花剌子模沙到达前两军已交锋：阿牙儿别的军队被击败，他本人被俘。亦勒-阿儿思兰得疾，回到花剌子模后，他死于同年剌扎卜月19日〔1170年8月8日〕。

他的幼子、继承人算端沙（Sultan-Shah）继其父登上花剌子模的王位；而他的母亲秃儿罕（Terken）皇后摄政。他的

长兄帖乞失当时在毡的。一名使者被派去召他，但他拒绝入了．一支军队这时准备好去攻打他，得到这个消息时他逃跑 290 朝，投奔哈剌契丹诸汗之汗的女儿，她在那时自己拥有汗的称号㊲，朝政由她的丈夫驸马㊳（Fuma）治理。他见到他们时，帖乞失向他们许下所有花剌子模的金银财宝，并且担保，一旦该邦被征服，就每年入贡。驸马因此奉命率一支大军援助帖乞失。他们接近花剌子模时，算端沙及其母，不是交锋和进行战斗，而是寻路逃跑，去投蔑力克穆阿夷；在568年剌必阿I月22日礼拜一〔1172年12月11日礼拜一〕，帖乞失进入花剌子模，登上花剌子模沙的宝座。每个诗人和演说家都撰写了祝贺的词章和诗歌。为他的祖辈服役已年逾八十的拉施特丁·瓦特瓦特，被担架抬去见帖乞失。他说：“每人都凭他的想象和才华撰写他的祝词。但对你的仆人说，因年迈体衰，力不任此事。我仅限于我为祝福而撰写的一首四行诗：

> 您的祖父把专制从大地面上洗清，
> 您父的正义把所有的损毁完全修复，
> 王袍恰合于您的陛下啊，
> 来吧，让我们看您能作什么，
> 因为这番轮到您统治。

于是帖乞失履行了公平和正义的礼仪，在尽到对驸马的义务后，极尽尊崇礼敬地送他回去。

至于算端沙之母，她把包括珍贵珠玉和各种财宝在内的礼物送给蔑力克穆阿夷，并把花剌子模国土及其整个疆域奉献给 291 他，吹嘘百姓和军队都依附他们母子。结果蔑力克穆阿夷被他

们的话所欺骗，魔鬼要他贪求土地和财富的耳语使他远离正义之道。他收集他的残兵，和算端沙及其母一起进向花剌子模。当他们抵达苏布尔尼（Suburni）[39]，一个现在已沉没于河的城镇，穆阿夷的人马因不能全军越过沙漠，他们就分兵前进，不知道花剌子模沙本人已停驻在苏布尔尼中。蔑力克穆阿夷走在前面。他到达苏布尔尼，帖乞失袭击他的支队，杀伤过半，生俘穆阿夷本人。他被带到帖乞失面前，被斩于他的帐门。这件事发生在569年祖勒希扎月9日〔1174年7月11日〕。

同时候算端沙及其母逃往的希思丹[40]（Dihistan）。帖乞失随他们到那里，的希思丹向他投诚：他把算端沙之母处死并返回家去。算端沙从那里逃走，投向沙的阿黑，蔑力克穆阿夷之子脱欢沙（Toghan-Shah）已继其父驻扎于此。他暂留在你沙不儿，但因脱欢沙不能用人马或金钱援助他，他就从那里去投奔古耳（Ghur）的算端们[41]，向他们求救；他们用对待这类宾客的厚礼欢迎他。

292 至于算端帖乞失，他实现了花剌子模秩序的恢复，国政井井有序。同时候契丹的使者们往来不绝，而他们的徵索和需求难以容忍，尤有甚者，他们不守礼节。但人类的傲劲必不容忍压制，不堪接受暴政。"自由人的本性中充满傲气"。他把一个出使的契丹贵人处死，因为他无礼；因此帖乞失和契丹人相互谩骂。

算端沙听说他们之间的这个疏远，他高兴了，把它看成是自己走运的兆头。为窥视帖乞失，契丹人召他去见他们；算端该牙思丁（Ghiyas-ad-Din）应他之请，用充分的行具和装备送他到那里去。他离开该牙思丁时，后者转向他的异密们，并说："我看此人会在呼罗珊作乱，必定给我们带来许多困难和麻

烦。也许这是一种神意。”

抵达契丹后，算端沙声称他有花刺子模百姓以及军队的拥戴，故此他们派驸马率领一支大军援助他。他们到达花刺子模境内，帖乞失用乌浒河水冲毁了通行的道路；因这个缘故，他们不能前后移动。算端这时在城内准备打仗，收拾他的砍刺武器。驸马停驻在城门，因为除了冲突和矛盾外看不到算端沙受该百姓拥戴的迹象，他后悔他的轻率，准备班帅。算端沙发现攻击花刺子模无好处可言，又知道无其他逃生之法，他遂请求驸马派他的一支分队护送他到撒剌哈夕。驸马答应他的请求，接着他进攻撒刺哈夕，袭击一个古思异密灭里·的那（Malik Dinar)。大部分守兵他拿去喂刀，而灭里·的那本人他投诸城壕。293 灭里·的那被那些在堡内的人从危急中救出水来，古思余部这时正在堡中避难。算端沙随后进兵马鲁，在那里驻扎，遣返契丹的军队。他不断袭击撒剌哈夕，直到古思人大部分溃散。灭里·的那呢，发现他自己在堡内无能为力，因为他的麾下大半抛弃了他，他就象留在口袋底的一个烂的那，所以他派一名使者去见脱欢沙，要求把撒剌哈夕换必思坛（Bistam）。脱欢沙同意他的要求，派卑路斯忽(Firuzkuh)的异密乌马儿[42]('Umar)到撒剌哈夕去从他那里接管该城；同时灭里·的那前往必思坛。[43]

当算端帖乞失在他赴伊剌克的途中从花剌子模抵扎只儿木时，灭里·的那抛弃了他的的那和封邑，并去投脱欢沙。后者这时把卑路斯忽的乌马儿从撒剌哈夕召回，另派其父的一个古剌木、异密哈剌忽失（Qara-Qush）去接替他。同时候，算端沙准备率不到三千人的军队攻打撒剌哈夕，寻找一个机会破坏和撕毁他的盟约和协定。脱欢沙，在他这方面，率领一万用金

钱和给养充分装备的军队，从你沙不儿出师，进向撒剌哈夕，一意厮杀。576年祖勒希扎月22日礼拜三〔1181年5月13日〕，在阿昔牙-亦-哈甫思（Asiya-yi-Hafs），战争的磨石（āsiyā）开始转动，战士从两边进入战场；经过大肆厮杀和鏖战，算端沙军队的猛袭造成脱欢沙的失败和灭亡；靠真主之力，算端沙获胜，大量的财物和宝货作为战利品进入他的库藏，其中除其他东西外有三百付双六牌。

算端沙现在自立为撒剌哈夕、徒思和整个该地区的君主，他的福星在降落后重又升起。因为和脱欢沙不一样，是一个嗜杀好战之徒，并非铙钹絃琴的爱好者，他不断进攻后者，以此他的军队疲弊不堪，他的多数异密和贵人都投奔算端沙，他的国土失掉它的颜色。他好几次向算端帖乞失和古耳的算端求援，向他们派遣使者，有次亲自到也里去要求一支军队援助他。这徒劳无益，他继续遭到类似的失败，到581年穆哈兰月12日礼拜二〔1186年4月15日〕晚，他从这尘世前往天国，他的儿子桑扎儿沙（Sanjar-Shah）继其父登上宝座。作为他的阿塔毕的明里别[44]（Mengli Beg）现在高高在上，伸手敲诈勒索，因此脱欢沙的异密都去为算端沙服劳，后者控制了脱欢沙的大部分领土。

294

至于灭里·的那，他前往起儿漫，同时所有的古思突厥人，凡是留下来的，都到那里去投他。

在582/1186—7年初，算端帖乞失从花剌子模到呼罗珊，而算端沙乘机率一支大军进入花剌子模。算端帖乞失到达马鲁，驻扎在该城的门前。至于算端沙，跟他的愿望相反，他被拒绝进入花剌子模；又因为帖乞失在马鲁城门前，他不敢在他所在之地停留。抵阿母牙后，他把他的军队大部分留在那里，在晚

上和仅仅五十名战士穿过帖乞失的队伍，进入马鲁。次日，算端听说他的兄弟已经入城并在那里巩固他自己，这时他就转辔，不再等待就急奔沙的阿黑。在582年剌必阿I月〔1186年3月—4月〕，他兵临该城，把桑扎儿沙和明里别包围了两个月。当和局已定，算端返回家里时，他遣侍从长失哈不丁·麻速忽（Shihab-ad-Din Mas'ud）、饰席官赛甫丁·马儿丹失儿（Saif-ad-Din Mardan-Shir）和书记八吉打的巴哈丁（Baha-ad-Din）出使明里别，去缔结和约以及确认他保证的协议。因算端的底下人没有护送他们，明里别把他们押送给算端沙，他们被囚禁到兄弟俩实现和解为止。 295

那时苦法的伊祃木不儿罕丁·阿不-赛义德·本·伊祃木·法合鲁丁·阿不答阿吉思（Burhan-ad-Din Abu-Sa'id b. al-Imam Fakhr-ad-Din 'Abd-al-'Aziz）在算端手下服务。他是当时最大的学者之一和最知名的伊祃木，深受当代众算端的敬重；同时呼罗珊的哈的和沙亦黑-伊斯兰之职被授与他。这两三首他送到苦法并在我撰写这段关于他的事时由一个朋友口授（imlā）我的诗，是他智力的产物：

返回苦法境内将在我死前
消除思念的饥渴吗？
而我将在清晨散步在库纳思(al-Kunas)和金达⑮(*Kinda)间，
把我的眼泪洒向那些山头？
真主保佑我在伊剌克的同伴，
尽管他们把我的整个生命从他们那里掷成碎片。

缔和后他进入沙的阿黑，而明里别捉住他，把他处死。

获悉其兄班师回朝的消息，算端沙按照他统治你沙不儿的野心和他的习惯，再度进攻沙的阿黑，在那里打了一阵仗，但发现他毫无进展，市民对他说太强大了，他从那里返向萨布扎伐尔，包围该城，架起他的射石机。萨布扎伐尔的百姓对他抛出辱骂，他生了气，竭力攻夺该城。当居民陷入绝境，再无避难处或逃生之策时，他们去找当代的沙亦黑阿合马-亦-巴底里（Ahmad-i-Badili），他是这世上的一个圣徒（abdāl），296 在宗教和神秘的学术方面没有匹敌。他前去救他们，向算端沙求情，后者以尊教的态度接待他，并答应他的祈请，宽免他们的过失和轻率言辞。沙亦黑阿合马原系萨布扎伐尔的土著，当他身负调解的使命离开该城时，百姓因他们跟苏菲[46](Sufis)及沙亦黑们争吵，对他进行谩骂。因此他说："倘若有比这更难以驾驭的百姓，阿合马，我的老师[47]，会把我派给他们。"他们在他后面发出一支箭，射中他的脚后跟；但他不在意。沙亦黑阿合马是神秘诗、迦扎勒、四行诗和圣书的作者。下面是一首他的四行诗：

> 灵魂啊，倘若你把肉体的麈土从你自身洗清，
> 你将变成在天空中的圣灵。
> 宝座是你的位子：
> 你降临和居住在凡尘，难道不羞耻吗？

算端沙进入萨布扎伐尔，但遵守他的诺言，仅留一个时辰就到马鲁去。

于是在583年穆哈兰月14日礼拜五〔1187年3月27日〕,算端帖乞失兵临沙的阿黑，竖起他的射石机，开始一场激烈的战斗。明里别最后被迫指派伊祃木们和沙亦黑们作为调解者，遣他们去见他，拱手乞和。帖乞失答应他的恳求，用誓言来坚定他的话。然后明里别亲自去见算端，后者在同一年剌必阿Ⅰ月17日[48]礼拜二〔1187年5月27日〕入城，打开仁德和厚道的地毯，把暴虐和专制的荆棘和垃圾从该地扫清。他在明里别之上置一监官，以监督他把他非法得来的东西及时归还；这时为了替不儿罕丁报仇——因为“学者的肉体是有毒的——”，按照伊祃木的法特瓦（fatwas），他被交给苦法的伊祃木法合鲁丁·阿不答阿吉思（Fakhr-ad-Din ‘Abd-al-‘Aziz)处死，以偿其子之命——“以命抵命，凡伤害均有报应。”[49]肃清他的暴政后，整个你沙不儿地区[50]现在臣服于花剌子模沙，他把其政柄交给他的长子纳速鲁丁·灭里沙(Nasir-ad-Din Malik-Shah）有才能之手中，于同一年剌扎卜月〔1187年9月—10月〕返回花剌子模。　297

因见海岸再度风平浪静，算端沙立即率领一支军队进攻灭里沙，使沙的阿黑的居民满饮刀兵之杯，并摧毁大部分城池。于是从两边，军队混战一场，在战斗和厮杀中彼此对阵。灭里沙遣一名急使去见他父亲，送信要求支持和援助。以此帖乞失在他这方面也不容拖延，而是率领他手边的军队出发。同时他命令他的许多卫士[51]（mufradān-i-khāṣṣ），装成逃兵从奈撒前进，通知算端沙说帖乞失已经率一支大军抵呼罗珊。得到这些情报，算端沙焚毁他的射石机，屈辱地和飞速地离开。当算端到达该城时，他修复废墟，并在冬季赴祃楞答儿的冬宫；从

前没有为他服役的呼罗珊异密现在都依附于他，被接纳为他的298 宠信以示褒奖和显荣。最后，当春天从严冬的幕后露出她的面容，给世界分享她的美丽，这时他返回呼罗珊，扎营于徒思的剌的康草原。使臣们在他和算端沙之间往来奔波，因此他们相互缔和。花剌子模沙为表示他的善意，把扎木、巴哈儿思、吉里普勒[52]（Zir-i-Pul）赠与算端沙之手；而后者在他这方面把明里别擒送给他的花剌子模官员用荣袍遣回；双方扫除了阋墙之污，呼罗珊的叛逆和敌人被肃清。在585年主马答Ⅰ月18日礼拜二〔1189年7月24日〕花剌子模沙在徒思的剌的康草地登上算端的宝座；他的英名传遍天下，所有人心目中都深畏他的御容。诗人在这次大典上撰写了很多贺诗祝词，佐赞的亦马底（'Imadi）有一首咏此事的合西答，其开始几行如下：

> 赞美归于真主，
> 世界从东到西已委托给世界君主的锋刃。
> 最高的统帅，宇宙的帝王，
> 诸王御玺的赐与者，大地的主人帖乞失汗，
> 亦勒阿儿思兰之子，阿即思之孙——
> 从亚当时代起，父和子相继为王。
> 他已登上胜利的幸运宝座，
> 犹如太阳登上玉色天幂的皇位。

算端特别把礼物和赠品大量赏给诗人，也遍赐百姓；并于同年秋返回花剌子模。

现当兄弟之间出现和平时，算端沙和古耳的算端们就不断

发生磨擦和冲突；但最后，算端沙在马鲁鲁德和般只的黑之战中被打败，他的权力和光荣之柱头被推倒，双方均认为谈判有利，公开彼此缔和。

至于算端沙，他不断地逼迫他的兄长，向他提出很多要求；他的某些行动表明要破坏他们的协议，撕毁他们的条约。因此，在586/1190-1年，算端从花剌子模去进攻他，并在抵达驻满算端沙兵马和无数甲兵武器的撒剌哈夕时，袭取了它，把它平毁。他从那里返回剌的康，于该地度夏。兄弟俩现在第二次缔和，算端沙修复撒剌哈夕城堡，用财宝和给养来充实它。两兄弟之间的手足和友善之情维系到588/1192-3年，这时亦勒的吉思[53]（Ildegiz）之子阿塔毕穆罕默德的儿子忽都鲁-亦难赤（Qutlugh-Inanch），派使者从伊剌克去见算端，向他报告关于塞勒术克人算端脱黑鲁剌的事——他怎样从他被囚禁[54]的城堡逃走，怎样正从他手中夺取伊剌克的国土。 299

应他乞援之请，算端从花剌子模出兵。这时八吉打的书记巴哈丁[55]（Baha-ad-Din）在为算端服劳。当算端来至志费因〔并抵达〕阿萨德发城时，我的高祖父巴哈丁·穆罕默德·本·阿里前去侍候他。当着御前这两人[56]发生争执，算端的目光落到他们身上，因此在大臣们的示意下，我的高祖父即席撰写如下的四行诗：

> 您的恩德使地下珍宝的光灿失色；
> 您手掌的慷慨窃去乌浒水的壮丽；
> 您的决定，倘若你深思熟虑，
> 将打消老天头脑中的愚蠢幻想。 300

随这个调子算端饮酒至夜；他很看得起我的高祖父，以赠礼来宠荣池。

当太阳进入白羊宫时，他到伊剌克去平叛。而当他来临的消息传给了忽都鲁-亦难赤及其母[57]，他们后悔邀请他，决定在堡内避难。占有了剌夷后，算端在一两天内拿下了充满战士和甲兵的塔拔列克[58]（Tabarak）堡；他的军队因夺获大量战利品而斗志昂扬。他在剌夷境内度夏；因气候不良，食水不洁，他的很多士兵死亡。同时候，算端脱黑鲁勒，发现算端和忽都鲁-亦难赤之间产生隔膜，就献纳礼物和贡品，寻求保护以获全。因那个缘故，纷争之污就从友谊之途上被清除，亲密之杯斟满到边儿。因此算端徵收赋税，派异密坛合赤（Tamghach）（他是大突厥异密）率一支军队驻守剌夷。

在他返回时，途中遇到探子，带来消息说，算端沙乘他不在之机，已兴师把花剌子模包围。算端帖乞失火速向那里赶去，但当他抵达的希思丹，使者们带着好消息到来：听说他回师后，算端沙已退兵。到达花剌子模，算端在冬季期间纵情于宴乐，但当新毛出现在大地的唇上，春的蓓蕾在张口欢笑中吐露它的舌时，他准备进兵呼罗珊，攻打他的兄弟，他抵达阿必瓦儿的，使臣们再往返于兄弟之间，重又进行和平和调解的工作。但尽管双方通讯和致函，不能消除矛盾的脓疮，而算端沙因他天性极端恶毒和脾气暴戾，说话背离仁道，缺乏谦诚和礼仪。同时候撒剌哈夕的守令别都鲁丁·察吉儿[59]（Badr-ad-Din Chaghir），因有人在算端沙面前对他进行中伤和诽谤而越发担忧，就把他信不过的许多驻军囚禁，并派一名急使到阿必瓦儿的去召请算端。后者先派出一支大军，再亲自随他们之后出

发。在他到达后，察吉儿出城迎接他，表示效忠；接着他交出城堡和府库的钥匙。因得到这个消息而痛心，得到这些情报而悔恨，对算端沙说，白昼之明已变黑，两天后，即589年剌马赞月最后一日〔1193年9月22日〕，礼拜三夜晚，他的生命和幸运的太阳西落。因这个消息，第二天对算端说犹如诺鲁思节，他扬扬得意地霸占了算端沙的国土和财产。

就这样承继了后者的宝座、宫廷、库藏和军队后，他派一名急使去花剌子模召灭里·忽都不丁·摩诃末[10] (Malik Qutb-ad-Din Muhammad) 。然而，他的长子纳速鲁丁·灭里沙 (Nasir-ad-Din Malik-Shah) ，他是你沙不儿的长官，热中于猎取鹰豹，又因马鲁四周有大量的猎场，他要求用你沙不儿换取该地。

> 尽管他们是我自己的百姓，
> 我的家又在他们之中，
> 对你说西利亚及其百姓是多么不足道的交换物！

算端答应他的请求，把你沙不儿交给灭里·忽都不丁；同时在他们的国土中以及在〔政事的〕弛和张、松和紧中助两子一臂之力。 302

这时，因为跟他兄弟争吵时已获悉算端脱黑鲁勒破坏了他们之间的盟约，后又听坛合赤说他进攻花剌子模的军队，占领了坛合赤麾下驻守的塔拔列克堡，算端就在590/1194-5年初向该地区出兵，为的是向算端脱黑鲁勒寻仇并解决那个问题。亦难赤由伊剌克的异密们陪同，远到西摸娘去迎接他，并在一种羞

愧和悔改的姿态中，忙着解释他过去的罪过。算端宽恕和赦免了他，打发他和伊剌克军队先返回去。同时候算端脱黑鲁勒率一支大军和无数的师旅在剌夷三帕列散外扎下他的营盘，展开抵抗和战斗的旌旗。当亦难赤接近时，他也布置他的兵力，披上战袍。算端脱黑鲁勒原有一柄他很以为自豪的重锤。他在军前左右飞驰，而且，按他的旧习，朗诵《沙赫纳美》中的诗句：

当灰尘起于那支无数的军队时，
吾人的英豪面无人色。
至于我，我举起一击杀人的锤，
就地打倒那支军旅。
我从我的马鞍上发出一声呐喊道：
“大地变成他们上面的一面磨石。”[81]

就在那当儿，老天之磨正把他生命之谷在毁灭的磨石下碾碎，把他的满腔希望化为泡影。他从他的马上掉下来，当他躺在地上时，忽都鲁-亦难赤赶上来，没有认出他就要给他一家伙。他揭开他的面罩让人看见，忽都鲁-亦难赤发现他是谁，喊道：

303 “我从所有这些人当中寻找的，正是你，这次敌友之间奔走的目标，也正是你”。在一击之下，他把他头脑中的骄狂和凶狠打掉，送他的灵魂回它的老家。违反了旋转星空的幻化，算端的重锤有何用？一旦老天为敌，大量的人马和党羽在哪儿讨得到任何便宜？他给挂在一头骆驼上，送给算端。而当后者在那种情况下看见他的敌人时，就从他的马上下来，跪着感谢真

主，以脸擦地。那颗对大教主纳速儿·里丁-阿拉[62]（an-Nasir li-Din-Allah）不怀好意的脱黑鲁勒的头，他送往八吉打；而他的尸体则被挂在剌夷的市场中。这件事发生在590年剌必阿I月29日礼拜四〔1194年4月24日〕。脱黑鲁勒的密友和一个颂词作者，诗人怯马鲁丁（Kamal-ad-Din）被俘获，并被带到丞相匿咱木木勒克·麻速忽（Nizam-al-Mulk Mas'ud）前，他说："脱黑鲁勒这家伙的力量和武勇，名气是这样大，然而他不能抵挡伊斯兰君主军队中一支斥候队进行的一次攻击。"怯马鲁丁立即回答：

> "胡蛮（Human）在力量上超过皮任；
> 当太阳西落时善却变成恶"。[63]

算端没有在剌夷久留，从那里他进向哈马丹，在一个短时期内他攻陷了伊剌克的大部分城堡。

这时大教主纳速儿·里丁-阿拉想要算端把伊剌克或它的一部分交给大底万[64]（Supreme Divan）·使者们往返于双方之间，因算端不愿同意，哈里发就派他的丞相，穆阿夷德丁·伊本合撒卜（Mu'ayyid-ad-Din Ibn-al-Qassab），携带袍子和礼物以及各种珍贵的礼品去见算端。这个丞相到达阿萨达巴德（Asadabad）时，一万多人——伊剌克和阿剌伯军中的曲儿忒人——已聚集在他身边；他之极端多事以及缺乏头脑和知识，促使他给算端送去如下的使信："算端的委任状和勋章已由大底万颁发，而国政的确保者，即丞相，已为该使命到这里来。他蒙此恩所担负的重任，要求算端带领少数扈从，万分恭顺地 304

前去迎接丞相，并徒步为丞相的坐骑前导。”一来当国王和算端者有自尊心，二来知道这类会晤含有阴谋诡计，三来他洪福齐天，这使算端派一支军队去欢迎他，防止了那个谋害；在八吉打人吃完晚饭前，他们便让这个丞相尝尝早点的滋味。他逃跑了，给哈里发朝丢丑，军队把他的人马一直追到的纳瓦儿[65]（Dinavar）。他们的名声已经被毁掉；然后算端进入哈马丹，拥有数不清的的那，的儿海姆和财宝。他把税吏（‘ummāl）派往伊剌克各邦，把该邑的政事交给异密和监官（gumāshta-gān）。他将亦思法杭赐给忽都鲁-亦难赤，收纳诸异密为他的部属。剌夷，他交给他自己的儿子玉尼思汗（Yunis Khan），以马延术克[66]（Mayanchuq）为他的阿塔毕和军队的统帅（naqīb）。用同样方法处理完其他诸县后，算端凯旋地启程回呼罗珊。在到那里去的途中，他得到消息说，灭里沙因马鲁气候不良而病倒。他派人去召他来，当他到达徒思并恢复了他的健康时，他再把你沙不儿的异密位子给他，起营赴花剌子模。在把呼罗珊的一个采邑分给算端摩诃末后他随身带着他。

305　591/1194-5年冬季过去，他赴速格纳黑及该地区，进攻哈只儿不忽汗[67]（Qayir-Buqu Khan）。算端和所有他的人马远抵毡的，这时哈只儿不忽汗，得到他到来的消息，转辔逃跑，算端赶紧追击。在算端军中原有许多扈从算端的斡兰人[68]（Orans）（他们常充作阿扎迷[69]（A‘jamis））。这些人现在捎一个使信给哈只儿不忽说，他应固守，而当两军交锋时他们会转过他们的脸，反戈相向。听信了这番话，哈只儿不忽返回去，两军在那一年主马答II月6日〔1195年2月7日〕摆开战阵。算端的斡兰人在中军的后面撤退，劫掠辎重。伊斯兰军

被击败；很多人丧身刀下，更多的人因炎热和饥渴葬身沙漠。算端本人在十八天后到达花剌子模。

正当算端准备这次远征时，玉尼思汗派亲信去见他在呼罗珊的兄弟灭里沙，宣称八吉打的军队到来，求他援助。应他之请，灭里沙进向伊剌克，但在他能够援助他的兄弟前，玉尼思汗自己打退了八吉打的军队，夺获大量战利品。哥儿俩在哈马丹相遇，他们暂时聚会，狂欢寻乐，然后灭里沙返回家里。

抵呼罗珊后，他送一道敕令给在沙的阿黑的阿儿思兰沙[70]（Arslan-Shah），委他为他的代理人，并前往花剌子模侍候他的父亲。因他不在，一些鬼魅式人物的活动在你沙不儿酿成 306 了乌烟瘴气，在有如所罗门的算端[71]统治下；他们抓权之手曾受到约束，不能专横暴虐，犹如行凶作恶之刀当时仍留在他们野心的鞘中。这些家伙，从敌对的幕后，和脱欢沙之子桑扎儿沙一道，开始准备跟算端打仗；算端和桑扎儿沙保持双重关系，首先桑扎儿的母亲嫁给了算端，其次算端之妹继他女儿之后进入桑扎儿的家室，故此算端经常用仁爱的心胸和宽弘的涵量把他抚育，宠若己子。他现在因倒晦背时，被上面提到的那些家伙拉去参加了他们的阴谋。他们暗中策划他们的行动，为的是不走漏消息，不泄露他们的企图，迄至他们从左右前后起兵之时。因为同情这些逆谋，桑扎儿的母亲把金银珠宝、从花剌子模送到你沙不儿，想用钱帛收买该城的名绅和首领，使他们的理智脱离正途。然而，他们的密谋被揭露，桑扎儿沙给召到花剌子模，在那里，当他观看世界的眼睛被弄瞎后[72]，他遭到监禁。他的眼睛没有完全失明，但他不透露这一点。以下是他一

首四行诗中〔的一部分〕：

当命运之手弄瞎了我的眼时，
从青春的世界发出一声呼唤。

不久后，异密和大臣们替他求情，以他的亲密姻属关系为理由，因此他获释，重又被安置在他拥有的采邑中。这样他继续活到在死神的追命下他的大限到来，即在595/1198-9年。当铁条经 307 过他的眼前时，没有人知道〔他尚未完全失明〕，他也没有把这事告诉任何人，以致就连他的家人都不知那个奥妙，而他会窥视所发生的一切事，好的和坏的，由此不受伤害，因为“一丝形迹足够智者之用”。

他死后，算端转而准备打仗，收拾砍刺武器，同时他向各方派出使者，召各地的异密来，以此他可以再次准备一次征讨。在这时刻，传来伊剌克的异密们发生争吵的消息。同时候，他的儿子玉尼思汗，因为一种影响他视力而且不能治愈的毛病（或许是一个报应，因为全能的真主曾说："以眼还眼"[73]）从剌夷回去，留下马延术克作为他的代理人。而在八吉打，由丞相指挥的一支军队准备进攻伊剌克。忽都鲁-亦难赤到剌夷去援助马延术克。他们相处了几天，然后马延术克突然袭击忽都鲁-亦难赤，把他杀死。他把他的头送到花剌子模，声称他谋逆。算端为这个卑鄙的借口和明显的背叛所震动，察觉出这些是叛乱的徵兆，但他认为以不暴露他的情绪为妙。最后，在〔592/1195-6年〕[74]，他第三次出师伊剌克。因哈里发的丞相率一支军队驻在哈马丹，算端在抵木思答罕[75]（Muzdaqan）后停留下来。

一两天后双方交战，八吉打军发现除投降外别无出路。一如既往，算端饶了他们的命，以礼遣返他们。战前儿天，指挥军队的丞相死了，而他的死被保守秘密，以致军队在败后才知道它。死者的头被割下来并被送到花剌子模，这是不值算端干的 308 非道义的作法。

算端的捷报传遍了两个伊剌克，他的基业因此兴旺。从他兄弟那里逃走，阿塔毕斡思别从阿哲儿拜占去投他。算端以礼接待他，把哈马丹赐给他。

算端从哈马丹进向亦思法杭，在那里他略事驻留。以下是哈卡尼[76]（Khagani）〔为咏此情景〕而撰的乞塔诗：

> 喜讯！花剌子模沙取得了亦思法杭的国土；
> 他还取得了两伊剌克以及呼罗珊的土地。
> 他御伞上的新月[77]征服了天宫的堡垒；
> 他宝刀上的汹涌光辉[78]取得了所罗门的国家[79]。

不久后，他踏上归程，把他的孙子、脱欢-脱格底[80]（Toghan-Toghdi）之子额儿布思汗[81]（Erbüz-Khan）留在亦思法杭城，并留下仳古·昔帕合撒剌儿-亦-撒曼尼[82]（Bighu Sipahsalar-i-Samani）作他的阿塔毕。抵达花剌子模后，他送一道敕令给纳速鲁丁·灭里沙，把呼罗珊的异密位子授给他，但是说："别去马鲁，因为它的气候不合你的体质。"然而，他对狩猎的狂热劲使他的理智成为俘虏，终于他到马鲁去了，在那里他病倒。他前往你沙不儿，但他的病势日益沉重；他的病压倒了他，他因此疾离开这短暂的人间，赴那永生

309 之地；这件事发生在593年剌必阿II月9日礼拜四〔1197年3月1日〕。当他故去的消息传入算端耳中，他无济于事地大声痛哭流涕，而且放弃了他打算对异端的讨伐。又因灭里沙的儿子们共谋反叛和对抗算端，他派也里的匿咱木木勒克·撒都鲁丁·麻速忽（Nizam-al-Mulk Sadr-ad-Din Mas'ud）到沙的阿黑去理政和平乱；他把灭里沙的儿们，其中最大的是欣都沙（Hindu-Shah），送到花剌子模；因他的考虑得当的措施，不安的骚乱和老天的灾祸消失在他有力的控制下。继这个丞相之后，算端又派他的次子忽都不丁·麼诃末去负责呼罗珊的庶政。当他抵达时，这个丞相已完成了他的工作，击退了和平的破坏者：两天后，在祖勒希扎月第二天〔1197年10月16日〕，他回去见算端，灭里·忽都不丁则忙于呼罗珊的治理。

〔他继续治理该省〕到哈只儿不忽（Qadir-Buqu）和他的侄儿阿勒卜-底列克[83]（Alp-Direk）之间发生反目之时。后者抵达毡的，遣使者们去见算端说，倘若他得到他的援助，他会消灭哈只儿不忽，而他的国土作为卤获物将归算端所有。愤怒的复仇，比凶眼还要恶毒，使他听信了一个异姓人，因此他遣使到四面八方去徵集军队，订立盟约，还把灭里·忽都不丁从沙的阿黑召回。在后者抵达花剌子模时，他们遂于594年剌必阿I月〔1198年1月—2月〕共同出师，同时，为进攻阿勒卜-底列克，哈只儿不忽远侵至毡的。他抵达毡的和走在主力军前进

310 行侦察的灭里·忽都不丁的抵达恰好同时；其中天意支持算端的运道。两军摆开阵势并交锋。哈只儿不忽败北逃走，灭里·忽都不丁进行追击。〔在擒获了他后〕，他把他连同他的将官和军队——“以链系在一起”[84]——送给了算端，后者于同年剌必阿

II月〔1198年2月—3月〕把他用手铐脚镣送往花剌子模。继他之后，得胜的算端们自己也抵达首都。

哈只儿不忽的余部，对他们的首领绝了望，就拥戴孔额儿底列克[85]（*Kün-Er-Direk），聚众闹事，点燃战火。采用谚语所说"以铁碎铁"的[86]作法，算端把哈只儿不忽从牢笼的屈辱中提拔来荣任统军，在跟他订立坚盟后派他率一支大军去对付阿勒卜底列克。

同时候，算端亲自出师呼罗珊，并于594年祖勒希扎月2日礼拜二〔1198年10月5日〕到达沙的阿黑。三个月后，他到伊剌克去解决马延术克。因为他长期统治该邦，谙熟其政事，为独揽大权和完全独立的野心就在他头脑里牢牢地生了根，罪恶的魔鬼已侵入他狂妄的思想中，而且他被算端恩赐他的甲兵器仗所哄骗和迷惑。在那一年的冬季，算端驻留在祃楞答而，但在春天开始时，他准备打仗。至于马延术克，尽管他调集有一支大军，当他听见怒海的啸声，那就是算端军队的行动，他不能在他心中保持坚定，变得来极端恐惧和害怕；对于他应采取何种措施，他一筹莫展，骄傲和镇静不符他的思想状态。带着 311 几个仍跟随他的人，他两次被算端追得来团团围着伊剌克转；在整个这个时期他不断遣使进行申辩，乞求宽恕，同时在惊恐中哀告算端不要召他去见他。当算端知道他存心撒谎时，他派一支军队像风一样去追他。他们突出不意地袭击他，把他的大部分部下杀死。他本人带领一小股败兵逃到俾路斯忽[87]（Firuzkuh）堡，这座堡垒他过去用阴谋诡计从算端的将官那里夺来，杀死了替算端守它的人，用他自己的人驻守它，准备了大量的给养和粮草。追击他到该堡前，算端的军队开始围攻它，

在他们射石机的射击下，他们强行把他拖出堡来，把他缚在一头骆驼上，并把他送给在可疾云的算端。后者通过他的侍臣传话，列举他蒙受皇室的所有恩德和赏赐，并往下指出他的忘恩背义，诸如犯谋逆之罪、取消贡物、撤除赋税，把额儿布思汗从亦思法杭撵走，以及把他的税吏逐出底万。“尽管”，算端说，“他应得的报应只能是明正典刑，受到各种刑罚的处分，然而因他的哥哥，从来没有不忠行为的阿合察（Aqcha），于我有恩，我饶了他的命，但条件是，作为对他叛逆的一个惩罚，他将被锁系和监押一年，然后到毡的边境防守异端的某个前哨度过他的余年”。

和这次胜利同时，传来哈只儿不忽打败孔额儿底列克的捷报，接着，第三，传来消息说，使臣们携带着华贵的和无数的礼品以及一道授与伊剌克、呼罗珊和突厥斯坦算端称号的敕令，从八吉打抵达。

312

因为摆脱了所有这些事务，也没有别的害怕大底万的理由，算端现在打算根除和消灭异教徒，并率领一支军长抵达哈剌伊哈希垃[88]（Qala‘-yi-Qahira）堡下，这是一座曾被脱黑鲁勒之子阿儿思兰[89]所攻陷，因之以阿儿思兰古沙亦（Arslan-Gushai）而知名的堡垒。他继续围攻它达四个月之久，直到最后，被迫作城下之盟，守军开始分队撤出，前往阿剌摸忒；这样他们都带着所有他们的财物安全离开。阿儿思兰古沙亦是一座在阿剌模忒的鲁德八儿境上可疾云附近的城堡，离地近，距天远，并非难于攻打，而且人员和财物均供应不足。赛夷撒都鲁丁（Sayyid Sadr-ad-Din）想宣扬算端[90]的功绩，在《祖布达特塔瓦里黑》（Zubdat-at-Tawarikh）中对它描写如下：

"它是一座在巍峨山头上用硬石筑成的坚固堡垒，它抓住天的额发，碰着猎户星；而且它驻满了渴望献出他们生命的战士，储有各种武器"[91]。

那末，倘若赛夷撒都鲁丁目睹那名王[92]的军队在当今用短时间攻占了他们的坚垒（这将在它适当的地方叙述），他就会不好意思去提这次征服，且不说描绘该堡了，并且会认为昂苏里（'Unsuri）的如下诗句恰如其景：

这些是在需要战斗时伟人的行动，
这些是忽思老的宝刀所留的痕迹。

又倘若任何没有见过这些堡垒的人认为，这不过是带有奉承迹象的饰辞，犹如描绘阿儿思兰古沙亦者，那么这样一个人，可以用阿布勒-法即勒·拜哈吉的俏皮话作回答，他在《塔里黑—亦-纳锡里》（Ta'rikh-i-Nasiri）中叙述如下："当算端从唆木纳忒[93]（Somnat）回师时，他的一个养鹰人杀了一条大蛇。他们把它剥皮，而其皮有三十额尔（ells）长，四额尔宽。"这话的要旨原来是阿布勒-法即勒如下的话："倘若有人怀疑这个故事，让他到哥疾宁城去，亲眼看一看那张象帘幕一样挂在城门上的皮。"[94]本史书的编纂者在他这方面评论说，除了个传说外那张皮现在什么都没有留下，但让这样一个怀疑者动身，从西面的塔鲁母[95]（Tarum）到昔思田地区，近三百帕列散远的途中，让他观察那些将坚固地屹立到发生"群山如梳毛羊群"[96]时的山岭和堡垒；让他用他的常识把那座矮小的堡垒跟在这个时代靠复仇者真主的天恩和威严君主旭烈兀的洪福所征服的成 313

百座或更多的堡垒，其中每一座都比阿儿思兰古沙亦坚固百倍，作一番比较；并且从那里让他去推测他们每个士兵和战士的武勇和力量。

在攻克了该堡和平息了骚乱的火焰后，算端把他的儿子塔术丁·阿里沙（Taj-ad-Din'Ali-Shah）安置在伊剌克，以亦思法杭为他的驻地，他自己则班师回朝，进向花剌子模，在596年主马答II月10日〔1200年3月28日〕进入该城。

同时候，异教徒看到算端的敌意乃是由于大丞相匿咱木-木勒克的努力，因此一些菲达额（fida'is）埋伏在丞相要去的一座宫殿的途中。当他走出宫殿时，一个该死的家伙，给他背后一刀，同时另一个从另一面刺中他的头部，以此他立刻一命呜呼。以下确系这世界上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上述的丞相对侍从长花剌子模的失哈不丁·麻速忽，还有佐赞的哈迷答丁·阿里思（Hamid-ad-Din'Ariz）怀有敌意，而在那最后几天，他曾在算端面前攻击这两个权贵。就在他自己死前，他把阿里思斩于那座宫门前，同时他设谋使失哈不丁·麻速忽步其后塵。但复仇心重的命运，或者造物主的最早戒律，要求在实现这个企图之前他自己的血要洒在阿里思的血上。至于那些菲达额，他们当场被斩成碎片。真主的使徒（愿真主赐福给他及其家人！）如实地说："汝曾杀人则将被杀；杀汝者又将被杀。"

314

算端帖乞失对此悲痛万分，决心报仇雪恨。他派灭里·忽都不丁去干这件事，遣一名使者去指示他首先选择他的军队，然后从忽希思坦[27]（Quhistan）开始。忽都不丁奉这个命令进行他的准备，先攻打秃儿昔思[28]（Turshiz）。率领一支山岳都不能经受他们践踏的军队，他包围了该堡。他连续作战了四个

月；深如洞穴的秃儿昔思城濠已被填平，围城进展到该堡在一周内就可被攻下。这时候，在花剌子模徵集四方军队并准备行动的算端，受到发展为扁桃腺炎（愿真主保佑我们不害此病！）的多血症的袭击。他的医师治愈这个病，当他开始恢复时，他进向〔秃儿昔思〕。医师们禁止他旅行，但算端因性如烈火，不愿念那种纳谏之经（sura）。他继续行进，直到他抵达叫做察合-亦-阿剌伯（Chah-i-'Arab）（"阿剌伯井"）的驿站，而因他的生命犹如桶坠井底，他旧病复发，于是他从这短暂的邸宅前往那永久的安息地。这发生在596年剌马赞月19日〔1200年6月23日〕。 315

大臣们立即遣使通知灭里·忽都不丁。这时发生一件怪事：他的帅旗无缘无故折断，垂下它的头。他认为这是一个凶兆，紧接这事传来了他父亲死亡的消息。他不让军队知道它，借口生病，准备班师。使者们来来往往，双方开始讨论和约。因为丝毫不知道其父之死，秃儿昔思的百姓提供很多劳役，献纳超过十万的那的贡赋。灭里·忽都不丁这时回师。象一股涌流的洪水，或一阵倾盆大雨，他日夜兼程并进，直至他抵达薛合里斯塔纳门前。在那里他举哀并赶回花剌子模。

---

① 突厥语为"贤明的君主"。

② 阿勒卜的斤（"勇敢的君主"）是哥疾宁朝的创建者。

③ 关于拜哈吉的阿不勒-哈散·阿里·本·宰德（Abul-Hasan 'Ali b. Zaid）的《麦夏里布塔扎里卜·格瓦里布格来卜》（Masharib-at-Tajārib wa-Ghawārib-al-Gharā'ib），见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31页。

④ 《塔扎里卜乌蛮》（“民族的经验”）是阿不-阿里·阿合马·本·穆罕默德·密思卡维（Abu-‘Ali Ahmad b. Muhammad Miskawaih）撰写的一部历史名著之名。见巴尔托德，前引书，第31—2页。

⑤ 《扎瓦米兀鲁木》是著名神学家法合鲁丁·阿不-阿不答刺·本·穆罕默德·本·乌马儿·刺兹（Fakhr-ad-Din Abu-‘Abdallah b. Muhammad b.‘Umar ar-Razi）编写的一部百科全书之名。

⑥ 哈齐斯坦山区在上木尔加布河沿岸八吉思（Badghis）以东。它相当于今天的俾路斯忽（Firuzkuh）。

⑦ “受爱戴的君主”，来自突厥语sebük （sevük）“受爱戴的”和tegin“君主”。见伯希和、《巴尔托德著‘突厥斯坦’评注》，第16页。娑匐的斤（976—97）——阿勒卜的斤的奴隶，女婿、继承者——是著名算端马合木（998—1030）的父亲。

⑧ 据巴尔托德，前引书，第323页，“皇室盥洗器皿的掌管者”。塔昔特-答儿（ṭasht-dār）是负责在饭后或其他时候进奉脸盆(ṭasht)和水罐的仆人。

⑨ 1094—1104。他的名字意思是“强烈的明亮。”

⑩ 爱斤赤，即“播种者”。见豪茨马《语汇》，第31页。qochqar是突厥语“公羊”。关于在十一世纪突厥部落大迁徙中作为一名首脑的爱斤赤，见米诺尔斯基，《马卫集》，第101和104页。

⑪ “无马的”。

⑫ 这就是合剌罕朝的君王阿儿思兰汗·穆罕默德·本·速来蛮（Arslan-Khan Muhammad b. Sulaiman）（1102—30），关于此人，见巴尔托德前引书，第319—21页。他又叫做坛合赤汗，为奥菲以及《乞他卜-亦-穆拉扎答》(Kitāb-i-Mullā-Zāda)的作者所证实。（前引书，第319页注②）关于这个合剌罕朝的称号（“中国皇帝”），见巴尔托德，前引书，第304页，《中亚突厥史》，第77—8页。Tamghach或Tabghach（Tavghach），汉语的拓跋（T’o-pa），是一支建立中国魏朝（436—557）而且其名成为北中国的同义语的突厥或原始蒙古部

落。见格鲁赛，《草原帝国》，第103—9页，昂比斯，《亚洲高原》，第29—31页，加巴因，第2页。

⑬ 哥疾宁朝王（1118—52）。

⑭ 即哈剌契丹，见前，第44页，注②。

⑮ 即亦思马因异端（ilḥād）。见前，第256页，注㉘。

⑯ 或哈扎儿阿昔普（Hazar-Asp），如迄至今日它为人们所称呼的那样。

⑰ 或“一千匹马”，哈扎儿阿昔普的字义，来原于波斯语 hazār “千”和asp（asb）“马”。

⑱ 不要照字面理解：vaṭvāṭ（waṭwāṭ）在阿剌伯语中义为“燕子”或“褐雨燕”。

⑲ 参看前注。

⑳ 即“穿鹿皮的隐士。”

㉑ 《古兰经》，第iii章，第128节。

㉒ 即异端突厥人。

㉓ 显然是一个合剌罕朝人。见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328页。

㉔ 或者是在撒昔（Shāsh）省（今塔什干（Tashkent））的鲁德八儿。见巴尔托德，前引书，第173页，注③。

㉕ “‘鞋间’（阿剌伯语Ṣaffu'n-ni‘ál，波斯语pá-máchán）是门边的地方，在那里，那些进门者踢掉他们的鞋，而仆人和贱客则在那里站立”。（布朗，《波斯文学史》，第II卷，第332页，注①。）

㉖ 他的儿子和继承人。

㉗ qāfaṣ-i-āhan。这个笼子看来是个真的，和传说中鄂图曼算端巴耶兹德（Bayezid）被帖木儿囚禁的笼子不一样。有关这后一笼子的故事，“长期地和再三地被作为一个道德训诫而重复着”，在吉朋时代已经“被现代作家当作无稽之谈加以否定，他们对世俗之轻信一笑置之。”见吉朋，第VII卷，第60页和注㊿。

㉘阿儿思兰汗之子，关于此人，见前，第279页，注⑫。他的父亲在这里被误加上博格剌汗的称号。有可能因为跟他的叔父阿不勒-木扎法

儿·坛合赤-博格剌汗·亦卜剌金（Abul-Muzaffar Tamghach-Boghra-Khan Ibrahim）弄混了。马合木汗在桑扎儿为菊儿汗所败后已放弃他在河中的领土。见巴尔托德，前引书，第322页和第326页。

㉙ 比较合剌罕朝的坛合赤汗的称号。见前，第279页，注⑫。

㉚ 《古兰经》，第xxxi章，第34页。

㉛ BYΓW。巴尔托德，前引书，第333页，把这个名字读成 Payghū，但主张读作Yabghū(yabghu 是哈剌鲁古代君王的称号。见《霍杜德》，第97页。)另一方面，伯希和，前引书，第16页，宁把它看成是突厥词bïghu，"一种与鹰极为相似的肉食鸟之名。"比较另一哈剌鲁首领剌真（Lachïn）"鹰"的名字。

㉜ 他的父亲的名字实际是哈散（Hasan）——吉里赤-坛合赤汗·阿不勒-马阿里·哈散·本·阿里·本·穆明（Qilïch-Tamghach-Khan Abul-Ma'ali Hasan b. 'Alib. al-Mu'min），也叫做哈散的斤（Hasan-Tegin）。见巴尔托德，前引书，第322页和第333页。

㉝ KWK SAΓR。或即"青牛"。比较在豪茨马《语汇》第81页中代替一般的sïghïr"牛"而作的 saghïr 形式。他也有察吉里汗（Chaghrï-Khan）的称号。见巴尔托德，前引书，第 333 页和注⑤。据可失哈利，Chaghrï是"鹰"或"隼"的无数突厥语之一。

㉞ AYLK TRKMAN。显即突厥蛮人夷离堇。巴尔托德，前引书，第333页注⑩，提出说，这人多半是八剌撒浑的前君王，关于他，见后，第355页，及注⑦。ilig是"王"的一个古突厥语。见伯希和，前引书，第16页。

㉟ 关于这个名字，见前，第148页，注㉖。

㊱ 作为君主私人卫队一员的ghulām（"奴隶"），其经历见巴尔托德，前引书，第227页。

㊲ 这是普速完，承天太后（1164—77）。她是已故的汗夷列皇帝（1151—63）之妹，原菊儿汗耶律大石（1124—43）之女。见魏特夫和冯，《中国社会史：辽》，第62和614页。

㊳ 原文作FRMA，据巴尔托德读作FWMA。驸马实为一称号，

汉文的驸马"女婿"。见巴尔托德，前引书，第337页和注③，魏特夫和冯，前引书，第665页，670页。

㊴ 原文作SWBRLY。有很多不同的写法。据牙忽惕，它是在往薛合里斯坦(即往呼罗珊)的道路上花剌子模的最后一个地方。见巴尔托德，前引书，第153页和337页注⑤。

㊵ 的希思丹是里海东岸阿特腊克（Atrek）以北一个县名，在今土库曼斯坦境内。"的希思丹无疑地是雷同于古游牧民 Δáal Dahae 的名字，其一支是阿帕诺埃人（Aparnoi）；从后者产生未来的安息王室……"(米诺尔斯基，《霍杜德》，第386页。)

㊶ 即该牙思丁·穆罕默德(Ghiyas-ad-Din Muhammad)及其弟失哈不丁(Shihab-ad-Din)(穆罕默德·古耳(Muhammad Ghūr)。关于古耳的算端们(古耳朝王（Ghurids 或Ghorids）),见巴尔托德，前引书，第338—9页，兰浦尔，《回教王朝》，第291—4页。"古耳一名指的是位于也里以东和东南，以及哈吉斯坦（Gharjistan）和古兹根（Gūzgān）以南的山区；这些山民的方言和呼罗珊的方言有本质差别。"（巴尔托德，前引书，第338页。）

㊷ 见后，第328页，注⑤。

㊸ 必思坛（Bisṭām），今布斯坦(Bustam)(波斯坦(Bostam))，以著名苏菲教徒阿不-耶兹德（Abu-Yazid）(巴耶兹德（Bayazid）)的墓地而知名，他于874年死在这里并埋葬在这里。

㊹ 伊本额梯儿把他叫做明里的斤（Mengli-Tegin）。(穆.可.)

㊺ 库纳思（al-Kunās）必定是库纳沙（al-Kunāsa）形式的缩写，苦法一个区的名字。KNDH的发音很不确定。它清楚地不是也门的金达（Kinda）县。（穆.可.）

㊻ ahl-i-ṣuffa和苏菲教徒毫无关系,但因一个虚假的语原,ṣuffa已和ṣūfi连系起来（见列肯多夫（Reckendorf）在《伊斯兰百科全书》中的条文）:因此这里可能是"圣民"，"苏菲教徒"。（弗.米.）

㊼ pir。可能指的是扎木的阿合马（441—536/1049—1142），他的圣地（托尔巴特-亦-谢赫贾姆镇）位于阿富汗边境附近的呼罗珊中。

（弗.米.）

⑱　根据E本是这样。其余的抄本所记的日期是7日，但如巴尔托德所指出（前引书，第346页，注②），那天实际是一个礼拜天。刺必阿Ⅰ月17日（它也出现在巴尔托德引用的一个彼得堡大学（Petrograd University）抄本中）会是礼拜三，仅相差一日。

⑲《古兰经》，第v章，第49节。全文是："以命抵命，以眼还眼，以鼻还鼻，以耳还耳，以牙还牙，凡伤害均有抵偿。"

⑳　原文作arba'"区"，明显地指你沙不儿的四个"区"。见《霍杜德》，第102页和325页。

㉑　见后，第ii册，第412页，注①。

㉒　未考证出来。

㉓　苫思丁·亦勒的吉思（Shams-ad-Din Ildegiz）（1136—72）是阿哲儿拜占阿塔毕朝的创建者。他的儿子穆罕默德·扎罕-帕鲁汪（Muhammad Jahan-Pahlavan）（1172—85）不仅是忽都鲁亦难赤之父，也是阿不-别克儿（1191—1210）和斡思别（1210—25）两阿塔毕之父。他的直接继承人是他的兄弟吉思勒-阿儿思兰·斡思蛮（Qïzïl-Arslan'Uṣmān）（1185—91）。

㉔　被刚死的吉思勒阿儿思兰所囚。脱黑鲁勒二世（1177—94）是（波斯）伊剌克最后一个塞勒术克人。

㉕　关于巴哈丁·穆罕默德·本·穆阿夷·八吉打底（Baha-ad-Din Muhammad b. Mu'ayyid al-Baghdadi）及他收藏的官方文献，见巴尔托德，前引书，第33—4页。

㉖　即两个巴哈丁。

㉗　忽都鲁哈敦（Qutlugh-Khatun）（弗.米.）

㉘　关于建筑在剌夷以北一个同名山头的塔拔列克堡，见雷斯特朗治，《东哈里发的国土》，第216—17页。

㉙　原文作J̌ΓR，据D本读作ČΓR。Chaghïr是突厥词Chaqïr"穴隼"，"岩隼"的一个变形。关于这个词用作专有名词，见豪茨马，前引书，第28页。

⑩ 这是著名的摩诃末花子模沙，在他父亲死后，他采用阿老丁（‘Ala-ad-Din）的称号。（穆.可.）

㊀ 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188页，第1062—2行。

㊁ 1180-1225。

㊂ 发勒斯编《沙赫纳美》，第1182页，第809行。胡蛮（Hūmān）是一个被皮任所杀的都兰英雄。

㊃ 即哈里发王朝。

㊄ 的纳瓦儿（Dinavar）的遗址大约在坎加伐尔（Kangavar）和克尔曼夏（Kermanshah）的中途。

㊅ 原文作MYANǰQ，而E本作MYANǰWQ。

㊆ 原文作QATR BWQW，据E本读作QAYR BWQW。往下（第II卷，第40、41页）原文作QADR BWQW，即Qadïr-Buqu。qayïr是标准突厥词qadïr“强壮的”的西方形式；buqu意为“雄鹿”。

㊇ 原文作ūrāniyān，即更准确地，Oranians。关于斡兰族，见巴尔托德，前引书，第343页，注②。并比较Qara-Alp Oran，即斡兰人合剌阿勒卜。（见后，第309页，注㊽）对这个名字的一个颇为不同的读法，见伯希和昂比斯，《亲征录》，第107—8页。

㊈ a‘jamiyān即希腊语义的“蛮人”。因此土耳其新兵（Janissary novice），作为非穆斯林出身说，被叫做“ajemū oghlan”（外国少年）。见吉伯和波文：《伊斯兰社会和西方》，第329区，注④。

㊉ 灭里沙之子。

㉛ 即帖乞失。

㉜ 用一根白热的铁棍经过受害者的眼前来做到这一点。

㉝ 《古兰经》，第v章，第49节。见前，第297页，注㊾。

㉞ 各抄本均为一空白，穆.可.据伊本-额梯儿把日期补上。

㉟ 今在中波斯的萨弗（Saveh）以西的马兹答罕（Mazdaqan）。

㊱ 据哈卡尼《底万》的编纂者阿里·奥多拉索利，德黑兰，1216/1937—8，这些诗句的作者实际是怯马鲁丁·亦思马因（Kamal-ad-Din Isma‘il）。

⑰　māhcha“小月亮”，它也能指他御伞顶端的“球”。

⑱　mūrcha，它的字面意义是“小蚂蚁”。

⑲　这通常指法儿思。

⑳　实际是一个句子：toghan toghdï“鹰出生了。”关于这类名字的其他例子，见豪茨马，前引书，第34—5页。

㉑　ARBWZ。比较可失哈利的Ervüz（Erwüz）一名。

㉒　意思是“撒曼的统帅。”可能这个称号是从一个为撒曼人（874—999）——河中的波斯君王，其王朝被合剌罕人所推翻——服役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

㉓　ALB DRK。我把这个名字的第二部分看成是突厥语tirek或direk“柱石”。关于这个词在古突厥语中训为“大臣”的用法，见哈密顿，《五代时的回鹘》，第157页。巴尔托德，前引书，第343—4页，把阿勒卜底列克考证为钦察部长合剌阿勒卜·斡兰（同前，第340—1页）。

㉔　《古兰经》，第xiv章，第50节，又第xxxviii章，第37节。

㉕　KNAR DRK。这个名字的第一部分可能是一个突厥词kün“太阳”和er“人”的复合词。如穆.可.在一个足注中说，孔额儿不花必定是哈只儿不花之侄阿勒卜底列克。

㉖　“以贼捉贼。”

㉗　即德马文德山（Mt.Damavand）斜坡上的著名堡垒（见雷斯特朗治，前引书，第371页和第372页，注①），不要把它跟在古耳的卑路斯忽弄混了，关于后者，见下，第328页，注⑤。

㉘　译义是“强大的城堡。”据拉凡提，第289—90页，该堡是在阿儿思兰之叔算端麻速忽（1133—52）统治时阿杀辛人修筑的，并被取名为扎罕古沙亦（Jahān-Gushāi）。麻速忽围攻它没有成功，但它最后被阿儿思兰（1161—77）在他统治初期所攻克。

㉙　即脱黑鲁勒一世（1132—3）。

㉚　即算端阿儿思兰，当然不是帖乞失。

㉛　这段不见于穆汗默德·埃格巴尔编的撒都鲁丁史书（拉合儿，1933）。但这可能不是撒都鲁丁的原书，而是一个根据它的后期编本。缺

乏志费尼引用的这段话，首先为豪茨马在《东方学文献》(Acta Orientalia)，第III卷，第145页中所指出。(弗.米.)

㊷ 即旭烈兀。

㊸ 或Somnath，在卡提威尔(Kathiawar)半岛南岸。

㊹ 这段话不见于《塔里黑-亦-拜哈吉》的编本。关于该作者及他的著作，见巴尔托德，前引书，第22—4页。

㊺ 塔鲁木(Ṭārum)(塔罗木(Tarom))，是厄尔布尔士山西南波曾姜(Zanjan)以北一个县，厄尔布尔士山把它和里海的基兰省分开来。

㊻ 《古兰经》，第ci章，第4节。

㊼ 忽希思坦(Quhistān)，"山国，"是指从你沙不儿地方沿今阿富汗边界向南伸延的地区名。它是马可波罗的Tunocain，一个从它的两个首镇秃温(Tūn)(今费尔多斯(Firdaus))和克恩(Qā'in)而来的名字。其首镇今天是比尔姜德(Birjand)。

㊽ 仍有一个在托尔巴特黑达里以西的秃儿昔思县。雷斯特朗治，前引书，第354页，把该城置于今天的费鲁扎巴德(Firuzabad)的地址上。

〔II〕

阿老丁花剌子模沙的登基

当他抵达都城时，诸异密和大臣共聚一堂，举行一个盛宴；在596年沙甫瓦勒月20日礼拜四〔1200年8月4日〕，他们在神的扶助下把他拥上帝王的宝座。王国的枯萎枝叶变得来葱茏繁茂，正义的死魂灵恢复了生命和健康；于是传达嘉音的使臣分赴世界各地。

当其父去世的消息传给古耳的算端失哈不丁和该牙思丁时，野心魔鬼的诱惑，犹如那些画师在他们头脑中描绘奸诈无益的妄想图画，及无知徒劳的空幻色彩；而人类的骄狂，犹如新娘的化妆师，给贪婪欲求的新娘撒香抹粉。他们因此把一支军队先派到马鲁，让穆罕默德·哈郎(Muhammad Kharang)驻扎在那里；他们自己则带领一支大军和九十头个个躯干如山的大象出发。首先他们到达徒思，在那里他们大肆烧杀虏掠，并于597年剌扎卜月〔1201年4-5月〕从那里进向沙的阿黑。算端摩诃末的兄弟阿里沙在此地，他和其他权贵一起已从伊剌克归来。两兄弟算端骑马绕城池一周，好像他们是在观光，然后他们停留在该城前。为了监视这支军队，有一大群百姓驻守在他们对面的一座楼塔中。该塔倒塌了。士兵们认为这是一个吉兆；他们就在当天袭取了该城，动手抢劫，把沙黑纳派往苦行

316

僧和圣人的屋舍，使他们不致受到伤害。他们继续抢劫到中午，这时通令他们住手。按照军队的纪律要求，每个士兵马上交出他手头的东西；所有的战利品被集中一起，当有人认出他的东西时，立即把它归还给他；因为他们抢劫有方。

至于花剌子模的军队，他们和塔术丁·阿里沙以及算端国中的达官贵人，被赶出沙的阿黑，并受到很多酷刑拷打，然后他们被送往古耳的都城。每个沾手过底万朝政的人都被没收了财产，同时沙黑纳被派到朱里章（Jurjan）和必思坛去占领那些地方。在把吉牙丁（Ziya-ad-Din）安置在你沙不儿统率一支大军和修复了城池后，算端们这时班师回朝。该牙思丁赴也里，失哈不丁则出兵忽希思坦去摧毁异端的住宅，堕毁他们的城堡。在开始抵抗后，朱纳比德①（Junabid）的百姓乞和，表示他们投城。他把秃剌克②（Tulak）的哈的留在该地作监守，并前往也里。 317

算端摩诃末获悉在呼罗珊百姓中出现纷扰和骚乱，他率领一支大军和劲旅，像怒狮和吓人的闪电，从花剌子模出兵，并在同年祖勒希扎月17日〔1201年9月18日〕兵临沙的阿黑，挥师包围该城。古耳人出击并进行战斗，充分自信他们的能力和本领。但在领略了花剌子模军队的英勇后，他们发现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他们的战斗都无效果。他们像老鼠一样爬回他们的巢穴，同时城外的射石机开始发射，直至城池被夷平，壕堑被填满。发现他们即将沦为俘囚，他们求助于使臣，而且使沙亦黑和乌列麻替他们求情，他们卑躬屈膝地向算端乞降。他按俗话说："汝若为王，需有海量"，来对待他们，无视罪行和过错。在用大量的袍子和无数的金钱宠荣他们后，他打发他们满

载礼物赠品去见古耳的算端，为的是他们可以学会怎样在得势时让步，又怎样在面对深仇大恨中宽弘大量。

下令把城池完全堕毁后，算端从那里进向马鲁和撒剌哈夕，该地有算端的侄儿忻都汗（Hindu Khan）替古耳的算端把守。忻都汗听说他的叔父到来，犹如失望的凉水淋头，他逃往古耳去了。当算端到达撒剌哈夕时，该堡的守令没有去〔迎接他〕，他就留下部分人马围攻该城，直到他们拿下了它，生俘城守。

318　同时候算端本人取道马鲁返回花剌子模，第二次准备打仗。同年③祖勒合答月，他再度出发，打算攻打也里，消灭它的高贵诸侯。他下营于剌的康草地，一当他的麾下从四方集中时，便从那里率一支大食和突厥大军出发。他的御营设在也里城外，他的军队连营把该城围个水泄不通，犹如镯镯之包围手臂。双方都开动射石机，撞城车以战马的速度行动。城楼被击破，墙垣被捣得粉碎。该堡的守令（kūtvāl）也速丁·马儿格齐④（'Izz-ad-Din Marghazi）原是个饱经沧桑的人。他发现无逃生之法，只有屈膝投降。他因此遣出使者，同意交纳一笔重赋，并把他的亲生子交给算端作为人质。算端的暴怒以此平息下来，他接受百姓乞哀和告饶的请求，这成为套在他们脖子上的感恩锁链。

同时候古耳的算端们正在集中他们的兵力，准备返回呼罗珊。当算端忙于围攻也里时，他们决定利用算端及其盟军不在该国的州邑这个时机，率领他们的军队到那里去。获得这个情报，算端取道马鲁鲁德返回，同时算端失哈不丁经塔里寒赶来。算端摩诃末认为以不渡河为宜，以此河水可以象火一样作为两

军之间的屏障。至于士兵们,他们对渡河和停驻发生意见分歧,有的实际已渡河。既然算端无意打一场仗,他决定进向马鲁。古耳的人马进击算端的军队。抵达撒剌哈夕后,他停留下来;使者往返于双方之间。算端被要求交出呼罗珊的几个省,但因他耻于纳贡,他不愿同意,并从撒剌哈夕赴花剌子模。至于算端失哈不丁,他率领他的军队到达徒思,用酷刑和钞掠搜刮居民的脂膏。因他的军队粮饷不继,他强使百姓出卖谷物,派人把他们输送到麦什特(Mashhad-i-Ṭūs)的谷米抢走,在那里,谷米是在圣地坟墓的保护下。因这些难以忍受的原因,再加上从前发生的事,贵族和黎庶的心里都同样充满对他们统治的仇恨,而百姓甚至更希望依附花剌子模沙一党。 319

在这个时刻,传来其兄该牙思丁去世的消息,失哈不丁就擂鼓班师。抵达马鲁,他把穆罕默德·哈郎留在那里。这个穆罕默德·哈郎是古耳的一个大异密和英雄,论英勇则是当代的鲁思坦。他袭击阿必瓦儿的,在那里他擒获了几个算端的异密,杀了很多人。从那里他出兵塔儿黑⑤(Tarq),攻打塔术丁·哈剌只(Taj-ad-Din Khalaj),后者把他的儿子送给他作为一名人质;又当他回师时,马儿哈⑥的异密也把他的儿子送给他作人质。因这个胜利而趾高气扬,他返回马鲁,这时他得到一支花剌子模军队经沙漠逼近该城的消息。他转而迎击他们,当两军碰头时,算端的吉风开始得到神助而吹动,他的敌人们则开始心怯。尽管花剌子模的军队不及古耳军的一半,他们袭击他们,使他们败逃。使尽千般狡计,哈郎得以进入马鲁,但花剌子模军抵达该城前,打破城池,生俘了他。怕他的凶暴,一个异密立即给他一刀,于是他的头被送往花剌子模,那里,算 320

端不同意杀他。算端该牙思丁⑦得到他遇害的消息时，他惊恐失措，极其软弱无力，因为哈郎是古耳算端们的主将，他们在战斗中的堡垒；而他有如此的勇力和胆略，以致他们好几次叫他跟一头狮子⑧和一头大象搏斗，他打败了二者。当算端们让他每隔几天去跟这些野兽拚斗时，他把它们都杀死了，并说："我必须跟一只狗和一只猪搏斗多久呢？"他可以折断一匹三岁老马的腿。

在算端的军队打胜这一仗后，大臣们怂恿他进攻也里的国土⑨，他们美化该国以打动算端的心目。"长兄该牙思丁，"他们说，"现在完蛋，他的儿子们为国土和继承权，正在自相争吵。大部分异密倾向于支持算端，又因他的高扬的旌旗已在那些地区投下它的影子，他们都抓住了幸运的时机。"这些话在算端心里产生了一种极其愉快的效果，富贵梦变成了他脑子中的美景。在600年主马答I月〔1204年1月〕，他率领一支装备精良，以勇敢无畏而著称的武士军，进向也里。这时阿勒卜-加齐（Alp-Ghazi），古耳的大异密，已受命为也里的长官。当算端的军旅抵达该城前，他们扎下御营。射石机这时描准了城头，石头象雹子那样从四面八方落向市集和街道，致使百姓不能走动。居民开始绝望，阿勒卜加齐遣使乞降。他说："我从算端那里得到充分的权力去缔结和约，以此保证走上统一的道路以及遵守正教的法令。没有人将在今后欺凌呼罗珊，算端的人马也决不欺凌和伤害这些地区。"在这些条约和协定外，他担保交纳一笔巨大的贡礼，并作为古耳人誓约的保证人。算端在他这方面，想要消除矛盾和仇怨的恶果，并以此保全穆斯林同胞的生命和面子，就欣然接受了阿勒卜加齐和也里人的请

321

求，使他们不殒命丧财。阿勒卜加齐前去侍候算端，接见殿的地板都被他的嘴唇碰破了，他扒在地上谢恩，脑门子沾满了尘土。按照他们的协定，在优礼待他后，算端打发他回城，但阿勒卜加齐，为了徵集他担保交付的贡赋，对百姓打开暴虐和勒索的手，开始用这种方法从他们身上榨出这笔贡赋来。算端听说他的专横和凶残，他不忽视对百姓应尽的道义，认为放弃这个条件才是更永久的财富和更坚固的堡垒。履行完条约，他撤退了。他的军队蹂躏了八吉思[10]（Badghis）地区，因掠获财物和牲口而振奋，尽管他们因这次掠夺，担心和害怕算端。他进向马鲁，而阿勒卜加齐，他因实现妥协而离开算端失哈不丁手下，在算端离开后仅两三天就到了死期。

为了报他的仇恨，算端失哈不丁又准备进行战争，这次他打算从进攻花剌子模开始。当算端得知他的意图时，他果断地采取预防措施，经沙漠回到花剌子模。用这种方法他和那支人数超过蚂蚁和蝗虫的古耳军队赛跑，在抵达他的都城后，把那支军队的到来通知了百姓，并宣布这场意外灾难的降临。所有 322 的百姓，义愤填胸，怕遭受屈辱而怒形于色，同心同德地愿意抵抗和战斗，防守和拒敌；他们都忙着储备诸如刀枪等武器和战具。受尊敬的基发克[11]（Khivaq）的伊祃木失哈不丁（Shihab-ad-Din），他是正教的柱石，国家的中坚，竭尽他的全力去打退敌军，拒他们于室家和乡土之外，因此在讲坛的布道中，他按照真正的圣传来批准战争："凡为捍卫其生命和财产而被杀者，同样为殉道者。"因这个缘故，百姓的热情和信心倍增，他们像一个人一样进行工作。同时候，算端派遣驿使到呼罗珊各地去召集马步军，也求助于菊儿汗。他把他的营盘扎在诺思

瓦儿[12]（Nuzvar）河岸，仅几天内就集中了七万骁勇善战的人马。古耳的军队，有如此多的士兵和大象，又那样扰嚷和铿锵，以致只要他们愿意，他们能够把乌浒水变成一片平川，用血把平原变成一条乌浒水，在东岸[13]相对扎下他们的营盘。为了在第二天过河，捣毁算端的欢乐酒宴，古耳算端命令他们寻找渡口。同时他布置他的大象，指挥他的人马，为在次日拂晓他们可以用人头来做战杯。突然传来消息称，答剌速[14]（Taraz）323 的塔阳古[15]（Tayangu），哈剌契丹军队的统帅，正率领一支犹如烈火的军旅到来，而且随他来的有撒麻耳干的众算端之算端。当象民[16]发现众主之主（意指上帝——中译者注）把他们的计划打乱，从打仗和战斗中除失望外将一无所获，这时他们收起刀兵，卷甲撤退，宁择逃路，不愿停留；并且不顾挫折和丢失体面，照俗话所说那样行事：

此非汝之巢穴，
那么从一个不宜于汝的居宅滚开吧。

失哈不丁命令他的部下趁晚上焚烧辎重，不得合眼睡觉；因为极端凶残和乖僻，他们割断了马和骆驼的腿筋。当他们撤退时，算端象一头愤怒的狮子和一匹妒忌的种马，把他们一直追到哈扎儿阿昔甫，他们在那里翻身交战。算端的军队攻击他们的右翼，古耳人的军旗被推倒，他们的时运逆转。他们很多异密和将官沦为俘囚，残存者东颠西倒地穿过无水的沙漠，“像一些在沙漠中被魔鬼蛊惑的手足失措者。”[17]花剌子模军继续愤怒地追击他们，好像种马追逐牝马，直到他们用不光彩的诡计通

过了赛法巴德[18]（Saifabad）。算端，浸沉于福荫，沐浴在荫福中，占有财宝，大象，骆驼和马匹，班帅回朝；福神用祥瑞之口以诗句来激励人心："真主允许你获得丰硕的战利品并使你迅速得到它。"[19]算端在花剌子模举行盛宴，他的一个廷臣要求撒麻耳干的歌女费尔道斯（Firdaus）作一首咏此景的四行诗。她即席作了如下一首：

> 王啊，古耳人从你面前狼狈逃走；
> 他像小鸡在逃避老鹰。
> 他下了他的马，藏起他的脸；
> 国王把他的大象献给你，免遭杀害。[20]

324

至于古耳的军队，当他们到达安都淮[21]（Andkhud）时，他们看见了他们所看见的东西；因为契丹军追上了他们，从四面把他们包围。从早到晚，双方用刀枪厮杀，很多人死去。第二天，当太阳的旌旗在天边升起，阳光侦探从东方的帘幕后出现，契丹军显出他们的勇气，发动总攻，他们敌人的抵抗之颈被摧折，战斗之手被束缚；那支军队的所有残余者，共五万人，死于战场，而算端失哈不丁发现他孤零零地和大约一百人留在中央。使用狡计，他投入安都淮堡，但契丹军在城墙上打开一个缺口，他眼看就要被俘，这时撒麻耳干的算端给他送去如下的使信："为伊斯兰的尊荣，我不愿一个穆斯林算端落入异端的罗网，死于他们之手。因此对你说最好交出你所有的一切，诸如大象，马匹，动产和不动产，作为你人身的赎金。以这个理由，我将替你斡旋，求得这些人的同意。"算端失哈不丁奉献他的一切作为赎金，霎那间金库和武库中的东西就像犒赏一样散

发一空。使用了千般手段，他通过撒麻耳干算端的调解而获释，在一个“逃生无时”㉒的时刻保全他的性命而去。

倘若我们带着有所冀求而又希望落空的高尚灵魂，
安全返回，
325 我们的灵魂就是最好的战利品：
他们是保存元气和生命返回的。㉓

当古耳算端丧失他的军队，财富，蒙受千耻百辱，抵达他自己的国家时，算端派他的一个侍臣携带如下的使信去见他：“惹起这些战事的是你的人，而‘侵略者是更不义者’，但自今后让我们共循团结的道路，堵塞冲突的途经。”算端失哈不丁在他这方面立重誓以坚和约，并发誓说甚么时候算端有所吩咐，他就去帮助和支援他；两个算端之间按这个内容缔结了盟约。然而，两个月后，部分古耳军队集中在塔里寒境内，而这次骚乱的煽动者塔术丁·章吉（（Taj-ad-Din Zangi）向马鲁鲁德发动一次进攻（其结果是他丢了脑袋），把税收官（‘āmil）突然赶进毁灭的罗网，开始实施专制，进行压迫并勒索金钱。这个消息传给了算端，他把马鲁的别都鲁丁·察吉儿和阿必瓦的的塔术丁·阿里调去击退这些和平的破坏者。经过战斗后，章吉和十个异密被械送花剌子摸，为惩罚他们的罪行，他们的脑袋（愿我的读者不要见到它！）跟他们的身子分了家。这些骚乱的暴行被平息，国家获得了和平。

但尽管庄严誓约之绳把两个算端系在一起，算端失哈不丁仍因愤于往事而咬他的手背，同时，为准备行动，以讨伐异端

为借口，调集军队和打造武器。最后，在602/1205-6年，他打算以入侵印度作为开端，为的是弥补其部属和麾下的军备，他们在最后几年呼罗珊战役中已损失了他们的全部甲兵和器仗㉔。 326
抵达印度后，他因真主赐给他的一次胜仗，能够填补府库和军队的所有亏额。他班师回朝，渡过杰卢姆㉕(Jhelum)河，他的御营设在河㉖的岸边，以致它有一半伸延到水中；从而没有留心在那一面防御菲达额。突然，在算端休息的日中，两三个印度人㉗像火一样出其不意地从水里冒出来，潜入御营，他躺在那里疏忽了对敌人的警戒和防守，也忘了命运的邪恶。他们因杀害这个国王而把军队的白昼变成了黑夜，毁坏了他生命食物的香味。当我们的末日等待着我们时，人的力量有什么用？当时运衰微时，大量战象帮得了什么忙？所有他的武器和装备，所有这白的和黑的，都对他没有用场。

一切进行统治的，受人服从的， 327
以及拥有财富和强兵的人，
称霸一时，为君为长，
然后不外变成了笑谈的资料。㉘

他曾辛劳了那么多的时间以致算端可以获得他勤劳的成果！更玄妙的是他的近亲、范延的蔑力克的事，此人自己衰弱下去，但仍等到失哈不丁的末日来临。当因后者之死，他达到他的宿愿时，他认为他的希望的枝头结了果实，他的幸运之园变得来郁郁葱葱。毫不耽误和拖延，他兼程并进，一气赶了三帕列散的路程。他就要实现他的愿望时，奉真主之命，死神从

暗中突袭，切断了他的满戴这尘世野心的生命旅队。尸架代替了宝座，苦难取代了欢乐。

倘若任何人从这世界上达到了他终生的愿望，
命运就使alif跟它分离，
因为他的机体来源于她，
当他的愿望两头被略去时。㉙

现在这些事变是算端走运的原因，这将在另一章中披露。

---

①今古纳巴德（Gūnābad），

②秃剌克（Tūlak）仍是也里以东一个城镇和一个县的名字。朱思扎尼参加了该堡对蒙古人的防御战。（拉维特，第1961页。）

③哪年？志费尼不能指597年的祖勒合答月，因为在该年的祖勒希扎月17日（1201年9月19日），花剌子模沙曾围攻沙的阿黑。〔见前，第317页〕看来很可能他指的是下一年的祖勒合答月〔1202年8月〕。（穆.可.）

④即马鲁的人。

⑤未考证出来。其拚法不肯定，但可能跟在中波斯的叫做Ṭarq的村子拚法相同。见雷斯特朗治，《东哈里发的国土》，第209和449页页。

⑥马鲁附近的城堡。见前，第154、165页。

⑦在所有抄本中都这样代替失哈不丁。（穆.可.）

⑧或一只虎，见前，第257页，注㉚。

⑨即古耳人的王国。

⑩八吉思（Bādghīs）在今天是阿富汗斯坦的一个县，在土库曼斯坦边境的也里以北。

⑪ 后来的基发。

⑫原文作NWRAWR，读作NWZWAR。关于讷思瓦儿（Nūzvār），见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148和155页。

⑬巴尔托德，前引书，第350页，注⑤，注释称："多半不是主要的河床，而是指流经古耳干赤附近的河道。"

⑭ 答剌速（Ṭarāz、Talas），后来的奥利亚阿塔，今江布尔，在塔剌斯（Talas）河岸。

⑮ ṬAYNKW。这可能是该人的称号而不是他的名字：tayangu在古突厥语中训为"管家"。

⑯ 指《古兰经》第cv章，那里"象民"指也门的阿比西尼亚总督亚伯拉哈（Abraha）的军队，他在穆圣出生的那一年出兵默伽。见尼科尔松，《阿剌伯文学史》，第65—9页。

⑰ 《古兰经》，第vi章，第70节。

⑱ 未考证出来。

⑲ 《古兰经》，第xlviii章，第20节。

⑳ 后两行有双重涵义，也可以翻译如下：

从一名骑士他变成一个卒子并藏起〔遮盖〕城堡。国王把主教交给你，因此被将死。

㉑ 今北阿富汗斯坦的安德胡伊（Andkhui）。（亦作安德库德——中译者注。）

㉒ 《古兰经》，第xxxviii章，第2节。

㉓ 阿不答剌·本·乌泰伯（Abdallah b.'Utaiba），弼斯罗的一个首脑人物。乌特比（'Utbi）引用在他的史书中。见沙亦黑·阿合马·马尼尼（Shaikh Ahmad al-Manini），《撒儿黑牙迷尼》(Sharḥ-al-Yamīnī)，开罗编本，第II卷，第417页。（穆.可.）

㉔ 这次远征的目的勿宁是镇压科卡尔人（Khokars）和索尔特岭诸部落的一次起义。见拉维特译朱思扎尼，第481—2页，斯米尔诺娃译拉施特，第156-7页，哈格，《突厥人和阿富汗人》，第47—8页。

㉕ 原文作ḤYLY，读作J̌YLM，即Jēlam，这系穆.可.所提出。

㉖ Jaiḥūn，即印度河。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352页，把它

当成是乌浒水，但如穆.可.在他给第II卷写的序言第X页中所指出，志费尼书中的这个名字适用于任何大河，如高加索的库拉河，药杀水即锡尔河。

㉗ 据志费尼的叙述，刺客们是否菲达额即亦思马因教的间谍，这是不清楚的；拉施特（斯米尔诺娃，第158页）称他们是科卡尔人。另一方面，朱思扎尼（拉维特，第484—5页）特别说失哈不丁“在一个木剌夷（Mulāḥidah）信徒手中殉教。”哈格，前引书，第48页，讨论了对这次谋杀的各种说法，并得出结论说，尽管科卡尔人“多半参与了这个阴谋，而且，如其属实，必然促成它，真正的凶手看来仍然是异端亦思马因教中的狂热十叶徒（Shiahs）。”据朱思扎尼（拉维特，第484页和485页）和拉施特（斯米尔诺娃，第157页）二者，他死的地点是一个叫做答木雅克（Damyak）的地方；而日期在朱思扎尼（拉维特，第486页）引的一首四行诗中作602年沙班月第3日，即1206年3月15日。答木雅克的位置不知道，但它可能位于印度河北岸。然而，拉维特，前引书，注⑤，认为它最可能在杰卢-河以西不远。

㉘ 哈马丹的阿不勒姆法剌只·阿合马·本·阿里·本·哈剌夫（Abul-Faraj Ahmad b.‘Ali b. Khalaf），赛阿利比的同时代人，引用在赛阿利比的《塔特马都尔雅特马黑》中。（穆.可.）见埃格巴尔编本，第II卷，第99页。

㉙ 倘若AMNYH（umnīya）“希望”的第一个alif被略掉，那就剩下MNYH（manīya）“死亡”；又当最后的hā也被去掉，则剩下MNY（manī）“精液”。（穆.可.）

〔III〕

古耳算端们的国土
怎样落入算端摩诃末之手

当算端失哈不丁从这贱居前往那永生的府宅时，他的奴隶们，每个都变成了地方诸侯，这时在他们治下的领土内获得独 328 立。因之忽都不丁·爱别（Qutb-ad-Din Ai-Beg）一度是底里和印度境内的君王，发动了几次对该帮异教徒的大远征。他死后没有留下男性继承人，他自己的一个奴隶，叫做亦勒-秃惕迷失（Il-Tutmish），以其聪明才智而知名，就作为他的继承人被拥上宝座①，并接受苫思丁的剌合卜。他的名声传遍了大半个印度，深入到每个国家和州邑，有很多关于他征伐和胜利的故事和传说。包括乌茶②（Ucha）、木勒坛、剌合儿、白沙瓦在内的申河沿岸的诸州，都被忽巴察所攻占，后又被算端扎兰丁所征服，这将在适当的地方提及。谢飓斯坦③（Zavul-stan）和哥疾宁④（Ghaznin）在多次叛乱和骚动后被塔术丁·由勒都思（Taj-ad-Din Ilduz）夺取，他成为该地区的侯王。该牙思丁的都城也里以及俾路斯忽⑤则由他的儿子异密马合木占据。一如嗣君的习惯，他一味花天酒地，挥霍浪费，又因动听的丝絃声，不能耐征伐之劳。异密们在他的行为中仅发现娇惰懈怠、昏庸无能，因此达官贵人就生了异心，又有那哈迷尔（Kharmil）之子、也里的长官、算端国家的支柱和骄傲，也

329 速丁·忽辛（'Izz-ad-Din Husain），串通其他异密誓忠于算端摩诃末（愿真主昭示他的榜样！），而且遣送一封接一封的密信，一个接一个的使者给他，怂恿他首先进兵也里，把该邦合并于他的其他领土。但在那个时候，算端担心契丹[6]的汗，唯恐他偷袭自己并攻占曾在古耳算端手中、与契丹国土接壤的巴里黑及其邻近的土地。因此，想首先防备契丹的突厥人，他没有〔亲自〕到那个地方去，而是遣一名使者到沙的阿黑去调呼罗珊军队开赴也里。哈迷尔之子也速丁出城欢迎他们，把该城交给他们，并没有踏上反抗的道路。他大受算端以各种赏赏的宠荣，还得到一份把该地赐给他的盖有脱忽剌的敕令。同时候，站在算端马合木一边的其他异密们，联合进攻算端的军队。但在他们能够行动前，算端的军队袭击他们，犹如一头狮子扑向它的猎物，又如一只鹰攻击一只山鹧鸪。他们把敌人全部击溃和消灭，再派使者把这些捷报告之算端，要求他去见他们；当等候御旗的到达时，他们停留在途中。算端抵达巴里黑的地区，诸堡的守将前去迎候他，赶快交出他们堡垒的钥匙。至于巴里黑的长官、范延的大异密亦麻都丁（'Imad-ad-Din），他最初热烈地流露对算端的效忠，经常发表对他宫廷忠贞不贰的申明。但当御旗在沙漠边上出现时，事情就明若皦日：他的申明是假的，他的话反复无常；因为依仗城垒坚实，根基牢固的欣都凡（Hinduvan）堡，他自食其言，在其中屯积珍贵的珠宝和金钱。那支凯旋之师，有骑兵和步卒，像一支手镯把该

330 堡的墙垣包围，倾泄矢石，至到城基开始堕毁，守军转身逃走。因为除了纳款投诚外，对亦麻都丁的创伤别无疗法，他开始叩乞降之门，哀请宽恕。算端怕他惊吓，就答应了他的请

求，而且对他的恩惠超过了他的期望，约定让他拥有他治下的土地。当他走出城堡并且亲吻接见殿的地扳时，他接受的浩荡皇恩和优渥御赐，使他显扬；他的安全之鸟开始飞翔于有保卫的天空，同时他在欢乐酒宴上享受的宠荣使他成为神人共羡的对象——“而真主知道彼等心胸中隐藏之物。”[7]突然，巡逻兵从急差手中截获一封密信，并把它交给算端。这封致范延长官的密信，内容从头到尾无非是贬损算端的功业，告诫不要投靠和效忠他。算端把该信置于他手中说：“‘览汝之书：今日仅需汝本人为汝剖白’”。[8]他跌倒于地，既然他的口不能为他的谋逆辩解，算端就宣布说，他破坏他的誓约，本该要他偿命，但是因皇恩已免他不死，为尽道义，对此作任何改变或更动都不符宽仁之道。他因此把他连同他乞求的一切，诸如珍宝和志投意合的同伴，都送往花剌子模。

他的儿子在忒耳迷堡中。获得有关他父亲的消息，他决定不出堡。然而他父亲派遣一名心腹使者去责备和胁迫他；于是他出了堡，并奉算端之命，把忒耳迷交给撒麻耳干的算端。　331

算端这时把巴里黑地区委付给别都鲁丁·察吉儿，调一支大军助他一臂之力。

扫清了该地的内乱后，算端决定赴也里。威武和凯旋地，他取道朱耳祖汗[9]（Jurzuvan）出发，天时也服从他的指令，星空按他的愿望旋转。佳音的传报者到达也里，居民们欢欣鼓午，兴高采烈。贵人们赶快出城恭顺地欢迎他，而其他阶层忙着修饰市容。他们用各种织金料子把穿过市场和小巷的通道装点一新，并悬挂肖像和图画。那年[10]主马答1月中旬算端进入该城，有着目未曾睹的车骑和仪仗，耳未曾闻的华丽和整肃。

天使在他前面高喊："'陛下和平入城，平安无事"。[11]百姓赞美真主，说："'赞美归于真主，宇宙之主！'"[12]算端奠定正义的基础，在他的宽仁和公道的保护下，给全体百姓带来和平与安宁；地方诸侯都前去向他纳款。因此昔思田的篋力克赶快入朝他的宫廷，并被收录为国之大臣；论他受到的礼遇和恩宠，他已侪于所有他的同辈之上。

算端还遣起儿漫的阿剌麻（'Allama）去争取异密马合木，他用很多诺言来奖慰他。以下是异密马合木的诗句，摘自阿剌麻在这次出使时撰写的一首合西答：

332

> 东方和西方的算端，西方和东方的皇帝，
> 马合木，穆罕默德之子，撒木之孙，忽辛之曾孙。[13]

为了请求任命他为俾路斯忽的总督并把该地区赐给他，马合木派遣一名使臣随阿剌麻入朝算端。而且通过该使者，他进献所有他祖辈积存的珍宝作为贡礼，还加上一头白象。下面的诗句引自起儿漫的阿剌麻为描写这头随他入朝的白象的一首合西答：

> 我领着一头大象到达王都，
> 尽管我不是沙巴黑（as-Sabbah）之子亚伯拉哈[14]。

算端答应马合木的要求，把该总督的位子授与他；于是他用算端的称号来抬高铸币和忽惕巴，并用其声音来美饰人们之耳。

现在解决了该地的事务，算端决定班师回朝。他把那些州邑的总督位子恩赐给哈迷尔之子也速丁·忽辛，为报答他的功

劳．对他恩宠备至，并赐给他价值二十五万⑮鲁克尼金的那的土地。那年⑯主马答II月，他启驾向花剌子模，因胜利和成功的到来而喜悦，因达到他的愿望而受到吉运和天命的赐福。

---

①事实上爱别是由他的儿子阿剌木沙（Aram Shah）继承，然而后者在统治了不到一年后被亦勒秃惕迷失所推翻。见哈格，《突厥人和阿富汗人》，第50-1页。

②原文作 AWǏA，读作 AWČA，即在巴哈瓦尔普尔州（State of Bahawalpur）奇纳布河（Chenab）上的乌察（Uch）。

③谢飓斯坦（Zāvulistān，或 Zābulistān）是用来称呼赫尔曼德河上游诸水沿岸山区的名字。

④Ghaznin 是 Ghazna 的另一形式（今加兹尼（Ghazni））。

⑤被荷尔迪什，《印度之门》，第222-3页，考证为古耳河谷的太瓦腊（Taiwara）。"太瓦腊在当地称作古耳，可能完全在旧都的遗址上，因为有足以支持这个说法的废墟……可以……毫无困难的在几乎任何方向越过这些太麻尼（Taimani）山区，而行动之方便，加之该地的秀美和肥沃，都无疑地指出太瓦腊及其领域是阿富汗王的古耳朝所在地。"

⑥即哈剌契丹。

⑦《古兰经》，第xxviii章，第69节。

⑧同前，第 xvii 章，第15节。阿剌伯语的"书"，也有"信函"之意。

⑨朱耳祖汪（Jurzuvān）即古耳祖汪（Gurzuvān），要么位于巴拉木尔加布（Bala Murghab）以东阿富汗斯坦西北的塔黑特-依-哈敦（Takht-i-Khatun），要么位于卡拉瓦里（Qal'a Wali）。见雷斯特朗治，《东哈里发的国土》，第424页和注①。

⑩何年？本章中在前面没有提到任何年代。伊本额梯儿把这件事记录在603/1206-7年条下。（穆．可．）

⑪《古兰经》，第xv章，第46节。

⑫同上，第i章，第1节。

⑬ Husain 无疑地被用来和 maghribain “东方和西方” 协韵。他的曾祖是也速丁·哈散（‘Izz-ad-Din Hasan）。他的祖父是统治俾路斯忽的巴哈丁·沙木（Baha-ad-Din Sām）。

⑭见前，第323页，注⑯。

⑮在A本中这些数字是用 siyāq 记数法〔siyāq 或 dīvānī 是波斯税吏用来记他们帐目的数字体系〕，因这个抄本很古老，看来在那个时期 siyāq 记数法采用了多少跟今天相同的形式。（穆.可.）

⑯又在何年？据依本额梯儿以及上下文，显然是 603/1206-7 年。（穆.可.）

〔IV〕

算端回师后哈迷尔的遭遇

在把也里诸州的政柄交给哈迷尔执掌后，算端打马回朝，然后忙于诸如进袭和征讨异教等其他事务。谣言盛传他在进攻契丹军时阵亡，于是邪魔就把愚蠢的幻想塞进哈迷尔的头脑，骄狂的虚荣就在他的心中安营扎寨。他遣一名使者去见算端马合木，因反对算端正合他们①的心意，他们许给他各种好处，于是他又用古耳人的名义铸造钱帑和诵读忽惕巴，并把那些据认为跟算端宫廷有某些关系的人投入囹圄。然而，当算端班师和凯旋进入花剌子模的消息传开时，哈迷尔对自己的蠢行（khar-mailī）惊恐万状，害怕算端暴怒的凶狠和猛烈。他求助于不诚实的借口，企图通过弄虚作假向算端掩盖他的过失，免除晋见算端的义务。算端宽恕和原谅了他，认为以赦免他的罪行为宜。

古耳的人，看穿他的虚假和伪善，觉察他再度支持花剌子模的宫廷，准备要他的命。发现了他们的密谋，哈迷尔向在呼罗珊的算端官吏乞援，请求他们的帮助。将领都到也里去，在城外下营。取得他们的盟誓和恳求算端的保护后，哈迷尔出城，大家对消灭和摧毁古耳军取得一致意见。因这个缘故，圣言“汝之泉水将在天刚破晓时消失”②就可以用于古耳人的力量源泉，

334 因此他们的所有部下都溃散了。

哈迷尔的两面性日愈暴露，人们不再相信他的言和行，因为首先，他没有理由进入归降的圈套，其次，没有任何担惊受怕的原因，又摆脱了臣服的束缚。由于这些嫌疑，有人在算端面前进他的谗言，遣使者对算端说："也里是一片森林，他则是林中之狮，也里是一个大海，他则是海中之兽。倘若你忘了对付他，将出现思想和情绪的混乱。"算端因此送信给异密们，命他们把他除去，割掉他这个祸根。他们继续按他们往常的态度以礼待他，仍然高兴愉快地来往。最后，有一天，他们召他去议事，跟他密谈。他们交谈了各种题目，当他们谈完时，佐赞的篾力克乞瓦麻丁 (Qivam-ad-Din) 就表面上邀他上他家去吃饭喝酒；但他坚决拒绝，找了一些无谓的借口 (? bi-bahāna-yi-takhfif)。佐赞的蔑力克这时当众抓住他的马缰，暗示大将们拔出杀人的刀。他的部下溃散，他则被徒步拖进一座营帐。从那里他们把他送往哈甫附近的撒鲁迷德③ (Salumid) 堡，抢劫他的动产和不动产。几天后，他们把他的头送到花剌子模。

他的主要帮手和支持者是一个叫做撒都丁·伦底 (Sa'd-ad-Din Rindi) 的家伙，一个聪明机警的人，决非一个笨蛋或一个傻瓜。他现在像一只狐狸从猎人那里逃走，避难于也里的城砦内。跟着他，哈迷尔的部下除打退进攻外不存他望，因此也里的歹徒 (aubāsh) 和浮民 (rindī) 准备跟伦底进行抵

335 抗。他把哈迷尔的库藏和所有他的财产作为犒劳散发给百姓，他们当中从前除一根棍子外一无所有的人，现在都变成了富翁和财主。因这个缘故，他们象菲达额一样把命捏在手里，准备打

仗和战斗。

在这时刻，阔思立④（Közli）在沙的阿黑从反叛的袖中伸出手来，这将在下一章中叙述。算端从花剌子模到沙的阿黑去，又从那里到达撒剌哈夕。

现当伦底叛乱期间，有使者被遣去见他，责备和申诉他干那种于他处境无益的事，他用下面的话替自己辩解："我是算端的忠实奴仆，仅等候御旗到来便交出此城，履行忠义的礼仪；因为我信不过异密们的话"。这番话被告之算端，异密们就怂恿他到也里去，催促他赶快到那里。当他抵达时，伦底后悔他自己的作法，继续进行抵抗。算端的怒火上升，他命令引河水灌城，用树干和垃圾堆积在护城河岸。在过了些时间，河水浸透了城墙后，一堵堤坝被打开，河水象风一样汹涌回流。叫做灰土楼的城楼倒塌了，这之后他们填塞城门一带的护城河，用泥土和垃圾把它堆高，这样在四面八方给战士提供通道。有天伦底正在宴请一群愚民和歹徒，这时把阿秃儿⑤（bahadurs）把他们的旗子插在城头，就在那群人用完他们的早餐前，他们已给他们准备了报复的晚餐。狡猾的伦底，看出他的处境绝望，脱下罪恶的袍子，换上苏非教的破烂衣裳，企图用这个方法来掩藏自己。在街道和市集撒下了天罗地网，直到他被擒获于罗网中，被提着头发去见算端。后者这时颁布一道敕令，要士兵停止劫掠；该城的商店就在当天重新开业。 336

至于伦底，他给带去受审，并被盘问他非法从市民那里抢来的东西和财物；他交出了他所有的或他所知道的一切东西。到最后，他因他的罪行而受刑，因此由不义的暴虐和倾轧所产生的罪行便从也里扫除干净，算端的宽大仁德又把它装饰一

新。从那里算端启程赴花剌子模。

---

①大概指马合木及他的幕僚。

②《古兰经》，第 lxvii 章，第30节。直译是“汝之河水将变成一个ghaur（即沉没地中）”——Ghūr的双关语。

③撒鲁迷德（Salūmid），《霍杜德》的 Salūmidh，也以Salūmak和Salām而知名，可能是今天通往托尔巴特黑达里道路上哈甫西北的撒拉米（Salāmi）。

④KZLY。比较豪茨马，《语汇》，第99页的közlü“看”。

⑤bahādur，一个来自其胜利的敌人（蒙古人）的借词，在这里一弄错了年代——被用来指算端摩诃末自己的军队。这个词尚存于今蒙语bātor之形中。比较 Ulan Bator（乌兰巴托）“红色英雄”，外蒙首都库伦（Urga）的今名。

〔V〕

阔思立及其结局

阔思立是个突厥人，算端母亲的一个族人。你沙不儿的异密职位授给了他，该地区的权柄在他手中。听说算端对他有所猜疑，他大吃一惊，就在围攻也里时，赶在算端到那里去之前，他突然撤退①，并到达沙的阿黑。在这里他捏造谣言说，契丹军队已进入花剌子模，算端躁急地从也里退师，因此命令他加固沙的阿黑的城池。用这个借口，他占领了该城，伸手向底万的官吏和富人进行勒索和压榨。他还动手增固壁垒和墙垣，挖掘濠沟，并遣一名使者到花剌子模宫廷，企图用谎言和饰词暂时敷衍算端，以等到城池缮治完毕。他的想法是，当这些壁垒完工，他又拥有的那和的儿海姆时，因国家处于混乱状态，算端会害怕其后果危险，以此不会丢掉太平的乐趣，而会按平等的条件对待他，对他一无所害。他的使者抵达花剌子模，从他赍送的使信中清楚的是，阔思立已背离了正道，于是当代众算端之主的御旗就率领一支无数的军队出征，每名军士都勇壮若比速通山②（Mount Bisutun），激昂的旋风在他们心胸中煽起怒火，而他们的闪光刀剑要把所有敌人化为灰烬。阔思立的使者逃回沙的阿黑，报告所发生的事。缺乏抵抗的物资，阔思立准备逃走，跟他的家人和部属弃城逃往沙漠。底万的较著 337

名的官吏，如舍里甫木勒克 (Sharaf-al-Mulk) (他是丞相)、阿里的后裔赛夷阿老丁 (Sayyid 'Ala-ad-Din)，等等，尚有大哈的鲁克那丁·木吉昔 (Rukn-ad-Din Mughisi) 和其他名流，被迫跟随他。就在当夜晚，率领他的突厥人和大食人，他取道往秃儿昔思。他抵达那里时，守令③ (muhtasham) 请求他释放被他胁迫同行的名人。出自害怕，而非出自本愿，他把他们留在秃儿昔思，没收了他们的所有东西，然后向起儿漫方向逃走。同时候，在604年剌马赞月11日〔1208年3月30日〕，算端抵达沙的阿黑，从那里他拜访了徒思的圣地④，然后，在他赴也里的途中进向撒剌哈夕。至于阔思立，他在起儿漫没有获得成功，当他听见算端离开呼罗珊时，对沙的阿黑土地的渴望煽起他心中的妄想欲火，以致他迅速地从起儿漫返回。一些人从塔巴思 (Tabas) 到来，带来消息说他正在返回，但他目的不明。接着传来他抵达秃儿昔思的消息。第三天夜晚，当晨鸟唱着哀歌时，他的儿子和他的部分麾下向前推进，使城内产生混乱和骚动。市民急忙关闭城门，同时士兵们在城头站好他们的位子。阔思立的儿子及他的人马绕城巡视一番，然后在附近下营，拿不准是留下好还是离开好。突然，因慈悯真主的恩福和仁爱所赐与的一个机会，传来了亦思法合八忒⑤ (isfahbad) 抵达徒思的消息。舍里甫木勒克就派一名急使去报告阔思立的叛乱，要求除去此害。这个亦思法合八忒命令一千名骑士马上出发。他们袭击阔思立，把他赶跑，接着开始烧杀劫掠。阔思立和他的人马返回来，攻打他们，把他们都赶进一个〔不同的〕山谷。

338

然而，阔思立发现他不能获允进入该城，那个亦思法合八

忒已抵达沙的阿黑，而且算端在也里城门，这时他开始像一只断喉的小鸟那样打哆嗦，又像一只被鹰犬追逐的小羚羊那样发抖。他后悔他的行动，开始因谋逆之罪，这无药可治的病痛，咬他的手指，同时跟他的部下商量，他们应留下还是离开，他们的目标和目的又是什么。有的说他们应求算端母亲的保护，因此应到花剌子模去。他们当中有个牙即儿⑥的突厥蛮，说："我们的上策是到牙即儿，以其城堡自固。我先前去，想一些办法。也许我能马上轻易地占据一座城堡。"他的话正投阔思立之意，于是他派他率一支人马先行。他到达牙即儿，市民察觉他的图谋，发现了他的诡计。他们把他捆起来，槛送算端。

当这个计划也破灭在他们口头上时，他们更加慌乱，在阔思立，他的儿子以及他的部下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他的儿子 339 说"我们必需到河中去，依附契丹汗。"他的父亲说："让我们去花剌子模，置身于秃儿罕哈敦的保护下。"谁都不接受别人的意见，阔思立的儿子就虏掠了他的财宝，前往河中。在抵达乌浒水的渡口时，他遇上了算端的一群廷臣，后者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把他和他的部下俘获，并把他们的头送给算端。

阔思立本人呢，他抵达花剌子模时，秃儿罕哈敦以许诺来勉慰他，并说："〔你的事情的〕补救办法，莫如你在算端帖乞失的墓旁找个住的地方，穿上烂褛的衣裳。也许用这个法子，算端将被感动得宽恕你的过失和罪行。"他因此在帖乞失的坟土旁采用了苏菲教的做法，迄至秃儿罕哈敦突然听说他的头已跟他的身子分了家，并且被送给了算端。以此叛乱之风平息，算端的恩泽则普施及贵贱。

旋转的苍穹，吾人得知，是识别善恶的。

就在那同一年，即605/1028-9年，全能的真主对他的奴仆显示一个“大地因其颤抖而震动”⑦的恐怖事例；由于真主的慈恩，该灾难的开始是在大白天，因此所有的百姓都涌到郊外，把他们所有的东西留在城里。屋舍和宫殿都像礼拜者似地垂首于地，该城的建筑物，除马尼埃(Mani'i)寺院，广场〔周围的建筑物〕及类似者之外，少有站住的。同时它这样持续下去，百姓则暂时留在旷野。不过，两千男人和女人葬身于墙下，在村子里死者如此之多，以致他们的数字无法统计。答纳 340 (Dana) 和八纳思克⑧ (Banask) 两个村落实际上霎那间堕毁，其中的百姓无一逃脱。全能的真主保佑我们免遭这类灾祸以及今生和来世的惩罚！

---

①显即从围攻也里中撤退。

②克尔曼沙 (Kermanshah) 以北的大山，其山岩上刻有著名的阿契米尼朝铭文。

③Muḥtasham是一个亦思马因的称号。

④即麦什特。

⑤即迦布德扎马(Kabūd-Jāma)的亦思法合八忒即君主，关于他，见后，第351页，注③。

⑥见前，第151页，注⑧。

⑦《古兰经》，第xcix章，第i节。

⑧均未考证出来。Banask (BNSK) 的拚法不明确。

〔VI〕

祃椤答而和起儿漫的归并

当运气开始向着算端笑时，重要事件就从隐蔽的幕后时刻露面，无需他这方面费劲和努力，一个这样的例子是祃椤答而事件。

当算端于606/1209-1210年出师河中时，沙迦集①（Shah-Ghazi）从他的撒儿罕（sarhangs）中挑选一个叫布-利扎②（Bu-Riza）的人，对他加以宠幸：把他提拔到高位以致与他共治天下，并把他的妹妹许他为妻。沙迦集是国王耶兹答吉尔德③（Yazdajiid）的后人，在其先辈的领地内仅保有祃椤答而的本土。布利扎的权势变得来比一个付手的更绝对，他开始窥望神器。他把沙迦集暗杀在他的猎场上，但后者之妹，他自己之妻，有如一个巾帼丈夫，为了替她的兄长报仇，用酷刑处死她的丈夫。

明里④（Mengli）从算端身边归来，到达朱里章后，他得到这个消息。抱着对祃椤答而国土的野心，他到那里去，占据了从古代帝王和高贵诸侯传给沙迦集的财富，并向他的妹妹求婚。她拒绝了他，派一名使者给算端，把她自己献给他当新娘，她的国土作为嫁装。算端遣一个代表接管祃椤答而，召那个女人去见他。渴望嫁给算端，她到花剌子模去，但他把她赐 341

给他的一个异密，一年后又把该国土交给的希思丹的阿明丁（Amin-ad-Din）。就这样获得了用干戈或军旅尚不能夺取的那个国家。

接着在下一年，即607/1210-11年，起儿漫落入他手中。

---

①亦思法合八忒或亦思帕合八忒（ispahbad）纳速鲁倒剌·苫思木勒克·沙迦集·鲁思坦(Nasir-ad-Daula Shams-al-Mulūk Shah-Ghzāi Rustan）是巴凡德（Bāvand）王室的最后一个君王。见拉比诺，《祃楞答而和阿斯特拉巴德》，第134-6页。

②这是阿布利扎·忽辛·本·穆罕默德·阿剌维·马木特里（Abū-Rizā Husain b. Muhammad al-'Alavi al Mamtiri）。见布朗译，《伊本·亦思梵的牙》，第257页。

③即耶兹答吉儿德三世（Yazdajird III），撒珊朝的最后一个君王。

④显为纳速鲁丁·明里（Nāsir-ad-Din Mengli），阿塔华木侯非儿丁·斡思别（Muzaffar-ad-Din Öz-Beg）的一个奴隶，他曾自立为波斯伊剌克的君王。见后，第ii册，第701-2页，又见穆.可.的注，第III卷，第407-8页。

〔VII〕

河中的征服①

在他肃清了呼罗珊诸国的叛逆后，河中的名人和首脑就一封接一封捎信给算端，要求他返回该方，扫荡该地区契丹暴君的暴虐和压迫；因为他们倦于服从偶像崇拜者，耻于听从他们的指令，不花剌的居民尤其如此；又因为该城老百姓中有个卖盾者的儿子，叫做桑扎儿，窃取了统治他们的权力，认为应当轻蔑无礼地对待那些应受尊崇和敬重者。他的名字变为桑扎儿灭里（Sanjar Malik），于是不花剌的一个才子撰写了下面的一首咏他的四行诗：

> 王权是珍贵和无价之宝，
> 但磨刀匠［?maddāi］之子把它变得不值一文。
> 王位和宝座对一个其父经常卖盾的人
> 是不相宜的。

在同一时候，算端本人已受够了契丹的跋扈态度，和契丹使者、使臣的傲慢举动，纳贡也使他苦恼，这是他父亲在求契丹帮助攻打他的兄弟算端沙时同意交纳的。年复一年，契丹使 342

臣要到来，而他要交付那笔贡金，对此痛心疾首，想找一个毁约的借口。最后，在……年，②当契丹使者们在秃失③（*Tus-hi）率领下如常前来徵收贡赋时，秃失按照他们一贯的作法，高踞在算端旁边的宝座上，对王者不予适当的礼敬。既然一个高贵的灵魂不屑于受所有贱货的侮辱，算端下命把那个蠢人碎尸万段，把他的尸体投进河里。同时如诗所说：

你受过这把刀的恩，那么清偿你欠它的债务，
因为这刀有向你的手讨债的正当权利。④

他公开声明他造反，宣布他起兵，并在……年⑤向该地区出师。当他渡过津口，抵达不花剌时，居民们就蒙受他海涵一切的正义和满溢的恩泽的滋润，他的宽大的声名使整个地区繁荣；而那个卖盾者之子受到他罪行的惩治，“以偿讨他们之所为。”⑥

从不花剌他进向撒麻耳干，先遣使者们去见撒麻耳干的算端——算端乌思蛮（‘Usman）。后者因菊儿汗拒绝把他的一女嫁给他，已和菊儿汗反目；他因此高高兴兴地欢迎算端车驾的光临，其喜悦之迹可明显地见于他的仪式之形。他同意服从和遵守皇室和帝国的诏旨敕令，以算端之名诵读忽惕巴和铸造钱币。撒麻耳干的百姓这时因算端亲临他们之中而振奋，于是两个君主共商他们怎样去击退菊儿汗，并一致宣布进行一场对他的圣战，跟他开仗。作为预防措施，算端命令加固城门。他还派一个跟他母亲沾亲的异密脱儿惕-阿巴⑦（Tört-Aba）作为他的代表留给撒麻耳干的算端；同时他们动手作战斗准备，调

343

集他们的兵力去打仗。这时候算端亲自率领擅长袭击和进攻的骁勇战士，从那里出发去指挥圣战。当这个消息传给了菊儿汗时，他这方面命令他帝国衣袍上的绣花（ṭirāz）和屯驻在答剌速（Taraz）的塔阳古预作准备。塔阳古，骄狂不可一世，调集一支〔其人数〕多如蛇和蚂蚁的军队。

在费纳克忒过河后，算端命令把供军队通行而修建的桥梁毁掉，以此他们可以一心为荣誉，不给他们的事业出丑和丢脸；而宁可去恢复在那些地方的河道中曾暂时枯竭的伊斯兰之水；并用正教之水去扑灭那支民族的孽火，或用“其薪材是为异端准备的人和石头”⑨的烈火去焚烧那些火的崇拜者；因之，有 344 可能受阻的伊斯兰之风可以再开始吹动，灾难的风暴可以摧毁他们的国土，祸害的逆风可以损坏那些骗子的野心收获，把正教的尘土投入那些坏蛋的眼里，并逼使那些贱人从国土上缩手。他远抵亦剌迷失⑩（Ilamish）草原，同时塔阳古率一支劲旅，受到对自己兵力满心自负的欺哄，被自己大量人马和甲兵所刺激和鼓动，抵达药杀水的渡口，忘记了幻化的真主说：“‘天命注定’，在劫难逃”。⑪

> 不要依靠水，否则你将白白地像泡影一样在水上绘图，
> 并且白白地去测量风。

现在碰巧在607年剌必阿Ⅰ月〔1210年8-9月〕的一个礼拜五，他们彼此碰面，相互对阵。算端命令他的人马松驰缓慢地行动，不前进一步，以待伊斯兰的牧师登上他们的祭坛，发出祈祷：“主啊，协助穆斯林的军旅和部队吧！”然后他们就

在四面八方发动总进攻，因此有可能的是，为回答伊斯兰牧师的祈祷和穆斯林的心愿，真主会赐予胜利。服从算端的命令，他们等候那个时刻，双方的青年战士在这时交锋，骑士败步卒于战斗的棋盘。最后，当战争的熔炉炽热时，

> 铜鼓喧闹，战笛鸣响；
> 大地象星空一样从它的位子上出现；
> 将官们高举他们的战旗，
> 骁勇武士捐弃他们的生命——

345 双方抛开弓矢，拔出刀剑。从算端的阵营听见塔克必儿的声扬，从那恶魔的一方听见号笛和哨子的尖鸣。尘土如云雾般飞扬，刀剑如闪电般出鞘。算端成了“确实，吾人获胜”⑫这面旗子的主人，而他的敌人变成了“吾人必将向罪犯复仇”⑬的目标。天恩的和风开始吹动，那些邪教徒的心象小鸟那样打战。在祈祷的时刻，全军发出一声呐喊，进攻那些歹人。那罪恶⑭的百姓变得“象撒巴（Saba）的百姓，”⑮算端军中一人获胜，敌军千人溃败，一头狮子对千只羚羊，一只鹰对千只鹧鸪⑯。那支复灭的军旅大部分在刀下丧生，塔阳古本人在战斗中受伤，象契丹汗的臣属那样俯跌于地。一个女孩站在他身旁，有人要割他的头时，她喊道：“这是塔阳古！”这个人立刻把他捆起来，把他送给算端。他随后又随捷书被送往花剌子模。由于这个胜利，他的军队变得强大，因这个恩赐，他们拥有了财富。人人均如愿以偿，都把值得他们爱恋的女人置于他们怀中。因这个适用于如下诗句的凯旋：

她有两个爱人：一个是鸡奸者，一个是奸夫，⑰

马吉侬（Majnun）得到莱拉（Laila），瓦米克（Vamiq）得到爱兹拉（'Azra）；⑱酒色的爱好者开始拿月儿般面孔的美人取乐；利欲熏心者因获得财富，积攒马匹和骆驼而心满意足。带着获胜捷报的使者分赴算端领土内的一切地方。每个灵魂对这些消息感到籍慰，每个心灵因这些胜仗感到宽松；对算端的敬畏在人心中千倍增长。那时习惯把"第二个亚历山大"写作算端摩诃末的一个称号。算端说："桑扎儿的统治很长。倘若写这些称号是为了吉祥，那么让他们写作'算端桑扎儿'吧"。因此他的称号中就加进了算端桑扎儿。伊祃木吉牙丁·法儿西⑲（Ziya-ad-Din Farsi）有一首咏这次胜利以及咏算端被尊为算端桑扎儿的合西答。我将把我记得的几行录下来；它开始如下： 346

您的面孔以它的美丽使灵魂世界完美无缺；
您的爱以它的仁慈使心的容颜变得缥致。
现在您的面孔已成为满月的光焰；
现在您的发卷已散发北风的芬芳。
看那符咒，黑夜因之跟纯麝掺合，
而您的发辫因之被赐与麝和緅的颜色。
我和他重聚中他给与的快乐，
是有德的库萨和祇达时所赏赐。
算端阿剌-依-都牙·桑扎儿（'Ala-yi-Dunya Sanjar），
荣耀的主宰把他从主的生物中挑选.

并赐他体面和荣誉。
波斯人的国王，第二个亚历山大，
他的才智指挥他的部下征服了突厥人的国土。
倘若时代的空气已被异端污染，
那么您的刀剑以它胜利的芬芳使它恢复了新鲜。
像太阳一样您的宝刀出现在正义的东方，
并造成了罪恶帝国的崩解。

347 我从我的堂兄、已故的赛德尔-亦-伊祃木(Sadr-i-Imam)、近代人中的最优秀者，穆罕默德之子苫思丁·阿里 (Shams-ad-Din 'Ali) (愿真主使他沐浴在主的慈悯中!)那里听到如下的话：“当使者们带着算端战胜契丹的消息抵达沙的阿黑时，该城的所有百姓，各按自己的心意和条件，相互餽赠，彼此道贺。苦行派向真主谢恩；达官贵人随铜鼓和号笛声宴饗闹饮；黎庶欢欣寻乐；年轻人在园囿中喧闹地狂欢；老年人相互交谈。和几个别的人一起，我访问了我的老师、赛夷撒都鲁丁(Sadr-ad-Din) 之子赛夷穆儿塔扎 (Murtaza) (愿真主给他们俩穿上真主慈悯之衣!)。我发现他忧伤和沉静地坐在他家的一个角落里。我们询问他在如此喜庆的时刻悲伤的原因。‘大意的人们啊，’他回答说：‘在这些突厥人的那边，是一支以其凶残仇报而桀傲不驯、其人数之多超过果格(Gog)和马果格[20] (Magog)的民族。而契丹人实际上是一座把我们和他们隔开来的祖勒-哈儿纳因[21](Zul-Qarnain) 墙。当这堵墙除去时，在这个国土内将无和平可言，任何人将不得高枕无忧。今天我在为伊斯兰哀悼。’”

年轻人在一面镜子中所看到的，
老年人则在一块烧砖中看到。

当算端从这次对异端的战役中凯旋返回时，讹答剌的篾力克已在反抗正义的人们，一如他的既往，仗恃兵马和武力；而尽管不断遣使去软化他的态度，他不愿俯首于臣服的圈套。他 348 拒绝把骄狂和富贵妄想从他脑子里丢掉，也不愿让自己接受告诫从耻辱的危难中得救；他因自己跟契丹结盟而背离了“正道”。[22]全能的真主说：“既然那个响导已抵达他们，那是什么东西不让人们信仰并请求其主的宽恕——非等到古代的毁灭袭击他们，或者老天施罚于他们？”[23]算端听说他的顽固和跋扈，就出发去攻打他。当他接近他们的领土时，讹答剌的百姓，从他的大军中看到一股汹涌洪水的奔流，发觉用抵抗不能遏止它，便一致去见那个篾力克并说：“因你的鲁莽，你已把一头我们不能制服的饿狮引向我们；而你已经强行地和丢脸地把你自己和我们丢进一头怪兽之口。在这危急关头，尽量谦让些，不要耍你的粗暴态度。”讹答剌的君王发现用鹰爪去打鸢子是不可能的，他知道除纳款外无策可挽救他的事情。所以他手捧剑，但仅穿一件亚麻衫，出了城，正是，希望和失意参半，并且俯首于算端营帐的地上，要求宽恕他的罪行和过失。算端以宽弘大量来酬报他的罪恶和错误，保留他的生命和财产，其条件是，他须带着他的骑士和马匹、行囊和辎重，离开讹答剌到奈撒（bā-Nisā）去，跟他的妇孺（bā nisā）[24]和男人在那里定居。

照这样没有流血，同时在把那个篾力克送往奈撒后，算端

返回撒麻耳干，在这里，算端乌思蛮恳请赐给王室贝壳中的一颗明珠，要求跟庄严星空中的一轮满月成婚。算端赐给这个恩349 典以宠荣他，这将在另一章中披露，接着在任命秃儿罕哈敦的族人脱儿锡阿巴为撒麻耳干的沙黑纳后，他赴花剌子模，福运的天使不离他左右，祥瑞之光照耀他的颈额。

他的鞍布铺在太阳的背上，
他的马蹬把一枚耳环套进月亮的耳中；
国王头上的卡发㉕（Kava）旗子
象月亮上的一团云雾。
他一笑戳穿了禁口，他老远对星空说：
"停住！"

抵花剌子模时，算端准备了一席盛筵，把塔阳古处死，扔进河里。因这次胜利，人心对算端的敬畏增长千倍，四方的诸侯向他的宫廷遣送驿使和贡礼。在他吉祥的脱忽剌上写着题辞"大地上真主的影子"，同时大书记扎木的法合鲁木勒克·匿赞马丁，法里德（Fakhr-ad-Mulk Nizam-ad-Din Farid）撰写了如下的诗句：

诸王之王啊，世界的摆布者，
您是诸天要模仿其高尚的人。
在您高尚的眼里，
世界的幅员看来都不及一粒微尘。
您同时代的所有纯洁天使，

在履行了圣律规定的礼仪后，
当作护符来歌颂道：
“算端是真主在大地的影子。”

---

①关于算端摩诃末和哈剌契丹之间的斗争，第X章中有很不相同的叙述。见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355-9页。巴尔托德作出结论说：“第二个叙述比较接近真实，尽管它也有一些引起重大疑问的说法。”

②A本和B本是一空白。C本为607-1210年，但是，如穆.可.所指出，这和前一章（见前，第340页）说算端摩诃末在606-1209年出师河中，是不一致的。

③这个名字的拚法很不确定。原文作TWYSY，我根据C本和E本读作 TWŠY。此名可能系汉文，因此不要考定为成吉思汗长子之名。

④引自阿不-别克儿·花剌子迷（Abu-Bakr al-Khuwarizmi）颂扬苫思马阿里·合布思·本·瓦昔木吉儿（Shams-al-Ma‘ali Qabus b. Vashmgir）的一首合西答。它被乌特比引用在他的史书中。（穆.可.）

⑤据C本和D本“在同一年”。A本和B为一空白。必定系指606/1209-10年，或者至迟是607/1210-11年初。（穆.可.）

⑥《古兰经》，第 xxxii 章，第17节。

⑦原文作TRTYH，读作 TRTBH。巴尔托德采用了 Burtana 之形。此名似为突厥语 tört “四”和 aba “熊”的复合词。第二部分也可能是apa，见前，第148页，注㉖。豪茨马，《语汇》，第34页，举出这类复合词的两个例子：由altï “六”和 bars “豹”而来的Altï-Bars以及由toquz “九”和 temür “铁”而来的 Toquz-Temü。脱儿惕阿巴好像还是算端扎兰丁的“狩猎大总管”（amir-shikār）之名，讷萨怖（奥达斯编本，第198和244页）拚作 TRT ABH。

⑧为了与 Ṭarāz “Talas” 成双关语而引入。

⑨《古兰经》，第ii章，第22节。

⑩据巴尔托德，前引书，第159页，在安集延（Andijan）县北

部。

⑪《古兰经》，第ii章，第iii节。

⑫《古兰经》，第xlviii章，第i节。

⑬同上，第xxxii章，第22节。

⑭khaṭā：契丹（Khitai）的双关语。

⑮阿剌伯谚语，"（他们）像撒巴人那样（逃走）"，指马里卜（Ma'rib）堰堤决口造成的撒巴人的溃逃。见尼科尔松，《阿剌伯文学史》，第15-17页。

⑯tihū：据豪通-辛德勒（Houtum-Schindler），《东波斯的伊剌克》，第36页，沙鹧鸪，Ammoperdix bonhami, Gray（A.griseogularis, Brandt），一种"在波斯海拔七千呎处处找得到"的鸟。

⑰引自阿不-奴瓦思（Abū-Nuwās）的一首著名合西答。（穆.可.）

⑱马吉侬（Majnūn）（"疯子"，他的真名是哈亦思·阿密里（Qais al-'Āmiri））和莱拉（Laila）是阿剌伯人的罗密欧和茱丽叶。他们的故事构成波斯诗人尼扎米（Nizami）的一首史诗的主题。见布朗，"波斯文学史"，第II卷，第406-8页。瓦米克（Vāmiq、Wāmiq）和爱兹拉（'Aẕrā、'Adhrā）的浪漫故事，尽管其男主角和女角是阿剌伯名字，据说是为撒珊朝君王奴失儿汪所编写。（同上书，第275-6页。）

⑲这个诗人的诗集手稿（布朗在他的《波斯文学史》中没有提到）最近由罗伯特孙教授发现。见他的注释，《十三世纪一个被遗忘了的波斯诗人》。

⑳果格（Ya'jūj）和马果格（Ma'jūj）象徵东北亚州的蛮族。

㉑祖勒哈儿纳因（Ẕul-Qarnain、Dhul-Qarnain"有两角的男人"）是称呼亚历山大大帝的一个浑名，据说他曾修筑一道铜墙铁壁来防御果格和马果格人。见《古兰经》，第xviii章，第82-98节，雷斯特朗治译韩达剌，第236-7页。"果格和马果格墙"实为中国的长城。

㉒"汝导引吾人入正道，那些曾受汝恩者之道——汝对彼等不愠怒，彼等亦不迷途。"（《古兰经》，第i章，第5-6节。）

㉓同上，第xviii章，第53节。

㉔通常对奈撒（Nisa）的双关语。

㉕dirafsh-i-kaviyani。铁匠卡发（Kava）是第一个起来反抗暴君扎哈克（荅哈克）的人；而他的围裙变成一面旗子，成为伊朗的国旗。

〔VIII〕

算端第二次回师与菊儿汗之战

算端离开花剌子模期间，哈只儿的一些余部在毡的地区已 350 发动叛乱。因这个缘故，算端没有在花剌子模多留，而是出师毡的去清除他们这些祸根；算端乌思蛮则留下来完成他的婚礼。

算端消灭了那群叛逆后，传来了契丹军抵达撒麻耳干城门前并围攻该城的情报。算端就从毡的到那里去；并在同一时候，他把使者派到他国内的各地，徵调他派驻各方的一切军旅，从整个他的国土内签发丁壮。他在这时进向撒麻耳干，在那里，契丹军已暂时下营于城门附近的河岸。他们打了七十次仗，除了有一次他们获胜，把撒麻耳干军队赶进城内之外，每次他们都遭到失败，伊斯兰军旅却打了胜仗。他们现在发现，他们进行战斗而一无所得，很快就会陷入绝境，因为面包一旦落水就捞不回来。再者，从一方传来算端到来的消息，从另一方又传来屈出律汗征进的谍报。他们因此以休兵为名撤退下去。

算端抵撒麻耳干时，军旅从四方会集，他就从该城离开。同时候，亦格纳黑①（Ighnaq）的守令，他虽为一穆斯林，但因同情那支伪善和好斗的民族，缺乏人的品德，拒绝尽他的职责，尽管算端几次要他纳款，并用温言来奖谕他；但因他已在

他拥有的一座堡垒中自固，恶魔就把骄狂之风吹进他的头脑中。算端从大军中遣出一支偏师，也就是怒海中的一个浪头，该军抵达那里，不久便把他生俘出堡，用手铐脚镣把他送给算端。 351

算端现在听说屈出律取得对契丹人的胜利，因此他变得更加野心勃勃。屈出律的使者们秘密地去见他，在他们之间达成了一条首先必须清除菊儿汗的协定：倘若算端取得对菊儿汗的胜利，那么他应得到所有远至忽炭和可失哈耳的疆域，但倘若屈出律是胜利者，那么他应得到直抵费纳客忒河畔的一切地方。在他们达成了这个约定后，屈出律时胜时败，如在谈哈剌契丹一章中所述及[2]。算端这时越过撒麻耳干，菊儿汗得到有关的消息，也作他的准备。当两军接近时，迦布德扎马[3]（Kabud Jama）的亦思法合八忒和撒麻耳干的八思哈[4]脱儿惕阿巴共谋反对算端，并暗中遣一名使者给菊儿汗说，在交锋之日，他们和他们的军队会抛弃算端，条件是，菊儿汗得胜后，花剌子模应交给脱儿惕阿巴，呼罗珊应交给这个亦思法合八忒。在他的复信中菊儿汗答应倍给他们之所求。两军现在开始对阵，〔双方〕都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契丹的左翼袭击算端的右翼，于是按照他们的约定，脱儿惕阿巴和亦思法合八忒撤退下去，他们的兵力也退到中路的后面。与此同时，算端的左翼击败了菊儿汗的右翼，他们败逃。两军的中路这时混战一团，以致分不清谁胜谁负，双方都抢劫和俘掠，溜之大吉。算端本来有个习惯在打仗那天穿上他敌人的衣袍。而且他的一些部下也在两军混战中发现他们自己在契丹军中。算端在那个蛮族中几天没有被识破，直到抓住一个突然的机会他旋辔抵达在费纳客 352

忒的河岸。他的到达给他的军队带来新生命。当他失踪的消息传开时，各人有各人的说法，有的说他在那支异军中当了俘虏，另一些人说他给杀了；谁都不知道真实情况。因此使者们带着这个喜讯出发，敕书被送往四方。同时候，这世界的算端返回花剌子模城，又准备打仗和战争。

---

① AΓNAQ。据牙忽惕，亦格纳黑（ïghnaq，AΓNAQ）即玉格纳黑（Yïghnaq，YΓNAQ）是在突厥斯坦的一座市镇，别纳客忒的一个属邑。（穆．可．）巴尔托德，《突厥斯坦》，第356页，注⑦，提议把它考定为撒麻耳干附近的一个村子玉干克（Yüghank）。（同上，第133页。）

② 在这章〔第X章〕中，实际上没有谈屈出律第一次和第二次对菊儿汗的战役，它们仅在第I卷第47—8页（第i册，第63—5页）被述及。（穆．可．）

③ 迦布德扎马县，今名哈杰拉耳（Hajjilar），在古尔甘（Gurgan）（阿斯特拉巴德）的极东。见拉比诺，《祃椤答而和阿斯特拉巴德》，第84页。

④ 脱儿惕阿巴曾被派作算端摩诃末“留给撒麻耳干算端的代表”（第343页）；他后来被说成是“撒麻耳干的沙黑纳”（第349页），而在这里又是八思哈。关于basqaq和shaḥna两个术语，见前，第105页，注㉔，第44页，注③。

〔IX〕

俾路斯忽和哥疾宁的征服

算端征服也里后，他把俾路斯忽分给算端马合木①，并未给予损害；因此算端马合木以算端之名诵读忽惕巴和打铸钱币。

在算端对异端的战役时期，他的兄弟塔术丁·阿里沙因跟他的兄长算端摩诃末反目，就去投奔算端马合木。算端马合木对他极尽礼遇，让他位于所有大贵人之上，赐给他各种礼物和赠品。过了些时间，有人从一条地道潜入算端马合木的后宫，发现他坐在一张御座上，并把他杀死。没有人知道谁下的手，但百姓中流传说，阿里沙因觊觎他的国土而把他暗杀。不管怎样，当他死时（而他死于609/1212—13年），没有留下其他可以巩固帝国柱石以及增强国家基础的古耳算端的后人；因此俾路斯忽的名人一致同意塔术丁·阿里沙〔当他的继承人〕，拥他登上算端的宝座。为了克尽礼仪，他向算端遣送使信，告诉他所发生的事，要求作为其兄的代表许给算端的等级。为册封他为算端，算端派去穆罕默德·亦·巴昔儿(Muhammad-i-Bashir)，携带着荣袍和其他礼物，以及一封御玺和敕书。当巴昔儿完成了贺礼时，阿里沙为穿上御袍而退入他的更衣室。巴昔儿捧起袍子，随他入内。然后拔出刀来，他一刀砍掉了他的头。报喜 353

人（bashīr）变成了报丧者（nazīr），贺礼转为丧礼。随阿里沙之死，没有留下争夺宝座的人。这时宣读了另一道颁给大官吏旨在争取他们的敕书，于是古耳和俾路斯忽的国土以及整个该地区都落入算端之手。

在这之后，在611/1214—15年，传来消息称，塔术丁·由勒都思已死于哥疾宁，没有留下继承他的嗣子，而且一个古剌木已登上他的宝座。算端进向那个土地丰饶的国家，竭尽他的全力去征服那些国土，它们在这时被并入他的其他领地内。在算端失哈不丁设置的库藏中，发现了哈里发朝圣位颁发的敕书，其中煽动古耳人进攻花剌子模的算端，而且后者的（？）行为受到诽谤和诬篾。算端因此对大底万更加发火，因为他现在知道，古耳人的敌对大半出自哈里发朝圣位的煽动和怂恿。占领354 了印度方面古耳算端的国土后，他返回撒麻耳干。他暂时不提上述发现，想首先征服东方诸省。这个题目已在前一章中述及②。

也里、古耳、哈齐斯坦、昔吉思田，直到印度边境的诸邦现在并入了算端的领土。这是一个从来没有人征服过的国土。这些土地构成娑匐的斤之子算端马合木及其后人世代相传的帝国的根基；在古耳算端们的统治下它们仍然是一个分离的整体。眼下它们成为算端扎兰丁的驻地。

---

① 失哈不丁（穆罕默德·古里）之子。

② 事实上前面没有提这件事。然而后面在第XII章（第II册，第390页）提到。

〔X〕

哈剌契丹的诸汗，①他们的兴起和他们的衰亡

他们的老家在契丹，在那里他们是有权有势的人物。某种强有力的因素使他们离开他们的国家，因此他们被迫流亡，去履危涉险，经受跋涉的辛劳。他们把他们的王公和首领称为菊儿汗，即众汗之汗。当他②离开契丹时，他由八十名他的家人和部下③陪同，尽管据另一说法，他是由一支极庞大的部属随同④。他们抵达吉利吉思国，向该地区的部落发动进攻，后者 355 也反过来袭扰契丹人。他们从那里征进，直到他们来到叶密立，在这里他们建筑了一座其基址至今尚存的城市。这儿有很多突厥人和部落大量集合在菊儿汗身边，以致他们达到四万户。但他们在这里也不能停留，因此他们继续前进，到达蒙古人现在称之为虎思八里⑤（Ghuz-Baligh）的八剌撒浑。该邦的君王是一个把他的先世追溯到阿甫剌西牙卜、但无能无力的人。该地的哈剌鲁⑥（Qarligh）和康里突厥人已摆脱了对他的隶属，而且经常欺凌他：袭击他的部属和牲口，进行抄掠。这个当君王的家伙，不能阻止他们或者把他们赶跑。听说菊儿汗及其部下的移居，以及他们人多，他向他们遣出使者，把自己的软弱、康里人和哈剌鲁人的强大和奸诈告诉他，并请求他到他

的都城去，以此他可以把他的整个版图置于他的治下，从而使他自己摆脱这尘世的烦恼。菊儿汗进抵八剌撒浑，登上那不费他分文的宝座。他从阿甫剌西牙卜后人那里接受汗的称号，授与后者夷离堇·突厥蛮⑦（ilig *türkmen）的衔头。他这时把沙黑纳派到从谦谦州⑧到巴儿昔罕⑨（Barskhan），从答剌速到牙芬奇⑩（Yafinch）的各个地方去。不久后他的百姓兴旺，他们的牲口长了膘，这时他使康里人服从他的统治，并把一支军队遣往可失哈耳和忽炭，也征服了该地区。他下一步派一支军队到吉利吉思人的国土，以报他在他们手中受辱之仇。他还征服了别失八里，从那里出兵拔汗那和河中，这些州邑也臣服于他，算端乌思蛮的祖先、河中的算端们承认他为他们的宗主。在他获得这些胜利，他的军队由此受到鼓舞，他的骑士和马匹为数大增后，他就派他的大将额儿布思（Erbüz）出师花剌子模，在那里，他洗劫村落，进行大屠杀。花剌子模沙阿即思遣一名使臣去见他，答应臣服于菊儿汗，并同意交纳一笔三千金的那的贡赋，这笔钱他今后用货物或牲口的形式上交。按这些条件缔和后，额儿布思班师回朝。菊儿汗不久后死了，他的妻子阔阳⑪（Kuyang）作为他的继承人登上宝座，开始颁发敕旨。百姓都服从她，后来她因为淫乱，和跟她通奸的人一起被处死⑫。还活着的菊儿汗两兄弟⑬之一被选择来继承他。另一个兄弟企图篡国，因此给除掉。前一个兄弟逐渐强大，委任官吏并把沙黑纳派到各地去。

356

357

当阿即思由他的儿子帖乞失继承时，后者继续交纳规定数目的贡赋，极力用种种方式讨好菊儿汗。他临死时告诫他的儿子们不要跟菊儿汗打仗，也不要撕毁已达成的协议，因为“他

是一道其后有可怕敌人的长城。”[14]

算端摩诃末登基后，他暂时仍交纳贡赋，没有东西损害他们之间的友谊。故此，当古耳的失哈不丁进攻算端时，菊儿汗派一支一万人的兵马去协助他。他们在俺都淮参战，古耳人被击败。然而，算端的野心达到这样的程度：他认为群星之主论地位低于他自己的御伞，而且交纳赋税，向菊儿汗纳贡，使他烦恼。他中止了两三年的贡赋，迟迟不尽他的义务。最后菊儿汗派他的大丞相马合木・太[15]（Mahmad Tai）去督责应交的赋税。当他这个严厉使信的携带者来到花剌子模时，算端正准备对钦察的战役，不想给予无礼的答复，以此违反其父的训诫。再者他即将离开他的国土，不愿哈剌契丹人利用这个时机，发动一次进攻，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接受藩属地位感到耻辱。358 在答复中，因此他不说好来也不说歹，而是把这件事交给他母亲秃儿罕哈敦的才智去解决，然后就离开了。

秃儿罕哈敦下令尊崇礼敬地接待菊儿汗的使臣。她殷勤地应酬他们，悉数交纳年贡。她还派她宫廷中几个贵人随马合木・太入朝菊儿汗，为迟不纳贡表示歉意。同时保证算端仍恪守藩属之约。然而马合木・太已看到算端的野心和无礼，并发觉他的脾气已达到他认为他的身份对他说来高得不能在任何人面前低声下气，或者丝毫屈尊；他视世上所有诸侯为他的臣仆，更可以说他把天老爷本身也看成是他的婢女。

在战争中我是一头怒狮，标枪是我的围栏，
我的刀是我的爪牙。
光阴是我的奴隶，仁爱是我的婢仆，

大地是我的屋舍，人类是我的宾客。

马合木·太把这些情况都上报给菊儿汗，并说：“算端是不老实的，不会再纳贡了。”菊儿汗就他这方说，并没有特别礼敬算端的使臣或者很重视他们。

算端从他对钦察的战役中凯旋回到他国家的都城花剌子模，开始策划征服河中，率领一支军队到不花剌，并遣密使到四方，用许诺来鼓动一切人，特别对算端乌思蛮进行拉拢。所有人都讨厌菊儿汗的长期统治，憎恨他的税吏（manṣūbān-i-‘ummāl）和地方官（muqalladān-i-a‘māl）。他们一反他们以前的作法，已开始作威作福，无法无天。因此每人都接受算端的邀请，这既使他们鼓舞，又使他们欢喜；于是算端从不花剌返回去，约定他要在来年回去进攻菊儿汗。

359

同样在东方，菊儿汗的异密们开始谋叛。在那时，屈出律在侍奉菊儿汗，不能如他所想的那样去反对他。他听说菊儿汗的时运已变，他的国家摇摇欲堕，这时他请求归去，召集他散在四方的残部，为的是他可以协助菊儿汗。这个托辞正合菊儿汗的心意，他信了他的出自虚情假意的话。他用贵重的荣袍来显扬他，封他为屈出律汗⑯。他走后菊儿汗后悔把他放掉——

在后悔不及时他后悔了。

他遣人去召四方的诸侯，这些是他的异密和代理人，如算端乌思蛮及其他的人。这时算端乌思蛮请求菊儿汗的一女为妻，遭到了拒绝。他因此对他心怀不满，拒不应召。反之，他向算端摩诃末遣一名使臣去宣布他效忠于他。他还在撒麻耳干用算端的名字来诵读忽惕巴和打铸钱币，公开起兵反抗菊儿汗。后者得到

这个消息时，他征集了三万人，派他们去跟算端乌思蛮打仗。他再度攻下撒麻耳干，但不许给它造成重大损失，因为他视它为他的府库。但当屈出律在边远地区集中兵力，开始袭击和蹂躏他的领土时，为了打退他，他就从撒麻耳干撤回他的军队，派他们去对付他。听说屈出律制造骚乱，以及菊儿汗已调他的军队去摧毁和消灭他时，算端利用这个时机，进向撒麻耳干。众算端的算端出城接纳他，把撒麻耳干的国土奉献给他手中。从那里他们共同进攻菊儿汗，最后到达有塔阳古的重兵戍守的答剌速。他也征调他的兵力，出城交锋。当两军相互对阵时，双方均展开攻势，而两军的左翼都把对方的右翼赶回去，在这之后双方撤退了。菊儿汗的军队这时退却，塔阳古被俘；算端也退兵了。当他们退兵时，契丹军动手在城镇、村落和农民中钞掠、屠杀和洗劫。当他们抵八剌撒浑前，居民们，一心盼望算端征服该地区，紧闭他们的城门，并在哈剌契丹军到达时，拒绝接纳他们；他们反而跟他们打仗，苦战十六天，以为算端就在他们后面。马合木·太和菊儿汗的异密们试图与他们缔和，并提出忠告，但他们不愿相信他们。最后，散在四方的契丹军队都集中起来；以此他们驱赶着他们从算端军中卤获的大象去攻打城门，把城门摧毁。在四面八方汇集后，他们的军队现在进入该城，在那里他们挥舞他们的刀剑，不留下一个人。他们屠杀居民达三天三夜，大名绅中四万七千名被列入遇害者之中；同时菊儿汗的军队因得到大量战利品而士气大增。这时，部分因为卤掠，部分因支付粮饷和薪金，汗的国库已空无所有，于是马合木·太，唯恐贪婪的眼睛落在他自己的胜过哈仑的财富上，就提出把军士从屈出律那里夺回的私财再行集中。但当异密们

360

听到这个主意时，他们退回去，变得不安；并开始煽动独立和叛乱。同时候、屈出律又准备行动，他听说菊儿汗和他的军队分开来，城镇和农村都受到压迫，而且大部分军队离他很远，这时他再利用他的时机，像从云中射出的闪电一样袭击菊儿汗，完全突出不意地把他擒获。全能的真主曾说："汝未曾发现吾人遣魔鬼去对付异端以使彼等陷入罪孽？"⑰他的所有军队四散，并离得老远，因此别无他法，他向屈出律称臣，在他面前屈膝；但屈出律不受这个，而是以礼待他，尊他为父，不伤他的感情。菊儿汗原来聘了一个使金星和木星忌妒的大异密之女。当他落到屈出律掌握中时，后者就自己取了那个女儿。一两年后菊儿汗去世了⑱，在他们繁荣昌盛地统治了三合恩（qarn）又五年后⑲，那个王朝之风熄灭了，整个这个时期内，他们的运道没有受到丝毫挫伤。但当他们衰亡的时刻到来时，一个阶下囚变成了该族的汗的统治者，菊儿汗则得到一座坟墓作为他的居宅，同时所有他的百姓惊恐和沮丧。

361

时候一到该帝国不复存在；
一切那堂皇的活动一无用场。
时运到，有所得，时运去，有所悲；
赤手空拳胜似这些金银财宝。

全能的真主曾说："彼等之情况类似法老的百姓者，亦类似彼等之前那些视其主之预兆为谎言者。吾人因此将彼等毁灭于彼等之罪孽中，吾人并将法老之百姓溺毙；因彼等均为行恶者。"⑳

① 此章已由蒙格思博士(Dr.K.H.Menges)译为英文供魏特夫教授和冯教授使用，附于他们的名著《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一书述哈剌契丹之后。

② 即最早的菊儿汗耶律大石。关于菊儿汗的称号，见前，第62页，注④。

③ “直译为‘八十个他的族人和他的随行者’。措词含糊。它可以指：八十个随行者，即他本族成员和其他人；也可以指：八十个他的族人和（此外的）其他随行者。第一种译法似乎可取，因为八十之数更可能系指整个扈从而非指它的一部分；但此说决非定论。第二种译法意为，除八十名族人外，尚有其他随行者，这就使总数接近《辽史》中提到的二百人的数字。”（魏特夫和冯，前引书，第631页，注⑯。）

④“志费尼载录的两种说法好象有矛盾。然而二者均有道理，倘若我们采用汉文记载说，耶律大石仅携带少数麾下抵达可敦（K'o-tun），当他停留在北庭都护府时才于这支核心队伍外增添了大量新军。他很快有了‘精兵万余’……志费尼的看来矛盾的说法可能指耶律大石在军事生涯中的这两个阶段，而这件事发生后一百五十年，从事撰述的穆斯林史家未能予以辨明。”（前引书同页，注⑰。）

⑤ 原文作ΓR BALYΓ，读作ΓZ BALYΓ。这个名字已以Quz-Baligh的形式出现。见前，第58页，注㉑。在汉文记载中我们发现这个名字的更早的形式：Quz-Ordu（虎思斡耳朵）。见魏特夫和冯，前引书，第538页。

⑥ 以Qarligh（QRLYΓ）代替一般的Qarlugh（QRLΓ）。

⑦ 据巴尔托德的主张，原文的AYLKTRKAN 应读作 AYLK TRKMAN。见前，第288页，注㉞。然而这个短语可能读成：ilig-i-Turkān“突厥人的夷离堇。”见马迦特，《库蛮族源考》，第164页。

⑧ 即上叶尼塞河流域，见前，第69页，注㉑。

⑨ 原文作BARSRḤAN，读作BARS XAN。显然就是上巴尔昔罕河（Upper Barskhan），它在伊塞克湖以南，“最可能靠近今天的朴尔热瓦耳斯克（Przhevalsk）（哈剌科耳（Qara-qol）。）”见米

诺尔斯基，《霍杜德》，第292—3页。

⑩ 原文作YAMNH，读作YAFNČ。据可失哈利，牙芬奇是“伊犁附近的一个城镇”（第III卷，第375页），也是一条河名（第I卷，第59页），米诺尔斯基，前引书，第276页，趋向于把它考定为流入伊犁以北巴尔哈什湖（Balkhash）的哈剌塔尔（Qara-Tal）。

⑪ KWYNK。这是塔不烟（1144—50），尊号为感天皇后，她统治的年号是咸清。见魏特夫和冯，前引书，第621页和643页。Kuyang多半是来自汉语“国王”的蒙古称号guyang，见伯希和-昂比斯，《亲征录》，第221页和362—4页。

⑫ 这里，志费尼把耶律大石的寡妻跟他的女儿普速完弄混了，关于后者，见前，第290页，注㊲。奸夫是她的夫弟萧朴古只。见魏特夫和冯，前引书，第646页。

⑬ 这两兄弟在事实上必为夷列帝（1151—63）的儿子，据《辽史》，夷列遗诏以其妹继承他，因为他的儿子，显即他的长子，仍在幼冲。然而在普速完死后，登上宝座的是夷列的幼子。从志费尼的叙述看，其长兄这时曾企图维护他的权力。见魏特夫和冯，前引书，第644页，646页和注⑱。次子即直鲁古，最后一个菊儿汗（1178—1211）。

⑭ 见前，第347页。

⑮ 比较Öz-Beg Tai之名（见后，第ii册，第414页。太（TAY）既可能为tai“舅父”（豪茨马，《语汇》，第83页），也可能为tai“小马”（同前），它经常出现在复合名字中。

⑯ 见前，第63页。

⑰ 《古兰经》，第xix章，第86节。

⑱ 直鲁古在1211年被屈出律所废，死于1213年。见魏特夫和冯，前引书，第652页和653页。

⑲ 据D本读作si qarn va panj sāl。原文据A本为si qarnnava[d] va panj sāl，即可能为“三合恩（＝九十）又五年”。拉施特（见贝烈津，第XV章，第80页）读与D本同。斯米尔诺娃，第182页，把这个短语翻译为“三百又五年”，明显地把qarn当作近代含义的“世纪”。

关于合恩“三十年的时期”　见米诺维和米诺尔斯基，《纳速鲁丁·徒昔论财政》，第760页和772页。事实上该朝（1124—1213）的统治尚不及九十五年，仅八十九阳历年，即九十二阴历年。

⑳　《古兰经》，第viii章，第56节。